武俠世界

魔教風雲（市井奇俠故事）　馬行空・新著

齊燕哥千里飛騎，甫抵小鎮好友之家，發現友死妻失踪，更接連遭到偷襲暗算，險死還生……這一切是什麼人所爲呢？齊燕哥追查之下，發現原來是……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市井奇俠齊燕歌故事：﹂魔敎風雲﹂，由青年作家馬行空執筆。這個故事題材篇篇獨立，集集不同。﹂魔敎風雲﹂是描述齊燕歌在﹂怒斬神龍﹂一文中與摯友秦杰分袂後之不尋常際遇，他千里飛騎，返抵小鎮，滿以爲可與好友李大牛及愛妻如意相聚，互訴離情，怎知……？故事之發展，令你爲之……

＊＊　　＊＊　　＊＊

沈勝衣傳奇故事﹂雷霆千里﹂今期起開始連載，作者黃鷹先生除了擅於撰著詭異離奇、懸疑莫測的武俠小說外，對於撰著沈勝衣故事特別精心，尤其是主角人物的造型，早已深嵌讀者腦海中，是篇﹂雷霆千里﹂，當然也不例外，編者保証十分精采。

＊＊　　＊＊　　＊＊

﹂太空爭霸戰﹂今期刋出故事之三：﹂海底魔球﹂，過程十分驚險緊張，唐龍與羅美莎在荒島上遇到了奇人豹公爵後，唐龍所担負的一件任務相當神秘，要知詳情，請閱內文第九十三頁。

下期巨型小說是雙鷹神捕故事之﹂玉佛謎﹂，是西門丁繼﹂連環殺﹂後之又一新作，請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5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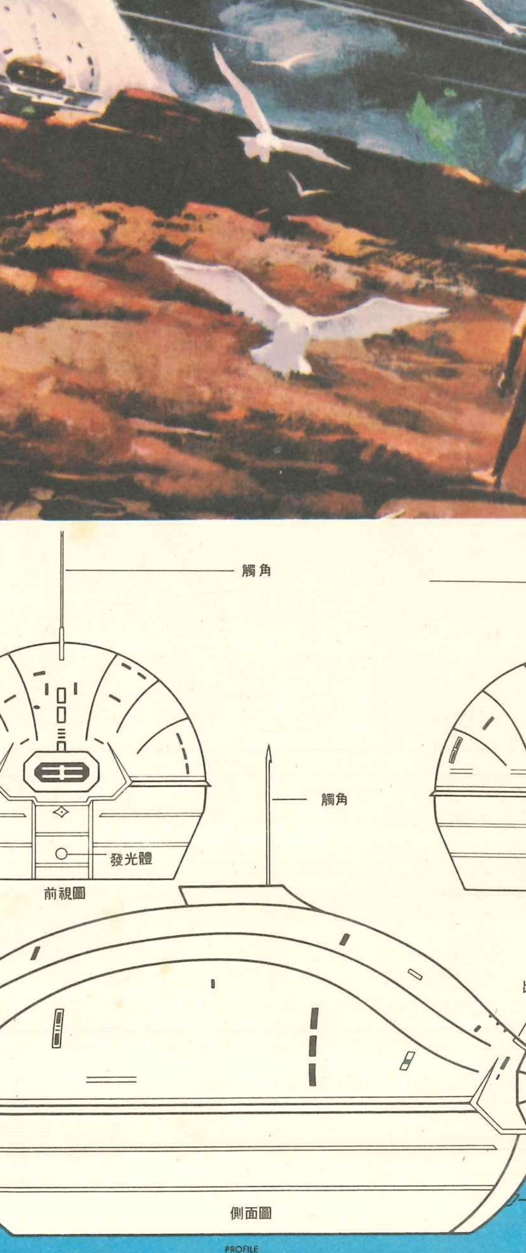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四元 ·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請參閱本刊
海底魔球故事

此係海底魔球的解剖圖，它的外殼係用奇異的「合金」製成，可以承受每吋五萬磅的壓力，故此可以在海底活動，它的上端有觸角，能夠收聽上面的海水震動情形，測知附近是否存在巨型船艇或巨大的魚類，加以攻擊。

標槍形的攻擊器能夠伸出球體之外三十呎，極爲尖銳，且有倒鈎。

船底有發光器可以照看前面有些甚麼，十分明亮。

另圖係攻擊器的橫切圖形，十字形的中線刺出有毒且又尖銳的鋼槍，無堅不摧。

魔教風雲

奇俠齊燕歌故事

馬行空・著
黃耀基・圖

千里飛騎急　友死妻失蹤

山勢高聳，雲氣繚繞的泰山經已在望，齊燕歌策馬更急，去勢如箭，馳騁在一條通向泰山脚下一個小鎭的泥土道上。

那小鎭上，有他的友好李大牛，更有他的妻子——董如意。

他自北京城外辭別了青衣堂主秦杰後，日夜兼程，快馬趕回這泰山脚下的小鎭，爲的就是能盡快見到妻子及李大牛。

因爲他曾答應過妻子及李大牛，事情一了之後，立刻趕回去，與如意歡聚，免她掛念，及與李大牛喝個暢快。

而事實上，他亦很思念妻子如意。亦很想與李大牛把盞喝個痛快。

想到就快可以見到思念已久的妻子，齊燕歌面露歡容，一顆心彷彿已飛回小鎭，飛回到妻子的身邊。

那匹健馬彷彿亦體會到主人那焦急的心情，長嘶聲中，撒開四蹄，走勢疾如激矢！

那座寧靜、恍似世外桃源一樣的小鎭，終於出現在齊燕歌視綫內。

齊燕歌臉上笑容更濃。

驚變

既興奮又緊張的齊燕歌策騎奔入了小鎭。

小鎭仍然像他離開時的樣子，安寧中有熱鬧，每一個人皆在做着自己的事情，只偶然有幾個在街上嬉戲的小童，好奇地望了他幾眼，又忙着嬉戲了。

齊燕歌將這一切看在眼內，產生出一種親切感。

這小鎭雖然不是他的故鄉，但却有他的妻子及好友李大牛，這足以令到他對這小鎭生出一份好感。

在鎭內不便騎馬，齊燕歌步行牽着馬，快步走向李大牛的家。

李大牛的家就在鎭後頭。

越接近李大牛的家，齊燕歌越加興奮緊張。

倏地，他沒來由地生出了一絲不安的感覺。

他的一顆心也隨之加速了跳動。

不過這一絲不安很快就被那份興奮與緊張所掩蓋。

終於，他牽馬走到李大牛那間屋子的門前！

× × ×

半人高的石牆圍繞着的兩間屋靜悄悄的，那種不安的感覺，再次襲上齊燕歌心頭。

站在半掩的院門前，齊燕歌張口正欲呼叫李大牛，倏的目光一凝，神情一震，人像旋風一樣衝開那道半掩的院門，直撲那兩間屋子。

你道剛才齊燕歌的神情何以變化得那樣快？却原來他張口欲呼時，目光瞥到正對院門的那間屋子，沒有關閉的兩扇門縫間，隱約有一雙脚尖露出！

屋內這樣靜，而又有一對脚尖露出，這情形，令到齊燕歌心中那莫名的不安更强烈，一絲不祥的念頭陡然襲上心頭，也所以他才會像風一樣衝入院門。

他已感覺到有事發生了。

一掌震開那兩扇門，目光立刻看清楚了那躺在地上，一對脚尖從門縫中露出的人是誰！

李大牛！

齊燕歌臉色剎那變得比紙還白，身軀猛抖顫了一下，嘴唇噏動着。

李大牛已死，從他屍身上發出陣陣臭氣推斷，可能死了有不少時候，沒有五日也有三日。

這剎那，齊燕歌整個人彷彿呆木了般，腦中剎那空白了那麼一會子。

面對着李大牛的屍體，他簡直有如發夢，幾不相信這是眞的，只是一種幻境。

呆木了一會之後，他倏地猛烈震動了一下，渾身冰冷，口裏急促地呼叫一聲：

「如意——」

他是從呆木中猛醒起妻子小意。

李大牛已死，那麼如意定也凶多吉少，這是他從呆木震驚中猛醒後的第一個念頭。

呼聲出口，他人已像瘋子一樣衝入屋內，四處搜尋了一下，哪裏還有如意的踪影？

齊燕歌立刻衝向另一間屋。

第二間屋內桌椅翻倒，木門被利器削落一大塊，一望而知，曾經有人在此打鬥過。

齊燕歌的心中一寒一沉，一步衝入屋內。

這剎那，他恍如進入冰窟。

因爲這間屋內也沒有如意的影踪。

這雖然在他意料中，但當確定了之後，他仍然有點接受不了。

這一刻，他的腦袋混亂一片，根本就失去了思索的能力，腦中只有李大牛僵木的屍身及如意的臉龐。

× × ×

齊燕歌終於從震驚悲痛中回復過來，在屋前屋後仔細搜查過一遍，沒有任何發現。

他只好又回到李大牛伏屍地上的那間屋。

那間屋却沒有一絲打鬥的痕跡，而李大牛身上也沒有明顯的傷痕。

經過一番檢查，齊燕歌終於發現李大牛心窩中了一種很特別的暗器，至令到他死去的。

很小心地將深嵌在李大牛心窩的那件暗器起出來，一看之下，發現這件奪去李大牛一命的暗器，型式很特別，外表很像

一枚透風釘，但體積却細長得多，釘身有四道凹槽，更有三道薄而狹的風翼，這確是一種罕見的暗器！

而根據現場判斷，李大牛是給人偷襲殺死的！

× × ×

李大牛被殺，妻子如意失踪，這到底是誰幹的？這個問題，齊燕歌想爆了腦袋，也想不通。

而最困擾他的是，如意失了踪，是生是死，不得而知。

想不出結果的事，還是不要想下去爲妙，不然，很可能會想到傻。

齊燕歌安葬了李大牛之後，立刻去李大牛生前開的賭館找他的弟兄們。

他想從李大牛那幾名弟兄的口中，探問出一些綫索。

但那間平時呼五喝六，人聲嘈雜的賭館，此刻却聲息全無，也不見有人出入，齊燕歌老遠就感到這一趟是白跑了。

來到賭館門前一看，果然料想不錯，賭館兩扇板門虛掩，鬼影也沒有一隻。

推開兩扇木門，屋內空蕩蕩的，擺着幾張放有賭具的枱子，就是全屋不見一個人影。

齊燕歌一顆收緊的心這才放鬆了。

他原以爲，李大牛被人殺死，他的弟兄也可能會被殺死，幸好這只是可能。

吐了口氣，隨手將門帶上，齊燕歌轉身走回李大牛的家。

× × ×

站在那間桌倒椅傾，經過一番打鬥的屋子，齊燕歌腦中意念飛轉，怔怔地沉思起來。

他本是懷着熱切歡欣的心情趕回來，想不到，呈現在他眼內的，是李大牛的屍體，以及妻子的不知所踪。

他思索了一會，對妻子的生死，初步有了一個推斷，如意可能未死，只是被人擄走了。

他不禁陡地精神一振。

但隨即又頹然嘆了口氣。

現場一點綫索也沒有留下，叫他無從追查殺害李大牛的兇手，妻子被擄到什麼地方。

於是，他聯想到，在賭館中雖然發現不到李大牛的幾個弟兄，好可能已凶多吉少。

因爲他知道李大牛那幾名弟兄都是這小鎮上土生土長的人，斷不會無緣無故失踪的。

這只有兩個可能，一是被殺了，二是逃避他方。

他思索了好一會，隱隱覺得這件事不簡單，可能是衝着他來的。

若是李大牛的仇家尋仇，斷不會在殺了李大牛後，將如意擄走而不殺。

何況，以如意的身手，又豈是李大牛這樣的混混兒的仇家能制服得了的。

由此推想，他判斷對方的身手一定很高，起碼比如意高。

但他想遍了，也想不出江湖上有哪一個人與他有過節仇怨，要對付他。

他雖然在武林中聲名大噪，但只是近半年的事，而他很少在江湖走動，更沒有與人結過怨，沒有可能會有人無端端對付他的。

齊燕歌此刻的心中雖然悲痛憂急，但頭腦已冷靜下來，精細地思索推敲。

可惜，却理不出一個頭緒。

他只好不再想下去，頹然坐在一把椅子上，閉目垂頭，暫時休歇一下。

也許是一路上趕得太急，加上悲憂，心神交疲，不知怎的，他竟然坐着迷迷糊糊睡着……

偷襲

紅日西墜，晚霞滿天。

半人高的圍牆外，有三名白衣人蹲貼在牆下。

約莫盞茶時候，蹲伏不動的三名白衣人其中之一，倏地弓起身，目光如電般掃視了一眼院內的兩間屋子，左手一按牆頭，身形側翻，輕捷地躍入牆內，半點聲息也沒有發出，半蹲着身，傾耳聽了一下，隨即揚手向牆外一招。

而他的人已輕靈如貓般竄向屋牆前。

另外兩名白衣人亦自牆外無聲地躍入，立刻分開，一個繞到屋後，一個竄躍到另一邊的窗下。

頭一位白衣人在竄到屋牆前的刹那，身形一斜，已貼身在正屋的門牆旁，探首窺瞥了一下立刻閃到旁邊那間屋的門邊。

頭才探出，倏然又縮回。

——白衣人一眼就瞥到坐在屋內椅上的齊燕歌。

齊燕歌因爲迷糊睡去，所以他一無所覺。

那白衣人大概第一眼瞥不清楚，屏息了一會，再稍微探頭往屋內偷窺。

這一次他看清楚了。

齊燕歌坐在椅上睡着了！

白衣人臉上閃過一抹喜色，眼中殺機湧現！

緩慢而又深長地吸了口氣，白衣人極其小心地，盡量不發出一絲聲息，將腰間長刀抽出來。

長刀在手，白衣人眼中殺機更盛！

齊燕歌身子昏睡如故。

白衣人弓低身，放輕腳步，屏着呼吸，靈貓一樣一步步投到另一邊門旁。

——門的另一邊比較接近齊燕歌，亦易於出手與掩護。

齊燕歌鼻息不斷，對於逼近的危機，渾然不覺。

白衣人移到門邊後，探出半邊身子，雙眼注定在齊燕歌臉上，緊抿着雙唇，屏着呼吸，手中長刀一寸寸伸入屋內，刀尖指向齊燕歌心窩！

這人好深沉的機心！

因爲，長刀這樣無聲無息地逐漸向前挺刺，速度雖然比閃電般劈刺出一刀慢了不知多少倍，但這更爲兇險。

要知道，若一刀疾劈閃刺出，無疑是快，但却會弄出風聲，對於一個身手高強的武林高手來說，雖然在睡眠狀態中，亦不難驀然驚覺。

但緩慢地向前挺刺就不同了，雖然緩慢而緊張，但却絕不會弄出半點風聲，而在睡眠狀態中的被偷襲着，可說全然不會驚覺！

但偷襲者若沒有一定的實力及堅強的意志，亦很難不會心跳手顫。

這白衣人看來是個意志比鋼鐵還堅硬的人。

他一寸寸挺刺向齊燕歌心窩的長刀，穩定而準確，刀尖絲毫沒有偏差！

× × ×

刀尖無聲無息地逼刺近齊燕歌。

就正像死神正在一步步走向他。

齊燕歌若不及時醒覺，絕無疑問，他一定會被白衣人刺殺！

尖利的刀尖離齊燕歌心窩不足半尺！

白衣人握刀的手一樣穩定而有力！

齊燕歌依然渾然不覺！

白衣人眼中已露出一抹喜色。

刀尖平穩地挺送到離齊燕歌心窩不足三寸。

刀尖倏的不動！

白衣人可能由於屏息得太久了，胸膛極其緩慢地起伏着。

他在作一次深呼吸，好全力刺殺齊燕歌！

在這關係齊燕歌生死一髮的關頭，他仍能表現得這樣鎮定，確是一個出色的殺手。

一口氣呼吸過，白衣人一咬牙，「格」一下輕微的聲響中，手臂一挺，長刀全力疾速刺入齊燕歌的心窩！

這一刀若刺入齊燕歌心窩，就算他有九條命，也必死無疑。

而齊燕歌看來亦死定了！

× × ×

世事難料，正像齊燕歌想不到從京城趕回小鎮，李大牛被殺，妻子生死不明，不知所踪一樣。

所以，當那白衣人必殺的一刀刺不進齊燕歌心窩時，就像世事變幻不定那樣，令人難料，驚奇！

對於全力挺刺出的這一刀，白衣人信心十足，因爲，他用這種手法不知刺殺了多少武林高手！

所以，他對這一刀忽然刺不進去，感到大出意外，驚駭欲絕！

但當他看清楚了他的長刀爲何會刺不進時，他簡直不相信看到的事實，差點沒有昏過去！

一直陷於睡眠狀態的齊燕歌，竟然清醒地張眼瞧着他，嘴角泛現一抹笑意，也不知他是怎樣出手的，拇食二指正挾住他的刀尖！

難怪長刀刺不進去！

那刀尖仍然離齊燕歌心窩不足三寸！

「閣下是誰？」齊燕歌竟然朝白衣人眨眨眼。

白衣人這時的臉色難看極了，駭異驚詫地瞪着齊燕歌，不出一聲。

「閣下爲何刺殺齊某？」齊燕歌見白衣人不答，語聲一沉。

白衣人倏地目光一閃，猝然鬆開長刀，身形一縮，閃沒在門牆後！

齊燕歌倏地心頭一動，連人帶椅，朝後就倒！

長刀一轉，把住刀把，一圈一磕！

就在白衣人鬆刀縮身閃沒的刹那，屋子的後窗人影一閃，接破空聲嘶響，一蓬暗器像蜂羣一樣激射向側背對着後窗的齊燕歌！

但齊燕歌反應敏捷，從白衣人閃動的目光中看出有異，來不及細想，身形一仰，往後就倒！

也虧他倒得快，身形才倒下，數十點寒光激射向他坐着的地方！

他這一倒，大半暗器從他身上射過，由於他仰面向上，所以看得真切，餘下斜射向他的暗器，被他奪自白衣人的長刀一圈一蓋，擊飛落地。

齊燕歌一挺身剛想站起來，瓦面嘩啦一陣暴響聲中，瓦墜塵揚中，一條白影曳着一道寒光，像飛將軍自天而降般，衝刺向他！

齊燕歌吃了一驚，想不到那白衣人還有同伴，當下側身一滾，長刀跟着脫手擲射而出！

那條白影像受到撞擊般，疾衝的身形在空中一震，接發出一聲慘叫聲，身形一翻，下衝之勢更速！

「篤」，「蓬」兩下聲響幾乎是同時響起，那條破瓦向下衝落的人影，隕石一樣射墜在地上，手中長刀裂磚深插入泥土中，人却一堆爛泥般癱在地上，一把長刀自他小腹插入，股間透出！

那一刀當然是齊燕歌擲出的長刀！

齊燕歌在側翻疾滾的同時，左手一帶，抓着那張仰跌的椅子靠背，順勢力擲向後窗！

而身形亦斜躍而起，足尖一點，追在那張激飛的椅子後面，掠射向後窗！

人在空中，量天尺已握在手中！

嘩啦聲中，椅子擊在窗檽上，木屑激飛，而齊燕歌亦在這時穿窗而出！

一道白色人影即時在屋角一閃而沒！

齊燕歌一眼瞥見，腰身一擰，在空中一個轉折，折射向那屋角！

× × ×

待到他轉過屋角，兩條白色人影已然疾電般射出院牆外，去勢快如驚虹！

齊燕歌焉肯讓這兩名白衣人就此逸去，長嘯聲中，身形一伏一起，急電般掠射向前！

那兩條白衣人影看來輕功不弱，三五個起落間，已閃沒在一列房屋後！

齊燕歌自忖追不上，只好煞住身形，掠回屋內。

他仍抱着一絲希望，希望那被他長刀擲中的白衣人不至傷重死去，好從他口中逼問出一些綫索！

但當他一步竄入屋內，目光落在那白衣人身上立時就知道這一希望也落了空！

白衣人血流滿地，死狗一樣，動也不動！

吸口氣，齊燕歌仍戒備着上前，定睛一瞧，確定了白衣人已氣絕，才將量天尺收起。

怔怔地瞧着地上的白衣人，齊燕歌腦中思緒潮湧！

眼前這死去的白衣人面生得很，毫不認識，當然不知他是誰。

而今次遭到偷襲，必然與李大牛的被殺，及如意的失踪有關連。

看來，這一切，都是衝着他而來的。

他亦必定被人監視着，不然，他不會在這短的時間內，遭到暗襲！

但對方是誰，依然不知道！

齊燕歌忽想及此時，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他想及了剛才生死一髮間的刹那！

若不是那出手偷襲他的白衣人在挺刀刺殺他的刹[illegible]咬牙發出那一聲輕微的「格」聲[illegible]眠狀態的他，不會及時驚醒，間不[illegible]挾拿住那刀尖！

說是[illegible]好，命不該絕也好，總之他及時救回[illegible]一命！

對於對方[illegible]之陰險毒辣，齊燕歌在這一次接觸中，有了初步認識。

同時，他更為生死不知、下落不明的妻子之處境，感到憂慮。

但事情已至此，對方又不知是什麼人，他一時也束手無策。

但有一點他可以肯定的，就是對方既然是衝着他來的，第一次失敗了，必然會有第二次。

他現在希望對方對他越快採取行動越好，這樣，他若能應付得了，不難查出對方是何方神聖！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齊燕歌決定仍留在這屋內。

留　柬

齊燕歌原以為對方偷襲不成，必會有第二次，那知，他却料錯了。

躺在床上，一夜沒有睡，戒備着直到天亮，一點動靜也沒有！

齊燕歌不免有點失望。

坐在床上調息了一會，疲累盡消，齊燕歌下床出屋，走到院子中。

深深的吸了幾口清晨新鮮甜潤的空氣，精神抖擻，齊燕歌目光一轉，掃視院子一遍。

經過昨日的遭遇，不得不提高警覺。

他立刻發現了被一把尖刀釘在院門上的一封信柬。

瞧清楚了之後，齊燕歌緩步上前，伸手摘下尖刀，取下那封信柬！

那封信柬沒有紙箋，只在背面寫着了草草的字句：

欲知令妻下落，今晚二更時分，請到鎭外十里松林一晤，逾時不候！

齊燕歌看了兩遍，將那封信柬納入懷中，隨即步出院子，往鎭上那條唯一的大街走去。

他想到鎭上吃喝一頓。

因為李大牛屋內連一點吃的也沒有，而他昨天大半日未沾過米水，肚子餓得難受。

× × ×

在鎭上唯一的飯舖塡飽肚子後，齊燕歌再次取出那封信柬，默默看了一遍。

字跡潦草得叫人很難辨認，幸虧齊燕歌幼承家訓，讀書寫字，這還難不倒他。

從信柬上根本尋不到綫索，齊燕歌只好將信柬揣回懷中。

慢慢吃喝着，他在心裏思忖這留柬人的用意。

是敵是友，很難分辨，說不定，這是個陷阱。

他希望不是。

但無論是與不是，這是個機會，所以他決定今晚赴約。

因為他已別無選擇，若想知道如意的下落，只有冒險一行。

他是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理，赴今晚之約。

松林惡戰

二更。

四野寂寂，月殘星稀。

風吹松林，發出一陣如濤的響聲。

松林的前面，靜立着一條淡白色的人影。

又一陣風吹來，人影衣袂飄飛，獵獵作響。

身形却紋風不動！

風才過，濤聲却未止，一條黑色人影急掠而來。

在黯黑的夜色下，若不是目力特佳，很難看出這黑影是人。

急掠而來的黑影在松林前停下來，發現了白色的人影，立時將目光投注在白色人影身上。

白色人影身形微動，開聲道：「來者可是齊燕歌？」

齊燕歌雖然目光明銳，但在這黯黑的夜色中，亦看不清楚對方的面目，却依稀感覺到對方年紀不會很大。

「正是齊某。」齊燕歌朗聲應道：「閣下是誰？」

「當然是留柬約你今晚來此的人。」白色人影語聲清晰。

「齊某請教閣下姓名！」齊燕歌不急不燥地說。

「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白衣人影語聲一沉，「不說也罷！」

齊燕歌心內雖然極想知道如意的下落，但却不敢表露出來，當下輕笑一聲，說道：「既然閣下不願將姓名示人，齊某也不勉强，齊某如今依約而來，閣下可以說了。」

白衣人影咳一聲。「齊燕歌，你想我說什麼？」

齊燕歌沉聲道：「當然是關於拙荊的下落！」

白衣人影冷冷一笑。「你以為我一定知道？」

齊燕歌不由怒道：「那你為何留柬約齊某來此？」

「要殺你！」白衣人影語聲出奇地平靜。

齊燕歌吸口氣，忍着怒氣。「閣下要殺齊某，總不會沒有理由吧？」

長笑一聲，白衣人影銳聲道：「恕難奉告！」

一陣風吹過，松動濤聲起，許是風將雲吹動，那鈎月竟然一亮。

齊燕歌也在這時依稀看清楚了對方的面目輪廓。

心中一動，脫口道：「若齊某沒有看錯，閣下就是昨日偷襲我的人。」

這時風已息，白衣人影却衣袂抖動了一下。「果然厲害。昨日只不過略一照面，今晚就被你認出來！」

淡笑一聲，齊燕歌語聲一凝。「閣下既然什麼也不肯說，待會齊某自然會叫你不得不說！」

他說話時，已暗暗打量松林四周，因為他記得，這白衣人還有一個同伴的！

但由於夜色太黯黑，一時間看不出有何異樣。

白血人冷哼一聲。「齊燕歌，昨日算你命大，今晚，你再沒有那樣幸運了！」

齊燕歌踏前一步，朗聲道：「是嗎，那就動手吧！」

寒芒一閃，白衣人亮出了長刀。

齊燕歌不敢托大，取出了量天尺。

這刹那，夜色倏然更黯黑。

他殺氣却濃烈得令人為之窒息。

又一陣急風吹來，兩人的衣袂竟然絲毫不動！

但松林却枝葉晃動，發出一陣陣松濤聲。

× × ×

「閣下既欲殺齊某而後甘心，怎麼還不動手？」齊燕歌倏地踏前一步。

「殺！」白衣人應聲低吼一聲，身形疾進，寒芒電掣中，一刀筆直砍向齊燕歌頭頂！

一步踏前的齊燕歌，正好迎上了白衣人的刀芒！

但他竟然不閃不避！

白衣人的一刀亦沒有眞的劈下。

刀鋒嘶風聲中，長刀去勢猝變，一刀竟然化作九刀，刀光如銀蛇飛舞，劃裂夜空，急斬齊燕歌全身要害！

這一次齊燕歌才動了。

手中量天尺一抖一揮，迎向那耀烈的閃光。

「錚錚錚」一連九下急激的金鐵交擊聲中，齊燕歌硬是接下白衣人九刀！

「再接我一刀！」白衣人九刀之後，刀勢一轉，揮斬齊燕歌腰腹！

齊燕歌見這一刀來得兇險詭異，不敢硬接，身形急退。

一退盈丈。

白衣人揮斬出的一刀，挾着森寒的勁氣，閃劃過齊燕歌腰間！

只是間髮之差，沒有傷到齊燕歌。

「你也不過如此！」白衣人暴喝一聲，身形半旋，足下一點，人刀如虹，追斬齊燕歌！

齊燕歌一接觸之下，試出了白衣人的身手不弱，刀法精練凌厲，自忖足可以對付他有餘，遂不再退避。

身形一退之後，立刻標前，恰好與追撲上來的白衣人迎在一起！

刹那兩人身形纏在一起，急激地拚殺起來。

這一輪快攻之下，白衣人一口氣向齊燕歌揮劈出一百三十六刀！

齊燕歌毫不示弱，量天尺縱橫飛舞，接一百零九刀，避二十七刀！

接着他反攻白衣人一百二十七尺。

但白衣人只能接下他九十一尺，被三十五尺逼得左閃右避，接連向後退出七八步，方才完全避過齊燕歌的反擊！

白衣人連退七八步之後，倏地大吼一聲，身形拔起，接一個翻滾，俯衝而下，雙手握刀，向齊燕歌當頭劈落！

這一刀去勢如奔雷駭電，旋風嘯嘯，刀勢將齊燕歌站立的位置一丈之內，完全籠罩！

齊燕歌一見這等聲勢，猛吸一口氣，清嘯一聲，量天尺在黯沉的夜色中，竟發出一道滲亮的烏芒，騰擊而起，迎向那道森寒耀烈的刀芒！

在一聲金鐵大震聲中，白衣人身形被擊撞得在空中接連向後兩個翻滾，斜落向地！

齊燕歌亦幌了幌身軀，脚步却沒有移動分毫！

白衣人拖曳着長刀，斜墜落地，身軀搖幌了幾下，才站穩身形。

不過胸膛却起伏得很激烈。

經過這一次硬碰之後，他才眞正領教到齊燕歌的實力，心內暗驚不已。

對於殺死齊燕歌的信心，他已開始動搖。

他是個聰明人，知道自己的身手遠不及齊燕歌，若再拚下去，無異是找死！

既然不是敵手，而他亦不想死，那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逃！

逃得越快越好！

他心念才動，齊燕歌像看出了他的心意般，一掠上前，量天尺一擺，凜聲道：「閣下可是想走吧？」

白衣人心已寒，聞言心一跳，厲聲道：「龜兒子才會走，今晚不殺你，誓不罷休！」

說話時，人已向後微退半步。

「你殺得了我，齊某死而無怨，若不然，只怕你今晚走不了！」齊燕歌再向前踏進一步。

兩方的距離已不足一丈。

而齊燕歌站立的位置，剛好封死了白衣人想逃入松林的去路。

白衣人心知輕功不及齊燕歌，除非逃入松林，否則，不難被齊燕歌追截住。

「齊燕歌，你以為我殺不了你？」白衣人喝聲出口，身形一矮，接向前竄伏，刀光如水銀瀉地般疾斬齊燕歌下盤！

齊燕歌清叱一聲，向上躍起，探臂疾點白衣人眉心！

白衣人偏身側首，斬空的刀勢一變，刀芒疾追齊燕歌騰起的身形。

齊燕歌身形一躍即落，點空的量天尺迴臂一圈，嗆然聲中，圈偏了白衣人的長刀。

白衣人心頭一凜，一脚飛踢齊燕歌腰脅！

齊燕歌脚點地，半身一轉，量天尺敲向白衣人膝頭！

白衣人悶哼一聲，收腿旋身，刀隨身轉，長刀如一溜芒虹般旋斬齊燕歌腰身！

齊燕歌身形一個倒翻，白衣人長刀斬了個空！

白衣人雖然一刀斬空，但却逼得齊燕歌移動了位置，這正是他想的，心中大喜，身形一動，長刀以天雷驟發之勢，疾斬齊燕歌。

齊燕歌身形才落地，刀光已至。

來不及再想，量天尺橫擧，硬擋這一刀！

「嗆」然大震聲中，白衣人身形倒翻飛掠而出，直撲向松林。

齊燕歌料不到白衣人以進為退，藉刀尺交擊反震之力，乘機竄入松林，企圖逸走。

怔了怔，叱喝道：「龜兒子別走！」

叱喝聲中，身形疾射而出，如電劃長

空般，凌空追截白衣人。

白衣人倒射疾掠向松林，雙眼清楚地看到如流星曳電般追掠而來的齊燕歌，手一揚，七八點寒芒激射向齊燕歌。

齊燕歌迎着那七八點寒光一撩一圈，「叮叮」聲中，盡皆將射來的暗器擊落磕飛。

但這一來，去勢不由一慢。

白衣人身形已掠射到松林前不足五尺外。

若是被他竄入松林，在這樣黯沉的夜色中，若貿然追進去，不但危險，且很難再追截得到他。

齊燕歌正想從此人身上追查綫索，如何肯讓他逃逸？身形在空中一曲一挺，如神龍舒展般，去勢快逾星飛電逐衣袂飄動聲中，身形從白衣人頭上疾掠而過。

「嗖」的一聲，堪堪在松林前截住了白衣人的去勢！

白衣人發夢都想不到齊燕歌輕功造詣這樣高，暗器一阻之下，仍能將他及時追截！

駭懼之下，騰掠的身形急煞，才沒有一頭撞在齊燕歌的身上。

齊燕歌在這時出手，不難將白衣人制住。

但他竟然沒有出手。

白衣人却一步後躍，將太近的距離拉遠，持刀戒備着。

埋伏

「閣下，看來你今晚非但殺不了齊某，自己也走不了！」齊燕歌冷然說：「現在該是你將揣荊下落說出來的時候了！」

白衣人身形震顫了一下。兇巴巴地道：「你現在乃未制住我，相信也未必制服得了我，我為何要說？」

齊燕歌森冷地道：「別將自己估計得太高，剛才齊某若出手，現在你就不會仍好好地站着！」

白衣人聞言想一想剛才的情形，確是如齊燕歌所說，禁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一時無話可說。

「怎樣了，閣下是個聰明人，想必不會敬酒不吃，吃罰酒吧？」齊燕歌雙目如電，盯注着白衣人。

白衣人仍然是悶聲不響，目光閃爍不定。

「齊某人耐性有限。閣下再不說，休怪齊某不客氣了！」

「吃我一刀！」白衣人總算開聲了，驀然一刀揮斬向齊燕歌！

但見刀芒亂閃，白衣人剎那間向齊燕歌揮斬出一十七刀！

刀光如電，勁氣森森，將齊燕歌身前要穴全部籠罩了。

好在齊燕歌暗中早有戒備，不然，就會吃虧。

身形半閃，量天尺如烏龍盤舞，迎向那蓬刀光。

急擊的交擊聲，急如珠串墮地一般响起。

也就在刀尺交擊聲中，數十點芒寒無聲無息地自松林內散射出，罩射向齊燕歌身後各處要害大穴。

這眞是令人出乎意料的陰毒奸謀，松林內竟然安排有伏兵！

而這伏在松林內發射暗器的人，無疑亦是個高手！

× × ×

若說暗器射出，絲毫不發出聲響，那是絕無可能的，只能够說發出的聲響有强弱之分。

從松林內激射出的數十點暗器，發出聲響細如蚊蚋。在刀尺急激連接的交擊聲中發出，確是將那細微的破空聲掩蓋了。

所以就造成了暗器的無聲無息。

而伏在松林內揀這時間發出暗器的人，絕無疑問是個陰險奸滑的人。且必是與白衣人早有商量，配合這一行動！

這是一個惡毒的安排！

目的當然是置齊燕歌於死地！

而齊燕歌這時背後空門大開，加上刀尺急擊的交擊聲將暗器破空聲掩蓋了，他眞的一無所覺。

這一次白衣人急攻十七刀之後，非但沒有退，反而迫得更緊。十七刀之後，顧不得手臂被震得有點痳，大喝一聲，長刀急閃，一口氣狂攻齊燕歌二十三刀！

白衣人之所以這樣拚命，當然是想逼纏住齊燕歌，就算齊燕歌能及時發覺背後暗器射到，也被逼得不能閃避封擋！

好惡毒的居心！

齊燕歌立刻陷入兇險無比的境界中。

× × ×

在暗器自松林射出的剎那，齊燕歌確是聽不到暗器破空發出的細微响聲。他是驀然感覺到絲絲的銳風襲體，才驚覺到背後有暗器向他襲到的！

而這時，他正被白衣人狂斬出的二十七刀逼得全力封擋抵拒！

這自然無暇顧及背後的暗器！

他想閃避，但左右皆被白衣人刀勢封死！

退後，無異將自己送給那數十點暗器作靶子！

但這剎那間，已到了生死一髮的緊急關頭！

齊燕歌不想死，也幸虧他身手敏捷，間不容髮間，狂嘯一聲，全力一尺擊出，就在刀尺相觸的剎那整個倒躍騰空而起！

這一剎那，眞是危到毫巔，暗器破空聲中，數十點暗器如流螢般從他頭頂下疾射而過！

右手臂一陣劇痛，接一痳，仍然被暗器射中了！

不過却避開了身上要害之處。

白衣人長刀被齊燕歌量天尺全力闔擊之下，噹聲大响中，手臂痠痳，長刀偏歪，大驚，急忙飛身向横斜竄躍出！

因為他是與齊燕歌面對面交手的，他萬料不到齊燕歌在閃避封擋皆不可能的情形下，恍似神來之筆般，作出了這不可思議的行動，這一來，無異是他正面暴露給那數十點流螢般激射而至的暗器！

這怎不令他大驚失色？

尤其是他知道這些暗器淬有劇毒！

他的身形才打横斜竄躍出，那暗器而至。

他不禁魂飛胆喪！

他要是預知有這情形出現，他就不會要他約同伴將暗器淬了劇毒了。

現在才後悔，已是太遲了一點。

確實是太遲了。

他頭臉由於歪側的關係，避過了激射至的暗器，但心胸以下的部位，嗤嗤連聲中，少說也中了十來枚淬有劇毒的暗器。

他只來得及在失去知覺之前，發出一聲駭怖的慘叫。

由於他中的暗器不少，換言之，體內的劇毒亦很多，多到足以令到他迅速地死去！

所以，他只掙扎了幾下就毒發而亡！

這樣的結果，相信他在臨死前的剎那，也想不到！

害人反害己，此明訓不欺歟？

× × ×

齊燕歌在右手臂一痛一痳的剎那，就暗知不妙，暗器有毒！

他又驚又怒，身形在空中一個翻轉，左手出指飛點，連點幾處穴道，不使毒氣蔓延。

身形落地前，他已將右手量天尺交到左手！

也就在他身形在空中翻轉的一剎那，一道白光如電擊長空般，自松林內向他急射！

到那白衣人發出慘叫，齊燕歌身形還未落地，那道迅疾如電的白光已向他身上射至！

齊燕歌右臂受傷，猝不及防之下，驚凜不已！

幸虧他左手與右手一樣靈活，他的身形急墮下去，量天尺迎着那一道白光，揮砸而出！

「噹」地一聲大响中，一蓬火星激濺出，齊燕歌身形被震斜墜落地上！

而那道白光倏地一歛，現出一條白衣人影！

白衣人影脚才落地，足尖一旋，白芒又起，狂飈般旋斬齊燕歌！

齊燕歌身中劇毒，不宜妄動眞氣，身形飄閃，不敢硬接！

白衣人大概看準了這一點，刀勢連綿，狂風驟雨般向齊燕歌攻擊！

齊燕歌只好一閃再閃，避其鋒芒。

白衣人攻勢不歇，刀光如幕，逼得齊燕歌連退幾大步！

白衣人見接連狂攻之下，竟然連齊燕歌的衣袖衫角也沾不到，不由又急又怒，猛一聲吼，刀幕一束，化作一道芒虹，以雷霆萬鈞之勢，一刀斬劈向齊燕歌天靈！

這一刀之威猛凌厲，非筆墨所能够形容！

齊燕歌知道這一刀再也閃避不了，吸氣咬牙，左手量天尺横砸而出！

激越的金鐵交擊聲中，星火亂濺。

齊燕歌硬擋一刀之後，氣浮頭發昏，拿樁不住，微退半步！

白衣人一刀之後，第二刀又到！

這一刀之威勢，比第一刀有過之而無不及！

齊燕歌別無選擇，只好又硬接了這一刀！

這一次，退了一步！

而腦袋更加昏眩，氣血浮盪不已。

他知道臂上所中的劇毒，已被震得向體內流竄！

若不再想辦法脫身或制住這白衣人，就算不毒發身亡，也會被斬殺在刀下！

但白衣人却不容他多想，刀光閃爍中，第三刀又向他劈頭蓋腦砍下！

齊燕歌不得已，再硬接這一刀！

刀尺交擊之下，火星刺目，而齊燕歌雙眼一黑，再也站不住，仰摔倒在地上！

白衣人心頭狂喜，知道機不可失，刀勢一起即落，斬劈而下！

× × ×

白衣道人一刀若劈下，齊燕歌必死無疑！

而事實上，齊燕歌也絕對擋不了這一刀！

齊燕歌已接近昏迷邊緣！

毒性已在他體內發作。

這一次齊燕歌可說死不瞑目！

因為死去的好友李大牛之仇要他去報，失踪的妻子亦需他找尋拯救！

齊燕歌不是怕死之人，但這一次，他却不想死！

但這可由不得他。

白衣人的長刀已疾劈而下。

也就在他即將昏迷過去，被劈斬成兩截的剎那，不甘心這樣死去的齊燕歌將手中量天尺擲向白衣人！

白衣人萬料不到齊燕歌在臨死前，還有這一手！不禁一愕！

一愕之下，刀勢自然一窒！

閃避封擋的念頭才起，却已來不及，「篤」的一聲，小腹上被量天尺洞穿，透背而出！

身軀猛震了震，白衣人雙目大睜着，但目光已逐漸散渙，渾身顫動着，長刀停空中，離已昏過去的齊燕歌不足一尺！

猛一聲吼，白衣人咯出一口血，長刀略舉，倏然斬落！

一陣急勁的夜風恰在這時吹來，將作勢欲斬下的白衣人吹得幌了幌，蓬然一聲仰摔倒在地上，那一刀也自然劈不中齊燕歌！

白衣人之所以會被急風吹倒，原來他在吼叫及張口咯血時，一口眞氣已渙散，那一刀就算劈下，也已沒了力道，傷不了齊燕歌，急風一吹，如何不倒！

而齊燕歌在昏迷前，能够奇跡般將白衣人擊殺，可說是他命不該絕！

但他身中劇毒，並且已發作，他能否活得了，還是未知之數！

急風吹過，松聲如濤，此刻天地更為黯黑。

原來，一片烏雲將一鈎殘月掩蔽了。

老人與竹

小橋，流水，一大片翠竹圍繞中，竹屋數間。

竹樹掩照中，一個鬢髮皆白的老人，徜徉在其間。

一陣微風吹過，枝搖葉擺中，沙沙作响，恍似少女囈語。

老人青衫飄拂中，伸手輕撫着一些翠綠欲滴的修竹，露出慈靄的笑容，低聲喃呢着，那樣子，就像一個慈祥的老爺爺，對他的小孫子在說着故事一樣。

這情景，充滿了寧靜祥和，若置身其中，令人有塵俗兩忘的感覺，恍如置身世

外！

× × ×

又一陣風吹來，枝葉沙沙聲中，隱約傳來一聲微弱的呻吟聲。

老人雖然年紀很老，但耳目顯得很聰敏，但見他神色一動，在竹林中左穿右繞，急步向那三間竹屋走去。

好明顯，老人是聽到了那聲低微的呻吟聲。

而呻吟聲必是在三間竹屋的其中一間傳出來。

老人急步直向左邊一間竹屋走去。

又一聲低微的呻吟聲從竹屋內傳出。

呀的一聲，老人一手推開竹門，一步跨了進去。

目光接落在屋內一張竹榻上。

竹榻上，仰臥着一名黑衫人。

黑衫人咀皮微動，一聲呻吟又起。

老人已來到床前，神色緊張地注視了黑衫人的臉面一會，臉容一舒，隨手取過床邊一張竹几上的水壺，倒了杯清水，灌入黑衫人口中。

黑衫人喉頭上下移動，呼嚕聲中，將一杯清水喝個清光。

老人很注意黑衫人的神色變化，見到黑衫人咀皮又動，再倒了杯水，灌入他口中。

連灌三杯水。

黑衫人身軀動了動，接着眼皮顫動，睜開了一綫，瞬又闔上。

老人欣慰地舒了口氣。

黑衫人眼皮再動，雙目終於睜開，但目光卻有點茫然。

「終於醒過來了。」老人白眉揚動着，語聲喜悅。

黑衣人茫然的目光落在老人臉上，逐漸有了變化，茫然的目光中現出了訝異之色。

「老人家……這……是那裏？」黑衣人咀皮噏動了一會，才低弱地說出話來。

老人慈祥地說道：「這裏是老朽的家，年輕人，你是誰？」

黑衫人眼皮眨動了一下，說道：「在下……齊……燕歌！」

「齊燕歌……齊燕歌！」老人喃喃了兩遍，「好姓名。」

接又道：「你別急着說話，先吃點東西，老朽這就去拿來。」

對着齊燕歌一笑，起身走向門口。

× × ×

「多謝老人家救命之恩，在下還未請敎，尊姓大名！」齊燕歌精神已不像初醒來時那樣差，倚坐在竹榻上，感激地望着老人。

老人捋着雪白的鬍子笑說道：「老朽石逸夫，相信陌生得很吧？」

齊燕歌一聽，怔了怔，繼之大喜，激聲道：「原來是昔年人稱『竹居士』的石老前輩。」

老人一聽齊燕歌道出他的外號，不禁驚訝地望着齊燕歌。「你怎會知道老夫昔年的外號？誰人告訴你的？」

齊燕歌恭敬地道：「老前輩，是家師告訴晚輩的。」

老人白眉一揚，急急道：「令師是那一位？」

齊燕歌極之恭敬地答道：「家師『量天老人』楚江天。」

老人石逸夫神情激動欣悅地道：「想不到……眞是想不到，你竟是楚狂人的高足！」

一頓接又道：「想當年老朽與令師携手遨遊，意氣風發，登山長嘯，對月暢飲，臨海神馳，展眼間，不覺五十餘年前的事了。」

語氣中感慨不已。

「令師可好？」石逸夫語氣一轉，問道。

「家師於十年前，已然仙遊。」齊燕歌滿臉悲戚之色。

石老人神情一震，激聲道：「老朽還以爲他……唉，想不到二十年前一晤，竟成永訣。」

接又開解地展顏笑道：「生死不由人，七十已稱古稀。令師八十而壽終，亦可算福壽深厚了。」

齊燕歌倏地神色一動，像想起了什麼不得了的事般，滿臉驚惶得地望着老人道：「老前輩，請問你在發現晚輩昏臥之處，可有發現一把量天尺？」

石老人呵呵笑聲中，自袍袖中取出一把遍體烏亮，兩尺長短的一把鐵尺，遞給齊燕歌。「可是這把？」

齊燕歌一見，惶急之色盡去，代之的是驚喜，「多謝老前輩，令晚輩不致遺失先師之遺物！」

石老人擺手笑道：「這是楚狂人的量天尺，老夫一眼就認出，只是想不到你竟是他的高足！」

齊燕歌問道：「老前輩，你怎會這樣巧，救了晚輩的？」

石老人笑道：「說起來確是湊巧得很，前些日子老朽聽人說泰山東麓有一株千年罕見的翠玉竹，昨日遂一大早趕去東麓，不想找尋了一日，差不多每寸山地也找遍了，就是尋不到，而那時亦已天黑，老朽只好敗興而歸，蚤夜趕路回竹居，經過那松林，發現地上有三具屍體，老朽好奇之下，逐一檢視，發現你尚有氣息，但中毒很深，幸好老朽在去東麓尋竹時，帶備有祛毒靈丹，遂喂你吃了三顆，將你揹回來，加以救治。」

齊燕歌靜靜聽完，激動地道：「若不是老前輩你，晚輩豈有活命，請受晚輩一禮！」

說着欠起身，就要行禮。

石老人忙雙手將他按住。「坐着別動，老朽與令師相交數十年，而你是他唯一的傳人，你我之間說起來也不是外人，何須客氣！」

齊燕歌被老人按着，加上傷毒初癒，身弱得很，那裏拜得下去？只好作罷。

老人倏地目光一閃，問：「齊賢姪，那兩名死去的白衣人是什麼人？怎會與你在那松林前激戰的？」

齊燕歌苦笑道：「說起來你老人家可能不相信，那兩名白衣人晚輩根本不知他們是誰，更加不會認識他們，他們本是三個人的，前兩日三人乘晚輩倦極睡去，偷襲晚輩，被晚輩擊斃一人，昨日清晨，就發現一封信束，約晚輩到松林前見面，想不到又是他們，他們口口聲聲必欲殺晚輩

，晚輩問他姓名原因，又不肯說，就那樣動起手來！」

老人靜靜聽完，白眉皺攏，道：「但他們兩次想殺你，必有原因。斷不會無原無故找上你的！」

齊燕歌神情悲痛憂急地道：「他們雖然不肯說，但晚輩猜想，他們兩次欲殺晚輩，可能與晚輩妻子失踪，敝友李大牛被殺一事有關！」

老人聳然動容，說道：「原來賢姪已娶妻，這到底是怎的一回事？快說給老朽知道！」

齊燕歌只有將一連串發生的事情——從趕抵小鎭，發現好友李大牛伏屍屋內死去，以及妻子不知所踪，到遭到白衣人偷襲，繼松林激戰，詳詳細細，對石老人敍說出來。

老人越聽，神色越沉凝，聽到最後，臉上連一絲笑意也沒有了，慈祥的臉上，佈上了一層嚴霜。

「賢姪，聽你這一說，這一連串事故，都是衝着你來的，看來對方是必欲殺你而後甘心，今後你一定要小心應付！」

齊燕歌欠身道：「多謝前輩提醒！」

石老人沉吟道：「這一連串事情發生之後，你可有想過，江湖上，有誰會這樣不擇手段地對付你？」

齊燕歌凝眸想了一下，搖頭道：「晚輩雖然在江湖上走動，自問沒有與人結怨，實在想不出誰會這樣做。」

石老人白眉揚了揚，道：「這就令人費解了，對方若不是與你有深仇大恨，斷不會這樣做，若說是一個毫無仇怨的人做的，這太不合情理了！」

接又提醒道：「或許你在無意中與人結了仇而不自知，所以一時間想不起。」

齊燕歌苦惱地道：「或許是吧，只是晚輩怎也想不起。」

「好了，咱們別再談論這個沒有結果的問題。」石老人拈着鬚子，「對方連番殺你不成，必然會再對你採取行動，這樣一來，終會暴露出來的。」

齊燕歌頷首讚同道：「晚輩也是這樣想。」

「那你躺下歇歇吧，老朽也要去看看那些竹子了。」老人站起來，很快地走了出去。

齊燕歌沒有躺下，倚坐着，腦中思緒如麻，就是理不出一個頭緒。

想着，想着，不覺昏然睡去。

魔教遺孽子　火彈逞兇肆

翠竹簇簇中，齊燕歌與竹居士石逸夫漫步其中。

那滿園形態特異，色澤青綠斑黃的竹叢，令到齊燕歌大開眼界。

他若不是親眼所見，眞不相信竹子也有這樣多種，形態這樣秀麗多姿，不禁讚嘆不已！

石老人一邊在指點解說有關竹的一切所聞所知，一邊伸手不斷拂撫着身旁的竹叢。

齊燕歌經過兩日的休養。傷毒經已痊癒清除，人顯得很精神。

「老前輩，你怎會找到這樣多奇姿異態。品種罕有的竹樹的？」

石老人充滿自豪地笑着說：「老朽一生愛竹，這園子中的竹樹，是經過老朽數十年的搜尋，走遍宇內，並經苦心栽培，才弄出這園竹樹的。」

說完，自得地拈着鬍子，流目欣賞着滿園千姿百態的翠竹。

齊燕歌亦懷着讚嘆的心情，欣賞了起來！

× × ×

風吹竹葉動，發出一陣陣柔細的沙沙聲，齊燕歌耳聽風吹竹葉聲，沒來由的驀然想起了妻子如意。

也直到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已對如意是何等思念。

他不禁站着，雙眼望着一叢姿態奇秀婀娜的竹樹，發起呆來。

「賢姪，你在想些什麼？」石老人來到他身邊，他也毫不知覺。

齊燕歌聞言才驚醒過來，不好意思地笑笑。「晚輩沒有想什麼，不過一時失神而已。」

石老人洞明世事的雙目眨了眨。「賢姪，可是想着媳婦？」

齊燕歌被他一言說中，不禁臉上一熱。「老前輩，晚輩是担心妻子的處境。」

石老人安慰他道：「處境當然不會好。若依老朽之見，她不會有生命危險。」

齊燕歌感激地望了石老人一眼。「前輩，晚輩傷毒已癒，想明日辭別您老人家，找尋殺害敝友的兇手，妻子的下落。」

石老人點頭道：「你身體已沒有大碍，老朽也很讚成你採取行動，老朽本想助你一臂之力，但老朽隱居這裏足有三十年，從未涉足江湖，亦不想惹上江湖是非，請賢姪你不要見怪。」

齊燕歌連忙道：「老前輩千萬不要這樣說，晚輩焉敢將您老人家拖累。」

石老人關切地望着齊燕歌。「對方陰狡兇毒，千萬不可大意。」

齊燕歌恭聲道：「晚輩謹記您老人家教訓。」

石老人語氣一轉。「賢姪準備如何着手追查？」

齊燕歌握拳道：「晚輩想以身作餌，將對方釣出來！」

石老人沉吟着頷首道：「到現在爲止，這事情一點頭緒綫索也沒有，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齊燕歌用手撫摩着一片翠綠的竹葉，雙眼定定的，不知在想些什麼。

石老人不去驚動他，半轉身，賞玩着一株挺秀峭拔的修竹。

× × ×

一陣風急勁地吹掠過來，竹擺葉動，各具姿態。

齊燕歌有點呆怔的目光驀地一閃，神色一變，衝口疾喝：「誰！」

接目光一掠，搖擺的竹葉空隙中，有幾條白色人影翩若驚鴻般一閃而過。

石老人聞聲知警，目中神光閃現，已然瞥見竹園外白影連閃。

「來者是誰？胆敢亂闖老朽竹居！」

石老人叱喝出聲！

聲隨人現，竹園外，冒閃出二三十條白衣人，將竹園罩起來。

齊燕歌心頭一動。已然猜想到來者必是衝着他而來的。

當下他悄聲對石老人道：「老前輩，晚輩很抱歉，這些人九成是衝着晚輩來的，晚輩將他們引離這裏，免得老前輩這裏有所損毀。」

說完作勢往竹園外掠去。

石老人伸手一把抓住齊燕歌，嘆口氣道：「他們既找到這裏來，就算你將他們引離這裏，他們也必不會放過老朽，咱們一起到園外看看吧。」

齊燕歌一臉歉疚之色，張口欲說，却被石老人擺手阻止了。「賢姪不用說。老朽倒要看看他們是些什麼人，竟敢找到老朽這裏來！」

說完大步走向斑竹做的園門。

× × ×

園門外，一字排開，站着五名白衣人，其餘的白衣人兩旁散站着，將竹園圍起來。

齊燕歌石老人站在園門前，打量着那五名白衣人！

五名白衣人年紀均與齊燕歌相若，一式腰佩長刀，神色冷肅，目光銳利，死死地盯注着齊燕歌。

齊燕歌却不認識這些人。

石老人也不認識。

當然亦不知對方是何許人。

「幾位擅闖老朽竹居，意欲何爲？」石老人揚動着雪白的長眉語聲微怒地問。

五名白衣人却望也不望石老人，對於他的問話毫不理會，目光集中在齊燕歌臉上。「齊燕歌，你好命大！」

當中一名深目鷹鼻的白衣人忽然開口，語聲冷沉。

齊燕歌冷靜地道：「幾位是誰？敢是與被齊某擊殺的三名白衣人一路？」

鷹鼻白衣人目光一寒，語聲冰冷地道：「多此一問！」

齊燕歌忽然一笑。「齊某正愁找不到你們，想不到你們却逼不及待地找上齊某。好，好！」

鷹鼻白衣人冷硬地道：「只怕你却不好！」

語聲一頓，接又道：「你是個聰明人，想必已猜到咱們的來意？」

齊燕歌却故作不明其意思。問：「齊某蠢純，請教來意？」

鷹鼻白衣人冷哼一聲。「殺你！」

石老人忽然呵呵大笑起來。「說的比做的輕易，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五名白衣人臉色同時一變，鷹鼻白衣人目中殺機湧現，轉對石老人，肅殺地問：「你是誰？」

老人止住笑聲，傲然道：「當然是這裏的主人！」

「好！」鷹鼻白衣人目光一閃，「那麼姓齊的是你救的了？」

石老人拈鬚道：「是又如何？」

鷹鼻白衣人冷酷地望着石老人：「到底是不是？」

石老人悠然道：「看不出你這人蠢純如豬！」

鷹鼻白衣人臉色剎那變得難看極了，倏然冷喝一聲：「殺！」

「殺」聲才起，站在他左邊最近的一名白衣人驀然閃撲而出，一聲也不出，右手一揚，刀光乍閃，一刀斬向石老人！

這名白衣人從拔刀到揮出，一氣呵成，快得令人看不清楚。其在長刀上的造詣，已可列入一流。

齊燕歌身形一動，正想閃身接下那白衣人，石老人朝他一擺手，同時身形一動，衣袂飄閃中赤手空拳，迎向那白衣人！

白衣人雖見石老人空手迎上來，却絲毫不敢大意，反而加了小心，斬出的一刀半途中刀勢一變，改削向石老人腰脅！

白衣人刀勢變換得不留痕跡，恍如他原本就是一刀削向石老人的腰脅，但却又令人有乍然驚覺的感覺！

這白衣人絕無疑問，是一個用刀的高手！

石老人亦不由在心裏暗讚一聲。

但出手却絕不留情。

他是想來一手先聲奪人的絕技，將對方震住。

是以他在白衣人長刀斜削到他腰脅的剎那，右手中指豎出，敲點在白衣人的刀身上！

「砰」一聲脆響，白衣人的長刀竟然被他一指齊中敲斷！

自然亦削不到他腰脅！

石老人這手一指禪功，將白衣人的長刀敲斷，眞是神乎其技，令到鷹鼻白衣人與另三名同件看得神情震驚，臉色連變。

而當事人的白衣人更是震駭莫名，臉色變得難看之極。呆了一呆，倏地發出一聲暴吼，形同瘋豹般，揮舞着斷刀，狂斬石老人！

白衣人這一狂攻，聲勢雖然嚇人，但招式已淩亂無章，與先前的出招，簡直令人不敢相信是同一個人使出來的。

鷹鼻白衣人看得皺眉不已，其餘三名白衣人亦表情各異！

齊燕歌見斷刀白衣人刀法大亂，知道石老人已穩操勝券，遂將注意力轉移到鷹鼻白衣人這一邊，提防他們出手偷擊石老人。

鷹鼻白衣人果然示意身旁一名白衣人出手！

但已經太遲了。

那名白衣人剛動，齊燕歌已一掠上前，阻住了他的去勢！

而在這同時，傳來那斷刀白衣人的一聲痛呼！

在場所有人立刻望向石老人那邊。

只見石老人雙目中神光閃閃，雪白的鬍子隨風飄動，輕拂袍袖。

而那名斷刀白衣人不但刀斷，連手臂也斷了，棄刀在地，虛垂着一條右臂，身子簌簌抖顫，蒼白着一張臉，額頭沁汗，表情痛苦，一雙充滿驚駭而又怨毒的目光，死盯在石老人身上！

石老人大概不忍下手殺他，不然，以石老人的高明身手，這時再出手，不難將其擊殺！

鷹鼻白衣人與三名同伴不禁臉色大變，表情複雜！

「你到底是誰？」鷹鼻白衣人冷厲地喝問。

石老人靄靄笑道：「說出來你不會知道，但老朽却不會讓你佔便宜，你不肯將

姓名來歷說出來，老朽又爲什麼要告訴你呢？」

鷹鼻白衣人雙目中兇光連閃，沉哼一聲。「既然你不願將姓名說出來，那你就做隻無名鬼吧！」

說完，右手一揚。一溜紅光在空中如星飛般疾射向石老人！

石老人夷然不避，欲以手接！

齊燕歌却入目驚心，已然省起了那是什麼物雜，猛一聲呼叫：「千萬不可用手接，老前輩快避開！」

石老人原先以爲那只不過是暗器之類的物雜，被齊燕歌一喝，心知有異，吸口氣，袍袖一拂，一股柔風疾捲向那溜紅光，人亦飄掠出三丈開外。

那溜疾閃的紅光被石老人一阻一捲，去勢一變，竟然向着斷臂白衣人射去！

斷臂白衣人一見，魂飛魄散，驚呼一聲，身形急退！

可惜他身受重傷，加上事出意外，身法慢了很多。身形才閃退出不到五尺，那溜紅光已閃墜在地上，轟然作響聲中，紅光暴漲飛濺，塵烟四起，剎那將斷臂白衣人掩沒。

炸响聲中，一聲慘厲的呼叫震得各人心跳不已。

那名鷹鼻白衣人在石老人袍袖一拂的剎那，見發出的物件去勢一變，已知不妙，正想出聲呼叫，聲才出口，炸聲已起，將他那一聲掩蓋了。

他不由呆了一呆。

另三名白衣人却神情劇震，欲救已不及。

齊燕歌那一聲呼叫出口後，神情複雜，目光訝異地注視着鷹鼻白衣人。

烟消塵散後，衆人目光往爆炸的地方看去，石老人不禁噓了口長氣，暗暗心驚不已，冷汗直冒，連叫：好險。

那爆炸的地方，地上現出一個寬大的深坑，泥土焦黑，血漬斑斑，那斷臂白衣人已被炸得斷肢碎體，不成人形，不忍卒睹。

× × ×

「神火彈！」齊燕歌驚呼出聲！

鷹鼻白衣人臉色一變再變。

另三名白衣人亦臉色數變。

「你們到底是誰？」齊燕歌一臉凝重之色，「爲何會身懷神火教的獨門火器神火彈？」

神火教早就被齊燕歌與羣俠所瓦解殲滅，烟消雲散，而神火魔君亦飲恨而亡，但白衣人却身懷神火教的獨門火器，怎不令齊燕歌大爲驚異。

（齊燕歌大破神火教的事蹟，請閱本刊一一三四期市井奇俠齊燕歌故事之二——神火魔君）。

白衣人一聽齊燕歌提起神火教，雙目盡赤，怨毒兇厲地望着齊燕歌，陰冷地道：「齊燕歌，你既然認出那是神火教的獨門暗器，難道不會聯想一下嗎？」

齊燕歌神情微震，不敢置信地道：「難道你們正是漏網的神火教餘孽？」

鷹鼻白衣人神色慘厲地仰天厲笑幾聲，語聲尖銳地道：「胡說！本座不是什麼餘孽，而是先父的唯一繼承人，神火教現任教主！」

齊燕歌有點愕然地望着鷹鼻白衣人。「這樣說起來，你是神火魔君的兒子？」

鷹鼻白衣人兇狠盯視着齊燕歌，「你說對了。」

齊燕歌懷疑地望着鷹鼻白衣人：「怎麼我從未見過你，亦未聽死去的神火魔君提及過你？」

魔鼻白衣人厲笑道：「你當然從未見過本座，也未聽說過本座，因爲本座從來沒有在教中露臉，且根本就不在教中！」

齊燕歌仍然不信地道：「但神火魔君有個兒子，無論怎樣秘密，教內之人，斷不會沒有一個人知道的，齊某就沒有聽拙荊提及過！」

鷹鼻白衣人冷笑道：「你是指如意那賤人？」

齊燕歌一聽他提及如意，已想到如意必是被他們擄走。「拙荊可是被你們擄走的？」

鷹鼻白衣人得意地道：「不錯！」

接又道：「那賤人胆敢背叛先父，致令神火教遭到刦運，先父含恨而死，可恨可惱！」

齊燕歌語氣一轉。「齊某仍不相信你是神火魔君的兒子！」

鷹鼻白衣人冷笑連連道：「本座不要你相信，不怕坦白告訴你，本座自出娘胎，就被先父秘密地送到一個極端隱秘的地方撫養，這件事，除了先父一人知道之外，教內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秘密！」

齊燕歌倒吸了口氣。「然則，你想怎樣？」

「先父被你殺死，神火教被你一手毀滅，不殺你，難消本座心中之怨恨！」鷹鼻白衣人目眦欲裂。

齊燕歌嘆口氣，接問：「你將如意怎樣了？」

鷹鼻白衣人重重一哼。「你以爲我會怎樣？」

齊燕歌心頭一慄。「你要報復，只管衝着我來，爲何殺死敝友？」

鷹鼻白衣人殘忍地道：「因爲他是你的朋友，若不殺他，他必出手阻止本座將那賤人擒回本教！」

齊燕歌怒氣塡胸，瞋目道：「不殺你，何以對吾友！」

鷹鼻白衣人暴笑道：「死到臨頭，還口出狂言！」

一直靜靜站着，聽着齊燕歌與鷹鼻白衣人對答的石老人，這時躍到齊燕歌身邊，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神火教又是什麼勞什子？」

——石老人自隱居在竹居後，沒有過問江湖中事，所以對這神秘的教派，一無所知。

齊燕歌只好簡略將神火教的起源，該教的野心，及自己被迫加入神火教，虛與蛇委，設計瓦解該教的先後經過，對石老人解說一番。

石老人聽完後，一豎拇指，讚道：「幹得好，幹得妙，這等邪魔外道，若讓他們野心得逞，豈不攪到武林大亂？」

齊燕歌正容道：「晚輩就是基於這理由，才聯合武林同道，將該教傾覆。」

石老人目光一轉，目注鷹鼻白衣人。

「爾等魔道餘孽，可說兇頑成性，不知悔改，接受教訓，竟然又再興風作浪！老朽雖然不問江湖事久矣，但今日既然遇上了，說不得只好再履江湖了！」

鷹鼻白衣人臉上陰晴不定，瞬息數變，狠厲地道：「你這老不死的東西，就算你肯罷休，本座也不會放過你！」

接一揮手，斷喝一聲：「上！」

左右兩名白衣人長刀出鞘，一起撲向石老人，寒芒如剪，交擊而下！

石老人呵呵一聲長笑。

長笑聲中，身形一幌，竟然欺入兩名白衣人之間，雙袖左右揮出，捲向交擊而下的兩道鋒刄！

兩名白衣人料不到石老人身法這樣詭異靈捷，吃了一驚，雙雙暴退。

一退之後，激矢一樣射回，刀光連閃，雙刀交織成一片綿密的刀幕，刹那將石老人的身形包裹起來！

石老人引吭發出龍吟也似的一聲長嘯，身形在刀幕中閃飄穿旋，袍袖翻飛，與兩名白衣人鬥在一起！

火燒竹居

齊燕歌對石老人的身手充滿信心，知道老人有能力應付兩名白衣人而有餘，遂放心地目注着鷹鼻白衣人。

鷹鼻白衣人目中殺機充盈，揮手對面對齊燕歌的那名白衣人道：「退下，掠陣！讓本座來對付他！」

那白衣人恭應一聲，飄退下。

鷹鼻白衣人一步步上前，在齊燕歌身前七八尺處站下來，殺機畢露地盯視着齊燕歌。「你若想得回那賤人」，必須殺了本座！」

齊燕歌淡淡道：「爲了替好友報仇，齊某不會放過你！」

「請！」鷹鼻白衣人嗆然拔出腰間長刀！

齊燕歌這才發現，鷹鼻白衣人這柄長刀形式特別，比其它白衣人的長刀長了大約半尺，刀背厚而鋒刄薄，刀尖如鈎。

齊燕歌是第一次見過這種型式的刀！

這種刀雖然重一點，但發揮起來，威力却比一般長刀凌厲得多！

而這把刀通體雪亮，隱泛出濛濛寒氣，一望而知，是把寶刀！

「好刀！」齊燕歌脫口一聲，接亮出了量天尺。

「你的尺也不賴！」鷹鼻白衣人刀隨聲起，人刀化作一道白光疾斬向齊燕歌！

鷹鼻白衣人這一刀去勢快得令人不可思議，「你」字出口，「賴」聲未落，長刀已急電般斬向齊燕歌胸膛。

齊燕歌身形半轉，量天尺橫砸而下，「噹」一下激响，砸在白衣人的刀背上。

鷹鼻白衣人手腕一沉一翻，鋒刄翻轉，斜削齊燕歌臂膀！

齊燕歌一聲：「好刀法！」再半轉，轉到鷹鼻白衣人的側後，一尺飛點向他脅下！

白衣人冷叱一聲，身形往一旁閃開，驀然轉身，長刀順勢迴削齊燕歌胸肩！

齊燕歌身形疾退，刀芒一閃，在他胸前掠過。

鷹鼻白衣人重重一哼，刀勢一迴，疾削齊燕歌腰股。

齊燕歌清叱一聲，量天尺斜砸而下，噹一响，恰好點在長刀刀身上！

「果然有兩下子！」鷹鼻白衣人說話間，已然斬出一十八刀！

刀刀迅急如電，不離齊燕歌的頸胸要害。

齊燕歌身一側，量天尺烏芒大盛，敲砸而出，「鏗鏗」激响聲中連擋十八刀！

鷹鼻白衣人十八刀之後，倏地一退。

齊燕歌不由呆了一呆。

鷹鼻白衣人覷準了這機會，身形迅如星火般向前一標，人刀一體，天雷驟發般斬向齊燕歌！

齊燕歌一呆之下，反應自然慢了一慢，鷹鼻白衣人人刀已輝煌如虹電般射到！

齊燕歌不由心頭一凜，來不及多作思考，量天尺一挺，人尺化作一溜烏芒，迎擊向那道刀光！

刹那間，烏芒與白光如閃電交擊般相撞在一起，錚然激响聲中，火星迸曳，一黑一白兩條人影在空中倒翻而出，各自落向一方！

鷹鼻白衣人脚才沾地，猛一聲吼，餓豹一樣挺刀衝撲向齊燕歌。

齊燕歌還是第一次見過這樣兇悍的對手，但却毫不示怯，清嘯一聲，亦撲向白衣人！

刹那一黑一白兩條人影交纏在一起，白芒與烏芒彷如一黑一白兩條蛟龍，盤飛纏鬥在一起。

× × ×

石老人與兩名白衣人激鬥在一起，應付裕如。

那兩名白衣人却是越打越驚心，在兩人聯手之下，竟然連石老人的衣角也沾不到。

他們實在料不到石老人一身修爲這樣高明，赤手空拳對付兩把長刀，依然有攻有守，毫不退讓！

其實，以石老人的一身修爲，若想擺倒這兩名白衣人不是一件難事。

只是他三十年來未曾與人動過手，更未殺傷過人，他不想開戒，所以一直沒有下殺手！

那兩名白衣人却不知死活，見久攻不下，不免焦燥起來。

其中一名白衣人疾喝一聲：「雙龍交尾！」驀然騰拔而起來！

另一名白衣人想必與他早有默契，聞聲亦彈身騰掠起！

兩條白色人影刹那如白龍騰空般，騰起三丈高下！

接盤空一繞，俯衝而下，雙刀如交剪般化作兩道白光，交貼着斬劈下！

石老人在兩人騰空的時候，身形一頓，半蹲着身，微微向上，雙目神光湛湛，仰視着兩名白衣人的動作變化！

及至看到兩名白衣人俯衝交擊而下，勢道驚人，如猛龍之衝擊，刀勢將兩丈方圓範圍內籠罩了，這時想閃避，哪裏還來得及！

石老人神色一凝，目中神光暴射，雙手曲指如鈎，疾向上抓近！

兩名白衣人神龍交尾般的刀光霎眼間凌空斬落！

石老人雙手急舞亂抓！

交剪般斬下的刀光被石老人雙手亂抓之下，竟然刀勢一窒，刀芒倏斂，停在石老人頭頂，斬不下去！

却原來石老人那一陣疾揮急抓之下，竟然奇妙不可思議地將兩名白衣人斬落的兩把長刀攫拿住！

這眞是匪夷所思，神乎其技！

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身所歷，兩名在空中上落不得，半天吊的白衣人，打死他也不相信！

其實，石老人這一手絕招，當年嘯遨江湖時，憑着這一招，不知擊敗過多少成名高手，連當年縱橫宇內，以一套「急風驟雨」劍法稱雄的宇文雄，亦被他這手絕招將其長劍奪下！

石老人這手絕招，有個名稱——「大幻擒龍手」。

而他當年的外號，就是叫「大幻擒龍客」！

歸隱三十年之後，功力不減當年！

× × ×

兩名白衣人長刀被石老人攫拿住，上落不得，停在空中，嚇得魂飛天外，狼狽不堪！

蓋因爲他們這樣子等於失去了抵抗力的人，石老人若出手殺他們，兩人必死無生。

兩人若棄刀翻躍開，等於做了靶子，只要石老人將攫拿在手中的長刀向兩人擲出，兩人躲避得了才怪！

兩名白衣人驚駭中，倒豎蜻蜓一樣的身子驀然一折，各踢兩腿！

一踢在老人胸窩，一踢太陽穴。

兩人企圖逼使石老人鬆刀退身！

但石老人是何等樣人，兩名白衣人腿才踢出，石老人叱喝一聲：「去！」雙臂運勁向前一送！

兩名白衣人各自兩腿踢空，踭蹬着向後倒飛而出！

以兩名白衣人的身手，竟然不能自行煞住去勢，身體四肢像不受自己控制般，硬是倒飛出五丈開外，一屁股摔在地上，震得兩人差點閉氣昏過去，身體像散了般，一時間起不了身！

石老人不再理會兩名白衣人，轉身往齊燕歌那面望去。

那名掠陣的白衣人立刻緊張起來，往前一掠，擋着石老人。

但石老人却望也不望那名白衣人，目光一偏，注視着齊燕歌與鷹鼻白衣人的激鬥！

× × ×

齊燕歌與鷹鼻白衣人的拚鬥，已進入白熱化。

兩人皆傾盡全力，都想將對方擊倒！

但兩人的功力，身手看來不相伯仲，所以，一時間很難分出勝負。

石老人看得目中奇光連閃。

他是驚嘆齊燕歌與鷹鼻白衣人年紀輕輕，身手却這樣高明。

他自問在齊燕歌鷹鼻白衣人這樣的年紀時，無論功力身手均不如兩人！

激鬥中的齊燕歌與鷹鼻白衣人，皆對對方的一身所學，暗自讚佩。

鷹鼻白衣人一刀接下齊燕歌揮砸向他鼻樑的一尺，接刀勢一引，疾削齊燕歌腰脅！

齊燕歌量天尺如流星般點向鷹鼻白衣人眉心！

這是攻敵所必救！

若白衣人不撤招迴擋或閃避，雖然可以斬傷齊燕歌，他自己却很可能會身亡！

因爲眉心穴乃人身大穴之一。

鷹鼻白衣人不知是報仇心切，還是瘋了，竟然毫不理會，刀勢依然不變！

石老人瞧得呆了呆，一時間想不明白鷹鼻白衣人是何意思！

這是一種兩敗俱傷的打法，而結果亦是鷹鼻白衣人吃虧，除非是瘋子，否則，稍爲有理智的人，也不會這樣打法！

就是齊燕歌，也料想不到鷹鼻白衣人會這樣打法，不禁有點迷惑起來。

迷惑歸迷惑，電光石火間，刀尺各自擊中對方。

但鷹鼻白衣人在齊燕歌的量天尺只差毫厘就點中他眉心的刹那，身形猝然怪異無比地扭了一下——那怪異的樣子，簡直無法形容，令人不可思議地滑閃出半尺！

雖然是半尺的距離，齊燕歌那一尺却點了個空！

而鷹鼻白衣人的刀鋒已削斬在齊燕歌的腰脅上！

幸虧齊燕歌臨危不亂，雙脚一錯，身形偏旋出去！

裂帛聲中，腰脅間被劃出一道八九寸長的口子，衣裂血湧！

齊燕歌悶哼一聲，身形風車般翻躍起，左手二指如叉，疾取白衣人兩目，右手量天尺幻起百十點烏芒，罩向其天靈蓋！

× × ×

石老人一見齊燕歌受傷，吃了一驚，身形一幌，就要撲上前救援。

刀光一閃，那名掠陣的白衣人一刀將石老人的去勢阻住了！

石老人身形側閃，接一滑，已從那白衣人身旁滑過，向前掠去！

但他掠出不到半丈，兩道刀光如天外來虹般，分襲向他咽喉雙腿！

石老人見兩道刀光來勢迅猛，只好打橫掠出，脫出兩道刀光之外。

但掠陣的那名白衣人却飛撲上前，一刀攔腰揮斬向石老人。

石老人凌空一個翻躍，自那名掠陣的白衣人頭上掠過。

而剛才分襲石老人的刀光，原來是先前被擊落地上的兩名白衣人攻出的！

兩名白衣人一刀斬空，悶聲不响，人刀如箭，急射石老人，恰好將石老人截住，揮刀狂斬。

此時石老人不得不應付兩名白衣人的長刀。

那名掠陣的白衣人亦自後掠上，圍攻石老人。

石老人只好全力應付三名白衣人的夾攻。

而很明顯，三名白衣人兇猛瘋狂的夾攻，目的是將石老人纏住，令他不能對受傷的齊燕歌加以援手。

如能將石老人斬殺，更是最好不過！

石老人果然被三名拚死的白衣人纏住了。

×　×　×

鷹鼻白衣人傷了齊燕歌，一絲喜意掠過心頭，但瞬即被齊燕歌凌厲的攻勢逼得全力應付。

他很輕易就閃避開齊燕歌揮向他雙目的左手二指。

但對齊燕歌罩擊向他天靈蓋的百十點量天尺幻出的烏芒，却大費周章！

他在急逼之下，故技重施——施展出那種怪異絕倫的身法。

——他以爲仗着這種怪異罕見的身法，可以輕易脫出齊燕歌的攻擊。

這未免太小覷了齊燕歌。

齊燕歌對他那種怪異的身法，領教過一次之後，已留了意，出手時早顧慮到，加上他那一招似量天老人秘傳殺着之一——「星雨漫天」，其勢若滿天星雨傾射。

鷹鼻白衣人身法雖然怪異奇妙，却閃避不了齊燕歌這一招「星雨漫天」！

悶叫聲中，他仗着怪異罕見的身法，避過了擊向天靈蓋一招，但肩背上却被重重擊中了一下。

這一擊，只擊得他身形幌了幌，肩胛骨碎裂！

身形一伏一竄，斜掠出二丈過外，臉上因了痛苦，臉肌搐動着，蒼白一片，兇狠地瞪視着齊燕歌！

——但却難於掩飾目光中夾雜着的驚駭之色。

齊燕歌一招得手，沒有乘機追殺鷹鼻白衣人。

他不是不想殺鷹鼻白衣人，而是不想現在殺他，因爲，妻子如意仍在他手上。

這種顧忌令他不敢下殺手。

身形落地，齊燕歌目光一偏，瞥視到石老人雖然在三名白衣人的狂攻下，身法從容，有攻有守，知道石老人不會有危險，才將目光轉回，盯視着鷹鼻白衣人！

「閣下自信現在還能不能够殺死齊某呢？」

鷹鼻白衣人悶聲不語。

「閣下又信不信齊某將你留在這裏？」齊燕歌驀然踏前一步，目中精光暴射。

鷹鼻白衣人神情一震，長刀一橫，暴惡地道：「本座雖然受傷，但你也不見得完好無傷，別太誇口，大不了本座與你同歸於盡！」

齊燕歌雖說重傷鷹鼻白衣人，但自己腰脅上受的傷也不輕，血仍在流，若鷹鼻白衣人與他拚命，誰殺誰那可難說得很，何況，還有二十多名白衣人圍着竹園，若鷹鼻白衣人下令他們圍攻那可不好應付。

「齊某今日不想與你拚命。」齊燕歌語氣稍緩，「但也不會放過你。」

鷹鼻白衣人冷哼道：「本座要走就走，誰也阻不了！」

說完，尖嘯一聲。

嘯聲一起，那三名與石老人纏鬥的白衣人，立刻暴退，掠回鷹鼻白衣人身旁。

石老人亦掠到齊燕歌身邊，目光一落。「賢姪，傷勢不礙吧？」

齊燕歌搖頭道：「老前輩放心，這一點傷，晚輩還不放在心上。」

石老人這才放心地將目光移注到鷹鼻白衣人的臉上。「兔崽子，今日叫你來得——走不得！」

鷹鼻白衣人哼哼道：「老頭兒，本座就走給你看，看你可能阻得了！」

說話間，衫袖一揚，一溜紅光脫手擲向石老人齊燕歌站立的地方。

鷹鼻白衣人擲出的，無疑是神火教的獨門火器——神火彈！

石老人已見識過神火彈的厲害，齊燕歌更就使用過，深知其威力强大，吸口氣，各自打橫飄掠出！

「轟——」然聲中，硝烟瀰漫，土翻塵揚。

鷹鼻白衣人接連又擲出兩顆神火彈。

——一顆擲向石老人掠出的方向，另一顆擲向齊燕歌。

又是兩聲轟響。

幸好石老人齊燕歌機警，身形閃掠中，瞥見紅光劃空射來，半途中去勢一折，身形向後急掠，才沒有爲神火彈所傷。

但瀰漫的硝烟，激揚四濺的塵土，却將兩人的身形淹沒了。

自然亦將他們的視綫遮蔽了。

鷹鼻白衣人神火彈擲出，暴喝一聲：「走！」

「走」字聲中，又是三顆神火彈脫手擲出！

這三顆神火彈却不是擲向石老人齊燕歌，而是成三角形，擲入竹園內！

好顯然，鷹鼻白衣人是存心想毀了石老人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竹園。

×　×　×

鷹鼻白衣人神火彈擲出同時，人亦率先轉身急掠而去。

他的一衆手下，緊接着退走。

「轟！轟！轟！」三聲震天動地的爆響聲中，鷹鼻白衣人與其手下，已遠在十多二十丈外。

但石老人的竹園可遭刦了，爆響聲中，大片竹樹折斷倒下，竹葉激飄。

跟着，有火光閃現。

火光來自那幾間用斑竹建成，古雅別緻的竹屋。

原來鷹鼻白衣人擲出的三顆神火彈，其中一顆是擲向竹屋的！

竹屋乾燥，爆炸中倒塌碎散，被火星一沾，立刻燃燒起來。

緊接着，另兩處爆炸的地方，亦燃燒起來。

一陣急風掠過，硝烟塵霧翻滾飄揚中，火勢迅即蔓延。

×　×　×

三聲巨大的爆炸聲同時响起，形成一種驚天動地的轟响聲，震得石老人齊燕歌心頭狂跳，耳鼓嗡嗡作响。

兩人此刻的感受，恍如置身於大地震中，心中驚震不已。

待到硝烟塵霧飄散，兩人一口氣還未喘過，已然驚覺到竹園內到處蔓延燃燒得熊熊火光。

石老人驚急得雙目暴睜，慌不迭向園內望去。

一看之下，竹園內殘毀得不卒忍睹，苦心經營了幾十年，一心以爲可以在此安渡晚年的竹園，此刻葉殘枝斷，連根倒折，而幾間竹屋盡毀，到處是火！

石老人不禁叫聲：「苦也！」手足顫動，咳着咀皮，一口痰湧上來，氣一窒，

眼前一黑，倒向地上。

齊燕歌却呆怔怔的，腦中一片空白，緊抿着咀唇，雙拳緊握，身軀簌簌抖顫不已。

石老人昏倒的刹那，他才驚覺，疾伸手一把攙扶住老人倒下的身軀。

「老前輩，您怎樣了？」急急察看一下雙目緊閉的石老人，接伸手在其胸前背心一陣搓揉。

石老人喉嚨嚕咕一陣响，接張口吐出一口濃痰，悠然醒轉。

齊燕歌這才放下一顆提起的心，輕吁一口氣。

老人這刹那之間，彷彿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般，臉色灰黯，雙目無神，空洞地望着齊燕歌。

而他往日紅潤的臉上，平添了不少皺紋。

齊燕歌無言默默望着石老人。

他知道此刻的石老人，不是言語所能安慰得了的。

試問，一個將大半生心血放在他生平最喜愛的一種物件上。視之如生命的部份，忽然間却毀壞殆盡，這是一個多大的打擊。

而現在石老人眼見窮半生精力，遍走天下，幾經辛苦，苦心栽培移植的一園天下罕有、奇姿百態的竹樹，一旦毀損殆盡，怎不令他心痛欲絕。

×　×　×

齊燕歌陪着石老人在燒毀殆盡、滿目荒蕪的竹園，足有三天。

這三天中，石老人變得老態龍鍾，像個快要躺到棺材內的老人般。

齊燕歌看得心痛不已，眞担心老人會受不住這打擊，忽然死去。

對於老人竹園破毀之事，他始終耿耿於懷，認爲若不是他，老人的竹園就不會毀於一旦，心中對石老人負疚不已。

他幾次想向老人表示自己心中的負疚，但每一次都被石老人搖手阻止了。

他只好將到口的話吞回肚裏。

石老人在這三天中，一直緊閉着雙唇，默不出聲，徘徊在滿目焦枯的竹園內，不斷喃喃自語，伸手撫摸着一些焦枯的竹頭，雙目中淚光隱隱。

齊燕歌也才知道，老人已將他的感情，全部灌注在那一園竹樹中。

三日之後，石老人忽然對齊燕歌說道：「賢姪，你不用安慰老朽，也無需負疚，這不關你的事，那魔徒既然將老朽數十年心血毀於一旦，老朽此時已心無所寄，說不得重出江湖，與他周旋，報那毀園之恨！」

說話時，他的神態硬朗，雙目中神光充盈。

齊燕歌一見老人神態，已知他從悲痛中恢復過來，暗暗寬慰不已。

「老前輩，晚輩妻子仍被那魔徒擄刦囚禁，晚輩正要去找他，老前輩，晚輩與您老人家一道去找他！」齊燕歌知道勸說老人留下，由他代替老人報此毀園之恨，老人定然不肯，所以沒有勸說。

老人留戀地回望了荒涼的竹園一眼，一掉頭，往外疾走。「那咱們快走，離開這裏！」

老人頭也不回，一個勁地往前走。

齊燕歌知道老人的心情，應了一聲，亦快步跟在老人身後，離開了那被燒毀的竹園。

險遭暗算

小鎭上。

李大牛那間屋子內，齊燕歌與石老人相對而坐。

他們找尋鷹鼻白衣人的踪跡，已有二日，但却一點收獲也沒有。

鷹鼻白衣人與他們手下，就像他們出現時一樣神秘，在地上消失了，一點影踪也沒有留下。

「老前輩，以您老人家的江湖經驗，這魔徒會隱藏在什麼地方呢？」齊燕歌困惑地瞧着石老人。

石老人輕哼一聲。「這魔徒不屬中原武林道，相信他爲了隱藏身份，必然不會與武林中人打交道，而自成一體，咱們連日來向武林同道打聽，當然打聽不到他的踪跡。」

略一頓，接道：「以老朽估計，這兔崽子可能改頭換面，以另一種身份面目出現，不然，絕無可能不留下一點踪跡！」

齊燕歌想了想，點頭道：「經老前輩這一說，晚輩也認爲那魔徒只有這樣，才能掩藏他的身份。只是，他若將本身掩藏，咱們豈不更難找到他？」

石老人點頭道：「確是很難找到他，但有一個辦法，必然可以找到他。」

齊燕歌急問：「什麼辦法？」

石老人壓低聲音道：「一個最笨的辦法——守株待兔。」

齊燕歌擊膝道：「對，就用這個辦法，目前，這個最笨的辦法，變成最有用的辦法！」

石老人微微一笑。「這魔崽子必欲殺你而後甘心，上兩次殺你不成，他必然會再找機會殺你，咱們以逸待勞，正好養精蓄銳！」

齊燕歌讚佩地道：「與老前輩一比，晚輩不及您老人家萬一。」

石老人搖頭道：「老朽老矣，比不上你們年輕人才眞。」

接又道：「老朽忽然想喝酒，賢姪取酒來。」

齊燕歌見老人心情開朗，便高與地將買備的一罈酒取出來與石老人對飲起來。

×　×　×

石老人齊燕歌守株待兔的辦法果然用對了，當天晚上，就有「兔子」偷偷地走向他們守候的「樹」。

兩人雖然微有醉意，但頭腦却很清醒，所以，「兔子」悄然走近「樹」時，兩人已然警覺到。

兩人却詐作懵然不覺，正繼續在喝着酒。

兩人已經感覺到那兔子走近屋側的窗前。

互相打了個眼色，兩人繼續喝酒！

驀地從窗口射入一溜紅光！

齊燕歌眼角餘光一直偷瞥着那窗口，窗口紅光一閃，他立刻瞥視到，心頭懍駭中，疾聲道：「神火彈！」

接身形一拔，往上騰起。

石老人聞聲知警，臉色微變，幾乎是與齊燕歌同時拔身往上騰起。

「嘩啦啦」聲中，兩人一頭撞碎屋瓦，穿洞而出。

就在他們身形撞穿瓦面的刹那，屋內「轟」然爆响。

兩人被那一炸之力，震得在瓦面上疾滾不已。

而屋子在爆炸聲中，猛烈晃搖。接如山崩地裂般，往下倒塌，硝烟塵霧中，碎磚斷木激飛四射！

屋子倒塌，在瓦面上滾動的齊燕歌石老人身形隨即向下一沉。

兩人同時吃了一驚，一提氣，一掌擊在塌墮的瓦面樑木上，身形借力騰躍起，接身形半折，斜斜向外射掠出去！

那一聲轟然巨响，自然驚動了小鎮上的居民，聞聲紛紛開門探頭往外望。

有些好事又大胆的，循聲往李大牛那間屋子奔去。

當他們看到李大牛的屋子磚木飛激中倒塌，接着冒起火舌，都吃了一驚，不明白李大牛的屋子何以會忽然倒塌。

有些人嚷叫着要救火，有些則恐防火勢蔓延，紛紛各自去提水救火。

× × ×

齊燕歌石老人自屋面上騰起，斜落在院牆外。

圍觀的人乍見兩人自天而降，嚇得慌作一團，驚呼出聲。

但齊燕歌石老人這時毫不理會受人注目，身形才落地，互相招呼一聲，一齊往屋後掠去！

——他們在騰身斜掠時，瞥見一條白色人影如鬼魅般疾掠向鎮外。

而李大牛的屋子，就在鎮後邊沿。

兩人怎會讓那「兔子」逃脫。

在那些鎮民的驚叫聲中，兩人霎眼間射掠沒入倒塌的屋子後。

齊燕歌與石老人身形電掠，越過半人高的矮牆，追掠向前面十數丈之外，正像一隻受驚的兔子般拚命向前竄掠的白色人影。

在這樣黑的夜晚，若非那人穿一身白衣，換了別種顏色的衣服——尤其是黑色，在這樣長的距離中，很難看得見那人的身形。

以齊燕歌石老人超卓的輕功造詣，發力急追之下，很快就將與那白色人影的距離拉近了六七丈。

憑着兩人銳利的目光，這時已可以清晰地看到那白色人影的身形。

在前面拚盡氣力奔掠的白色人影偶然側首向後偸瞥一眼，這才乍然發現齊燕歌石老人在他後面數丈處追掠上來，嚇得他猛喘一口氣，以爲是見了鬼，魂飛魄散。

他怎也料想不到，齊燕歌石老人能够在神火彈之下逃生。

神火彈威力强猛，爆炸中能安然無損逃生的，可說匪夷所思。

這暗算齊燕歌石老人的白衣人，以爲兩人必被炸死，如今乍見兩條黑影追掠在他身後，將兩人當作鬼物，嚇得他三魂只剩一魂，七魄飛了四魄，雙脚發軟。

雙脚一軟，速度自然慢下來。

這一來，自然爲齊燕歌石老人輕易追上。

那白衣人驀覺領後一緊，後頸一凉，嚇得他汗毛倒豎，魄散魂飛，驚呼出聲：

「媽呀——鬼——」

齊燕歌見這白衣人以爲他是鬼，不由心裏暗笑，故意在他脖子上又吐了口氣。

白衣人更加驚怕，寒氣直冒，差點沒有尿濕了褲襠。

石老人本來緊抓着白衣人的後領，見狀亦不由莞爾一笑。

× × ×

「說！是誰派你來暗算老朽的！」石老人手一鬆，白衣人軟倒在地上。

一聽見人聲，白衣人這才靈魂歸竅，驚魂稍定，知道自己不是遇到鬼。

他長喘了口氣，怯怯地抬頭往上望。

一眼看見早已轉到他面前的齊燕歌。

他不由倒吸了口涼氣。

白衣人忽然心中慌亂，但仍想逃。身形一偏，就往橫邊斜竄出。

倏地去路却被一個黑影阻住。

他仍不死心，擰身欲往另一個方向逃竄。

但他怎逃得了？

前面鬼魅般一條黑影又擋住了他的去路。

這一來他才算知道自己無論怎樣也逃不了。

逃不了，只好停下來。

而他亦認出了將他去路擋住的兩人，就是遭他暗算、在神火彈爆炸的强猛威力下、奇跡般不死的齊燕歌和石老人。

「快說！是誰派你來暗算咱們的？」齊燕歌再問一次。

白衣人悶聲不响。

「是不是你們的教主？」齊燕歌加重語氣。

白衣人知道再不回答是不行了，才囁嚅着點頭道：「是。」

「那位主教如何稱呼？」石老人插口問道。

白衣人這次又緊閉着雙唇。

「再不說，咱們就不客氣了！」齊燕歌故意兇巴巴地沉聲叱喝。

白衣人不禁渾身一震，趕緊答道：「教主姓狄・名飛龍。」

「狄飛龍。」齊燕歌在咀裏喃喃地唸了一遍。

「狄飛龍隱藏在哪裏？」石老人一想到苦心經營了數十年的竹園被毁，不由恨怒得氣哼哼的，語氣相當冷煞。

白衣人抖着聲道：「就……就在前面三十多里的一座莊院中。」

兩人一聽，不由心內狂喜不已，想不到這樣容易就從白衣人口中問出鷹鼻白衣人狄飛龍的藏身處。

「乖乖地領路，帶咱們去，否則，殺了你！」齊燕歌爲了令白衣人乖乖地帶他們到那莊院，故意虛聲恫嚇。

白衣人顯然是個貪生怕死之輩，聞聲嚇得顫聲道：「我帶你們去。立即帶你們去。」

「那就快起來，走！」石老人不耐煩地沉喝。

白衣人一骨碌自地上爬起來，畏懼地望了齊燕歌石老人一眼，舉步欲走。

石老人疾喝一聲：「慢着！」

白衣人嚇得脚步一窒，停下來，怯怯地望着石老人。

「賢侄，爲了安全起見，老朽與你挾着他一齊走！」石老人朝齊燕歌示意。

齊燕歌立即明白石老人的心意——恐防白衣人在路上弄鬼使詐。

當下點點頭，上前伸手扣住白衣人的手腕脈門。

石老人亦照辦責碗，接叱喝道：「若你有半言不實，騙了咱們，老朽便活劈了你！」

白衣人身軀像篩米般顫抖起來，一迭連聲地說道：「小的絕無虛言，怎敢欺騙兩位。」

「不敢最好！」石老人朝齊燕歌示意，兩人立刻挾架着白衣人，往前奔去。

陷阱

在白衣人的指點下，齊燕歌石老人在一處地勢頗爲險惡的山脚上，發現了一座不很大的莊院。

雖然夜已深沉，但月明星燦，夜色中，清楚地望到那座莊院。

莊院前面，遍植松樹，直達山脚下，夜風吹掠中，松濤如潮，一層層自下向上翻湧，松濤陣陣，一聲接一聲。

在明月夜之下行動，當然沒有在星月皆無的黑夜較能掩藏身影，但松濤聲却能掩蓋行動時不小心弄出的聲响，對齊燕歌石老人來說，依然有利。

挾着那白衣人，齊燕歌石老人順利穿過松林，潛到莊院前。

爲唯防白衣人猝然張口呼叫，石老人在進入松林前，將他的啞穴點了。

白衣人只好「有口難言」。

× × ×

銀白的月光照射下，兩人繞着那莊院，察看了一遍。

莊院的牆高有三丈，全部是用岩石砌成的，連一個牆洞也沒有，只有前面那道莊門，是全莊的唯一進出口。

由於圍牆太高，兩人窺不到牆內的情形。

不過兩人在路上，已自那白衣人口中，知道了不少莊院內部的情形。

這座莊院建造得密密實實，像一座碉堡。

憑着兩人的輕功，自然可以躍登上牆頭。

但帶着那白衣人，可就難了。

偏是這莊院周圍五丈之內，一棵樹也沒有。

這必定是莊院內的人有意造成的。目的當然是不讓侵犯莊院的人藉着樹木之助，輕易翻越高牆。

齊燕歌與石老人細聲商量了一會，決定將白衣人留在牆外。

石老人一指將白衣人點暈。

齊燕歌接將白衣人挾起，飛躍上一棵松樹，將他放在一個樹椏中。

齊燕歌從樹上躍下，石老人已在高牆下。

齊燕歌飛掠到石老人身旁。

石老人身形往起一拔，半空中一個翻躍，單足點在高牆上，身形再往上騰拔起，手臂往上一探，搭在牆頭上。

接身體貼牆向上一引，腦袋探出牆頭，往牆內窺探。

齊燕歌幾乎是緊接在老人之後，聳身躍騰起，與石老人一樣，探臂搭住了牆頭，雙臂用力，將身軀引上牆頭，朝內窺望。

月光下，莊院內死寂一片，不聞半點聲响，更不見一星半點火光。

齊燕歌石老人察看了一遍，發覺莊院內的情形，與白衣人告訴他們的，沒有多大差異。

只是兩人却覺得莊院內沉寂得宛如墳墓，絲毫沒有半點生氣。

兩人雖然有這種感覺，却絲毫沒有將決心動搖。

石老人朝齊燕歌打了個手勢，雙手在牆頭上一撑，身形一個倒翻，翻身躍入牆內。

齊燕歌亦幾乎不分先後，翻躍過高牆，落葉一樣飄墜落地。

牆內沒有任何異動，這證明了齊燕歌石老人沒有驚動了莊院內的人。

兩人略一打量，一先一後，夜貓子一樣靈捷地潛向當中一座樓閣。

——據那白衣人說，狄飛龍就住在樓閣中。

一路上皆沒有被莊院內的人發覺，而兩人也暗自奇怪，莊院內怎會沒有人巡哨值夜。

兩人雖然奇怪，但也理會不了這樣多，既入虎穴，焉有懼怕之理。

順利地潛近了樓閣。

齊燕歌石老人加了小心，各自提氣運勁，準備隨時應變。

樓閣內烏燈黑火，聲息全無。

樓閣前也沒有發現有人把守。

齊燕歌忽然感到有點不妙。

他正欲靠近石老人將自己的感覺告訴他，可惜已遲了。

× × ×

月亮依然洒下一天銀光，星星也閃爍着爭輝，夜色如水，景物皆可清晰看到。

但驀然間，銀亮的樓閣前的一片花圃中，倏然明亮如白晝，照得置身在花圃中的齊燕歌石老人立時無所遁形。

齊燕歌雖有預感，猝然之下，自不免心頭一驚。

石老人却大吃了一驚。

但却驚而不慌。

兩人在進入莊院前，已橫下了心，生死不計。

齊燕歌石老人被那驀然發出的强光照得只好將雙目瞇起，一時間看不清楚四周圍的情形。

「哈哈哈……」一陣得意的大笑聲從樓閣上傳來。

齊燕歌石老人聞聲睜開雙目，往上望去。

樓閣上，燈火通明，站着十數名提燈執火的白衣人，而當中面對着他們的，赫然就是自稱神火魔君的遺孤，再建神火敎的教主狄飛龍！

狄飛龍依然一身白色長袍，不過當胸處却綉了一朶紅艷艷、作勢飛揚的火團。

白衣紅火，在燈光的照射下，份外刺目。

齊燕歌神情微變，戟指狄飛龍喝道：

「原來你叫狄飛龍！」

狄飛龍哈哈一笑，道：「本座正是狄飛龍！」

石老人一見狄飛龍，正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白眉一揚，長鬚抖動，怒聲叱道：「狄飛龍，老朽看你今番還有何手段，只管施展出來！今晚若不殺你，老朽不生離此地！」

狄飛龍目光中忽然像有烈火在燃燒般，熾熱無比。「老頭兒，那天炸你不死，還敢前來送死？」

石老人震聲笑道：「老朽數十年心血被你毀於一旦，不殺你，老朽這口氣實在難消！」

齊燕歌藉這時機，迅速將周圍的形勢看在眼內。

花圃的四周，二十多名白衣短打的漢子持刀站立，三名曾與狄飛龍一起偷襲過石老人的竹居，敗在石老人手下的白衣人成犄角之勢，守在花圃的三個角落。

而十數盞燈就掛在花樹上，照得花圃比白晝還亮。

「齊燕歌，本座眞佩服你，居然又炸你不死！」狄飛龍居高臨下，俯視着齊燕歌。

「你能找到這裏來，一定是本座派去暗算你們的那名手下對你說出的！」狄飛龍臉色鐵青。

齊燕歌淡笑道：「那眞要多謝你，若不是你派了個貪生怕死的手下來暗算咱們，咱們眞還不易找到這裏來。」

狄飛龍切齒道：「他的人呢？你將他殺了？」

齊燕歌道：「他如此合作，齊某不會殺他！」

狄飛龍一掌擊在欄桿上。「該死！本座恨不得將他千刀萬剮！齊燕歌，快將他交還本座！」

「咱們憑什麼要將他交還給你？」老人說道：「你若要他，可以自己去找！」

狄飛龍目中兇光連閃。「齊燕歌，你以爲找到這裏來，就可以救出那賤人？」

齊燕歌一怔，急聲問道：「難道如意不是被你關在這裏？」

狄飛龍冷笑道：「確是關在這裏。」

「只要如意是被你關在這裏，齊某不惜一死，也要將他救出！」齊燕歌語氣堅決。

「救那賤人出去？」狄飛龍忽然狂笑不休。

齊燕歌倏地心頭一動，脫口厲聲道：「狄飛龍，你究竟將她怎樣了？」

狄飛龍狂笑猝止。「不怎麼樣，只不過將那賤人關在墳墓中！」

齊燕歌一聽，恍如胸口中了一錘，腦袋嗡地一响，眼前微黑，身軀微幌了幌，忙長吸一口氣，鎮定心神，瞋目大喝道：「狄飛龍，你將她殺了？」

狄飛龍若無其事地點點頭：「本教對於叛教之人，一律殺無赦，那賤人亦不能例外！」

齊燕歌心中一痛，差點沒有吐出一口血，臉上白得怕人，嘶聲大叫道：「狄飛龍，齊某不殺你，誓不爲人！」

搖幌着身軀，就要往前撲上去。

石老人亦是怒火塡胸，但一見齊燕歌那樣子，慌不迭伸臂將他一把拉住。

「賢侄，千萬不可衝動，那不但報不了仇，好可能會躺在這裏出不去。」

齊燕歌慘笑道：「老前輩，晚輩除了與他拚命，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拚命也有很多種拚法。」石老人緊抓着齊燕歌的手臂，「咱們現在一定要冷靜，想個將這魔崽子拚掉的辦法，千萬不可將自己拚掉。」

齊燕歌慘然道：「如意……她一定死得好慘……」

狄飛龍在樓閣上殘忍地笑道：「那賤人是被輪奸而死的！」

齊燕歌喉頭一甜，吐出一口血，搖幌着身軀，似要昏過去。

石老人急得一把扶住他。「賢侄，你要堅強點，千萬不要未拚命就倒下去！」一手抵在齊燕歌背心，一股內力睃氣源源輸入他體內。

張口又吐出一口血，齊燕歌胸膛急劇起伏着，雙目中像有火噴出，怒視着狄飛龍。

狄飛龍陰狠地俯視着齊燕歌，桀桀怪笑道：「齊燕歌，現在你還想不想與本座拚命？」

石老人叱地一聲。「卑鄙下流，兇殘惡毒的兔崽子，你以爲乘人之危，就可以撿到便宜？」

狄飛龍臉色一沉。「那就叫姓齊的立刻與本座拚個生死！」

齊燕歌這時已強壓心中的哀傷悲痛，長吸了幾口氣，舉袖抹去咀角的血絲，昂起頭，雙目中閃着仇恨之光，沉毅地戟指狄飛龍。「那就下來拚個生死吧！不然，齊某可要上來了！」

狄飛龍狡猾地笑道：「那你就上來吧，本座這裏有的是醇酒美人，拚命前，可以讓你先享受一番。」

齊燕歌怒嘯一聲，身形斜拔而起，騰掠向樓閣。

石老人恐防齊燕歌有失，緊接着又掠上。

× × ×

樓閣上燈火明亮，照得齊燕歌石老人以及狄飛龍的臉色慘白一片。

「狄飛龍，你要爲神火魔君報仇，齊某爲死去的好友、妻子報仇，你我可以動手了吧？」

狄飛龍咀角泛起一抹冷笑。「既然你急不及待要死，本座就成全你，好讓你與那賤人在地府能盡快相會。」

石老人凝聲道：「魔崽子，還有老朽，毀園之恨，一定要報！」

狄飛龍狂傲地道：「那你兩人一起上吧，本座一併超渡你們。」

嗆然聲中，將那柄特異的長刀拔了出來。

齊燕歌亦亮出了量天尺。

只有石老人空着雙手。

他自退隱江湖後，從來不帶兵器。

「老前輩，請讓晚輩先鬥鬥他。」齊燕歌搶先說。

石老人很了解齊燕歌此刻的心情，點頭道：「小心點。」

齊燕歌點點頭，尺壓眉心，向前斜跨

半步，一股無形的殺氣自他身上暴湧出。

狄飛龍彎刀斜指，目光如火，身形微微前傾，宛如一頭兇猛的豹子。

× × ×

驀然間，狄飛龍悶吼一聲，豹子一樣撲向齊燕歌，長刀在燈光照射下閃泛起一道耀烈的光弧，飛斬而下。

齊燕歌目光一盛，上身微仰，貼着眉心的量天尺如烏龍騰空般，向上撩擊。

一白一烏兩道激芒相撞下，發出震耳的連串交擊聲。

狄飛龍在這刹那間，一連斬出了二十四刀。

而齊燕歌亦不多不少，接下了他二十四刀。

接量天尺烏芒暴現，貼着狄飛龍的長刀刀身，滑點向他臂肘！

狄飛龍叱喝一聲：「好身手！」身形一翻，身形倒豎蜻蜓般，長刀直插而下。

齊燕歌站在原地不動，量天尺一招「舉火燎天」，筆直向上挺擊。

「叮」一聲清脆的激响聲中，齊燕歌的尺頭剛好點中自空中疾衝、長刀插下的狄飛龍刀尖。

齊燕歌身形紋絲不動，但狄飛龍却一個彈躍，倒飛向閣內！

「哪裏走！」齊燕歌叱喝一聲，燕子般啣尾追掠入閣。

石老人恐防齊燕歌有失，身形急掠射向閣內。

閣內佈置得異常華麗，齊燕歌才掠入閣，一眼就見到有幾名身穿薄紗，體態妖嬈的少女，驚慌地退入一重幔幕後。

而狄飛龍正立在閣中央。

此時，齊燕歌人尺成一直綫，平射向狄飛龍。

石老人剛好掠入。

獰笑一聲，狄飛龍不閃不避，雙手執刀，向着平射而來的齊燕歌全力揮斬。

齊燕歌走勢仍不變。

電光石火間，齊燕歌人尺與狄飛龍揮斬出的長刀撞擊。

金鐵大震聲中，火星激射。

齊燕歌竟被震得身形一個倒翻，落在地上。

而狄飛龍却被震得悶叫一聲，一連幾步，退到帳幔前。

石老人關心齊燕歌不知有否受了內傷，一掠上前，站在正深長吸氣的齊燕歌身旁：「賢侄，你且歇歇，待老朽收拾這魔崽子！」

狄飛龍却露出陰險的笑容，突然一指閣外道：「準備神彈火！」

閣外立時响起暴應聲。

石老人身形剛動，聞聲一窒，扭頭向閣外望去。

齊燕歌心中一驚，亦向閣外掃視。

「你們上當了！」狄飛龍狂笑聲中，一掌拍在身旁一條圓柱上。

齊燕歌石老人語聲入耳，知道不妙，剛欲雙雙撲向狄飛龍，那知脚下一虛，猝不及防之下，連提氣上升的機會也沒有，整個人往下沉去。

齊燕歌的一顆心也跟着一沉。

石老人但覺脚下空洞洞的，身子呼地迅速下沉，正想振臂騰起，頭頂一黑，一片烏雲當頭壓下。

他忙一歛雙臂，讓身子向下沉墜。

一聲震耳欲聾的相擊聲中，眼前一黑，頭頂嚴絲密縫，漆黑一片。

好明顯，當頭蓋下的那片烏雲，肯定是一塊大鐵板。

也幸好他見機，不然，振臂向上騰起，無異是撞向那塊蓋壓下來的鐵板，好可能會撞破腦袋，不死也必重傷。

齊燕歌身形如隕星般向下沉墜，心裏暗嘆一聲：「完了！」

而他亦明白過來，這是個陷阱。

但明白已太遲了。

× × ×

幸好很快就墜落在地上。

但由於事出突然，重重地摔了一下。

石老人也不例外。

由於置身的地方漆黑一片，所以兩人俱不知身外的情形。

但却可以清楚地聽到細微的聲响。

齊燕歌聽到在他身旁，幾乎是不分先後，有重物墜地聲响起。

當時他顧不了爬起身，脫口道：「老前輩？」

「賢侄。」是石老人的語聲。

齊燕歌一聽，不禁渾身涼透。

兩個人一齊掉落陷阱中，那就連一絲希望也沒有了。

「你老人家沒有摔着吧？」齊燕歌鎮定心神。

「老朽的骨頭還很硬，摔不散，只是有點痛！」石老人居然語氣很輕鬆。「你呢？」

齊燕歌受了感染，心情稍輕鬆：「晚輩連一根頭髮也沒有損掉，好得很。」

「本座却說你們糟得很！」狄飛龍的語聲驀然不知從什麼地方傳入來。

兩人同時一怔。

接着置身的地方大亮。

齊燕歌石老人雙眼急閉，接睜開，互相清楚地看到對方。

兩人相隔不到六尺。

齊燕歌目光一轉，打量起置身的周圍情形。

這是一間密室，成正方形，二丈左右寬闊，四面牆壁黑漆漆的，不知用什麼築成。

仰頭上望，約五丈高，亦是黑漆漆的，却有幾個拇指大小的圓孔，分佈得很均匀，光綫就是從圓孔中射落，連屋角也照射到，設計這密室的人，無疑是個天才。

石老人悶聲不响，一縱身，掠到一面黑牆前，用手一摸，涼冰冰的堅硬無比。

心頭不由如鐵般沉重。

「不用摸了，牆是用鐵鑄成的，足有半尺厚，任是功力多高的人，也絕無可能將之震裂。寶刀寶劍之類的兵刄，亦不可能將它劈開斬破。」頭頂那面鐵牆忽然露出一個一尺方圓的洞口。狄飛龍的一張臉，在洞口出現，望着兩人不住奸笑。

石老人忍不住仰頭向上，「咳吐」一聲，一口痰涎從口中向上吐射！

激矢一樣射向那圓洞。

狄飛龍的臉龐在洞口一閃不見，却傳來他酷烈的語聲：「老鬼，本座會讓你死得慘酷無比！」

石老人脹紅着臉，憤怒地朝上大喝：

「有種就下來殺死老朽。魔崽子！」

洞口又現出狄飛龍的臉龐，陰險地道：「現在殺你們，太過便宜了，你以為本座不能立[illegible]你們？只要扔攸神火彈下來，你[illegible]炸得血肉橫飛！」

齊燕[illegible]人皆聽得吸口涼氣，做聲不得。

狄飛龍[illegible]是實情，在這鐵鑄的密室內，根本不[illegible]能躲避得了，更加不可能破壁而出，神火彈威力巨大，在這情形下，兩人將會被炸得粉身碎骨。

想到死得這樣慘酷，兩人怎不心驚肉跳。

而兩人亦不想死，不將狄飛龍這魔徒殺死，決不甘心。

兩人不禁面面相覷。

「嘿嘿……不過，本座不會這樣快殺死你們，待你們餓到奄奄一息，渾身無力時，才將齊燕歌剮心剖腹，生祭先父之靈。」狄飛龍桀桀笑着。「至於你這老鬼，本座將你凌遲碎剮，放血剖心，受盡痛苦而死！」

石老人怒嘯一聲。彈身騰掠起。

但還有二丈許距離，已勢盡下墜。

「老鬼，還是留口氣養命吧。」狄飛龍震聲大笑。

石老人的身形墜落地上，兀自怒氣難消。

齊燕歌這時已看出置身的地方是樓閣的地面，狄飛龍就在樓上。

樓閣外表造成三房，而實則兩房，二樓與地下就是密室。

齊燕歌腦中不斷想着脫身的辦法，一面裝出頹喪的樣子，仰頭道：「狄飛龍，你用這種手段，還算個人物嗎？」

狄飛龍得意地道：「只要能達到殺你的目的，無論用什麼手段，本座也不會計較，管他人物不人物！」

齊燕歌閉嘴不語。

石老人乾脆閉上了眼睛。

狄飛龍乾笑兩聲：「既然你們不願說下去，本座失陪了，兩位嚐嚐飢餓的滋味吧。」

說完又一陣大笑，臉龐從洞口移開，笑聲漸遠。

洞口瞬即封閉。

齊燕歌對於洞口封閉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

他覺得如若想脫身，只有這個洞口是唯一的希望。

他立刻移到石老人的身邊，在他耳邊細語起來。

石老人聽得連連點頭。

如意殉節死　魔徒大限臨

狄飛龍躺在床上，左右各躺着一名裸體少女。

而狄飛龍亦是一絲不掛。

那兩名少女雪白的嬌軀微現汗光，長髮散亂，鼻翅鼓動着，臉上春意盎然，呈現一種既迷醉又滿足的表情。

狄飛龍一臉疲累之色，很顯然，他剛才在兩名少女身上耗了不少氣力。

但他的兩隻手，仍然在兩名少女身上游移撫摸着。

兩名少女被他撫摸得扭動嬌軀，往他身上挨擦。

倏地，狄飛龍的手停止了撫摸，將兩名少女推開，翻身下床。

兩名少女被他撩撥得心癢癢的，突然被他這魯莽的舉動弄得一怔，幽怨地望着他。

狄飛龍却毫不理會，往地上一站。「穿衣！」

兩名少女左右下床，却不是自己穿衣，而是赤裸着誘人的嬌軀，爲狄飛龍穿衣着鞋。

穿戴整齊，狄飛龍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狄飛龍很快出現在一間地下石室前。

隔着大拇指粗細的鐵柵，可以看到一個女郎，正倚坐在一張床上，雖則頭髮披散，衣裙皺摺，仍可以看出這女人非常艷麗。

狄飛龍隔着鐵柵，望着那女郎，表情很曖昧。

「賤人，妳考慮清楚了沒有？」狄飛龍對着那年輕的女郎輕喝。

那女郎本來是臉朝內倚坐的，聞聲渾身一顫，半轉臉，目光落在狄飛龍臉上，冷冰冰地說道：「我就算死，也不會答應你！」

「別口硬，難道妳想本座殺死齊燕歌？」狄飛龍雙眼不懷好意地在女郎婀娜豐滿的身軀上溜轉。

那女郎吃了一驚，惶聲道：「燕哥被你捉住？」

從稱呼上，這女郎無疑就是齊燕歌的妻子如意。

如意原來未死。

那麼，狄飛龍對齊燕歌說的一番話，原來是假的。

現在想來，狄飛龍之所以對齊燕歌假說如意已死，目的就是令到齊燕歌悲痛之下，失了理智，誘他踏落陷阱。

狄飛龍陰笑道：「不錯，他被本座囚禁在鐵屋內。」

如意驚得嬌軀一幌，差點昏暈過去。

「不會的，你騙我。」

狄飛龍得意地笑道：「妳若不信，本座可以帶妳去看個清楚明白。」

如意驚急得從床上站起來，衝到鐵柵前，哀聲道：「求你讓我看看他。」

狄飛龍淫邪地望着如意。「看到了又如何？本座仍然要殺他！」

「讓我看過後，只要你答應不殺他，將他放走，我什麼也答應你。」如意淚流滿臉。

狄飛龍見如意恍如梨花帶雨，楚楚可憐，慾念陡升，邪笑着道：「眞的？」

如意一心只想見到齊燕歌，點頭道：「眞的。」

狄飛龍道：「好，那本座帶妳去看看他。」

說着動手將鐵鎖開了，拉開鐵柵。

× × ×

在那座樓閣上，狄飛龍親手將那洞口的鐵板移開。

「齊燕歌就在下面，妳自己瞧吧。」

如意忙俯下身，從洞口望下去。

她一眼就看到齊燕歌與一個老人並肩坐在鐵牆邊。

而齊燕歌由於洞口露出。鐵室內光綫陡亮，亦抬頭往上望，倏地身軀一震。

他還以爲自己眼花了，揉揉眼。看清楚，洞口露出的一張臉，千眞萬確，如假包換，眞是他的妻子如意。

這一刹那他呆住了。

石老人亦看到了如意。「賢侄，你怎麼了？」

齊燕歌呻吟一聲。「老前輩，她就是晚輩的妻子如意，她原來未死。」

石老人睜眼道：「那魔崽子騙得你好苦。」

「燕歌——」如意淒苦的嬌呼聲適時傳下來。

齊燕歌脫口呼叫：「如意——」

霍然站起身。

「燕歌，我終於可以見到你。」如意淚流滿臉。

「如意，我一定將妳救出去！」齊燕歌心頭酸楚，差點掉下淚來。

如意又一聲：「燕歌——」

但下面的話却說不下去了。

狄飛龍一把將如意拉開。

齊燕歌一下子不見了如意的臉龐，急得像瘋子般仰頭朝着洞口嘶叫：「如意，如意……，我一定會將妳救出去，妳聽到嗎？」

「咔」一响，光綫一暗，那洞口又封蓋了。

齊燕歌呻吟一聲，頹然倒在地上。

石老人搖搖頭，上前抱起齊燕歌……

× × ×

在狄飛龍的寢室內，那兩名赤裸的少女已不知去向，只有如意與他。

「沒有騙妳吧？」狄飛龍上前想摟抱如意。

如意臉上淚漬未乾，一閃身移開。

「妳不是答應本座的嗎？」狄飛龍氣急敗壞地說。

「但你要先將燕歌放走！」如意堅決地說。

「不，妳先與本座眞個消魂，本座才放他！」狄飛龍說着逼向如意。

如意退了一步。「你要用強，我立刻嚼舌自盡。」

狄飛龍被她這一說，只好停步不前。

但却決堅地道：「除非妳立刻與本座成其好事，否則，本座不但不會放他，立刻將他殺死！」

如意神情微震，急急道：「但你事後反悔又怎樣？」

狄飛龍邪笑：「本座從來說一是一，絕無反悔！」

一頓接又說道：「本座若先放了他，妳跟着一個撞牆而死，本座豈不是一無所得？」

如意呆了一呆，默然不語。

狄飛龍移步上前，再問：「妳到底答不答應？」

如意銀牙一咬。「你眞的不食言？」

狄飛龍一聽如意口氣，知她救齊燕歌心切，已有意思答應，心中大喜，忙不迭答：「只要妳與本座成其好事，本座立刻下令放了他！」

如意確是救夫心切，在沒有選擇的情形下，答應了狄飛龍。

狄飛龍立刻餓狼一樣撲上前，將如意摟抱在懷中。

× × ×

如意在狄飛龍的壓力下屈服了，躺在床上，閉着雙眼。

狄飛龍心急得連脫衣服也嫌慢，一邊將身上的衣服撕下，一邊貪婪地擁抱着如意那誘人嬌軀。

他終於將身上的衣服撕個清光。

接着淫淫一笑，像頭餓狼一樣騰身撲落如意身上。

如意恍如一具木偶般，一點反應也沒有。

狄飛龍動作粗野，在如意身上恣意輕薄。

如意連眼也不張一張，表情木然，恍

如一具木偶。

這一來，狄飛龍可忍不住了。問道：「如意難道你與姓齊的上床，也是這樣的嗎？」

如意緊抿着雙唇，不言也不動。

狄飛龍興緻大減，怒道：「妳若再這樣，本座立刻下令將姓齊的殺死！」

如意嬌軀顫動了一下，張開眼睛，毫無表情地道：「我穴道被封，渾身乏力，叫我如何有反應？」

狄飛龍聞言，想了想，道：「本座解開你的穴道也可以，但妳若想乘機逃脫，或者對本座有不軌舉動，那本座就不客氣了！」

如意木然道：「你若想有情趣，只有解開我被封的穴道，否則我仍是這樣。」

狄飛龍色迷心竅，只想盡情歡樂，遂將如意的穴道拍活。

如意長吁了口氣，活動了一下四肢身體。

這麼一來，可謂妙相畢呈，極其誘惑力。

狄飛龍看得血脈賁張，猛吞口水，張開雙臂，向如意撲去。

如意故意扭動着身體，閃避着狄飛龍的狂野舉動。

狄飛龍被如意這一撩撥，如何忍受得住，終於……

× × ×

齊燕歌與石老人並肩倚坐在鐵牆上，細語密斟。

兩人的聲音低細如蚊蚋。

石老人聽多於說，目中光芒閃閃。

齊燕歌則盡量壓抑着臉上興奮的神色，咀皮子在不斷動着。

兩個人不着痕跡地在鐵屋內密談了足有一袋烟時份。

跟着，兩人閉目假寢。

× × ×

狄飛龍終於忍不住，暫時停止了活動，欲進行另一種動作。

如意的一只手，剛好撫到他的背心大穴上。

如意心中一喜，纖指疾點。

指尖已點觸到狄飛龍的皮肉上。

只要內力一吐，狄飛龍就要立即喪命當塲。

如意一顆心不由狂跳！

也就在這功敗垂成的霎間，如意嬌軀一震，那一指再也點不下去。

狄飛龍身軀一滑，自如意嬌軀上滑落，手一揚，一掌摑在如意臉上。

如意竟然不閃不避，「啪」聲脆响，臉上現出五條紅痕，痛得她呼叫出聲。

狄飛龍鐵青着臉，兇狠地朝着渾身不能動的如意厲聲道：「賤人，妳竟然想暗中謀害本座！」

如意咀角有血絲沁出，呸地一口帶血的口沫吐向狄飛龍。

狄飛龍一閃避開，跳落床，站在地上獰聲道：「幸好本座一直心存戒心，才沒有着了妳的道兒，否則，本座還未真個消魂，就死在妳肚皮上，令人還以為本座因為消魂過度而暴斃！」

如意身上穴道被點，動彈不得，但口卻能動，罵道：「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豺狼居心？佔有了我的身子後，不但不將燕歌放走，還要殺害他，是不是？」

狄飛龍陰笑道：「妳估得一點不錯，本座又怎會將姓齊的放走？本座要用他來生祭先父在天之靈！」

接又邪笑道：「妳這賤人，敬酒不吃吃罰酒，現在，本座一樣可以在妳身上暢所欲為！」

如意羞急得真想一頭撞死，叱罵道：「你敢？」

狄飛龍切齒道：「本座不但敢，消魂之後，還會將妳這賤人賞給他們，將妳輪姦至死！」

如意呆了一呆——她是被狄飛龍的話震驚得差點沒有昏過去。

「燕歌，我先走一步了！」如意倏地將咀一閉，接張開，向狄飛龍吐出一口濃血。

狄飛龍在如意那句話出口時，已警覺地伸手欲點如意的啞穴，但仍然慢了一點點。

偏身一閃，一指仍點向如意啞穴。

但他點出的一指，卻在半途中停下來了。

如意已一咀是血，臉色死白，神情慘厲，雙目大睜着，腦袋卻歪向一邊。

狄飛龍臉色微變，點出的一指已改為探。

一探之下，證實如意已咽了氣。

「好可惡的賤人，本座一時不察，忘了點她啞穴，被這賤人嚼舌自盡！」狄飛龍有點懊喪地自語。

如意那一口吐向狄飛龍的血，落在地上，赫然有半截斷舌。

× × ×

狄飛龍注視着如意赤裸的屍身，惱恨得咬牙切齒。

——也難怪他如此氣惱，到口的天鵝肉，變成了一塊臭豬肉。

目中兇光閃了閃，接一揚掌，將如意的屍體掃落床下。

跟着，掌擊兩下。

幔幕掀處，兩名身材苗條，妖嬈動人的少女走入寢室。

狄飛龍連看也不看地上如意的屍體，左右手一抄，將兩名少女摟抱在懷中，滾倒在床上。

脫困

齊燕歌石老人在鐵屋中，已有三日。

這是第三日的夜晚。

從頭頂上面的鐵壁孔中透射下來的燈光，將鐵室照得不至漆黑一片。

鐵室內，不知怎的，這時只得石老人獨自坐在地上，背倚鐵壁在打瞌睡。

這可奇怪了，齊燕歌怎麼會忽然不見了？

鐵室內，明明是圍着石老人、齊燕歌的。

莫非齊燕歌會遁地不成？

但地板是鐵鑄成的，就算他會地遁，也遁不脫那層鐵板。

那麼，齊燕歌到底怎會不見了？

× × ×

負責守在鐵室頂上的兩名白衣漢子，按照規定，每隔一柱香時間，就要從氣孔中往下探視。

所以，當一名白衣漢子在時候到時，按例往下探望，立刻發覺不對，心中吃了一驚，還以為自己眼睛有毛病，看不清楚，急忙招手叫來同伴，在另一個光孔向下探望。

兩個人四只眼睛，運足了目力，依然只望到鐵屋下面只得一個石老人。

齊燕歌像會隱形般，不見了。

兩名白衣漢子這一來可驚得魄散魂飛了，再看一遍，依然只得一個石老人。

齊燕歌不見了，這真是非同小可，兩名白衣漢子驚得儍了眼，你眼望我眼，作聲不得，不知如何是好。

齊燕歌在他們當值的時候不見了，這責任就只有他們兩人來負。

而結果就是被處死。

兩個人一想到死，不禁全身發顫，冷汗直流。

「老徐，這可怎麼辦？」一名年紀較輕的白衣漢子急忙搖手道：「這使不得，教主一怒之下，咱們就死定了。」

「賴二，那你說應該怎樣做？」老徐已驚嚇得手足發軟。

賴二吸了口氣，想了想，遲疑道：「還是看清楚再去禀報吧。」

老徐呻吟般道：「不是看清楚了嗎？哪有姓齊的人影？」

賴二急急道：「或許氣孔太小，有些地方看不到，那姓齊的就坐在那裏呢？」

「既然氣孔有些地方看不到，再看也是白看。」老徐絕望地說。

「但咱們可以將那洞口的鐵板移開，不就可以看個清楚明白了嗎？」賴二臉上充滿了希望。

老徐一聽，不由精神一震，拍拍腦袋道：「對，我怎麼就想不到呢！」

× × ×

老徐與賴二去按動機關，將覆蓋在洞口那一尺見方的那塊厚重的鐵板移開。

兩個人皆急於想探頭下去，看個清楚明白。

齊燕歌是否真的不見了？

兩顆腦袋很自然的就碰貼在一起，擠探向那一尺見方的洞口。

就在兩顆腦袋擠貼着探落洞口的剎那，老徐賴二的目光向下探望，還未看得真切的同時，兩人驀覺眼前一黑，接着疾風撲面。

兩人同時呼吸一窒，還未弄清是怎麼回事，也來不及將腦袋抬起，「砰砰」兩聲，兩人只聽到自己腦袋碎裂的聲音響了一下，接着就什麼也不知道地身形離地飛起！

老徐與賴二才飛離洞口，從下面慢慢冒升起了一顆腦袋。

腦袋探出洞口，迅速地掃視了一下四周的情形，見地上除了兩具碎腦袋的屍體外，沒有任何人，遂將腦袋縮下去，接從洞口中伸起一條手臂，反手搭住洞邊，另一條手臂又伸起，將另一邊的洞邊搭牢。

雙臂用力撑挺起，先是腦袋冒出來，接着是上半身，跟着向上一縱，整個人自洞口竄起，落在鐵鑄的地板上！

這從鐵壁洞口冒竄出的人，赫然就是齊燕歌！

齊燕歌急竄到樓閣門邊，探頭向外察看了一下，見外面沒有任何動靜，這才閃身回到洞口邊，接解下自己的腰帶。一看，不夠長，遂躍到一名白衣漢子的屍體前，解下一條腰帶，將兩條腰帶連接起來。

腰帶沿着洞口垂下去。

在鐵室下面的石老人，早已蓄勢以待，一見腰帶垂下，齊燕歌的臉龐在洞口露出，遂向上彈躍起，伸手一把抓住那條腰帶。

齊燕歌雙手交互着將腰帶提起。

迅速地，石老人的一雙手臂露出洞口，接着是腦袋。

齊燕歌騰出一隻手，抓拿住石老人的雙手，接一運勁，將他整個人從洞口提出來。

那洞口實在太狹，身體要從對角的方向，才勉強可以從洞口擠出來。

石老人雙脚落地，長長地吐了口濁氣，雙眼不斷打量着四周。

「賢姪，虧你想出這個辦法，不然，老朽死得可寃了。」

「老前輩，趁那魔崽子不覺，咱們立刻去找他算帳。」齊燕歌很為如意担心。

只有將狄飛龍擒殺，才能安然將如意救出來。

——擒賊先擒王，這正是齊燕歌的想法。

「那咱們離開這裏，隨便抓一個人一問，不難找到那魔崽子的寢居之處。」石老人一掠，閃出了樓閣內。

齊燕歌緊接着亦掠出去。

× × ×

兩人很輕易就將一名值夜的白衣漢子制住。

接從那白衣漢子口中逼問出狄飛龍寢息的地方。

將那白衣漢子一指點昏，然後收藏好後，齊燕歌石老人立刻循着那白衣人所說的方向，閃掠前去。

狄飛龍發夢也想不到被困在鐵室內的齊燕歌石老人能够脫困而出——而事實上，這是絕無可能的。

他一心只等齊燕歌石老人被餓得虛弱不能動彈時，就將齊燕歌提出來，押到神火魔君的墓前，瀝血取心，生祭其父。

想不到，沒有可能發生的事，竟然發生了。

而他一點也不知道。

否則，他也不會這樣安逸放心地擁着兩名赤裸裸的少女沉沉大睡。

——他剛才實在是消耗了太多的精力了。

所以，當齊燕歌石老人潛到他的寢室前，他仍然懵然不覺，沉睡正酣。

× × ×

齊燕歌石老人本來很快就潛到狄飛龍的寢室附近的。

由於半途中，石老人向齊燕歌提議：先弄些吃的塡塡肚子，不然，餓了三日三夜，動起手來，會氣力不繼，那是很吃虧的。

齊燕歌也有同感，遂同意了。

於是，兩人摸到廚房，將吃的塡飽了肚子。

× × ×

狄飛龍的寢室內，春色無邊，但也恐怖得很。

原因是，如意死相淒厲的裸屍，仍然躺在寢室地上。

狄飛龍竟然沒有叫人將如意的屍體埋葬。

他眞是心狠手辣到極點。

所以，當齊燕歌石老人一脚將狄飛龍的寢室門踢開時，不但看到滿床春色，也看到如意慘厲的屍體。

齊燕歌如遭雷殛，震了震，立刻不顧危險，衝上前將如意的屍體抱在懷中，喃喃道：「如意，如意，我會救妳出去，救妳出去……」

石老人一見床上狄飛龍與兩名少女的醜態，禁不住老臉一熱，呸地吐了口唾沫，將目光移向一邊。

這一來，就給了驚駭欲絕的狄飛龍以喘息的機會。

石老人若在狄飛龍驟不及防，驚慌失措之下動手，不難將他擊殺或制服。

可惜齊燕歌乍見妻子慘死，早已悲痛萬分，忘其所以了。

而石老人偏又守着那非禮莫視的禮教，不曉得事急從權，至會錯失良機。

狄飛龍乍見兩人闖進來，驚駭得他手足無措，將兩名少女左右一推，一挺身從床上躍起，探臂抓過放在床頭的一件衣衫，往身上就披。

同時自床邊几上，將長刀取在手中。

那兩名少女赤裸着嬌軀，在床上抖個不停。

狄飛龍衣披身上，長刀在手，胆子一壯，一眼見到齊燕歌那悲痛欲絕，有點痴呆的樣子，不由心中暗喜。

再看見石老人仍將目光避到一旁，心中更加高興，咬着牙，一刀疾斬石老人肩臂。

刀風襲體，石老人這才驀然驚覺到狄飛龍向他偷襲。

由於距離不太遠，加上猝然之下，石老人空着雙手又用手接下狄飛龍斬到的一刀，悶哼一聲，只好向橫疾旋閃移。

嗤的一下裂响，石老人肩臂上被狄飛龍的長刀劃出一道長長的血口子。

石老人痛得悶哼一聲，身形急進，一掌拍向狄飛龍。

一股排山般的飆勁自石老人掌上狂掃湧出，撞擊向狄飛龍。

狄飛龍見掌勁如山，不敢硬接，往斜側閃避。

長刀一揮，反手揮劈向摟抱着如意的屍體、神情哀絕的齊燕歌！

——原來這狄飛龍爲人陰險毒辣，在閃避時，早已打定了主意，故意閃避到齊燕歌那一邊！

「賢姪小心！」石老人一見，驚得呼喝一聲，雙掌一錯，追擊狄飛龍！

一掌擊向狄飛龍頭臉，一掌拍擊向他的長刀。

齊燕歌雖然悲痛欲絕，神傷不已，但一聞石老人呼喝，心中倏然一驚，神智一清，覺到銳風襲體，來不及多作考慮，第一個反應就是就勢向地上一個側滾，抱着如意的屍體疾滾出去。

狄飛龍被石老人雙掌迫得閃移一步，長刀去勢亦受阻，到他刀勢一變劈下，齊燕歌已滾出老遠，自然劈了個空。

石老人雙掌一欺，追擊狄飛龍。

狄飛龍怪叫一聲，身法怪異地滑脫出石老人的雙掌範圍。

接人刀飛旋，芒虹旋耀如輪，斬向石老人。

石老人喝一聲：「好刀法！」雙掌一幻，身形不進不退，徒手封擋。

石老人不愧是成名多年的頂尖高手，憑着一雙空掌，硬是逼得狄飛龍連連向後退。

狄飛龍刀勢更加兇猛詭奇，刀光如流光虹現，暴雨一樣狂斬向石老人。

但竟然奈何不了石老人。

石老人雙掌變幻莫測，掌風凌厲，又將狄飛龍逼得不斷後退！

狄飛龍怪叫連連，倏地長刀一阻石老人進逼之勢，身形翻躍起，一刀自空中斬向石老人。

石老人矮身舞掌，護住頭頂。

狄飛龍已躍落在床上。

「哪裏逃！」石老人暴叱一聲，鬚髮飄飄，身形掠飛斜撲向狄飛龍。

狄飛龍脚一挑，將一名蜷伏在床上的裸體少女挑得離床飛撞向石老人！

那少女冷不防之下，裸體自床上飛出，失聲驚呼，玉臂粉腿揮踢，妙相紛呈，就是煞不住去勢。

石老人一見裸女向他飛撞而來，不禁窘得呸地一聲，頓收掌勢，偏身欲閃。

但那裸女已直撞向他身上。

萬般無奈之下，石老人只好將飛撞過來的裸女一把接住。

軟玉溫香抱滿懷，石老人尷尬得老臉脹紅，手一鬆，將那裸女拋在地上。

那裸女痛呼出聲。

狄飛龍一脚踢飛裸女，接又再挑起一脚。

另一名裸女嬌呼聲中，肉彈一樣向石老人飛撞過來。

石老人才接下一名裸女，拋下，另一個肉彈又到，震怒之下，身形一伏，自那飛撞過來的裸女下面竄撲向狄飛龍。

而狄飛龍早在挑飛第二名裸女的同時，身形自床上搶撲向寢室門口。

那名裸女沒有先一名裸女那樣幸運，撞不中石老人却肉彈一樣飛撞在牆壁上。

石老人被兩名裸女阻了這一阻，去勢雖然迅疾，依然讓狄飛龍搶到了門口。

眼看狄飛龍就要奪門而出，倏地一道烏芒如天外來虹般，截擊狄飛龍。

× × ×

齊燕歌摟着如意的裸屍疾滾開，暫時將一腔悲痛強壓下，怒火便自然升騰起，本待立刻撲上前助石老人將狄飛龍這魔徒擊殺，但一眼見到如意一絲不掛的屍體，覺得不能讓死後的如意蒙上羞辱，遂解下腰帶，脫去黑色長衫，將如意的屍體包裹起來。

他直起身，剛巧看到狄飛龍搶撲向門口，心知若讓狄飛龍逃出寢室，再想將他追截，那就要再費一番手脚了。

是以，他雙足一彈，身形如彈丸般騰射向門口，量天尺凌空砸下。

狄飛龍半邊身已閃出門外，驀覺頭頂勁風罩擊下，心頭一懍，知道若不擋住凌空擊下的一擊，就算他能够撲出門外，身上必然受傷，依然逃不了。

一咬牙，上身微仰，長刀如半月懸空，迎擊而上。

「噹」一下震响聲中，火星亂濺，狄飛龍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

齊燕歌却像一隻燕子般，穿掠出門外，身形折落，剛好將門口封擋了。

狄飛龍被震退一步，石老人剛好撲到，一掌印向狄飛龍背心。

狄飛龍驚得魂飛魄散，生死一髮間，施展出那種怪異的身法，妄圖滑脫閃避開去。

悶吼一聲，他那怪異的身法竟然救了他一命，不過，肩頭却挨了一掌。

狄飛龍被擊得斜衝出去。

「魔崽子納命來！」石老人半身一轉，掌影吞吐間，追撲上去。

狄飛龍斜衝撲向那道幔幕，伸手用力一扯，將一幅厚重的幔幕扯脫落。

而他的身形一閃，隱沒在幔幕後。

石老人眼看就要追撲上狄飛龍，驀然間那幅被狄飛龍扯脫的幔幕像烏雲般向他當頭罩落。

石老人一掌擊出。

但那幅幔幕飄柔柔的，無處着力，只飄蕩了幾下，依然向他罩落！

石老人只好飄身退開。

「老前輩，別讓那魔徒逃了！」齊燕歌一掠落在石老人身旁。

石老人沉聲道：「他逃不了，老朽今晚不將他斃了，誓不罷休。」

話落，身形一幌，自那飄罩落地的幔幕旁掠過，撲入幔幕後。

齊燕歌恐防石老人有失，一聲：「老前輩小心！」彈丸一樣射入幔幕後。

× × ×

幔幕後面是一條長廊，左右各通向一方。

石老人掠撲入幔幕後時，已不見了狄飛龍的影子。

石老人躊躇着不知向那個方向追尋。

齊燕歌一到，他急聲道：「賢姪，那魔崽子好奸滑，不知逃向那個方向，老朽與你各向一個方向追尋他！」

話未說完，人就向左方掠去。

「老前輩慢着！」燕齊歌一把拉住。

「賢姪……」石老人急得掙了掙，却掙不脫。

齊燕歌目光閃閃道：「老前輩，請別衝動，您老人家想一想，這小子奸險狡猾，咱們身在險地，千萬不可亂闖，更不可分開，免得彼此不能呼應，中了那魔徒的奸計。」

一言提醒了石老人。「老朽一時憤急忘了被囚鐵室的教訓，還是賢姪心細。」

「老前輩，這裏是那魔徒的巢穴，他斷不會棄之而去的，他必是去召集手下對付咱們。」齊燕歌目中閃射着機智之光。

石老人白眉聳動。「賢姪說得不錯，這裏是他的根本重地，捨此，他在江湖上將無藏身之處，再說，你是他的殺父仇人，他絕不會就此罷休，逃離這裏的。」

「但咱們也不能留在這裏，萬一他破釜沉舟，投擲神火彈。」齊燕歌提醒。

「那咱們趕快離開這裏。」石老人對那神火彈心有餘悸。

「待晚輩將如意的遺體抱出來。」齊燕歌說完返身入室內。

「咱們還是從門口離開比較好一點。」石老人緊隨在後。

兩人返入狄飛龍的寢室，已不見了那兩名婢女。

兩人也理會不了，齊燕歌抱起如意的屍體，與石老人離開了寢室。

魔徒授首

狄飛龍果如齊燕歌所料，沒有捨棄老巢而逃。

而事實上，這莊院是狄飛龍的唯一巢穴，而他的所有財富，亦在這莊院內，若一走了之，不但今後無容身之處，且無以爲生。

所以，他自是不捨得棄此而逃。

而更重要的是，他仍想殺死齊燕歌，替神火魔君報仇。

他雖然不是齊燕歌石老人的敵手，但他有數十名手下，及威力霸道强猛的神火彈，他自信是可以將齊燕歌殺死。

× × ×

齊燕歌與石老人甫離開狄飛龍寢室，幾溜紅光如火蛇般自幾個窗口射入屋內。

緊接着，轟轟連响，屋搖地動，烟冒火起。

幸好齊燕歌與石老人見機，先一步離開了屋子。

不然，必定葬身在屋內。

因爲那幢屋子，在爆炸聲中，碎裂倒塌，成了一堆瓦礫。

神火彈一炸之威，確實驚人。

硝烟灰土飛揚，火光閃冒，瞬即猛烈地燃燒起來。

齊燕歌石老人恐被激飛的碎木斷磚所傷，忙不迭接連幾個縱掠，離得遠遠的。

兩人身形才停下來，周圍已湧現了不少白衣漢子，將他們包圍了起來。

燈光照射中，狄飛龍已不似在寢室時那樣狼狽，他已穿上一件衣衫，而是穿戴整齊，手提長刀，餓狼一樣盯視着齊燕歌石老人。

「齊燕歌，本座小覷了你，竟被你從鐵室內逃出來。」狄飛龍目中充滿仇恨之色。

「齊某人命不該絕，所以能順利脫困而出。」齊燕歌將如意的屍體輕輕放在地上。

「你到底是怎樣逃出來的？」狄飛龍雙眼直直地盯着齊燕歌。「那鐵室牆厚半尺，一絲縫隙也沒有，就算是蒼蠅也飛不出去！」

齊燕歌從懷中取出量天尺。「就憑這把尺！」

狄飛龍狐疑不信地望着齊燕歌手中的量天尺不語。

「說出來很簡單。」齊燕歌慢條斯理地說：「齊某這把尺柄，是用東海鐵鑄成的，含有强勁無比的磁力，齊某就利用這一特點，將尺柄吸貼在鐵牆上，爬升到鐵室頂壁，如此這般，不就逃出來了嗎？」

狄飛龍聽得懊悔不已。「本座若知道

你這柄尺具有强大的磁力，斷不會將你們誘跌落鐵室，將你們困在另一個地方！」

「魔崽子，你已永遠沒有這個機會了。」石老人冷沉地說：「今晚就是你授首之時！」

狄飛龍陰狠地道：「本座不會被你們殺死，死的只是你們！」

說完，揚手一揮！

立時有十數道紅光射向齊燕歌石老人站立之處！

狄飛龍這一次下了必殺兩人的決心，竟然下令投擲出十數攺神火彈！

一枚神火彈，已足够以炸毁一間屋子，現在十幾枚神火彈一起投擲，那一炸之威，不是足以炸毁這座莊院嗎？

看來，齊燕歌石老人這一次也逃不過此刦了。

× × ×

狄飛龍可不想與齊燕歌石老人及一衆手下被炸死，手一揮下之際，他亦一個仰身倒射，直射向身後的高牆！

齊燕歌石老人一見十多顆神火彈向他們集中擲來，驚得臉上失色，暗忖：「今番休矣。」

但兩人可不願死，雖然驚慌，但却臨危不亂。

「賢姪，快發出柔勁，阻一阻神火彈的去勢！」石老人畢竟江湖經驗老到，首先想到了這暫緩危機爆發的辦法。

齊燕歌聞言雙掌向外一翻，湧出大股陰柔之勁。

石老人在發話時，早已袍袖連拂，將陰柔之勁連續發出！

那十多攺神火彈被兩人發出的陰柔之勁，阻住了去勢，停在空中，朝後斜墜落地。

那些白衣人一見，個個嚇得魂飛魄散，驚呼亂叫，四散奔逃，找地方躲藏。

齊燕歌與石老人在這生死一髮間，表現出無比的勇氣。

「快用柔勁將墜下的神火彈托住，送往那水池。」齊燕歌一眼看到身側處有個水池，立刻想到了破解之法。

石老人精神一振，雙掌向上一搓一托，自掌心湧出大片陰柔之勁，凌空托住六七顆神火彈。

齊燕歌亦依樣葫蘆，雙掌心向上，並用柔勁逼聚在一起的五六顆神火彈，虛空托住。

幸虧他們發出的柔勁恰到好處，才不至於令到集聚在一起的神火彈互相撞擊爆炸。

兩人用柔勁虛空托住神火彈的情景，就像一個人雙手捧滿了鷄蛋走路那樣，小心翼翼，一步步向水池移去。

有些白衣人逃出數丈後，不聞爆炸聲，驚疑地回頭一望，立刻被那奇異不可置信的景像吸引了，忘了再逃命。

× × ×

齊燕歌石老人屏息着將那些神火彈虛空托到水池邊，然後慢慢卸去掌上發出的柔勁。

那十數顆神火彈一顆接一顆地慢慢墮沉落水池中。

直到最後一顆神火彈沉落水中，兩人一顆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落，長長地吁了口氣，舉袖抹去額上的汗水。

這一刹那間，兩人都有一種虛脫的感覺。

他們可說是從死亡之門逃出來的人，剛才，只要他們稍有錯失，就會被炸得粉身碎骨。

那些白衣漢子見兩人神奇地將神火彈送入水池中，不禁瞧得傻了眼，幾不相信這這是事實。

× × ×

狄飛龍仰身倒射出，半空一個翻滾，剛好落在一棵樹梢上。

接長身一掠，脚尖在一座假山頂一點，前掠的勢子更速，燕子般掠上高牆，頭也不敢回，雙脚在牆頭上一蹬，人如離弦之箭般，直掠入五丈外的一棵松樹梢上。

這一次他沒有再向前掠，就停在松樹梢上。

他要親耳聽到那聲足可以將整座莊院炸毁的爆炸聲。

親眼看到齊燕歌石老人被炸得血肉横飛，才解心頭之恨！

在他的想像中，齊燕歌石老人無論如何也逃不過這一刦！

他對於獨門秘製的神火彈，充滿了信心。

可惜因爲牆太高，他站在松梢上看不到莊院內齊燕歌石老人將神彈火「搬運」到水池的情景，不然，他不趕緊逃之夭夭才怪。

因爲他看不到爆炸，聽不到那地動山搖的轟隆聲，他還以爲自已的眼睛耳朵有毛病，再等了一會，仍聽不到爆炸聲，也看不見爆炸中飛揚的塵烟血肉，他才會驚疑不信地忍不住從樹梢上掠回那堵高牆！

× × ×

齊燕歌石老人喘過一口氣後，四周一打量，那裏還有一個人影。

狄飛龍與他的手下，已經逃得一個不剩。

齊燕歌石老人不由急怒交加，游目打量。

「賢姪，老朽記得那魔崽子在下令擲出神火彈後，仰身倒掠向那那面！」石老人用手一指那面的假山。

「待晚輩去看看！」齊燕歌聲起人起，長身射掠向那座假山。

站在假山上，仔細地往四面搜索，毫無發現。

「老前輩，那魔崽子可能逃出莊外了。」齊燕歌語聲中自假山騰掠向高牆。

說來眞是巧，狄飛龍恰在這時自外面松梢上躍到高牆上。

他比齊燕歌快了一點點。

不然的話，兩人很可能在高牆上撞在一起！

× × ×

狄飛龍一見齊燕歌活生生，安然無恙，並向他立身的牆頭掠來，不禁魂飛天外，怪叫一聲，一刀斬向撲至的齊燕歌。

齊燕歌在狄飛龍現身牆上時，已一眼瞥到，正想去勢偏移，狄飛龍的一刀已斬至，只好一提氣，揮尺封擋。

狄飛龍斬出這一刀只想將齊燕歌的來勢阻住，所以他這一刀沒有盡力，只用了三成功力。

刀尺相擊聲中，他已藉着反震之勢，拗腰蹬足，從牆頭上倒射回松林中。

石老人在地上看得眞切，長嘯一聲，向高牆騰掠過去。「魔崽子，你別想逃脫得了！」

語聲曳空中，人已在空中兩個起落，點在樹梢假山上，怒矢一樣疾掠向牆頭。

齊燕歌人在空中，硬接了狄飛龍一刀，身形不由向下一墜。

他急忙一尺點在牆壁上，身形借力騰升起，接一個倒翻，雙脚落在牆頭上。

目光立刻看到狄飛龍的身形在松樹梢上向前急掠。

「狄飛龍——」齊燕歌振聲長嘶一聲雙脚在牆頭一蹬，怒鷹一樣射掠向松林！

齊燕歌剛射出，石老人亦掠上了牆頭，見狀忙長嘯一聲，射掠向松林。

× × ×

狄飛龍有如喪家之犬般，提氣在松梢上亡命向山脚下飛掠。

齊燕歌將一身輕功施展至極限了，窮追不捨。

石老人却捨此而取他途，掠入松林中，取捷徑直往山脚下飛掠。

齊燕歌的輕功比狄飛龍高明，所以，越追越近。

狄飛龍連頭也不敢回，飛掠如箭。

直到他感覺到背後風聲大响，知道齊燕歌已追近，才咬着牙一刀向後揮斬出。

齊燕歌確已追近到狄飛龍不足一丈遠的距離。

狄飛龍一刀向後揮斬，齊燕歌只得將身形偏移開去。

就這一阻，狄飛龍又將齊燕歌抛下老遠。

齊燕歌這次不再啣尾窮追，保持一定的距離追在狄飛龍身後。

這一來，狄飛龍無奈齊燕歌何。

齊燕歌却像影子一樣追在他後面，甩不掉，也逃不脫。

狄飛龍不由又驚又急。

他一邊飛掠，一邊思忖着擺脫齊燕歌的辦法。

但他搜索枯腸，也想不出一個較好的辦法。

他在無法可想中，只好從松梢之上躍落。

他想要藉松樹的掩蔽阻隔，擺脫齊燕歌。

齊燕歌見狄飛龍躍落地上，亦自樹梢上躍落。

他落地後立刻向前躍奔，但却失却了狄飛龍的影踪。

他怔了一下，隨即止住了脚步。

他覺得狄飛龍無可能逃得這樣快，只不過眨眼間，就能逃出他視綫之外。

雖則有松樹將視綫阻擋了，但從樹隙枝縫間，仍能透視前面。

所以，他猜測其中必有古怪，暗中留了神，提高警覺。

他一面游目掃視察看，一面又往前飛掠。

驀地，當他經過一棵枝葉茂密的松樹下時，一道刀光迅疾無聲地當頭向他劈斬落。

形猛地向前一伏一竄！

刀光以毫厘之差，從他脚根後擦過！

——刀光斬劈下時，一條白衫人影亦自松樹上疾衝下。

這人正是霎眼間失了踪影的狄飛龍！

狄飛龍一刀斬空，在半空中一折腰，擰腕反臂削斬向剛挺躍起的齊燕歌腰身。

齊燕歌避過那當頭一刀，人才挺躍起，背後刀風又至，單足一點，騰掠上一株松樹的横枝。

刀光一閃，狄飛龍那一刀又斬空，却將一株松樹攔腰斬斷！

嘩啦聲中，斷松倒下，枝折葉飛。

齊燕歌也就在這時，藉横枝一墜一彈之力，身形彈射向狄飛龍，量天尺如烏龍擺尾，掃砸向他腦袋。

狄飛龍兩刀落空，齊燕歌量天尺已掃砸至，他已無心再拚，身形一矮，倒地一陣疾滾。

齊燕歌量天尺掃砸不到狄飛龍，却將斷枝落葉掃砸得枝碎葉殘，飛揚在空。

× × ×

狄飛龍疾滾的身形眼看就要撞在一棵松樹上，這刹那之間，他身形貼着樹幹一直往上滾。

接一掌擊在樹桿上，整個打横彈飛向對面的一棵松樹上。

齊燕歌一撲再撲，竟然追不上狄飛龍疾滾的身形，眼見他已從這棵樹彈射到另一棵樹上，遂叱喝一聲，長身掠上另一棵松樹，一眼就看見狄飛龍踏枝而馳，直向山脚下飛掠下去。

齊燕歌急展身形，追逐下去。

× × ×

狄飛龍在松梢上一口氣飛掠到山脚下，自樹上一躍而下，急喘了一口氣，回頭略一張望，見齊燕歌快追逐到，嚇得他轉回頭，沒命往前飛奔。

但他奔出不到一丈，如見鬼魅般，怪叫一聲，身形急煞，張口睜眼，蹬蹬蹬，一連往後退了幾大步。

在他前面，赫然站着鬚髮皆白的石老人。

石老人一雙神光湛湛的目光，逼視着狄飛龍。

難怪狄飛龍如此驚怕了。

他實在想不到石老人如程咬金般半路殺出，阻截了他的去路。

他退不了幾步，背後嗖的一响，慌忙側身回顧，不禁倒抽了一口氣。

原來是齊燕歌自後追到，躍落地上，將他的退路也封住了。

這一來，他就像一隻被困在隙縫中的老鼠，逃也逃不了。

「狄飛龍，看你還逃得了！」石老人逼視着狄飛龍。

狄飛龍這時眞的有如一頭困獸般，前後張望，神情急厲，目中兇光閃閃。

「狄飛龍，你若想留個全屍，自己動手了斷吧！」齊燕歌怒視着狄飛龍。

狄飛龍神情一震，神色倏地變得猙獰無比，像一頭負傷的豹子般，嘶叫道：「姓齊的，要本座自己了斷？簡直是夢想，今日就算本座死，也要找你們墊背！」

齊燕歌抬頭望一下天色，這才發現，天巳大亮，又一日開始了，難怪狄飛龍說

今日而不是今夜。

「好，那就讓老朽來收拾你！」石老人一步步逼前。

狄飛龍嘴上雖說得兇厲，其實心怯得很，見石老人神威凜凜地逼上前，嚇得他不自主退了一步。

他突然醒起背後的齊燕歌，嚇得止步不迭。

「魔崽子，你動手呀，怎麼還不動手？你不是說要找個墊背的嗎？你若有本事，就找老朽給你墊背吧！」石老人一臉譏嘲之色。

狄飛龍臉上陣青陣白，目光亂閃。

「狄飛龍，你既然不肯自己了斷，齊某只好動手了！」齊燕歌怒氣塡胸，心中十分驚慌震聲大喝！

狄飛龍渾身一顫，忙亂地前後一瞥，突然狠嗥般嚎叫了一聲，身形貼地一滾，長刀如輪，斬削向石老人雙足。

石老人冷冷一笑，騰身拔起。

狄飛龍就是想將石老人逼開，好奪路奔逃，見機不可失，光輪一歛，人亦貼地竄掠出！

他仍想逃。

但齊燕歌石老人怎會讓他在眼皮底下逃脫？

石老人像早已料到他有這一着般，身形才騰拔起，一個大翻身，向前翻掠了出去。

齊燕歌對狄飛龍的一舉一動自是看得很清楚，身形向前一掠，緊追在狄飛龍後面。

狄飛龍竄掠出數丈後，去勢已盡，忙挺躍起，欲繼續向前飛奔。

但他才躍起，一眼就看見在他面前丈遠飄墜落地的石老人。

他不禁一窒，知道逃不了。

急回首一望，齊燕歌已站在他身後七八尺的地方。

他這才死了逃脫的心。

這剎那，他的神情盡是絕望之色。

× × ×

一個人在絕望的時候，往往會激發出他的兇暴之性。

而絕望可以令到一個人不顧一切。

狄飛龍在絕望中，生出了不顧一切去拚命的意念。

而潛在他體內的兇殘暴戾之氣，亦在這時全部激發。

他這時彷彿變了個人，變成一頭噬人的餓豹。

石老人從他的神態目光中，看出了他拚命的意思。

這正合石老人之意。

石老人亦想拚命！

只有與狄飛龍拚命，才能將他的命拚掉。

「魔崽子，還等什麼？你不是想拚命嗎，還不動手！」石老人故意用言語激怒狄飛龍。

狄飛龍神態這時已變得猙厲可怖，像一點發怒的豹子，口中發出猖猖之聲，雙手握刀，蓄勢而發！

石老人亦雙即時掌一搓，掌勢欲發未發。

「老前輩，你且歇歇，待晚輩先與他拚命，拚不過，再讓您老人家來。」齊燕歌担心石老人臂上受了傷，會有失閃，所以搶着上。

石老人亦很了解齊燕歌的心情：妻子慘死，好友被殺，仇人就在眼前，怎肯將他輕易放過？遂點點頭道：「賢姪小心點，這魔崽子有如瘋狗般，提防被他咬一口，老朽爲你掠陣。」

說着退開幾步。

齊燕歌在說話時，已自後面騰掠起，越過狄飛龍，落在他面前。

此刻，狄飛龍眞的像頭瘋狗般，齊燕歌身形還未站穩，他已一刀疾劈齊燕歌肩頭。

齊燕歌一個側旋，旋移出三尺外。

狄飛龍一刀劈空，悶聲不響，身形向前跨出一大步，接身形一旋，刀隨身轉，迴刀斬向齊燕歌腰股。

齊燕歌量天尺覷準了狄飛龍的刀刄，敲砸下。

「錚」一聲，狄飛龍迴斬的長刀被量天尺砸開。

齊燕歌量天尺接急地點擊向狄飛龍胸膛。

那尺頭倏地幻起的烏芒，竟然是梅花形。

狄飛龍紅着一雙眼，長刀護胸，閃電般斬向罩向他胸前的梅花光點。

「叮叮叮」一連十二下激响。

狄飛龍居然將那朶梅花光點斬碎。

但他亦被逼退了五步。

五步之後，他不再退，長刀反擊齊燕歌。

但見刀光如雨。

狄飛龍這一反擊，一口氣斬出了五十八刀！

那五十八刀之快，驟眼看去，就如一刀！

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齊燕歌喝一聲：「好刀法！」這句話還未說完，他將狄飛龍那五十八刀接下。

狄飛龍人像瘋狂了般，五十八刀之後，又是九十三刀！

齊燕歌再接下這九十三刀。

但人已被逼退了五步。

一進一退，剛好互相扯平。

狄飛龍眼見將齊燕歌逼退，發出一聲尖銳的笑聲，再向齊燕歌斬出一百二十九刀！

齊燕歌咬着牙，再接下這一百二十九刀。

人又再向後退了八步！

石老人瞧得暗暗皺眉。

但又不好貿然上前相助，只好緊張地注視着兩人拚鬥的情形，準備齊燕歌一旦不敵的時候，撲前相助。

狄飛龍見一輪猛斬狂劈又將齊燕歌逼退，不禁哈哈大笑。

笑聲中，又再向齊燕歌狂飆般斬劈出一百六十二刀。

這一次齊燕歌只接下七十五刀，其餘八十七刀俱是閃避開的！

這一來，齊燕歌退了足有十多丈遠。

但旁觀者的石老人，却發現齊燕歌退回了原來動手時站立的地方。

（以下轉入第壹一〇頁）

短篇俠義故事

江上龍・文
黃耀基・圖

金臂人

一諾成佳話　共訂鴛侶盟

江湖好漢，俱是苦練成名，還要經過幾場惡鬥，威震一方，然後站得穩，進入民國，清廷已毀，想在江湖上打出一個名堂來，仍係不容易的，當年在山東享譽的一個英俊青年，叫做王子平，前往天津，跟西人交手，後來在山東青島的擂台上面連敗四個拳王，得到中國大力士兼拳王的美譽，儘管他有這樣喧赫的盛名，他仍是一個公子的身份，只係在世伯馬艮那邊掛名做個武官而已，實際上他却是很悠閒的，一來他還沒有成家立室，不必急於賺錢，二來他係山東鎭守史馬艮的武官，到處有人奉承，就算他不必帶備銀両，仍可暢遊各地名勝，他閒來無事，只係在華北各省及中原有名氣的古蹟走動，看看風景，至於當地在武林中很有地位的老前輩，他照例拜訪，希望學點功夫，其實他的身手已經不凡，普通教頭根本就鬥不過他，他想找一個師傅，難似登天，反而他想找個稱心滿意的女子，却容易得多。

有時他也到青樓買醉，不過，庸脂俗粉湧進他的眼簾，總是不屑一顧，他從來沒有眞眞正正喜歡過甚麼一名女子，究竟何時何日才碰上心上人呢？這個問題，着實使他感到迷惑。他相信姻緣天註這句話，並不强求，隨遇而安。

那天，他到了昆明，坐在大明湖花艇上面遊覽，偶然看見迎面而來的一艘花艇坐着一個二八佳人，艷麗如花，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的少女，不覺多看幾眼，她也發覺到有一個英俊郎君向她注視，回報一眼，跟着嫣然一笑，很快那一艘花艇就飄然而去，至於她的倩影，却印在王子平的腦海中，久久不散。

入夜之後，他仍是想念着她，非常後悔，沒有查問她姓甚名誰，是否有了配偶，跟着他又想到，如果這個二八佳人已經婚嫁，必然有男人作伴，大概她仍是待字閨中，如此一想，他就臉露微笑。

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奇怪的，王子平雖然從來沒有愛上一個女子，但在邂逅相逢，匆匆一見，竟然挑起了他的情絲。

翌日吃過午飯，他又坐在一艘花艇之內，到處遊覽，希望再碰着她，如是者一連三天，每日好像例行的功課，他必須到大明湖柳陰深處，在湖上細心打量附近的花艇是否有玉人在座。

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發覺那一個比花還艷的少女又是坐在較細的花艇之內，在蓮葉和荷花當中飄然而過，他不敢怠慢，趕快喝令艇家盡快把花艇划過去，可惜他的艇較大，划到那邊時，艷姝的花艇又離開較遠，無論如何總是追不上它，後來他發覺那艘花艇停在岸邊，知道玉人已杳，不禁嗒然若喪。

他這副模樣給艇家看見，反而開口向他查問，問他是否因爲追不上那個美女，以致魂不守舍。

艇家開口就得罪他，王子平有些怒意，可是，轉念一想，如果他能夠從艇家的

口中獲悉這個女子是誰，芳踪何在，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如此一想，他就絕無怒容，反而很有興趣的跟艇家交談，談了一會，他才知道那個美女每隔三日，必然單獨坐在花艇之內遊覽，每次暢遊大明湖，總是在東南西北幾處湖面飄過，好像尋人的模樣，一來她着實艷麗，而且單身行走，比較受人注意，二來她每隔幾天，必然單獨坐在花艇上面遊河，風雨陰晴，以及季節的轉變，全不問斷，故此給人有更深的印象，有許多艇家都知道她係柳家莊的人，喚做明珠，至於柳家莊，登岸之後，沿着大路往西走，走盡了就是一條小橋，過了小橋，再向北走，大約行五哩路就看見一座村莊，它非常壯麗，但却杳然無人，大明湖的人提起柳家莊就怕，故此沒有人斗胆帶路前往。

王子平衝口而出的說：「艇家，你眞好，對我說了那麼多的話，不過，柳明珠二八年華，如此嬌艷，居然一個人住在那麼大的庭院之內，晚上難保有些匪徒走到那邊去打她的主意，難道她一點也不担心嗎？」

艇家說：「公子，我忘記告訴你了，這位柳小姐不單是花容月貌，天下無雙，她渾身武藝，拳脚以及刀槍劍棒，都是頂兒尖兒的，從來沒有人斗胆夜間潛入柳家莊，你不必替她担心。」

王子平年少氣盛，一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艇家把柳明珠說得如此神秘，他愈加動心，當時沒有再談甚麼，就在附近的岸邊捨舟登陸，橫豎他晚上只係回到客店休息，他既然動了心，索性趁着夜幕低垂，潛入柳家莊看看這位絕色佳人夜裏如何消遣。主意打定了，他就在附近一間館子裏面晚飯，順便喝點酒，既飽且醉，乘着幾分酒意，看見夜色迷離，他就付賬離開那間菜館，緩步走向艇家說的小橋那邊去。

艇家沒有說錯，過了小橋，就是一片田野，另有橫路，似乎通得很遠，走了五里路左右，果然看見一排房屋，有高有低，看來是個村莊，但却黑沉沉的，僅有少許燈光透出來，料想它是柳家莊了，便即提起勁來，脚步加緊，很快他就走到那一排村莊前面。

穿過小叢林，便是目的地，那一條村莊在林外的一條路上豎起一塊松木來，上面寫着「柳家莊」三個大字，但因年代已久，字跡也僅剩少許，全無墨漬，顯然很久沒有人到那一處走動，他站着看看，只見柳家莊靠東的一邊略爲有些燈光，不再留步，決心前往看看究竟。

雖然他的輕功並非特別出色，可是，上高落低，還有多少斤兩，此外，他的一雙鐵臂，曾經壓倒四個歐美冠軍的拳王，就算不是正宗的中國功夫，也可以說是很有氣勢的了，故此他有足够的自信心，走向東面那一堵短牆之外，飛身上屋，再又沿着屋脊轉入大堂那邊，隔着天階向下一望，他爲之愕然，因爲那些光亮係由一枝又長又粗壯的紅燭發出來的，偶然一些微風飄過，燭影搖晃，燭光之下所看見的美女，正是柳明珠。

奇怪的是她守着一箱金銀珠寶，似睡非睡的坐着，沒有旁人，亦無武器，那箱珠寶放在一個三尺長一尺闊的鐵箱之內，看來相當沉重，箱蓋已經揭開，一眼就可以看到夜明珠以及綠玉，紅珊瑚，瑪瑙等物，全是極端珍貴的，何以柳明珠晚上單獨一人看守那些珠寶呢？他的好奇心湧起來，便在瓦面放輕脚步，向前走去。

他愈是靠近大堂，就愈加看得清楚，柳明珠白天在花艇裏遊玩，穿了很齊整的衣裳，看來有如名門淑女，那時在燭光下面所看見的一個柳明珠，却十分妖冶，穿得也少，身上的曲綫非常迷人，金銀珠寶和美色就在前面，好像等候他伸手奪取。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呢？如此一想，他就不敢輕擧妄動。

就在這時，只見柳明珠的杏眼往他這邊一瞪，笑着說：「瓦面之上的是那一位好漢呢？請下來談談。」

既然他的行踪已給柳明珠發覺，王子平索性大着胆子，飄然而下，多走幾步，站在柳明珠的臉前，拱手爲禮，很有禮貌的說了一句：「柳小姐！」

柳明珠說：「我還沒有請教你的大名呢？」

王子平很快回答說：「賤名叫做王子平，今晚我偶然經過貴莊，覺得此地有一股神秘景象，想進來看看，料不到看見了你。」

柳明珠嫣然一笑，說：「你的眼中只是看見我一個人嗎？」

王子平說：「你身邊還有一箱金銀珠寶，但在我的眼中却看不出來，事實上我的確眼中所見的只是你。」

他說的這句話，確係由衷之言，柳明珠似乎有些感動，說：「王子平，很少人會看不見金銀珠寶的，照我看，你並非江湖大盜，何以夜間潛入別人的村莊呢？看來你一定另有所圖，究竟你想要些甚麼呢？不妨開口。」

王子平只係給她的美色所迷，然後大胆潛入，不過，這種心事是不能直說出來的，否則，她把他看做色中餓鬼，那就把局面弄僵，故此他聽了這句話，呆若木鷄，不知道如何回答。

他沒有開口，柳明珠却一句話就把他的心事道破，說：「有許多人爲了我的美色，夜間闖進門來，大概你也是這一類人了。」

王子平趕快辯白：「我只係抱着一股好奇心而來，也許對你有些興趣，並非入了迷，你千萬不要把我看做色中餓鬼。」

柳明珠說：「不管你怎樣想，在我的一方面看，你總是可疑的，我不妨把一個實際的條件說出來，不管是誰，能够替我報仇雪恨，我就委身於他，儘管他是否跟我正式結婚，我仍願意一生作伴，如果這個條件無法辦得到，不必空想。」

王子平說：「柳小姐，我一向行俠仗義，既然覺得你的處境如此寂寞，芳華虛度，我就想拔刀相助，至於婚嫁方面，暫時不要談它，男女之間，一定要雙方發生眞的感情，然後能够聚在一起，勉强結合，有損無益，假如你認爲我有資格替你報仇雪恨，請即指示。」

柳明珠聽了，哈哈大笑，說：「王子平，你只係在擂台上面跟外國的拳王交手，佔了上風，憑你這種本領在江湖上走動

，寸步難移，怎能替我報仇雪恨呢？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王子平冷然說：「柳小姐，你不要把我估計得太低，在華北各處，我跟許多武林高手搏鬥，總是贏的，不見得我就打不過你。」

柳明珠說：「王子平，你跟我的武功還有一段距離，不管徒手搏鬥，抑或用兵器交手，輸的一定是你，如果你想領教幾招，現時就請你發招。」

這句話簡直是向他挑戰，王子平怎能下得這口氣呢？嘴上說了一句：「好的，請柳姑娘看招！」

脚下一蹬，就向柳明珠飛撲過去。

他這一手快速功夫，普通拳師難以抵擋，照他看，柳明珠只係女流之輩，如果眞的交手，恐怕打傷她，還是把她捉住，整個擧起來，就算打贏，使她以後不敢太過驕傲，主意打定，他就以餓虎擒羊的姿勢飛撲到柳明珠那邊。

他認爲一擊即中，怎料雙手撲了個空，眼前沒有柳明珠的踪影，轉身看看，也找不到她，這才焦躁起來，担心她憑着輕功在背後捉弄他，趕快向牆角那邊連跳幾步，背脊靠着牆壁，然後轉身佈陣迎戰。

幸虧他這樣敏捷，因爲他一直向牆角跳過去的時候，後腦一陣風聲，如果他慢了一步，他的頭髮就會給柳明珠抓住，故此，他仍算是有點武功，不至於第一招就打輸。

不過，他轉身擺出猛虎出洞的姿勢，緊守中上門，定眼看時，柳明珠已經站在二十尺過外，幾乎不相信她一起一落，如此快速，王子平不覺愕然。

柳明珠說：「王子平，你的功夫根底不錯，而且有點聰明，如果你學過柳家的拳脚，縱跳如飛，你會跟我打個平手，這是你將來行走江湖必須具備的基礎，不過，你從來沒有練習刀劍，只憑鐵臂出擊，這種功夫僅能在擂台上面爭霸，要是跟黑道上的人過招，拔刀慢了半綫，便即倒地身亡，此外還要閃避各種想不到的暗器，有時還要一個鬥十多個，就算你苦心練習，三年之內，仍然沒法在江湖上保得住一條性命，我十分誠懇的勸你從速離去，坦白點說，曾經有過三個人向我跪下來求婚，武功比你好得多，他們說過替我遠走天涯，把仇人的頭顱送上，去了幾天之後，就有人夜半送上頭來，不過，這些人頭正是他們的頭顱。」

王子平十分驕傲，說：「柳小姐，我已經說過，我只係行俠仗義，然後答應替你報仇，至於我的武功是否能够跟黑道上的人物决鬥，現時沒有這種事情發生，我也難以估計，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十分明白，我必然不會跪下來向你求婚。」

這番話剛剛離嘴，突然聽到天階有一陣笑聲，那種笑聲如有夜間梟鳴，十分刺耳，笑聲隱沒之後，柳明珠懶得跟王子平交談，抱拳爲禮，向外邊說：「前輩係甚麼人呢？請露臉談談，不必藏頭露尾。」

王子平定眼看時，只見天階站着一個黑衣人，渾身黑色打扮，沒有絲毫面貌看得出來，不過那個黑衣人並不回答，仍然站着冷笑，那就使柳明珠看了光火，大喝一聲，說：「你沒有報上名來，我偏要迫你開口，看刀！」

說完這句話，刀光一閃，柳明珠已經像飛燕似的撲到黑衣人身邊，那種身形手法，給王子平看在眼裏，大吃一驚，他知道黑衣人有胆闖進門來，顯然是身懷絕技，不過柳明珠的一團刀光繞着這傢伙，却是不容易閃避的，聽說她還有一手威震江湖的柳葉刀，其薄如紙，脫手能够飛出六把刀來，向對方上中下三路一齊飛出，恐怕黑衣人不是她的對手，既然如此，何以黑衣人偏要逗她取笑呢？豈非自尋死路，王子平的好奇心愈來愈加濃厚，索性走近天階看看兩人怎樣交手。

柳明珠的刀法確是極爲靈活，變化多端，黑衣人只是躲閃，沒有亮出任何一種兵器來，柳明珠從來沒有跟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搏鬥，以爲佔了人家的便宜，贏了也不光采，她一向都是如此自負，盡量避免這種場合，但在那晚，她却剛剛相反，不管對方是否帶備武器在身，招招狠毒，務求砍劈到此人的身上，見血爲止，再也不理會他何以沒有武器在手了，因此之故，柳葉刀愈來愈緊，搏鬥一會，她大喝一聲，分明是一把柳柔刀突然分爲兩把，即是說，雙刀在手，如虎添翼，王子平着實替黑衣人担心，可是，柳明珠雖然略佔上風，始終無法使黑衣人受傷，末了，她突然站定脚步，說：「好了，我們不必再鬥，你闖進門來一定有事跟我商量，希望你把來意說出，假如你仍是不瞅不睬，那就不要怪我飛出柳葉刀來。」

她的一手柳葉飛刀，江湖震動，故此，她說得這樣自負，黑衣人聽了，仍是沒有做聲，但却不是賴着不走，而係緩步走向大門那邊去，柳明珠認爲他太過無禮，却又不想飛出祖傳下來的暗器，索性加緊脚步追上去，她認爲憑着自己的輕功，可以在三十步之內把這傢伙抓住，怎料她縱跳如飛的追近黑衣人，始終難以如願以償，看來黑衣人走得並非很快，不過始終快了她半綫，故此沒有落敗，王子平定眼看時，突然失去了兩個人的踪影，料想柳明珠一定是追逐黑衣人，愈去愈遠，他想追上去助她一臂之力，但却沒有武器，而且他的輕功太差，根本就追不上，只好坐在大堂柳明珠所坐的一個座位上面等候她回來，再行定奪。

他剛剛坐定，忽然看見燭光搖曳，似乎有人在遠處用吹氣的功夫把它吹得搖搖擺擺，他忽然湧起了另外一種感覺，似乎黑衣人並非單獨闖進門來，只是施展調虎離山之計，引開了柳明珠，然後由同黨飛躍到大堂那邊盜取金銀珠寶，這樣一想，他就非常焦躁。

就在這時，搖曳不定的燭光忽然熄滅，黑暗中似乎有一陣風撲來，王子平趕快躍起，退到牆角，他有自知之明，不敢抵抗，只是勉强保護自己，假如準備盜取金銀珠寶的匪幫，聯手向他襲擊，他就難逃一死，幸而那些人沒有注意到他，只是走近那箱金銀珠寶，過一會，忽然聽見一陣尖銳的笑聲，那種笑聲非常刺耳，有如針尖刺進耳朵，聽來十分難受，又像是夜梟的哀鳴，剛才王子平已經聽見過一次，故此它再度出現，不覺心上一悚，本來他是不敢輕擧妄動，笑聲震耳，他更加覺得危

險，盡量保持冷靜。

奇怪的是這一點，笑聲剛剛停止，突然聽到一連串慘呼的聲響，似乎有兩三個人一齊倒地打滾，身受重傷，王子平可以想像得到，走近那一箱金銀珠寶的刦匪，大概已給狂笑的黑衣人殺掉，可是，他分明看見柳明珠追逐於黑衣人的背後，遠遠的離開柳家莊，何以這樣快黑衣人又走回柳家莊內，却又聽不見柳明珠的聲響呢？難道柳明珠給他殺掉了嗎？這些問題湧上腦海，他不敢走開，甚至不敢移動脚步。

陰暗中忽然有輕微的聲響，那是一個人用火石劃亮的微音，那種火石拍的一聲，跳出一朶火花來，跟着紅紅的長蠟燭也亮起來，他看見在燭光照映之下的人就是柳明珠，不覺倒抽一口氣。

照情形看，柳明珠的輕功確是高到絕頂，能够在他身邊走動，他毫不知情，亮了燭光，他看得出來，如果，柳明珠想動手殺他，易如反掌，不過，他沒有打珠寶的主意，死的是另外一帮人，柳明珠必然看得出來，亦不會怪責他，想到這一點，王子平放心許多。

果然不出所料，有三個人躺在地上，口鼻流血，只是聽到幾聲慘呼，已經喪命，可見下毒手的人確是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就在這一瞬，柳明珠的杏眼朝向他那邊，柔聲問道：「王子平，你有沒有受傷呢？」

王子平說道：「還好，我完全沒有受傷。」

跟着王子平反問一句：「那些人是否給柳姑娘殺掉呢？」

柳明珠冷然說：「他們自己討死，與我無關。」

王子平問：「何以你說得這麼肯定的呢？」

柳明珠說：「王子平，實不相瞞的告訴你，珠寶全是假貨，不過製造得十分迫眞而已，不管珠鍊或寶石，都有劇毒，伸手摸它，登時毒氣攻心，很快就毒發身亡，你也看得出來，珠寶已經有翻動的跡象，地上還有幾塊寶石留着，有一條珠鍊拆散，分明是那些鼠輩妄想奪取珠寶，以致中毒身亡，請你帮我一個小忙，把這三個死屍搬到後園的空地，然後放火把他們燒個乾淨，好嗎？」

王子平當然不願意幹這種勾當，可是，柳明珠實在太過迷人，只是憑着那種美色，她已經有力量叫他做任何一切勾當，故此，王子平絕不考慮，便即點頭，而且很興奮的說：「柳姑娘，憑着我一個人的神力，已經可以把三個屍體一齊搬走，不過，他們係中毒身亡的，我接觸死屍，會不會中毒呢？」

柳明珠笑了笑，說：「你決不會中毒，放心好了，將屍體搬到後園空地焚化，到時我自然會放一把火，我必須在這裏守候黑衣人。」

王子平說：「柳姑娘，有一件事情我險些忘記對你說知，剛才我聽見慘呼之聲，又聽見狂笑的聲響，那種笑聲大概是黑衣人發出來的，說不定黑衣人把你誘到外邊去，他忽然折回來，大概他也想動手奪取珠寶，但却有人捷足先登，故此他發出狂笑之聲，希望嚇走那帮人，殊不料那些人沒有機會逃走，已經給珠寶毒死，如果我推測的屬實，黑衣人不會再來了，因爲他已經知道珠寶是假貨。」

柳明珠說：「王子平，黑衣人早就知道那些珠寶是假的，他係江湖很有名氣的傢伙，怎會看不出來呢？」

王子平忽又發問：「柳明珠，黑衣人究竟是誰？你自己也沒有攪清楚，剛才我分明聽見你大聲喝問的，何以你知道他不會上當呢？」

柳明珠說：「你有所不知了，他的輕功如此超卓，能够把我誘到外邊，跟着轉身走回來，快如閃電，我自問比不上他，輕功這樣好的人，一定是夜間經常穿房入舍，這種人甚麼東西都看見過，決不會受到我的愚弄，再者，在黑道上稍爲有資格的人，都懂得這一點，決不會晚上把一箱珠寶放在大客廳之內，還把珠寶箱蓋揭開，燭光熊熊高燃，向它照射，似乎担心別人在瓦面看不清楚，這種佈局怎能瞞得過江湖大盜的一雙眼呢？故此我認爲他決不會給珠寶毒死，而且我還感覺到他此行並非想刦珠寶，也不是想動我的腦筋，大概有甚麼秘密想對我說知，故此我一定要在這裏守候他，你快些把屍體搬走吧。」

她說得這樣肯定，王子平就不再開口，沉住氣把一條屍體搭在肩膊上，左右兩手，各抓一個死屍，大踏步的走向後園。

憑着這股天生神力，他在擂台上面比武，從來沒有敵手，可惜他沒有學過輕功，在晚上交手，難免吃虧，他一邊走，一邊覺得十分難受，後悔以前只學硬拳硬馬，不學輕功，不過，這種事情已成爲過去，很快他就忘記了甚麼功夫了，在他腦海中團團轉轉的只是一個倩影。

他嘆息了一聲，把屍體帶到後園，放在空地上面。到了那時，他才想起把屍體焚化，應該有些燃料，不是柴就是殘枝落葉，不能够只憑一朶火花就把它毀滅的，故此他想找些柴草作爲焚化燃料。

柳家莊的後園非常闊大，園裏除了正面那邊有一排房間，後園另外一邊也有一些房子，但却比較矮細，似乎係客房，園子更遠的一處隱約看見一些樹木，大概是靠近園牆，王子平想找些落葉殘枝把屍體焚化，索性走到那邊去。

果然不出所料，走盡後園就是一丈高的園牆，牆外有許多樹木，王子平躍登牆頂，往下一縱，脚踏實地，再往前走，由於夜色迷離，樹木叢生，似乎每一株大樹都係十分旺盛的，根本就沒有殘枝落葉，因此，他順着脚步走得更遠。

突然他給一座大墳吸引住眼睛，停下步來。

那座孤墳高達二十多尺，闊五六十尺，它的祭台也有二十尺闊，極有氣勢，王子平走近看時，發覺到墳上沒有一個人的姓名，但却有白色的一塊碑豎在那裏，似乎係故意把碑石豎起來，查清楚墳裏的人是誰，才把姓名寫上去，又像是當年築墳的人還沒有做好已經喪命，後人不知道墳裏的屍體是誰，故此留下一塊沒字的碑。

跟着王子平又想到另一方面去，除非有一百幾十人合葬，不會築這樣高大的墳，何以這一座孤墳會剛剛築在柳家莊園牆之外的樹林裏面呢？

王子平站着向孤墳凝視，心裏有許多奇怪的想法，但却無人可問，就在這時，忽然聽到一股陰冷的語聲，彷彿從墓裏透出來，很率直的說：「王子平，你是否想知道這座孤墳的秘密呢？」

王子平沒有回答，反問一句：「你是誰？是否墓中人呢？」

「不錯，的確是一直住在墓裏，你就叫我做墓中人好了。」

王子平說：「墓中人，既然把我看做後輩，不想加害，而且肯把墓裏的秘密說出來，我非常感激，可否請你告訴我，葬在這座大墳裏面的人是否係柳明珠的長輩呢？」

「不錯，他們全是柳家莊的人，包括祖父以及雙親，另外有些兄弟，總之，一家八十七口連同莊丁以及遠親近隣，全部被人殺掉，這塊地也是柳家莊的產業，築墳合葬，並無不合。」

王子平再問：「墓中人，你知道得這樣清楚，可見你當年看見殺死柳家莊的人那個高手是誰了，你究竟係柳家莊的敵人呢，抑或是柳家莊的朋友呢？」

墓中人很遲然後回答：「本來我是他們的敵人，後來變成他們的朋友，我只有一句，就使你恍然大悟，當年把柳家莊趕盡殺絕的傢伙，漏殺了一個小女孩，她躲在一副棺木之內，僥倖死裏逃生，後來她投奔獨眼神尼門下，學到渾身武藝，苦練暗器和輕功，準備報仇雪恨，她就是柳明珠。」

王子平說道：「柳明珠何以不敢報仇呢？是否她覺得寡不敵衆？抑或另有別情呢？」

墓中人說：「王子平，柳明珠只係知道柳家莊被人一夜殺光，不知道殺手是誰，怎能報仇雪恨呢？她佈局誘惑江湖上喜歡美色和珠寶的高手深夜潛到，設法把這傢伙迷住，替她搏命，遠走天涯，查探仇人是誰，那些人全都慘死，如果你給她迷住，你也是這樣的收場，照我看，你還是快些離開此地的好！」

王子平說：「關於我的去留，請你暫時不要談它，我要問的事情很多，你還是把我說的問題逐項回答吧，我還想問一問你，柳明珠懂不懂得你一直住在墓地之內呢？」

墓中人哈哈大笑，說：「她怎會懂得呢？如果她懂得，她早已想辦法破墓而入，跟我決鬥了，記得這一點，再見柳明珠時，千萬不要談及墓中人，再會。」

再也沒有聲響了，王子平悶悶不樂，在地上檢了些殘枝，回到他放置屍體的一處，那些死屍已經不知去向。

他沉住氣走回客廳那邊，發覺黑沉沉沒有燭光，也看不見珠寶，至於柳明珠，不知去向，他覺得柳家莊陰沉可畏，不想留步，索性走出戶外，朝着原路走回客店裏。

那晚發生的事情太過奇幻莫測，他雖然忘不了柳明珠，却不想捲入漩渦，只好強逼自己死了這條心。

王子平以爲自己可以忘記柳明珠的倩影，殊不料心魔入腦，晚上他仍然想起柳明珠來，有幾晚他很想冒險再到柳家莊，但却不敢輕擧妄動，只係在月明之夜，偶然到大明湖邊草地上面走動，追憶當晚跟柳明珠欵欵深談的情況，聊以自慰。

有一晚，明月在天，花影迷離，他正在湖邊草地徘徊，忽然聽到一陣狂笑之聲，相當熟識，突然醒悟起來，當晚他在柳家莊的大墓之前所聽到那種笑聲，正是如此，他心上一動，疾忙幾個轉身，想把狂笑的人找出來，始終辦不到，奇怪得很，那塊草地跟四邊的花草樹木隔絕，看來發笑的人始終站在身邊，並非躲在大樹背後，不過他的輕功厲害，看也看不到，眞的是江湖上面能人極衆，天外有天，王子平認爲自己無法跟這個人相鬥，只好坐下來，過了一會，突然笑聲在耳邊出現，還有一句：「王子平，你還記得起我嗎？」

這回不止是發笑之聲出現，還有語聲，王子平驀然想起，說：「你必然係柳家莊的墓中人！」

忽然眼睛一亮，一個穿了白色衣裳，恍如白無常的怪客站在眼前，說：「王子平，你的記憶力不差，如果你記得我是墓中人，就懂得我決不會傷害你，放心跟我交談幾句。」

王子平說：「看來你恐怕是暗裏跟踪多晚，直到今夜然後露臉，大概你有甚麼指教，不妨直說。」

墓中人說：「對了，你猜得對，不愧是讀書人，我不妨向你吐實，你始終念念不忘柳明珠姑娘，却又不敢到柳家莊，始終担心碰着黑衣怪客，倘若你能够克制心魔，一生忘了她，再好也沒有，如果你辦不到，便要想辦法跟柳姑娘的仇人苦鬥，直到你把那一帮惡霸殺掉，到時她自然投入你的懷抱，我知道你有些胆怯，故此在宵深人靜的時候突然露臉，跟你談個暢快，請你對我吐實，如果你確係對柳姑娘一片痴心，我就傾全力帮助你剷除羣魔，你有沒有勇氣替她報仇雪恨呢？」

王子平苦笑一下，說：「墓中人，我對柳家莊的血海深仇絕無所知，根本就不知道她的仇人是誰，甚至她自己也是不清不楚，怎能報仇呢？」

墓中人說：「柳家莊當晚被人趕盡殺絕，幾十名壯丁死個清光，男女無一幸免，只有我在場，故此我對這一段血海深仇瞭如指掌，我亦替柳姑娘抱恨，可惜我因某種特殊關係，無法出頭替她報仇，再又因爲我一向闖蕩江湖，四海爲家，柳姑娘說過，那一個人替她報了全家遇害的血海仇，便即委身於他，對我來說，這一份大禮，無福消受，因此我更加不願捲入漩渦，你就不同了，既然你跟柳姑娘正是郎才女貌，珠聯璧合，正是一對好鴛鴦，我很樂意撮合，現時我先將柳家莊遇害的禍苗，以及當晚如何被人趕盡殺絕各種秘密揭露，再談其他。

「柳家莊的三代都是高官，特別是老太爺柳萬成，不但是做過清廷的大官，而且帶了無數黃金珠寶回到故鄉，建築園林別墅隱居，更加惹人注目，有人說他的財富係做官時期刮削得來，乃係民脂民膏，打算夜間潛入柳家莊行刦，殊不料老太爺的家傳柳葉雙刀，加上無人能避的暗器，來一個殺一個，過了幾年，江湖上的人聞風胆喪，再也沒有人斗胆上門找麻煩，可是，被老太爺殺掉的一些江湖大盜，其中

有兩個人綽號係金臂人徐鷹的門徒，因此觸犯了徐鷹，單人匹馬落山找老太爺算賬，只憑他一個人一雙手，沒有帶刀，夜間闖入柳家莊，抓住柳家莊天下聞名的雙刀逐個殺掉，鷄犬不留，可以說，這一頁血海深仇純然係金臂人徐鷹幹的，如果你想替柳姑娘報仇，就要找徐鷹算賬。」

說到這裏，墓中人似乎覺察到王子平想開口，問些甚麼，故此他自行閉嘴，王子平趁這機會說：「老前輩說的一頁血海深仇，非常殘酷，晚輩聽了也覺得難過，可是，綽號金臂人的徐鷹，就算有通天本領，怎能憑着一雙手血洗柳家莊呢？」

墓中人嘆息一聲，說：「王子平，說到金臂人徐鷹的本領，非常厲害，他的身體經過多年苦練金鐘罩的絕技，堅如鐵石，刀槍不入，練武之人，本來最難練到結實的地方就係咽喉以及下體，對徐鷹來說，却是絕對不成問題，他這兩個大穴都係極爲結實的，撩陰脚，鎖喉槍之類的絕招無法把他制服，故此他在江湖上橫行無忌，後來他投靠清廷，變成皇室的走狗，即係錦衣衞，他做了頭目，威震一方，還得到皇室收藏起來的許多秘密武器，其中有一種妙藥叫做迷魂香，把它燃點之後，登時一陣香風吹過，嗅吸了它的人，自然暈倒，起碼要經過兩個時辰然後覺醒，因爲徐鷹吃了解藥，然後帶着迷魂香闖入柳家莊，故此，他有足夠的時間把柳家莊內不分男女老幼，殺個清光，如果沒有迷魂香，恐怕他一個人未必係一百幾十名武林高手的對手，當時我僥倖去遲一步，否則，我也會遭毒手，站在武林的立場看，爲了多少閒氣，爭名奪利，就下毒手殺那麼多的人，太過殘酷，故此，我渴望把他幹掉，又因當時我係徐鷹的同門師兄弟，曾經當天發誓，絕不同類相殘，故此我無法下手，只好暗中物色高手，希望找到一個像你老哥那麼精明能幹的人，前往落鷹山找徐鷹算賬。」

原來如此，無怪柳明珠拚死要報這一段血海深仇，可是，徐鷹就算極端殘酷，不必殺那麼多的家丁，因此之故，王子平聽了這番話，仍是有所懷疑，索性問個明白，關於此事，墓中人有解釋，說：「王子平，當時我也弄不清楚，後來經過深入調查，發覺這種秘密，原來柳家莊確係收藏了數不清的那麼多的金銀珠寶，大概當晚徐鷹先把迷魂香令各人昏迷不醒，然後抓着柳家莊的重要人物，設法弄醒他審問收藏珠寶的秘密地點，如果這傢伙不肯吐實，那就把昏迷的人逐個殺掉，結果就是如此。」

王子平說：「照這樣看，大概他沒有得到柳家莊的金銀珠寶了，何以他死了那條心，沒有向柳明珠下手呢？」

墓中人說：「關於這點，我也不很清楚，你還是向柳明珠問個明白吧，要說的事情我已經說過，倘若你有心替柳明珠報仇，就要學習些特殊的武藝，首先要學的是輕功，再其次就要練習暗器，跟着從我這方面拿到一兩種可以令金臂人徐鷹喪命的武器，然後如願以償，首先我想問你，你究竟是否愛上了柳小姐？再行定奪。」

王子平覺得這件事情無法隱瞞，很率直的說：「老前輩，我結識了她之後，神魂顛倒，自信愛上了她，再者，我係江湖中人，就算沒有戀情，亦想行俠仗義，一定要把萬惡不赦的徐鷹殺掉，敬請老前輩指點迷津。」

墓中人說：「你確係有志之士，值得交的朋友，如果你向柳明珠苦苦糾纏，表白心跡，她準會答應你的，她說過那一個人肯北上替她報仇，事成之後就嫁給他，你確係年少英俊，值得她委身於你，照我看，她不會拒絕你的請求，甚至可以教你一些速成的武功，對付徐鷹，言盡於此了，你先行向柳明珠獻愛，如果她肯讓你北上報仇，到時我再把暗算徐鷹的絕招傳授給你吧。」

看來兩人就此分手了，王子平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說：「老前輩，那晚我在柳家莊跟柳明珠交談之際，忽然一陣風聲掃過，燭光搖幌不已，柳明珠追出去，她還沒有回來，已經有怪笑之聲，凌空而墜，這一個怪客，似乎沒有傷害柳明珠的意思，他也沒有殺我，究竟他是誰呢？是否局中人呢？抑或係局外人呢？」

墓中人說：「江湖中有許多奇怪到極點的事情，俱有前因後果，既然他並非有意加害於你，你就不必多問，照情形看，這個人大概是垂涎柳明珠的金銀珠寶，然後現身，並非垂涎美色，柳姑娘始終是你的，不必多疑。」

說完這句話，一聲長嘯，墓中人去得無影無踪，王子平只好轉身走回去。

那晚的事情告一段落，翌日的夜間，王子平就再去柳家莊，依照墓中人的指示去做，千方百計說盡甜言蜜語，希望打動柳明珠的心，初時柳明珠冷然相對，後來忽然改變主意，說：「王子平，我並非心如木石，只係不想你自尋死路而已，坦白說，像你這種武功，絕非徐鷹的對手，以前有過三個人向我求婚，我叫他們北上找徐鷹算賬，仍是白費功夫，他們的武功比你好得多，尚且如此，我正是不想你枉死，才不肯接受你的戀情，既然你如此深情，就算送死，在所不計，我就教你一切屬於柳家莊的獨門武藝，讓你走一次。」

柳明珠果然答應了他，王子平喜出望外，立刻跪地叩頭，算是拜師。

自此之後，王子平就在柳家莊寸步不離的跟隨柳明珠學習柳葉刀以及輕功，兼學暗器，柳明珠認爲他可以在三個月後有些成就，兩個月多些，柳明珠就笑逐顏開，說：「王子平，想不到你進步神速，這樣快就有了顯著的表現，三幾天內，你可以動身。」

王子平雖然跟柳明珠朝夕相對，始終沒有冒犯她，可是，美色當前，他忽然興奮起來，走前兩步，凝視着她，然後慢慢的把自己那一個發燙的嘴唇印上去。突然好像觸電似的四瓣唇片貼在一起，這個吻拖了很久，王子平然後鬆手，他看見柳明珠眼角跌下幾點熱淚，引以爲奇，說：「明珠，爲甚麼你肯跟我熱吻，却又雙珠垂淚呢？」

柳明珠說：「並非我認爲你不值得吻，而係覺得一吻之後，此生難以再晤，故此，悲從中來，無法忍制。」

王子平冷然說：「爲甚麼你始終覺得我不能夠替你報仇雪恨，奉命北上，只係

送死的呢？」

柳明珠說：「以前三個人跪地求婚，自願北上，我躲在背後跟踪，最遠的一個人不過走到太行山脈的一間黑店，就此喪命，其餘的兩個人，還沒有走得那麼遠，就變成老鷹的食糧，他們的武功始終比你好，尚且如此，你憑甚麼本領北上替我報仇呢？」

王子平說：「問得好！我還是坦白點告訴你吧，我絕不會擺做保鏢教頭那麼神氣入店求宿，如果我北上找金臂人徐鷹算賬，一定是裝扮做乞丐的身份，一來免得他們起疑，二來做了乞丐，準可以在街頭露宿，不必投身客棧，那就免去了許多麻煩。」

柳明珠定眼向他瞧望了一下，說：「想不到你確係有點頭腦，不過，你到了落鷹山，如何找得到徐鷹呢？」

王子平說：「到時我自然有辦法找徐鷹，而且有辦法替你報仇，你別担心。」

柳明珠忽然退後一步，似乎把王子平看做陌生人似的，仔細打量幾眼，說：「王子平，你一定有些秘密隱瞞住我，如果你眞心相愛，還是把它說出來吧！省得我朝夕起疑，寢食不安。」

王子平說：「我的本身毫無秘密，如果你想知道甚麼，不妨開口，我一定把眞相說出來。」

柳明珠說：「你還沒有在我口中打聽得到誰把柳家莊的人全部殺掉，已經知道傷天害理的惡魔徐鷹，還懂得他的綽號金臂人，當然有人向你說個明白，希望你講出此人是誰。」

王子平想了想，說：「這個人係我在柳家莊結識的，我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只係把他稱做墓中人。」

柳明珠心上一震，說：「你的意思就是說我最怕走近那座大墓裏面的一個鬼了，是也不是呢？」

王子平說：「或者你把他看做鬼，我却把他尊稱爲墓中人，他不但是我的師傅，還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沒有指點我如何扮成乞丐，北上尋仇，以及如何暗算金臂人，只是憑着我這些本領北上，當然送死。」

柳明珠眼睛一亮，說：「照這樣看，墓中人的武功一定十分厲害，聽說金臂人有幾個同門，對他極端不滿，或者墓中人係其中之一，究竟他教了你甚麼武功？」

事情發展到這裏，王子平無法隱瞞，只得把他那晚跟墓中人在郊外相見，所談的一番話說出來，還說他在柳家莊學習柳葉刀之外，晚上仍然抽出一些時間，在黎明之前到荒山野嶺向墓中人學習一種叫做「一枝竹」的武功，把乞丐手上所拿的一枝竹看做武器，專刺敵人中上門的要害，甚至可以擋住兩把刀。」

柳明珠微微一笑，說：「你是否已經學到這種功夫呢？」

王子平說：「我不敢說學到足師傅教的武功，但已經盡我所能，自問能夠抵擋得住金臂人，如果你有所懷疑，不妨一試，就將你的柳葉雙刀跟我那一枝又細又長的竹竿過招，便知所言不虛。」

柳明珠勃然大怒，說：「柳葉刀係我在兩三個月來教你的刀法，你還沒有學得齊全，有甚麼辦法可以抵擋得住呢？」

王子平說：「雖然我的刀法比不上你那麼純熟，可是，舞刀係一件事，如何用一枝竹擊敗雙刀，乃係另一件事，由於金臂人的一雙手堅如鐵石，無法抵抗，恍如雙刀，故此他把一枝竹的槍法教授給我，表面上看來，似乎係一枝茶桿竹，實際上係由千年銅鑄成，找到對方的破綻，一槍攻一雙眼，得手便贏。」

他大言不慚，柳明珠反而覺得詫異，說：「如果你把那一枝千年銅拿出來給我看看，或者我可以相信，儘管如此，我仍不信你能夠打贏我的柳葉雙刀。」

王子平說：「不敢欺瞞，師傅給我那一枝由千年銅鑄成的竹竿，及另一個乞兒鉢，亦係銅製，我把它藏在深井之內，現時可以拿出來，不但給你看看，還可以跟你過招玩玩。」

他說得這樣有把握，柳明珠莫名其妙，當然很想看看，很快王子平就從一個枯井裏面拿出這兩件寶貝來，柳明珠接過那枝細小的銅棍，一邊微尖，看來有如槍尖，但仍看不出有如何奇妙之處，至於銅鉢，極爲尋常，他把這兩件東西交還王子平，說：「我們可以到演武廳交手，我眞是想看看你如何擊敗我的柳葉雙刀。」

王子平欣然點頭，跟着兩人走進演武廳，便即展開一場龍虎鬥。

柳葉刀係柳家莊三代傳下來的武林絕技，幾乎可以說任何武器難以抵擋，王子平居然憑着一枝細小的銅棍，就像是乞兒揸的竹竿，能夠擋得住雙刀，就憑着堅强的腕力。原來那種槍法跟普通的花槍不同，由於茶桿竹形狀的銅槍非常細小，認眞輕便，王子平憑着腕力一震，便即彈出水桶大的槍花來，他先行把那枝銅槍刺向對方中部，引動雙刀撲攻，跟着用腕力把雙刀震開，那就可以尅制名聞天下的柳葉雙刀了，倘不是他手下留情，柳明珠的兩把刀起碼有一把給他震落。

苦鬥了一會，王子平看到對方刀法漸亂，乘機搶攻，一槍刺去，那一枝銅槍刺到柳明珠的咽喉，相差不過一兩寸，突然停手，柳明珠興奮異常，縱聲狂笑，說：「這個我放心了，憑着凌厲的槍法，金臂人恐怕會死在你的槍下，事不宜遲，明早立刻啓程。」

王子平說：「好的，我希望你仍然在柳家莊，不必跟踪，半月之內，如果我沒有回來，那就永不回來。」

柳明珠點頭答應，當晚兩人仍像以前一般，分床而睡，不必細表。

翌日吃過了早飯，王子平改穿由街上老乞丐討回來的衣裳，相當殘舊，且有一部份破爛，一雙手分別握着乞兒鉢以及茶桿竹似的銅槍，就此上路，柳明珠果然沒有跟踪。

王子平以前拜別墓中人，曾經說過，上路之前，先到墓中人教他武功的一座荒山裏面作最後一見，那時他離開柳明珠仍係依照以前所講過的話去做，並非急於上路，回到自己住宿的書房，睡了大半晚，將近天亮，然後到荒山等候墓中人。

天色漸明，陽光還沒有升起，墓中人自遠而近，仍是以前一貫作風，僅能辨別身型，看不清楚他的臉孔，不過，語聲却

沒有絲毫改變，墓中人說：「王子平，聽說你準備上路，我可以將最後的一招對你說知，並非憑着那一枝細槍就可以把金臂人殺掉，一定要靠那個乞兒鉢。」

王子平心上一震，說：「這個銅鉢有何妙用？」

墓中[illegible]「它本來是沒有特殊妙用的，但在[illegible]從東方升起，向旭日照了一照，便即[illegible]光反射出來，一片金光罩眼，誰也無法[illegible]，必然閉眼，就在這一瞬，你把那枝銅槍飛躍出擊，刺向金臂人的眼睛，快逾閃電，槍尖極尖，只係刺了一下，不但令他變成瞎子，還插進腦穴深層，他一定喪命，不過，這一槍乃係你的生死關頭，萬一落敗，即時要把銅鉢以及銅槍拋棄，轉身飛奔，或者可以逃命，走遲半步，一定死在金臂人之手，言盡於此了，祝你一路平安。」

說完這番話，身形一幌，就此失踪，王子平有些迷惘，但却驚喜莫名，雖然墓中人已經隱沒，他仍留在荒山，看見日出，用乞兒鉢迎光照射，果然厲害，那個銅鉢不單止把陽光反射出來，還像魔鏡一般，發出一片金色的霞彩，照情形看，如果有人站在眼前，相距十尺八尺之遙，必然迫於閉眼，這麼一想，王子平便喜形於色，信心也加強了許多，欣然上路。

由於他是乞丐的打扮，沒有人注意他，再又因爲他根本上帶備銀兩，不必求乞，乘人不覺，買些饅頭充飢，酒也不喝，他的行踪更加隱藏得好，不過五日，便到太行山脚。

那座太行山係由大明湖北上必經之路，山脈蜿蜒，有如龍蛇飛舞，沿着山脈往北走，走不了多遠，便即看見一些村莊，他緊守原來的戒條，在路上行走，遠遠的避開村落，只是覺得飢餓和口渴，然後向一些大戶人家討食，迫不得已，才到小食店買些東西吃，照他想，他係乞丐的身份，大概沒有人打他的主意，故此，他比較放心。不過，他此行並非遊山玩水，而是找金臂人徐鷹報仇，徐鷹的行踪詭秘，無人知曉，想查出他的秘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爲了這個問題，王子平苦苦思索，終於想出一個妙法，投靠黑店碰碰運氣。

因爲王子平衣衫襤褸，一眼望去，成個乞兒打扮，店小二看見他這副模樣，有點輕視，過了好一會才走過去問他吃些甚麼，王子平却很悠閒的問他有沒有客房，故意從口袋裏面取出一包銀兩，店小二看了登時眼睛一亮，立刻改變態度，笑顏相向，帶王子平上二樓一間最昂貴的房間，然後，問他要不要吃點東西，王子平叫了三個小菜，一壺上酒，店小二點頭告退，他就在房內歇息，自管自的練功。

夜色漸深，店小二在外邊敲門，先問他是否睡醒，然後對他說話，酒肉已經準備齊全，王子平叫他們把酒肉送上，過了一會，房間之內就有酒肉及碗筷放置，店小二退下，王子平關上了房門，擺出自斟自酌的姿態，實際上却是做戲。

他早已猜想得到這一間食店兼客棧必然是黑店，然後入內投宿的了，故此酒肉齊備，即使他不敢吃，仍要擺擺樣子，故意把筷子往碟上夾起了一塊塊肉，送進口裏，只是把它咀嚼一會，佯作吃飯的模樣，把那些食物吐出來，剛剛吐在那碗飯裏面，即使有人躲在外邊偷窺也看不出來，此外，王子平還把承放美酒的碗子放到唇邊，佯作喝酒，實際上却是把一口口酒吐在大手帕裏面，只是做了一會戲，他就倒下來，直挺挺的躺在地上。

果然不出所料，他倒下來的一聲响，引起外邊的匪帮注意，用刀尖伸進來，撬開了房門，一湧而入，王子平沒有睜開眼睛，看不清楚他們幹些什麼，不過，那雙耳朵却是伸長了的，他聽到爲首的人指揮各人搜索他的衣物，又再聽到刀聲，跟住一陣刀風掃過，担心這傢伙嗜殺，不敢欵下去了，索性往左邊一滾，先行滾入方桌籠罩的一處，避過那一刀，再行定奪。

幸而他這麼機警，假如他的手脚慢了一綫，他死定了，匪首一刀劈下來，不料劈了個空，這一驚非同小可，再正眼看時，王子平已經把方桌推翻，向站得最近的一個人撲攻，奪了一柄闊邊刀，改向其餘的人斷殺，那些人怎樣是他的對手呢？很快就慘叫倒地呻吟，王子平擒了匪首，說：「我不殺你，但却要你帮我到落鷹谷去，見見金臂人徐鷹。」

這傢伙初時不依，後來王子平說了一句：「如果我是徐鷹的朋友，你引我見他，必有賞賜，反之，我是他的仇人，他殺了我，你也有賞賜，何必硬充好漢死在我的刀下？」這傢伙沒法推掉，只好引路。

兩個人先後離開黑店，走進山谷，越入越深，匪首把他帶到一排參天古樹之下，說：「前面就是鷹巢，你留下來等候，我去報信，天亮之前，徐鷹必來見你。」

王子平放他走開，歇了半個時辰，突然聽到一陣陣撲翼之聲，雖是殘夜，星月無光，他仍可辨出空中有一個個黑影撲下，不敢怠慢，趕快探懷取出柳葉鏢來，向他撲攻的麻鷹中鏢哀鳴倒斃，沒有一隻鷹逃生，王子平殺了許多隻鷹，料想徐鷹一定到來找他算賬，他不想在天亮之前跟這個武林高手過招，索性離開險地，另找別的地方棲身，度過那一晚再算。

落鷹谷的古樹繁密，王子平在樹叢當中揀了一株特別巨大的老樹，躍登樹頂，在枝葉最密之處躺下來歇息，乞兒鉢及竹枝模樣的銅棍仍在身邊。

他必須靠銅鉢的反光取勝，故此他不能在黑沉沉的夜色中交手，索性閉目養神，緩緩的跌進了夢鄉，直到樹葉的罅隙有微光射入，然後覺醒過來，他在迷惘中看見微弱的陽光，跟着聽到一聲呼喝，從半醒半睡當中覺醒，定神一望，只見一個高大漢子在大樹下面不遠之處大聲叫喚，那時他已經完全覺醒，聽得十分清楚，那個人大聲喝道：「你是誰？不必躲在樹上，快些走下來吧！」

照情形看，行藏已經敗露，不必留在樹上了，王子平把心一横，飄然而下，但仍跟那個高大漢子保持二十尺距離。

此人冷然一笑，說：「你眞是好胆，居然把我的麻鷹殺掉！」

王子平並不示弱說：「原來那些麻鷹是你養活的，眞是對不起，照情形看，你大概係金臂人徐鷹了，是也不是呢？」

徐鷹點了點頭，說：「不錯，我確係徐鷹，你怎會懂得有我這個人呢？」

王子平發覺那時陽光還沒有怎樣强烈，就算把乞鉢作爲秘密武器使用，仍是担心門不過對方，必須拖延時間，想了想，緩緩的說：「你老哥名震江湖，小子怎會不懂得呢？此行並非爲了尋仇而來，亦非尋師訪友，只想查明一件事情的眞相。」

王子平故意藏頭露尾的說出這句話來，果然不出所料，對方聽了立刻發生興趣，趨前兩步，說：「你究竟是誰呢？請你報上名來。」

王子平說出自己的名字，徐鷹聽了，哈哈大笑，說：「原來你就是在青島擊敗幾個外國拳師的人，照道理說，你不會變成乞丐的，你却打扮做乞丐的模樣，一定有些隱衷，快些說出來！」

王子平說：「我早已說過，我此行專誠拜訪，就是想查明一件事情的眞相，就算你沒有開口問我，我也要說個明白，在大明湖旁邊的一座柳家莊，晚晚有一個姑娘坐着看守一箱金銀珠寶，那些珠寶不單是僞貨，而且是有劇毒的東西，擺出這個陷阱誘惑江湖人物自動送死，坦白點說，我愛上了柳姑娘，却又怕她幾分，一個貌美如花的少女，倘不是心裏有了一團火，決不會如此毒辣，聽說你老哥有一晚闖入柳家莊，把莊裏的人全部殺掉，只就留下柳姑娘，這種事情眞的難以入信，我很想懂得你是否這樣幹。」

徐鷹說：「這是我的秘密，本來不必告訴，不過你遠道而來，橫豎死到臨頭，講給你聽也不成問題，死人是不會洩秘的，我之所以闖入柳家莊趕盡殺絕，無非想奪取莊主收藏的金銀珠寶，那些珠寶並非是他應該得到的，他却化公爲私，應有此報。當晚我見一個問一個，沒有人肯吐實，全部死在我的手上，如果柳姑娘並非偶然到別個地方走動，那晚她留在柳家莊，也是死人一個。」

好一個金臂人徐鷹，講出這盡喪天良的話，仍是無動於衷，很少人像他如此冷酷，王子平不覺心上一震。他逐漸覺得陽光稍爲旺盛，臉露微笑，說：「金臂人，你說他化公爲私，如果你把他收藏的金銀珠寶刦走，豈不是你也奪取公物嗎？」

徐鷹說：「那些金銀珠寶係朝廷送給我們幹一番大事的，不妨告訴你，我們幾個人全係超級殺手，不問事非曲直，皇帝叫殺就殺，如此賣命，應該享些榮華富貴，柳爺爺也是同道中人，他却刦了財物遠走高飛，顯然沒有把我們幾個人看在眼裏，故此，我要找他算賬。」

王子平乘機再問一句：「金臂人，你說你們這帮人有好幾個，恐怕死剩也有兩三個，包括你在內，可否把那些人的身世對我說知呢？」

徐鷹搖了搖頭，說：「你不必多問，看來你的死期已到，我要替死去的麻鷹報仇，如果你略爲懂得一些武功，那就請你發招吧！」

就在這時，陽光突然旺盛許多，王子平趁勢點了點頭，說：「金臂人，那就恕我不客氣了，看招！」

他口裏說時，已經暗中把千年銅製成的乞兒鉢迎着陽光使勁一幌，突然有一條金光反射出來，向一丈過外的金臂人那雙眼睛噴出，王子平乘機握着竹枝似的銅槍飛躍過去，向對方咽喉使勁一刺。照情形看，那一條金光就算不能够傷害金臂人徐鷹，徐鷹的一雙眼睛仍是無法睜開的，那一條尖刺係千年銅所鑄，十分堅挺，必然插中對方的要害，先插咽喉後插眼，只要插中一處要害，便即使他身亡。

王子平想得太樂觀了，他飛躍而出，但却撲了個空，定神一望，徐鷹已經失了踪，猛吃一驚，跟着聽到大樹背後有人縱聲大笑，才醒悟起來，金臂人不單是硬功厲害，輕功也是一流，風聲微動，他已經知道對方有武器出擊，居然這樣快就飛躍到大樹背後，眞係難以想像。

王子平心知肚明，自己僅有這一招，無法取勝，必然喪命，索性挺身而出，大喝一聲，說：「金臂人，你有胆就走出來決門。」

徐鷹緩步從樹後走出，說：「王子平，這回你站在陽光照射的一處，再也無法把乞兒鉢反映出一片金光了，還有甚麼絕招？施展出來吧！」

王子平忍無可忍，左手往上一揚，那個乞兒鉢向對方正面飛出，跟住探囊取出六塊柳葉鏢來，使勁向對方擲出去，跟住把手中的一條銅槍向前衝刺，這三種攻勢都是突然殺出的，怎料金臂人仍像剛才過招的樣子，忽然失踪，王子平失去了銅鉢，也失去幾塊柳葉鏢，轉身看時，金臂人已經在背後伸手向他頭上出擊，快如閃電，僥倖王子平還有多少斤両，勉强閃過，才不至於立即落敗。

王子平拚着一條性命不要，把手裏的銅槍施展出最凌厲的招式，希望從金臂人雙手之間穿過，搶攻中上門，想是那麼想，金臂人的身體有如鬼影一般，簡直無法看得出對方究竟身在何處，那就談不到施展他苦練出來的鎖喉槍了，白忙了一頓，王子平覺得自己的武功跟對方相差得太遠，不覺心上一沉，攻勢也放緩了許多，就在這一瞬，他聽到林中飛出一聲妙柔的呼喚，喜出望外，定眼看時，柳明珠已經顯露身形，聯手向金臂人撲攻。

儘管如此，他們二人仍非金臂人的敵手，眼見就快雙雙送命，忽然有一個黑衣人凌空飛下來，快如飛鳥，身體還在空中，已經有一句話飄下來，說：「王子平，快些運用你的神力，箍緊金臂人雙手。」

王子平聽了，依言趕快棄槍用手出擊，柳明珠也乘機雙刀齊出，向金臂人正面出擊。

金臂人那雙手雖然有如鐵鑄一般，刀槍不入，因爲他要伸手招架，無法兼顧背後的偷襲，王子平拚命撲出，雙手箍緊他左右兩臂，在這一瞬間，黑衣人已經由空中疾降，一個天雷掌打在金臂人徐鷹的頭上，那一處叫做百匯穴，由三塊顱骨併合，就算武功極精，仍有罅隙可尋，天雷掌乃係黑衣人苦練十多年的絕招，一掌拍下，金臂人無法做聲，頭骨爆裂，腦漿飛濺出來，眼見他死定了，不過，他死前仍有氣力把身體使勁一震，王子平竟給他震到拋出一丈過外，倒地打滾，到了他站起來，黑衣人已經整個顯露，臉孔瘦削如猴，身形極高，看來有如一隻老鷹，他站定脚步，冷笑不已，王子平走近，拱手爲禮，說：「今日幸得老前輩相救，如果你來遲

半步，我們兩人都死在金臂人的手上。」

黑衣人向柳明珠望了一眼，再望王子平一眼，微微一笑，說道：「你們兩人確是天生一對好鴛鴦，不應該橫死，我殺要金臂人，乃係私仇，不必稱謝，不過，有一句話，我必須講的，看來當年屬於我們這帮人的金銀珠寶，仍然留在柳家莊內，柳明珠小姐能否實踐你的諾言，分一半給我呢？」

柳明珠毅然說：「我曾經說過，那一個替我報仇雪恨，殺了金臂人，我就嫁給他，並把柳家莊的金銀珠寶獻上，可是，一個女人不能同時嫁給兩個男人，我分一半金銀珠寶給你，這是很合理的，我們走吧。」

她不愧是女中豪傑，如此乾脆，眞係難得，王子平也暗自佩服，黑衣人仍是那麼神秘，說：「兩位自行趕路好了，我會在附近追隨的，到了柳家莊我然後露臉，暫時告別。」

他拱了拱手，跳躍如飛，轉瞬就三幾個起落，躍登懸崖，剩下王子平茫然的站着，柳明珠跪地痛哭失聲。

王子平盡量安慰她，檢回乞兒鉢以及銅槍，一齊上路。

在路上，兩人仍然保持着朋友的距離，王子平百忙中把跟金臂人交手的情況說出來，跟着補充說：「清朝的皇帝養活這一批殺人不見血的傢伙，苦練武功，登峯造極，死剩的幾個人大概包括金臂人，墓中人以及黑衣人在內，不管怎樣，金臂人這一段血海深仇已經報了，總算是值得安慰。」

以下的事情王子平不想多談，因爲柳明珠仍是滿懷悲痛，觸景生情，思念死去的親人，王子平不想在這種情況之下談及婚姻大事，故此默然不語。

兩人急急忙忙的趕路，五日後，回到柳家莊，確是出乎意料之外，三人越過大門以及天階，剛剛走進客廳，就看見有人坐在太師椅上面，臉露微笑，此人正是不知姓名的黑衣人。

黑衣人說道：「我在此恭候多時了，柳姑娘，請你把所有金銀珠寶搬出來，我們對分，我決不會趕盡殺絕，把全部金銀珠寶帶走，而且，也絕不會要你們二人喪命。」

話雖這樣說，如果眞的把所有金銀珠寶放在客廳裏面，這傢伙會不會動手加害他們呢？仍是難以猜測，當時王子平感到難以應付，他發覺到柳明珠亦有這種感覺，很想交換意見，向她望了一眼，說道：「柳姑娘，我跟你同到秘窟搬金銀珠寶好嗎？」

柳明珠搖了搖頭，說：「不必了，你還是留在客廳等候吧！」

那時斜陽半落，不久就快入黑，黑衣人坐在椅上，半句話也沒有說，王子平在較遠之處，站定脚步，呆呆的望着後進，不過半個時辰，柳明珠就捧了一大箱金銀珠寶走出來，打開箱蓋，說：「這是你應得的一份。」

她向黑衣人望了一眼，那種目光含有懇求的意味。

黑衣人冷然說：「這一箱金銀珠寶相當值錢，不過，我怎樣知道它是半份呢？也許它係十分之一，你還是把所有值錢的東西搬出來吧！」

柳明珠還沒有回答，已經有一個人搶先說出一句話來，冷然說：「黑衣人，你不必欺人太甚，請你看看我是誰！」

黑衣人眉毛往上一揚，說：「你就是墓中人！」

墓中人說：「不錯，我確是墓中人，當年的亡命之徒，死剩我們三個，看來我跟你也要有一個解決的辦法，最好立刻解決。」

黑衣人縱聲大笑，說：「二哥，難得你仍像以前那麼爽氣，看招。」

口裏只是那麼說，黑衣人就像一隻大鷹似的飛撲過去，雙手齊出，眞的有如鷹爪一般，可是，墓中人絕不示弱，他的一雙脚站在地上，比較有利，對方雖然攻勢凌厲，他也伸出一雙手來，啪的一聲，兩個手掌壓着對方的手掌，竟然分不出高下來。

王子平定眼看時，黑衣人亦雙脚落地，擺好姿勢，跟對方好像角力似的，每一隻手壓着對方的手掌，大概兩人分別運勁在掌心裏面，表面上看來似乎站着不動，有如石像，實際上却是非常用勁的，兩個人的頸筋逐漸脹大，額角有些青筋露出來，又再出現白豆大的汗珠。

王子平低聲對柳明珠說：「柳姑娘，看來……」

他還想說下去，柳明珠已經伸手往他的肩膊一拍，王子平就無法做聲，整個呆若木鷄。

柳明珠站在他的身邊，沒有做出任何一種動作來，她似乎使勁壓抑自己的情緒，絕不沾手，抱着坐山看虎鬥的心理，希望兩個武林高手同歸於盡，這是事實，如果王子平偶然洩漏心裏的秘密，給他們兩人聽到，可能化敵爲友，聯手向他倆進攻，那就凶多吉少，故此她必須制止王子平開口。

果然不出所料，兩人運用內勁苦鬥下去，夜幕低垂，仍是站着不動。

柳明珠也沒有移動脚步，至於王子平，早就無法站得穩，倒了下來。

度過了漫漫的長夜，翌日陽光升起來，王子平覺得自己似在迷惘中睡了一晚，一躍而起，望了望柳明珠。

柳明珠伸手，向他打個招呼，表示他不必開口，兩人緩步從別的一個方向離去，到了大門外邊，然後交談。

柳明珠始終不放心，甚麼都不吃，呆呆的站在戶外等候，王子平也陪伴着她捱餓。

他們一直守候了兩晝夜，柳明珠突然臉露微笑，說：「兩人已經完了，我聽不到任何一種微弱的呼吸氣之聲。」

王子平緊隨着她走入內進看看，果然不出所料，黑衣人以及墓中人仍是擺出角力的模樣，但已氣絕多時。

柳明珠跟王子平把地上所有的金銀珠寶檢起，放在大箱裏面，搬進秘窟，一切兇險緊張的事情已經成爲過去，王子平緊緊的擁抱她，直到那時，他然後有勇氣把心裏的情愛盡量獻出來，深深一吻，簡直兩個靈魂已溶化在一起。

（完）

千門點將錄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鴛鴦手

（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屠仁天因追尋一位舞女索債，四處奔波，終於將這位舞女找着，押給綢緞莊的老闆丁大萬，屠仁天除了收回本息之外，丁大萬還給了他不少好處。由於連日勞碌，屠仁天覺得身心很疲累，他很想好好睡一覺，但當他剛躺在床上時，電話鈴响了，原來是他的情婦杜小丹給他來電話，聲言她那裏正三缺一，要屠仁天馬上到她的香巢去湊脚。屠仁天如奉綸音，便急急起程。可是當他到達目的地時，發現屋裏竟漆黑一片，他推門進去，也不見杜小丹，他便揚聲高呼，杜小丹的聲音隨即從浴室裏傳來，屠仁天立即衝進浴室，想來個鴛鴦戲水，誰知……

色字刀當頭　殺身可知否

殺絕一刀邊中破

（一）

北風從浴室的窗戶吹進，拂着屠仁天的臉。

風冷。

一把鋒利的尖刀更冷。

還有一雙冷如冰雪的眼睛，正冷冷的瞧着屠仁天。

屠仁天不敢動。

在「殺絕一刀」邊中破的刀下，誰敢妄動，誰就是個死人。

× × ×

邊中破，是個專家。

既是殺人專家。

也是用刑逼供的專家。

沒有人知道他從那裏來。

他在上海三年，行踪飄忽，他有時候會在花錢如流水的夜總會裏左擁右抱，但有時候却又會在最低級的窰子裏胡混，甚至給鴇婆趕了出來。

他大概四十歲，臉黃唇厚，一雙眼珠子彷彿對任何人都沒有半點感情可言。

屠仁天見過他。

那一次，是在一家古老的飯店裏。

邊中破獨自坐在一隅喝酒。

不久，三個彪形大漢進入飯店。

其中一人，是雄霸西五路，人稱「霸煞」的錢魁。

錢魁孔武有力，而且身手不凡。

西五路上，誰都不敢不賣他的帳。

但他剛坐下，邊中破就來了。

「閣下姓錢？」

「正是，兄台貴姓？」錢魁目光如刀，打量着眼前的陌生人。

「我姓邊。」

「邊？」

「不錯，我是邊中破，已在這裏等了錢兄二十五分鐘。」邊中破神色漠然，慢慢的說道：「因爲有人不想你活下去，所以我來了。」

不等他的話說完，錢魁身邊的兩個大

漢巳動了手。

兩人一個發拳，一個連環踢出五脚。

他們都有一身好武功。

拳快如風。

五脚連環，踢的盡是致命要害。

但邊中破却忽然在拳風脚影下走了。

他來得突然。

他走的時候却像是一陣輕烟，不知何時巳消失在飯店之內。

兩大漢一楞，面面相覷，再看看錢魁，竟然在咽喉上巳插着一把刀子。

× × ×

那一刀有多快？有多準確？又有多可怕？

屠仁天無法想像。

但自從這一天開始，他經常在做夢的時候，也夢見了這個姓邊的一流殺手。

他曾夢見邊中破要殺自己。

他大驚而醒，方知原來是南柯一夢。

但現在，夢境似巳成眞。

他終於面對着邊中破的刀。

（二）

「屠先生，久仰！」邊中破說。

屠仁天只能點頭。

邊中破眯着眼睛：「杜小姐很美。」

屠仁天又點頭。

邊中破接着說：「我沒有强姦她。」

屠仁天的冷汗巳淌下。

他不知該說些甚麼話，只好說：「多謝。」

邊中破的目光沒有變，握刀的姿勢也沒有變。

但他的聲音却變了，變得奇怪，變得妖異，變得像個女人。

他說：「其實我對女人的興趣並不大，尤其是今天。」

屠仁天還未曾明白他的意思，强顏一笑。

但等到他聽清楚邊中破下一句說話的時候，他就再也笑不出來。

連勉强的笑容也擠不出。

因爲邊中破說：「我想强姦了你！」

× × ×

男人强姦女人，是暴行。

男人强姦男人呢？

那更是暴行中的暴行。

屠仁天受不了這種恐嚇。

他畢竟是個惡人。

他忽然退後，抽出一柄鐵尺。

「你別胡來，我也會殺人！」他一拍胸膛，壯壯胆。

邊中破冷笑。

「只可惜你現在唯一可以殺的人，就只有你自己。」

屠仁天面色灰白：「邊中破，別人怕你，屠某可不怕。」

他口裏說不怕，心中却巳怕得要死。

邊中破冷笑：「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你若能在我手下走得上三招，就算我敗了。」

三招！

屠仁天又再拍拍胸膛：「姓邊的，你來罷！」

邊中破不等他說完，人巳疾步衝前。

他左手陡地一揚，做了一個很古怪的手勢。

屠仁天看得連眼都花了。

但他仍然竭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絕不能讓邊中破的刀向自己斬過來。

他敢打賭，邊中破這一下左手揚招，是虛張聲勢，也是指東打西的戰略。

但他錯了。

高手出招，不一定有虛招與實招之分的。

臨陣交手，每每變幻莫測，若早巳規限出那一招是虛招，那招是實招，反倒不如虛招也是實招，實招也是虛招。

虛虛實實之間，若能融滙變通，臨機應變，那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這種道理，屠仁天不懂。

但邊中破却是高手，他能聲言在三招內擊敗屠仁天，自然是有一定的把握。

× × ×

左手揚招，右手刀未發。

屠仁天在守。

但他防守的注意力，只是在於邊中破的刀。

却未料到，邊中破的刀根本就沒有刺出去。

啪！

邊中破的左手，像一柄蒲扇般反掌拍在屠仁天的臉上。

「喔！」

火辣辣的一掌！

好疼！

屠仁天連鐵尺都拿不穩了。

邊中破輕而易舉的，就把他手裏唯一的武器掠了過去。

等到屠仁天神智略爲清醒的時候，邊中破的刀子巳抵在他的咽喉上。

邊中破盯着他，問：「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三）

不是三招，而是連一招都接不下。

屠仁天敗得很難看。

他的臉色當然也很難看。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無話可說。

但屠仁天却有話說，而且說出來的是一大堆道理：「我不服氣！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你從很細小的時候，就巳開始練武，但我在童年的時候，却還在東北挨餓，你武功好，殺人本事高明，那是人人皆知之事，你擊敗了我，不能算是英雄，我也不能算是個沒用的東西。」

邊中破瞧着他，冷冷道：「聽你的口氣，好像這一輩子從來都沒有欺負過別人呢。」

屠仁天吐了口氣：「所以，你也要來欺負我？」

邊中破冷冷道：「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屠仁天道：「既然這樣，你爲甚麼還不爽爽快快一刀結果了我？」

「哼！殺你有何難？有如探囊取物而巳。」

邊中破忽然吃吃一笑：「但我早巳說過，想姦了你！」

屠仁天臉色死灰，道：「你別老是說這一套，千古艱難唯一死，我大不了嚼舌自盡。」

邊中破瞳孔收縮，沉聲道：「你若死了，我就姦屍，我就是要你死也死得不乾

不淨！」

屠仁天這一次眞的沒話說了。

今天他倒楣。

他遇上了這麼的一個尅星。

就在這時候，廳子裏忽然有人輕輕嘆了口氣。

「邊中破，得饒人處且饒人，又何必一定要趕盡殺絕？」

× × ×

這人有鬍子。

這人有眼鏡。

這人是師傅山。

師傅山賭輸了

（一）

風雖冷，師傅山的目光却和暖如春日陽光。

他出現之後，連邊中破的目光也不冷了。

他居然對屠仁天說：「請坐。」

屠仁天只好坐下。

師傅山微微一笑：「剛才你說得很對，邊中破童年巳練武，而那時候你却在挨餓，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們的比鬥的確不公平。」

屠仁天沒答話。

「但我却想跟你賭一賭。」

「賭甚麼？」

師傅山淡淡道：「聽說你賭術高明，有『賭王』之譽。」

屠仁天搖頭：「不，從來都沒有人叫我『賭王』。」

師傅山道：「當然，跟眞正的賭王相比，你只能算是第三流的脚色。」

屠仁天目光一閃：「你要跟我賭？」

「不錯，隨便你賭甚麼。」

「賭注呢？」

「你贏了，馬上可以帶着杜小丹小姐離開這裏。」

「倘若輸了又怎樣？」

「把一個人的下落說出來。」

「他是誰？」

「鴛鴦手。」

屠仁天的臉色變了。

邊中破忽然走了過來，問道：「你賭不賭？」

屠仁天吸了口氣：「我好像巳沒有選擇的餘地。」

「有，」邊中破冷冷的說：「你可以賭，也可以死！」

不賭就得死！

屠仁天自然選擇賭。「好，我賭。」

師傅山道：「你想賭甚麼？」

屠仁天道：「既然賭了，就甚麼都賭，牌九、骰子、撲克、痲將、擲銀幣、猜拳，甚至撒尿鬥遠都可以！」

師傅山淡淡一笑，道：「你準是吃了『春藥』。」

屠仁天的臉居然一紅。

杜小丹却忽然『噗哧』一笑。

邊中破冷冷的瞧着她：「有甚麼好笑，是不是想試一試老子的威風？」

杜小丹的笑容立刻凍結。

（二）

他們終於決定了用最簡單的方法賭一賭。

他們擲骰子。

誰的點數最大，誰就贏。

屠仁天在房子裏找到六顆骰子。

他把骰子送到師傅山面前：「這是象牙骰，裏面絕對沒有灌鉛。」

師傅山連看也不看。

「我相信你，你先擲。」

屠仁天抓起了骰子，吸了口氣，喝道：「滿堂大彩！」

滿堂大彩，就是六顆骰子都是六點。

六六三十六，巳是六顆骰子最大的點數，又還有誰能擲出個三十七點來？

× × ×

大喝一聲，骰子撒出。

他眞的擲出一個「滿堂大彩」？

不。

他並不是擲出三十六點，而是五顆一點，一顆三點。

六顆骰子加起來，居然才只有八點。

屠仁天呆住。

「我輸了，今天手風實在太差。」

師傅山微微一笑，說：「我還沒有擲呢。」

「難道你還會撒出個七點？」

「這倒很難說。」

「倒不如這樣，咱們這一次不鬥大，鬥小。」

「是不是誰的點子最小，誰就贏？」

「不錯。」

「也好，反正骰子還未擲出來。」

「但我巳擲了一個八點。」

「也許我會擲個六、七點，那麼你仍然是輸了。」

屠仁天閉上嘴巴。

師傅山抓起骰子，漫不經心地隨手一擲。

六顆骰子先後停下。

最先停下來的第一顆骰子是一點。

第二顆仍然是一點。

第三顆，第四顆，第五顆居然也只有那麼一點！

× × ×

屠仁天連眼珠子都快要凸出來了。

這是甚麼把戲？

居然一撒出來就有五顆「一點」？

他不由呆住。

難道師傅山眞的能够擲出比八點更細小的點數？

× × ×

勝負關鍵，就在第六顆骰子。

這顆骰子在旋轉，旋轉得很厲害。

它若轉出一個一、兩點，那麼屠仁天就輸了。

骰子終於停下。

全紅！

六顆一點？

不！

第六顆骰子雖然也是紅色，但却不是一點，而是四點！

屠仁天陡地大笑。

「九點！你擲出了一個九點！」

「是的，你贏了。」

屠仁天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對不起，再見！」

（三）

屠仁天走了，杜小丹也走了。

師傅山面露微笑，對邊中破道：「你說我是不是寶刀已老？」

邊中破搖頭。

他說：「你很厲害。」

「厲害？」師傅山淡淡道：「你是指那一點？」

邊中破道：「不是一點而是兩點。」

「兩點，哪兩點？」

邊中破緩緩道：「第一點，你的頭腦很厲害。」

師傅山眨了眨眼睛：「還有呢？」

邊中破也眨眨眼睛：「你的頭腦。」

師傅山淡淡笑道：「你的頭腦也不錯吧。」

邊中破道：「當然不錯，因爲我懂得交朋友，尤其是一個像你這樣的朋友。」

師傅山笑了。

他抓起六顆骰子，隨手一擲。

又是全紅。

但這一次，不是九點，而是顆顆骰子都只有一點！

那是滿堂紅，六點！

（四）

屠仁天抹了一把又一把的冷汗。

他狠狠瞪着杜小丹：「都是妳不好，說甚麼吳夫人，孟老太太，全是鬼話！」

杜小丹冷冷道：「你瘋了？他們拿着刀子，粗粗鹵鹵的，我還能不依他們的說話去幹嗎？」

屠仁天哼的一聲。

杜小丹道：「我們現在去哪裏？」

屠仁天道：「去找老大。」

杜小丹道：「你不就是老大嗎？」

「甚麼老大？」

「別人都叫你屠老大。」

「妳懂個屁，我雖然是老大，但頭頂上還有另一個老大。」

「老大的老大！」

「不錯！」

「我是不是和你一起去見老大？」

「不能。」

「爲甚麼不能？」

「他好色。」

杜小丹啐了一口：「他好色和我有甚麼關係？」

屠仁天嘆了口氣：「寶貝，妳別裝瘋賣傻好不好？他若看上了妳，我怎辦？」

杜小丹冷冷一笑。

「原來你想賣油郎獨佔花魁。」

「別瞎扯了，我不是賣油郎，而是個賣命的人。」

「我還以爲只有別人爲你賣命。」

「算了，妳先回去。」

「回去？回哪裏去？」

「老家！」屠仁天道：「妳老母等妳回家等得連脖子都長了。」

賭魔

（一）

夜已深，風雪仍在狂吹亂舞。

小雪樓還未打烊。

一個人，左顧右盼，行藏閃縮，忽然像隻溝渠老鼠般，標入小雪樓的後門。

他剛進去，就已給兩個漢子截住。

其中一人說：「今天鍾無艷。」

這人立刻說：「明日夏迎春。」

另一人又說：「赤壁之戰。」

這人回答說：「火燒連環船。」

× × ×

這人最後一句說話沒答錯。

他若是說「火燒船環連」，反而是錯了。

「你來找誰？」其中一個漢子問。

「老大。」

「你又是誰？」

「屠仁天。」

「原來也是老大，失敬！失敬！」

（二）

屠老大也是老大。

但在小雪樓的老大，却比屠老大大得多。

無論年紀、身材、眼睛、鼻子、氣派、拳頭，無一不比屠老大更大。

他是霍老大。

也是屠老大的老大。

× × ×

霍老大的確是個好色的男人。

雖然他現在已年將六旬，但是仍然是風月叢中的「猛將」。

但他有個習慣，就是每天凌晨的時候，就不再接近女色。

他認爲到了晚上十二點之後，每個人都應該好好的睡覺。

女人歸女人。

睡覺歸睡覺。

他絕不會把兩件事混淆在一起。

他從來不需要女人陪着自己睡覺。

現在，已是十二點十五分。

他的身邊沒有女人，他也沒有睡覺。

他在等候屠仁天。

「我知道你一定會來，因爲你太倒楣了。」

屠仁天怔住。

他還沒有說話，霍老大似乎已知道所發生的一切。

霍老大嘆了口氣，道：「師傅山的確不是等閒之輩，憑你這塊材料，當然鬥不過他。」

屠仁天道：「還有邊中破！」

霍老大點點頭：「邊中破是師傅山的朋友，十年前，老邊曾逃到廣州，躲在師傅山的醫館裏。」

「邊中破爲什麼要逃？」

「他殺了一個師長。」

「那師長是誰？」

「他是十年前還擁有極大勢力，人稱『狗頭大帥』朱正麾下的大紅人。」

「鐵頭師長曾軍宗？」

「不錯。」

「聽說曾軍宗懂武功。」

「他是峨嵋派天鷹上人的唯一弟子，他平時配帶的軍刀，已砍掉過不少人的腦袋。」

霍老大說到這裏，忽然從牆上摘下一把刀。

軍刀。

（三）

刀在鞘中。

鞘彎彎，刀也彎彎。彎彎的軍刀，從彎彎的刀鞘緩緩拔出。

刀鋒甫出鞘，寒光已四射。

連屠仁天的眼睛也被照射得彎起來。

「好刀！」他忍不住說。

霍老大却搖頭。

「這刀不好。」

「不好之處在那裏？」

「它太兇。」

「太兇？」

「不錯，這是一把兇器，無論是誰擁有它，都不吉祥。」

「老大說笑了。」

「不，我是說眞的。」霍老大輕撫刀鋒，左手掌緣忽然冒血。

屠仁天吃了一驚。

「老大，你……」

「我怎樣？」

「你弄傷了自己的手。」

霍老大微笑：「我是故意的。」

屠仁天怔住。

他不明白老大何以要故意的弄傷自己的手。

霍老大沒有抹血，任由鮮血一滴一滴的，從掌緣流下。

他的眼睛忽然變了顏色，紅得像血。

「我已說過，這是一把兇器，因爲它曾經砍掉太多人的頭顱。」

「那是往事。」

「事情雖已過去，但無數的寃魂，却也因此而附會在這把軍刀之上。」

霍老大的聲音很低沉。

屠仁天忽然機伶伶的打了寒顫。

「曾軍宗自從擁有這把刀之後，他就有了一種癮。」

「甚麼癮？」

「殺人癮。」

「那……那可不過癮。」

「的確不過癮，無論是誰給人在脖子上砍一刀，却是一件極不過癮的事。」霍老大凝視着屠仁天，緩緩道：「但曾師長却過癮極了，他是越砍越過癮，一有機會，就拿着這把軍刀，親自去砍掉別人的腦袋。」

屠仁天吶吶道：「如此說來，這把刀實在是可怕。」

「但曾師長却覺得它太可愛，簡直就把它當作第二生命。」

「後來怎樣？」

「後來嘛，他砍掉了一個不該砍的腦袋。」

「何謂之不該砍的腦袋？」

「和尚的腦袋。」

「堂堂師長，怎麼連臭和尚的腦袋也去砍殺一番？」

「他也許是中了邪。」

「結果又怎樣？」

「和尚死了，但事情却沒有完結。」

「莫非……」

「有人說，這和尚把以前死在這把軍刀下的寃魂，都引附到刀身之上。」

屠仁天抽了口冷氣。

霍老大緩緩接道：「在那和尚被砍掉腦袋七七四十九天之後，曾師長忽然害了病。」

「甚麼病？」

「罵人病。」

「他罵誰？」

「誰都罵，無論是誰給他看見了，都給他罵得狗血淋頭。」霍老大的聲音更低沉可怕：「甚至連朱大帥來看他，也給他罵得體無完膚。」

「這……這算不算是神經病？」

「也許是的，所以朱大帥沒有怪他，只是下令軍醫、護士好好照顧他。」

「後來又怎樣？」

「他把軍醫和三個護士的腦袋一起砍掉，然後又喝了八斤酒。」

「他醉了？」

「不錯，他醉得很厲害。」

「他在甚麼時候清醒過來？」

「是在二十五小時之後。」霍老大說：「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好像是做了一個噩夢。」

「後來呢？」

「他去找朱大帥道歉。」

「朱大帥的反應怎樣？」

「他很高興，曾師長一直是他極賞識的得力助手。」

「這件事情該告一段落。」

「本來是的。」霍老大的瞳孔忽然收縮，冷冷道：「但就在這一天晚上，邊中破殺了他！」

「他敢行刺曾師長，可算斗胆！」

「有了錢，不少人的胆子都比平時大千百倍，何況邊中破本來就是個胆大包天的人。」

「這把刀怎會落在老大手裏？」

「是朱大帥派人送給我的。」

「這把刀是曾師長的遺物，和老大有甚麼關係？」

「曾師長是我的兒子！」霍老大的聲音更低沉，哀疼！

× × ×

屠仁天呆住。

曾軍宗的父親，居然會是霍老大？

只聽得霍老大沉聲說：「在上海，人人都以爲我姓霍，但他們錯了，我不姓霍，而是姓曾，曾霍秋。」

「『賭魔』曾霍秋？」

「是的。」

屠仁天長長的吸了口氣。

「賭魔」之名，他早已聽說過。

十五年前，東北、中原兩大軍閥碰頭，賭了兩晝一夜，結果東北大軍閥贏了十六個縣，六座城池。

事後，中原大軍閥才查出，那天和自己對賭的，根本就不是甚麼大帥，而是「賭魔」曾霍秋。

好大的一個騙局。

結果，雙方都付出極慘痛的代價。

結果，兩軍閥動了眞火，打起仗來。

然而，曾霍秋却不見了。

他既幫了東北大軍閥一把，自己也獲得一筆豐厚的報酬，兩軍閥的軍隊還未開戰，他早已飽食遠颺，不知去向。

這件事，一直都在江湖上流傳着。

現在，兩大軍閥早已化爲枯骨，但曾霍秋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舒適，也很寫意。

× × ×

刀在發光。

霍老大的眼睛也在發光。

刀光如電，目光也如電。

屠仁天忽然有點冷。

他忽然問道：「老大，要不要我爲你

的傷口止血?我身上有很具有靈效的金創藥。」

霍老大搖搖頭。

「不必了，留回你自己用。」

屠仁天強顏一笑：「我沒有受傷。」

霍老大道：「但你很快就會流血，刀痕大約有如碗口般大小！」

× × ×

屠仁天聽到這裏，全身如墮千年冰窖似的。

凶刀

（一）

屠仁天全身冰冷如雪，額上冷汗像是黃豆般大顆大顆滴下。

「老大，我犯了甚麼罪?」

霍老大凝視着軍刀，緩緩道：「這是一把凶器，凡是擁有它的人，都不吉祥，要除此凶氣，只有一法，就是在殺人之前，先讓它飲自己的血！」

他沒有說屠仁天犯了甚麼罪。

他只是在解釋，自己為甚麼要故意弄傷左手。

就在這時候，一人推門而入。

隨着這人而來的，是一陣脂粉香氣。

這種香氣，屠仁天再熟悉不過。

他猛然回頭。

「小丹！」他忍不住叫了出來。

× ×

在絕大多數的男人眼中，杜小丹已算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她有一張瓜子臉，一條宛如水蛇般的腰肢。

她明眸皓齒，語聲甜美，而且身材相當不錯。

屠仁天的聲音在顫抖：「妳……妳沒有回家?」

「家?」杜小丹雙手打了個圈子，淚聲笑道：「你們不是有一句說話，叫『四海為家』嗎?」

屠仁天的臉色陣紅陣白：「這裏是小雪樓。」

「我知道。」

「妳怎會找到這裏來的?」

「很簡單，這裏本來也是我的家！」杜小丹眼波流動，媚笑着說：「霍老大一向都待我不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屠仁天又驚又怒。

「妳……」

「她沒有甚麼不對，但你却敢在背後罵我好色！」

「不！老大，你別聽她胡言亂語，她是想我死！」

霍老大冷冷一笑。

「這兩年來，你為組織幹了不少事，立下不少功勞。」

屠仁天一怔，繼而說道：「這個我萬萬不敢居功。」

「那又不然，」霍老大搖搖頭：「功就是功，過就是過，在我的字典裏，這兩個字永遠都不會被抹掉。」

屠仁天只好點頭不迭：「是！是！」

霍老大冷冷一笑：「但你也有過，這兩年來，你藉着我的名義，賺了不少冤孽錢。」

「老大……」

「不必解釋，你的事我早巳調查得很清楚，三個月前，南分堂的甘老四與你發生磨擦，他揚言要在我面前告你一狀，但他還剛離開南分堂，就已死在亂刀之下！」霍老大凝視着他，目光利如刀鋒。

屠仁天整個人似巳突然僵硬。

霍老大忽然大喝。

「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屠仁天無話可說。他知道，無論任何自辯，都巳是多餘的。

他也沒有求情。因為向霍老大討饒乞命，也同樣多餘。他忽然發出一聲怪嘯，人如瘋犬般向門外撲了出去！

（二）

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這是最狠狽的一着，但也是他唯一可以冀求博取活下去的方法。

颯！

他的身子去勢極快。

他必須衝出小雪樓。

× × ×

他巳衝出小雪樓。

小雪樓外有大雪。

大雪紛飛，前路一片白茫茫。

他狂奔，奔出大街。

倏地，他看見大街上有人抬着一口黑漆的棺木，向自己走了過來。

棺木漆黑，雪却皚白。

他忽然看見，棺木上有三個血紅的大字——「屠仁天」！

× × ×

十盞連狂風都吹不熄的燈籠，在雪花中搖晃着，發出一種異樣的火光。

十個臉上木無表情的白衣人，一步一步的逼近屠仁天。

屠仁天手足冰冷。他掉頭。他掉頭再狂奔。但他只是跑了兩丈左右，一雙腿就再也無法移動分毫。

叭！他臥倒在雪地上。

他的兩條腿巳被兩個繩圈子緊緊套着了。在他左右兩旁，有兩個白衣漢子，他們各執一繩，緊纏着屠仁天不放。

屠仁天怪叫。

「放了我！放了我！」

「放了他！」屠仁天忽然聽見一個人發出命令。

繩圈子鬆了。

屠仁天抬頭一望，不由心胆俱裂。

他看見了殺機滿面的霍老大。

他看見了那把可怕的軍刀。

「別殺我，別……」

屠仁天只說了四個字，軍刀巳飛起。

刀光一閃。一陣可怕的聲音，代替了屠仁天的慘呼哀求。

× × ×

一灘熱血，洒在冰冷的雪地上。

霍老大手握軍刀，臉上神情冷漠。

他的左掌仍然在流血。

驀地，一隻宛若無骨的手，拿着一塊紗布，很仔細地為霍老大包紮好傷口。

杜小丹。她有如依人小鳥。她比充滿慈愛之心的護士還更像個護士。

霍老大瞧着她。

她也痴痴的瞧着霍老大。

他忽然嘆氣，長長的嘆氣。

「你的男人不見了腦袋妳不傷心?」

「他不是我的男人。」

「他是誰?」

「一條狗。」

「那麼妳呢?」霍老大的目光忽然變了，變得鋒利如刀，尖銳如針，「他若是狗，妳豈非就是一條經常陪着狗公睡覺的母狗?」

杜小丹的身子猛然一震，臉色蒼白如雪。

「老大……」她連聲音都變了。

霍老大忽然站開，遠遠的站開。

美艷動人的杜小丹竟似巳眞的變成了一條骯髒的母狗。

「屠仁天雖然不能算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材，但在二三流的脚色中，他還是很有份量的。」

杜小丹張開了嘴巴，但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但他死了，死在這把刀下！」霍老大冷冷一笑，「妳非但一點悲傷也沒有，而且好像還在暗中額首稱慶。」

「老大！」杜小丹終於叫嚷：「我陪伴着他，一直是虛與委蛇，我只是効忠於組織。」

霍老大搖頭。「錯了，妳只是先與屠仁天在一起，然後又受不住我的利誘，才成為我的一着棋子。」

「棋子?」杜小丹的面色蒼白得更可怕，「原來你一直都只當我是隻卒子。」

「妳不是卒，而是馬，一個令男人想入非非的胭脂馬。」

「罵得好！」杜小丹忽然掩面大笑。

她也不知道這究竟是哭，還是笑?

「原來我既是條母狗，又是匹胭脂馬，在你的心目中我連一點地位也沒有。」

霍老大却搖頭。

「那又不然。」

「你當我是甚麼?」

「妳在我心目中，不能算沒有地位，最少，妳是一個很不錯的洩慾工具！」

赤裸裸的說話，就像是天下間最殘酷的刑具，在折磨着杜小丹。

但杜小丹居然受得起。

她忽然收斂了一切表情。她不再激動，不再驚詫，也不再悲傷了。

她只是冷冷的站在那裏，一雙眼睛比雪還冷酷。

「算了，合則來，不合則去，你若不想殺我，那麼，我要走了。」

霍老大點點頭。「妳可以走，我不想殺妳，畢竟我也曾經是你的男人。」

杜小丹冷笑。她一擰腰，踏出大步，頭也不回的就消失在風雪裏。

（三）

夜更深。彩凝閣來了一個女人。

崔婆子看見了這個女人，忍不住脫口大讚：「好標緻的美人胚子，妳是不是黃牙老丁推薦來的藍姑娘?」

這女人搖搖頭。

「我不認識甚麼黃牙老丁，我也不姓藍。」

崔婆子聽到這裏，一張勢利的嘴臉立刻變得很不好看。

「這麼晚了，妳來幹嗎?」

「找人。」

「找人?」崔婆子冷笑。「咱們是做生意的，這裏每個女孩子現在都很忙。」

「我不是來找女人的。」

「不找女人，難道找男人?」

「是的。」

「小姐，妳找錯地方了。」崔婆子也斜着眼盯了她一下，「這裏只賺男人的鈔票，妳要找男人，還是……」

她一口氣嘰哩咕嚕的說到這裏，忽然再也說不下去。因為她忽然看見自己的鼻尖前，居然有一叠鈔票在晃來晃去。

那眞是好看極了。

× × ×

俗諺有云：「各花入各眼」。

有人喜歡劍蘭，有人喜歡玫瑰，有人喜歡菊花，也有人甚麼花都不欣賞，只欣賞從刀斧槍炮下弄出來的血花。

但金錢却不同。除非根本不要錢，否則「錢財露眼」時，必然「雅俗共賞」。

賺錢之道有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有人不擇手段。有人貪婪不知足，賺了一百萬還想一千萬、一億、十億、百億、千億……毫無止境的一直貪想下去。

但只要你想賺錢，那麼，無論那些錢是誰的，都同樣「值得欣賞」。

崔婆子一直都在賺男人的錢。她利用少女的肉體、貞操，去賺男人的錢。

男人的錢固然可愛。

但女人的錢，也沒有甚麼兩樣。

× ×

崔婆子收下了鈔票，笑得就像個剛炸好的笑口棗。「小姐一臉福相，老婆子剛才只是說說笑，鬧着玩的，妳千萬不要當眞，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這女人不說話。

崔婆子忙道：「小姐要找誰，儘管開口，我老婆子一定照辦。」

「他姓邊，你們這裏的人都叫他邊十爺。」

「邊十爺，這……」

「他在這裏，我巳查得很清楚。」

「是的，只不過他有個怪脾氣，不到日上三竿，他絕不出房門，也絕不能有人去騷擾他。」

「倘若有人拍門，那又怎樣?」

「挨罵是最輕的懲罰，挨打也絕不為奇。」

「很好。」

「甚麼很好?」

「妳帶我去，讓我去敲門。」

崔婆子面有難色。

「這個……這個……」

她才說了四個字，忽然又看見了那些「美麗的東西」在眼前晃來晃去。

「使得！使得！」

她用閃電般的速度，又抓了滿把鈔票在手。

「我帶你去，也許看在我老婆子的面上，他不會亂發脾氣，亦未可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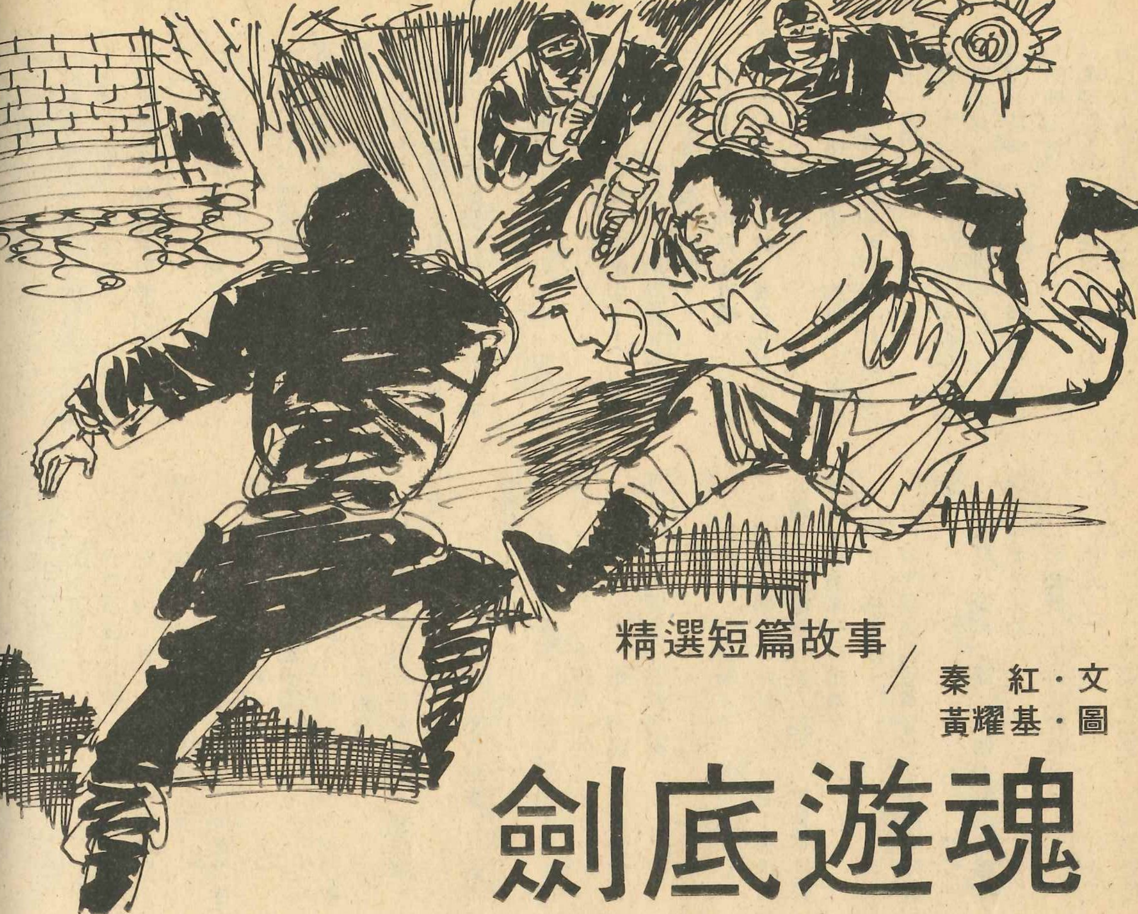
× × ×

房門巳上門，這女人敲門。

她才敲了三下，房門就開了。崔婆子立刻在帮上一嘴：「邊十爺，這……」

但她還沒有說完，裏面的男人就巳伸出了手掌。崔婆子大吃一驚。

她曾經見過這隻手掌，一伸出來就把別人的滿嘴牙齒打碎。（未完）



精選短篇故事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劍底遊魂

叛教出走

初更的夜晚，一場暴風雨正在襲擊着大地，滂沱大雨排山倒海也似的在空中橫來掃去，平地上已是積水盈尺……

這不是趕路的好時刻，但偏偏就有一人在這場狂風暴雨中趕路——

他是個三十來歲的青年，一身灰色勁裝已被雨水打濕，但他全不在意，經過幾處可躲避風雨的地方都沒停下來，一路疾如流星向前飛奔，奔向橫臥於遠處的一座高大的山林。

他手上緊握着一把鬼頭刀，在奔跑中頻頻回頭張望，一看即知後有追兵，正在逃命。

遠處的山林，在他脚下快速的變大；他可不管甚麼「遇林莫入」的警言，一頭便鑽入林中，穿林疾行。

越過幾重山頭，眼前又出現平原，這時傾盆大雨仍然未停，他在山腰上住足，擧目四矚，似在盤算逃往哪一方向為佳。

當視綫掃過左方的一處山林間時，他發現了一座古廟；對於在大雨中奔跑的人來說，一座古廟的出現，其引誘力是相當大的。

他已經奔跑了幾十里路，覺得已脫離險地了，也覺得疲困不堪需要好好歇息了，於是擧步向那座掩映於山林間的古廟走過去。

古廟破敗不堪，大半倒坍，只剩一間廟殿可避風雨，他走進廟殿，一看殿上無人，便在供案前坐下，長長的透了口氣。

除惡積德

他接着脫下衣褲，用手擰乾，抹了一把臉，忽覺額角微痛，再用手指一摸，才知額角受傷，還在流血呢！

「他媽的……」

他口中輕輕罵着，掏出汗巾擰去雨水，用它綁在頭額上，然後正當他想再脫下內衣褲擰乾之際——

「老大，那邊有間古廟！」

驀地，在廟外不遠處，傳來這麼一句話！

灰衣青年面色一變，趕緊抓起放在身邊的鬼頭刀，迅速往殿後退去，欲從殿後遁走。

那知殿後的兩邊偏門已被許多廢木堵住，要想出去得出手推倒它；他不願發出巨响驚動那些追殺自己的敵人，當即轉身往殿門衝去，希望能够不被敵人發現悄悄溜出古廟——

忽然間，刀光暴現，一柄砍山刀挾着勁風迎面劈來，同時聽得一人大叫道：「點子在此，併肩子上啊！」

灰衣青年架開了劈來的一刀，順勢遞出一刀迫退來人，一脚跨出殿門。

但已太遲了。

眼前人影閃動，三個彪形大漢已是一字排開，攔住了去路！

這三個彪形大漢一律穿着黑色密扣勁衣，生相異常凶悍，中間一個使砍山刀，左邊一個使日月雙輪，右邊一個使一對判官筆，面上都掛着吃人的獰笑！

灰衣青年一見已跑不掉，態度反而冷靜下來，笑了笑道：「伙計們，我南山燕到底犯下甚麼天條大罪，諸位竟然如此苦追不捨？」

那使判官筆的大漢嘿嘿地冷笑道：「小子，你何必明知故問，叛教之罪，殺無赦！」

自稱「南山燕」的青年聽了這話，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一股忿恨浮現於眉宇間，冷冷說道：「我為教主賣命十年來，殺人上百，立下無數汗馬功勞，教主可沒給我甚麼好處，如今只因我不想再替他賣命了，便非要我這顆腦袋不可麼？」

使判官筆的大漢陰惻惻的答道：「不錯，這是本教規律，叛教者必殺無赦！」

使日月雙輪的大漢接口道：「山燕，教主一向對你不薄，你在教中的地位也不低，平日裏要甚麼有甚麼，為甚麼要背叛呢？」

使砍山刀的大漢也接口道：「是啊，據我們刑堂兄弟所得消息，教主有意提升你為金陵一地的分舵主，你幹麼不好好的幹，却在這節骨眼上叛教出走？」

南山燕靜靜的聽完了他們三人的話後，冷冷一笑道：「你們想知道我叛教的原因麼？」

使日月雙輪的大漢道：「正是，你說來聽聽！」

南山燕說道：「很簡單，我殺人殺怕了。」

使砍山刀的大漢哈哈大笑道：「這是天大的笑話，誰不知你是我們白蓮教的第一號刺客，你殺人就像切瓜一樣不在乎，怎麼會殺人殺怕了呢？」

南山燕神色一冷道：「我真的殺怕了，尤其是在最近，他竟逼我去殺五個小孩子……」

他說到這裏，面上起了激動的痙攣，顯見內心憤怒無比。

使判官筆的大漢笑道：「這事我知道，教主命令你去殺五個小孩，據說那五個小孩的父親都是目前在武林中聲譽極著的俠客，是麼？」

南山燕恨聲道：「不錯，我南山燕雖然殺人不眨眼，可是要我去殺害小孩子，我下不了手！」

使判官筆的大漢道：「你知不知道教主為甚麼要你去殺死那五個小孩？」

南山燕道：「我知道！那是教中升堂入室的規律之一，他規定某一人於升任為分舵主之前，必須先殺五個白道俠士的兒子，使那人與白道俠士結下深仇，這樣一來，當某人升任為分舵主之後，才會終生效忠於他，不敢心生二志！」

使判官筆的大漢笑道：「對了，正是這個意思，這也正是你升遷的好機會，那金陵分舵主是個肥缺，你幹麼要放棄？」

使砍山刀的大漢又接口道：「南山燕，你好傻呀！你已經殺了第一個小孩，那是江南『七星劍甘天霖』的兒子；甘天霖已誓言要你的首級，這個樑子你是結定了，為甚麼你反在此時放棄本教這個靠山，却要叛教出走？你這不是找死麼？」

南山燕抿抿嘴唇，斷然道：「我不殺小孩子！我殺了甘天霖的兒子後，心中十分不安，連睡覺都不安寧……」

使判官筆的大漢道：「就算你不顧殺孩童，也犯不着叛教呀！」

南山燕道：「教主逼着我去殺其餘四個小孩，我不答應，他很不高興，從那以後，教中的大小聚會便不讓我參與，我覺得再留在教中已無意義了。」

使判官筆的大漢道：「你這是自暴自棄。」

南山燕道：「不，我私自離開總壇之後，雖然教主派出你們刑堂『十二煞神』分批追殺我，但我反而過得很快樂，我夜裏睡得舒適極了！」

使判官筆的大漢面色沉了下來，以非常冷峻的聲調道：「這麼說，你是不肯隨我們回去了？」

南山燕笑道：「我怎麼能跟你們回去？晚間我在山那邊遇上你們刑堂的嚴老四、劉老五、喬老六三人，一場拚鬥之後，我雖掛了小彩，却也將嚴老四宰了，你說我還能跟你們回去麼？」

使判官筆的大漢面色一變，雙目如刀釘在他臉上，目中凶光漸漸狂熾，一個字一個字道：「你說你殺了嚴老四？」

南山燕點頭道：「不錯，我一刀把他做了！」

使判官筆的大漢向兩個同伴使了個眼色，然後從鼻孔噴出一般長氣，道：「南山燕，你這個禍實在闖得太大了，我們刑堂『十二煞神』是異姓兄弟，這件事你應該知道才對……」

南山燕一笑道：「我當然知道，你們刑堂『十二煞神』在江湖上的惡名不在我南山燕之下，如今我背叛了白蓮教，心中忽然有一種想法……」

使判官筆大漢怒道：「甚麼想法？」

南山燕道：「過去，我南山燕殺人是造孽，如今，我若能殺死你們一個，便是積一分功德，若能殺死你們兩個，便是積二分——」

「殺！」

一聲厲叱，判官筆、日月雙輪、砍山刀五件兵器同時遞出，從中間和左右兩個方向攻上！

南山燕早有防備，手中鬼頭刀猛抬，錚然架開中間的砍山刀，緊接着身子就地滾倒，施出成名絕技「翻滾十八刀」，剎那間滿地粼粼刀光，勢如怒濤澎湃！

這是他獨步武林的一路刀法，一經展開，兩丈方圓之內，滿地盡見刀光不見人影，端的厲害無比。

刑堂三煞神知道他這路刀法的厲害，連忙頓足縱退；那使砍山刀的大漢於縱退之間，迅速的掏出三支三菱透骨鏢，抖手「嗖嗖嗖」的打了出去。

豈知三支透骨鏢出手之後，只聽「叮叮叮」三响，好像打中疾速轉動的車輪，立刻從刀光中迸飛而起，那滿地刀光竟似「潑水不入」呢！

三煞神甚是驚駭，竟不知如何出手，看見刀浪滾滾而來，只好趕快躍開，不敢攖其鋒芒。

忽然，刀光一斂，化為一道長虹，閃電也似的撲向使叛官筆的大漢！

原來，使判官筆的大漢是「刑堂十二煞神」的老大，名叫高老大；使日月雙輪的是蓋老二，使砍山刀的是符老三；他們

三人在白蓮教中素有「鐵三角」之譽，三人聯手幾可謂天下無敵；南山燕心知自己的「翻滾十八刀」宜守不宜攻，因此乘着他們縱退之際，便想一鼓作氣先幹掉高老大，只要先幹掉一個，使他們無法發揮鐵三角的威力，其餘二人就不難對付了。

這個算盤結果是打錯了。

高老大能成爲刑堂十二煞神的之首，手底下是有眞功夫的，他見南山燕御刀飛撲而至，心中暗發冷笑道：「好小子，你這是找死！」

當下，手中一對判官筆運足眞力，猛可交叉迎着南山燕的鬼頭刀撞擊而出——

「錚！」的一聲巨响，數點火星迸飛於夜空中，南山燕只覺好像一刀砍在萬斤巨石上，登時手臂發麻，整個人反被震得倒退三步！

就在此際，使日月雙輪的蓋老三已悄然搶近他身右，乘着他脚步尚未站穩之際，雙輪猛下，攻其腰部。

南山燕奮力一轉身，橫刀掃出。

又是「錚！」的一聲巨响，鬼頭刀雖是掃中對方的日月雙輪，只因他的一條右臂已發麻無力，再經這一撞擊，鬼頭刀便再也抓不牢，被打得脫手飛去！

次瞬間，使砍山刀的符老三緊跟而至，利刄呼嘯，攔腰疾砍！

南山燕已來不及躲閃，心中暗叫一聲：「我命休矣！」忽然怪事發生了，耳邊只聽「哎呀！」一聲慘叫，定睛一看，竟見符老三已直挺挺倒在地上，心口插着一支柳葉刀！

這一刀因是中正要害，故倒地立斃。

由於大雨傾盆，又是三更半夜，視界不清，高老大和蓋老二都沒有看出柳葉刀是怎麼來的，以爲是南山燕的一招殺手鐧，兩人一見符老三中刀倒下，呆了一下，才雙雙口發怒叱，同時欺身遞招，痛下殺手！

南山燕手無寸鐵，無法迎戰，連忙頓足暴退。

「那裏走！」

蓋老二厲喝聲中，如影隨形撲上，手中的日月隨輪上下推出——

「啊呀！」

又是一聲慘叫，但不是南山燕，而是蓋老二；他的日月雙輪眼看即將切中南山燕之際，忽然又是一支柳葉刀射到，正中他的心窩，他跳起跌下，全身一陣抖動，就追隨符老三去了！

高老大駭然倒退數步，瞋目怒吼道：「南山燕，你好狠呀！」

南山燕知他弄錯了，當下也不說破，聳聳肩道：「我已積了三分功德，現在就要積四分功德了。」

他拾起地上的鬼頭刀，準備出擊。

但高老大却已胆寒，喝道：「小子，你等着，三日之內，我姓高的不取你項上的首級，我就不姓高！」

語畢，縱身疾起，立即消失在大雨之中……

南山燕抬頭四望，不見發刀之人，便從兩具屍體上拔出那兩支柳葉刀，轉身進入廟殿。

他猜測對方很可能藏身廟殿之上，故進入廟殿之後，立刻發話道：「是那位高人相助，請現身相見，受南山燕一拜。」

「嘻！」

供案下，忽然爬出一個叫化子！

這叫化子年近四旬，身穿一襲百補鶉衣，手上拿着一根打狗棒，只是相貌頗英俊，不大像一般所見的叫化子。

南山燕一怔道：「就是你？」

中年叫化子點頭笑道：「正是我！」

南山燕拱手一揖道：「多謝兄台拔刀相助，剛才要不是兄台這兩支柳葉刀，在下已橫屍野外了。」

說着，將兩支柳葉刀交還給對方。

中年叫化子收下柳葉刀，走去壁角坐下，面含笑容，却目光炯炯道：「你是南山燕？」

南山燕點頭道：「是。」

中年叫化說道：「白蓮教的第一號刺客？」

南山燕又點頭道：「是。」

中年叫化道：「你的大名，我叫化子聞名已久，聽說你一向很得白蓮教的器重，爲甚麼要背叛出走？」

南山燕道：「能否先請教兄台貴姓大名？」

中年叫化搖頭說道：「叫化子沒有姓名。」

南山燕知道丐帮弟子一向如此，故不以爲怪，便回答他的問題道：「白蓮教的教主要在下去殺害五個孩童，然後便提升我爲金陵一地的分舵主，在下不幹，他很不開心，在下知巳難留在教中，因此而叛離。」

中年叫化道：「剛才叫化子好像聽他們說你已殺了一個孩童，是……是誰家的孩子？」

南山燕低下了頭道：「是『七星劍甘天霖』的兒子……」

中年叫化道：「既然已殺了一個，爲何忽然不願再殺了呢？」

南山燕嘆道：「是的，對我來說，這的確是說不通的，我南山燕本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手，照說我既然殺了很多人，就不應該對小孩心軟下不了手，但是不知何故，我殺了甘天霖的兒子後，心中痛苦極了。」

中年叫化微微一笑道：「你怕甘天霖找你報仇？」

南山燕搖頭道：「不是。」

中年叫化道：「甘天霖是江南武林第一劍術名家，你怎麼不怕？」

南山燕苦笑道：「如我怕人報仇，我就不當刺客了，我是從來不把別人如何找我報仇放在心上的，誰有能力取我的性命，誰就來取！」

中年叫化哈哈笑道：「你倒是很看得開，十分的爽快！不過你們白蓮教對付背叛者的手段是非常殘酷的，今後你只怕沒好日子過了。」

南山燕長嘆一聲，道：「我殺了很多人，正所謂積惡如山，想想也應是遭此報應——」

語至此，倏地住口，目中突露寒芒！

因爲，他聽到廟外傳來一陣脚步聲，好像有好幾個人巳欺近古廟！

中年叫化輕笑一聲道：「又來了，這廟殿地方太小，我看你還是出去爲是。」

南山燕點點頭，舉步走了出去。

廟外，仍是風雨交加，天黑地暗，但南山燕一脚跨過殿門時，便見三條黑影冒雨而至，來到了廟前空地上——竟是高老大去而復返！另有二人是劉老五和喬老六，這兩人和另一個嚴老四晚間在山那邊與南山燕有過一場搏鬥，結果南山燕殺了嚴老四，負傷逃到了山這邊，想不到高老大竟與他們會合，一起趕到古廟來了。

南山燕知道中年叫化一定會再出手相助，故心情輕鬆，毫不畏懼，當下移步下階，含笑道：「閻王叫人三更死，不肯留人到五更，這話眞是一點不錯！」

高老大不耐煩逞口舌之利，手中判官筆一振，厲聲道：「併肩子上，宰了這小子！」話聲中，雙筆猛吐，搶攻而上。

那劉老五使的是一口喪門劍，喬老六使的是一對峨嵋刺，兩人一語不發，與高老大同時出招，分由左右攻上。

南山燕重施故技，身形就地翻滾，一邊滾動一邊發刀，頓時又見滿地刀光，似怒濤四下奔馳……

高老大三人對他的「翻滾十八刀」甚是忌憚，不知如何下手攻擊，三人只得縱退躱避。縱退躱避，倒是對付「翻滾十八刀」的好辦法，其道理就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一般，這樣一來，南山燕便好似在唱獨角戲，浪費力氣而已。

是故，南山燕一見他們縱開，也立刻停止翻滾，從地上一竄而起，身如怒矢撲向高老大，大笑道：「高老大，你接我幾刀試試！」鬼頭刀猛砍猛劈，一口氣就是五招詭奇而凌厲的刀法！

「來得好！」高老大毫不讓步，來個硬接硬碰，招招貫足內力；他的功力在十二煞神中名列第一，連南山燕都遜他一籌，因此幾招硬拚下來，南山燕已感吃不消，連忙頓足縱退，在空中一個鷂子翻身，轉向喬老六撲去……

他雖稱白蓮教第一號刺客，一身武功自有過人之處，尤其輕功最是驚人，就如他的名字一樣，當眞身輕如燕，來去飛掠，奇快異常。可惜他身法雖快，以一敵三終究吃力，連續幾次撲擊無功之後，已漸感力不從心，而高老大三人則是越戰越勇，進退之間，默契極佳，戰到後來，南山燕已陷入苦戰，險象環生了。

高老大看出他已支持不住，便想親手將他擊斃，當下大喝一聲，一對判官筆加緊攻出，猝點巧打，絕招迸發，使出渾身解數——

「砰！」南山燕一個閃避不及，右腿上中了一招掃筆，登時仰身栽倒。

高老大厲笑一聲，左手判官筆暴遞而出，對準他的胸心猛刺而下——

「慢着！」

劉老五從旁遞出喪門劍，架住了他的判官筆，道：「老大，教主吩咐，能捉活的便捉活的，咱們還是把他帶回總壇交由教主發落吧。」

高老大聞言撤回判官筆道：「好！」

不料就在此際，倒在地上的南山燕猛可一翻身，鬼頭刀「呼！」的疾掃而出，劉老五料不到他還有能力動手，一時退避不及，雙脚登時雙膝而斷，狂叫一聲，倒地打滾哀號。高老大又驚又怒，判官筆再度遞出，一邊奮力攻擊，一邊破口大罵道：「你這個狗娘養的小雜種，今天我不把你碎屍萬段，我就不是人！」

那喬老六一見劉老五雙脚被斷，連忙丟下峨嵋刺，解下腰帶，欲爲劉老五止血，但正當在劉老五的身邊蹲下之際——

「嗖！」一把柳葉刀如電射至，穿入他的咽喉，他「哇！」的大叫一聲，身形彈起再跌下，就此不動。

那斷了雙脚的劉老五嚇得魂飛魄散，拚命的滾開，狂呼狂叫道：「老大小心，有人發暗青子殺了老六……」

高老大震驚欲絕，慌忙頓足暴退三丈，瞪大一對眼珠子四下搜望，厲聲道：「是哪個兔崽子暗箭傷人，給我滾出來！」

中年叫化沒有現身。

南山燕從地上一躍而起，抖擻精神，仗刀欺上，喝道：「姓高的，你納命來吧！」刀光閃動，展開强烈的反攻！

高老大眼見同伴一死一傷，又怕那暗中發刀之人發刀襲擊，故無心再戰，當即騰身縱起，又想施展那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了。但身形縱起之際，忽見一條黑影靜靜的站在前面三丈之外，那正是自己落脚的地點，心中大驚，便在空中打一旋轉，向另一個方向掠去。

那知改變方向掠出時，赫然又見那條黑影又靜靜的站在對面地上，攔住了自己的逃路！高老大心頭大震，這時候他飛騰在空中的勢子已盡，再想改變方向已不能夠，只好順勢撲向對面那條黑影，振筆刺出，決心一拚。

「嘻！」那條黑影却不接招，往後飄退數丈，行動有如鬼魅一般。

這時，南山燕已追撲而至，鬼頭刀「呼！」的砍向他右肩！

高老大身形半轉，揮筆格出，又與他打了起來。雙方拆了數十招，南山燕漸漸屈居下風，原因是他剛才腿上挨了一下重擊，劇痛仍在，行動大受影响之故。

高老大雖然佔了上風，却不敢全力進攻，怕那人乘機發刀襲擊，若非南山燕緊纏不放，他眞想脚底抹油呢！

那中年叫化見南山燕久戰不下，心中不耐煩起來，突然開口道：「看刀！」

高老大已如驚弓之鳥，聞聲大駭，以爲對方當眞發出柳葉刀，慌忙斜肩竄開。

「着！」

南山燕大喝一聲，滾到他脚下，乘着他脚步尚未站穩之際，倏然「呼呼呼」的攻出三刀！高老大只擋開了他兩刀，就被一刀砍斷左脚，在慘叫聲中倒了下去。

南山燕爬了起來，向中年叫化走過去，笑嘻嘻道：「多謝兄台鼎力相助，南山燕沒齒……」

忽然他怔住了。因他發現中年叫化子那對眼睛十分可怕，它佈滿濃重的殺氣！

南山燕駭然道：「兄台，你……」

中年叫化冷冷注視着他，大約足有盞茶工夫之後，才突然長嘆一聲道：「我走了！」語畢，舉步走去。

南山燕張口欲言，忽然又怔住了，因爲就在這時，他發現中年叫化背上斜揹着一口長劍，那劍鞘上鑲着七顆金星——

那是江南武林獨一無二的七星劍！

——完——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神劍山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秀在公孫敬的屋內，無意中發現一尊裸體石像的木座上，雕刻有很多蠅頭小楷，他仔細觀看一番，原來這些小字是一些秘密的記錄，於是他默記在心，便回到農舍來。他把這些秘錄向鄧飛龍、李劍東等人說出，聽罷，都疑團滿腹。例如：西天劍尊夏侯長空費了這許多心思氣力，到底有何用？公孫敬是否眞心帮助李秀？諸如此類的問題，實在令人想不通。但李秀述畢立即前赴「神劍東莊」，衆人只好等他回來再討論。當李秀潛入該莊地下那一層，發夫人向一個房間進去，她換了銀衣之後，便去找黃金夫人及楊三郎……

第三隻手

（第二十一章：由司馬紫烟執筆）

白銀夫人輕盈地慢步向前，伸手去摩挲楊三郎的臉，然後發出了一陣膩人的聲音：「我的小三郎，不要這麼兇巴巴的，動不動就要砍人的頭！」

楊三郎嚇得退後了兩步，惶急地道：「夫人，別這樣，師父就在附近，隨時都可能過來的！」

但是他的手腕却被白銀夫人捉住了，把他又拖近了一點，依然用甜得發膩的聲音笑着道：「小三郎，別理你師父，那個老鬼最不是玩意兒了，表面上裝成一片情深萬斛的樣子，其實心裏不曉得在搗什麼鬼呢！」

楊三郎連忙道：「師父對二位夫人確是仰慕萬分，敬若神明，他一有空，就是在爲二位夫人雕琢石像，說是要把二位夫人的美，永恆地保留下來。」

白銀夫人哼了一聲道：「誰信他的那套鬼話，這老鬼一肚子陰險，沒有一句眞話的！」

楊三郎搖搖頭道：「不！師父對二位夫人的仰慕之情確是禀於至誠，所以一斧一鑿，才能如此傳神！」

白銀夫人輕伸手指點着他的額角笑道：「你這小鬼也跟老師父一樣，口不由心，只會揀些好聽的說，你說那些石像都是傳神之作？」

楊三郎忙道：「是的，師父所作二位夫人的石像，不僅酷肖神似，而且把二位的神采風韻都表達無遺，若非對二位夫人有着眞摯的思慕之情，是絕難刻劃得如此美的。」

白銀夫人哦了一聲道：「你認爲那些石像美嗎？」

「美，美極了，我每次面對那些石像，總是要凝望良久，內心裏難以控制仰慕之情！」

白銀夫人咭地一聲倩笑，又伸指點了一下他的額角道：「小鬼，你別說得好聽了，那老鬼所刻的石像都是不穿衣服的，你當眞帶着仰慕的心情去看那些石像嗎？」

楊三郎連忙像發誓般地舉起了手：「是眞的，夫人，那些石像都是師父在極其虔敬的心情下鐫刻的，是以充滿了聖潔之美，令人不敢起冒瀆之心。」

白銀夫人笑道：「小鬼，我就知道你不老實，你那老鬼師父對我們姊妹存的是什麼心，你打量我會不知道，他雕出來的石像，還會有聖潔之美？」

楊三郎急忙地辯道：「是眞的，夫人，弟子在見到那些石像時，恨不得跪下來膜拜一下才好……」

白銀夫人放開了他的手，佻㒓地笑道：「我倒不信你是這麼一個乖孩子，我要試試看你是否那樣老實。」

她的雙臂輕輕一抬，銀色的衣襟敞了開來，顯露出裏面不着寸縷潔白如玉的胴體。

李秀藏身的地方與楊三郎在同一個方向，因此也可以看到她裹在銀衣中的正面。

他無以否認這是一種動人的情態、動人的綫條輪廓、動人的色澤、動人的畫面。

任何一個解事的男人，都無法不爲這副活色生香的畫面而感到血脈賁張，興起了難以壓抑的生理衝動。

但是李秀的感受却比楊三郎多了一點不同的地方。那是人與人之間的倫常關係。

雖然，白銀夫人不是他的母親，但却與他的母親十分相似，地位相同、處境相同，再者，她是青青的母親。

因此，李秀的感受只是一種厭惡。正因爲厭惡，他才能冷靜地隱身在一旁，靜觀事態的發展。

他對白銀夫人是絕無好感的，因爲她冷酷、兇殘、冷漠而沒有人性，但至少她不淫蕩！現在，她主動地以色身在引誘這小伙子，她必然是另外有一個目的。

李秀就是想要探明這個目的。

白銀夫人却不知道有人在旁邊窺伺着，所以她在使盡手段，展示着她女性的魅力，在舉手投足間，她都隱隱約約地展露着那些令男人們瘋狂的情狀與姿態。

楊三郎先是閉上了眼不敢看，但那只是自欺欺人的行爲而已，沒有一個男人在此情此景下，還能眞閉上眼的。

因此，他又偷偷地打開了一條縫，悄悄地瞧出去。然後，他忘了恐懼，忘了一切，貪婪地瞧着。

白銀夫人的聲音更甜更膩了：「小三郎，我相信你說的是眞話，你在對着我們的石像時，是充滿了虔敬的，但是你要明白，那只是你師父心中的形象，却不是眞正的我，你師父已經是個老人，他只能在心裏偷偷的愛，然後發洩在雕刻上，但我不是石像，是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女人，我要的不是男人的尊敬，而是男人的愛，你懂嗎？」

楊三郎的俊臉已漲得通紅，臉上的肌肉在作着野性的、飢渴的扭曲，喉間却含混地答道：「我懂！我懂……」

白銀夫人嬌慵地坐了下來，她的衣襟仍是敞開着，但是那姿態却更爲撩人了。

她輕輕一嘆：「我看你還是不懂，如果你是眞懂，你不會光呆站在那兒像段木頭了！」

這是毫不含蓄的暗示。就算楊三郎眞是個木頭人，也會懂得她的意思了，於是他瘋狂似的衝過去，撲向白銀夫人，將她壓倒在地上。

然後嘴唇就迫不及待地去吮吸她那鮮紅艷麗而堅挺的乳尖，但白銀夫人却只讓他的嘴唇碰了一下，立刻巧妙地縮開了，而且用手推住了他的胸膛，半嗔半笑地道：「死鬼，慢一點，你以前沒見過女人嗎？那有急成這個樣子，聽說別人都叫你玉面金剛，那有這副德性的，來！我先問你兩句話。」

楊三郎急得將頭朝她胸前亂湊，白銀夫人則格格笑着，暗中的李秀暗罵了兩句無恥，正想轉身離開，忽聽得白銀夫人問道：「三郎，聽說你那個小華陀梁叔子的醫道比你師父還要高明一點？」

楊三郎道：「這個我可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你師父不是叫你暗中去監視他嗎？那又有什麼好監視的！」

楊三郎道：「那是因爲梁叔子跟紫竹翁合作在採煉一種藥，師父要我監視他們的動靜，注意他們進展的情形。」

「哦！那是什麼樣的藥，居然能引起你師父的關心！」

「我也不太淸楚，不過根據我多日監視的結果，他們所採用的藥材，都是十分名貴的補元益氣、養顏、滋生的稀有藥材，我想大抵是什麼養生駐顏的藥丸之類吧。」

白銀夫人笑道：「在這方面，你師父應該是最權威的了，別人還能强過他去嗎？」

楊三郎道：「這我也不知道，不過師父對他們的進展十分注意，叫我隨時發現他們有新的動靜就向他報告。」

白銀夫人道：「你就是回來向他報告？」

「是的，今天有兩名南宮門下弟子，拿了一個小竹簍給他們，那兩個人十分高興，立刻就進入丹房，好像是得到了一件珍貴的藥材似的。」

「簍子裏裝的是什麼呢？」

「這却不知道了，不過必定是一頭活的東西，因爲我還聽見其中發出了呱呱如小兒啼哭之聲！」

「喔！你還沒有告訴你師父吧？」

「沒有！我來到時，師父又進入到他的密室去雕石像了，那是不准人打擾的時刻，所以我只有在此等候。」

「有沒有別人看到你在這兒？」

「也沒有！這個地方也是禁區，不准人前來的。」

「笑話！我就不知道來了多少次了。」

「夫人，妳跟黃金夫人不同，禁區對妳們不設禁……」

李秀總算明白了白銀夫人不惜以色誘楊三

郎的目的了，原來，她是要向楊三郎探查消息的。

李秀也不知道南宮派是什麼樣的一個宗派，更不知道紫竹翁是何許人也。但此人得爲逍遙夫人視作死對頭，而且到現在還能活得好好的，就證明此人不簡單。

李秀見那兩個人已糾作一團，他實在不想再看下去和聽下去，他知道那聲音與情狀都是十分不堪入目的。

因此，他偏過頭。悄悄地退後，正待離去時，忽然又聽見一聲輕哼，只見楊三郎的身子飛了起來，拍的一聲又摔在地上，却已一動都不動了。

然後又見白銀夫人，站起了身子，扣好衣襟，走到了楊三郎的身邊，抬起脚又狠狠地朝他頭上踏了下去。

忽然斜裏掠出一道人影，托住了她的身子。低笑道：「好了！妳已經要了他的性命，何必還要毀他的屍呢？」

那竟然是黃金夫人，倒是將暗中的李秀嚇了一大跳，他不知道什麼時候，黃金夫人竟然也來到了此間，那麼他在此處的行動，雖然瞞過了白銀夫人，却絕對瞞不過黃金夫人的，想到這兒。李秀難禁一陣羞愧。因爲他這種偷窺別人隱私的舉動，實在是很見不得人的。

但白銀夫人却對黃金夫人的出現毫不覺意外，只是冷哼一聲道：「妳又來做好人。每次都是由我來擔任那些喪盡廉恥的勾當，妳却坐享其成……」

黃金夫人輕輕一嘆道：「妹子，別這麼說，妳我此刻的處境還爭這些幹嘛？」

白銀夫人冷笑道：「不爭這些！妳爲什麼不來擔任我的這份工作？妳不知道被那小淫賊膩在身上有多噁心！」

黃金夫人居然輕笑了一聲：「妹子，我知道妳心裏噁心，可是妳還能在表面上僞裝，把那小鬼哄得死心塌地，什麼話都說出來了，我却不行，我沒有這份天才。」

白銀夫人忽然激怒了起來道：「當然了，妳是聖女，我是淫婦，在男人們眼中，妳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我却是個人盡可夫的蕩女，所以，一切不要臉的事，都是我做出來的，妳是永遠受尊敬的。」

黃金夫人輕嘆道：「妹子，現在說這些不是太沒有意思了嗎？一個背棄了丈夫的女人，還會被尊爲聖女嗎？」

白銀夫人也低下頭不作聲了，黃金夫人又道：「妹子，我也不是心慈，不讓妳毀屍洩恨，事實上是我們好不容易才挖出了那點秘密，添了一份希望，妳一脚踏下去，弄得滿地血肉模糊，就瞞不過公孫敬那老鬼了，若給他知道楊三郎死在我們手上，那點希望就又完了！」

這番話總算打動了白銀夫人，悻悻然收地回了脚，然後道：「聽這小淫賊的口氣，似乎梁叔子已經捉到了成形何首烏，他那長春再造丹即將完功了？」

黃金夫人輕嘆道：「希望是如此，但長春再造丹是否能對我有用，尚在未定之天。」

白銀夫人道：「一定會有用的，梁叔子是唯一能在醫術上與公孫老鬼抗衡的人，而紫竹翁的無心神功也是逍遙那女妖怪的唯一尅星，他們兩個人聯手，是擺脫夏侯長空這種邪惡束縛的唯一力量，因此，他們合煉的這個藥物，也一定能解脫我們所中的邪毒！」

黃金夫人苦笑了一聲道：「這祇是一個希望而已。」

白銀夫人道：「我不認爲如此，假如他們制不了夏侯長空，劍尊谷還會容他們如此逍遙自在嗎？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夏侯長空更不是個能容人的人，因此，我想這副丹藥一定對我們所中的禁制有解脫之效，否則公孫敬也不會如此注意了！」

「就算是吧！但是能否取到丹藥呢？」

白銀夫人頓了一頓才道：「不管强求也好，軟索也好，我們都一定要弄到手！」

黃金夫人點點頭道：「好吧，妳先去試試看。」

「怎麼又是要我去試試看，妳難道就不想要？」

黃金夫人苦笑道：「妹子，妳怎麼又多心了？我自然是要的，只不過此去紫竹林，迢迢百餘里，快馬來回，也要兩天，我們兩個人都突然離開了，不會引人起疑嗎？妳去，我留下也可以爲妳掩飾一下。」

白銀夫人想想道：「妳不會出賣我吧？」

黃金夫人傷感地道：「妹子，妳這樣說，就是對我太不了解了，妳一直以爲我在恨妳，在報復妳奪去慕雲，殺死慕雲的仇恨！」

白銀夫人尖刻地道：「難道妳就不是這樣嗎？」

黃金夫人的聲音充滿了柔情：「不！妹子，我從沒有恨過妳。我知道一切都是有人在暗中擺佈着妳、我、慕雲、鄧飛龍，還有很多的人，都是受害者！」

「可是妳却經常在打擊我、阻撓我、破壞我。」

黃金夫人一嘆道：「是的！妹子，我是經常在那樣做，因爲我見妳入魔漸深，似乎眞正地想爲劍尊谷賣命了，所以我才要打擊妳一下，使妳多幾次失敗的紀錄，也使夏侯長空不認爲妳已是他的心腹，更使妳少造一點孽。」

白銀夫人不耐煩地搖手阻止道：「好了！好了！妳是聖人，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對的，只有我是個闖禍胚，永遠都要妳來照顧，告訴妳，我一點都不感激，而且很討厭妳！」

說完她的身影一掠，如同一道銀色的電閃，瞬息就失去了踪影。她的口中雖說得硬，但是心中却已經承認接受黃金夫人所施予的一切了！

黃金夫人望着她去的背影，搖了一下頭，然後才回過頭來，望向李秀的藏身處：「孩子，你可以出來了！」

李秀原知道早已被黃金夫人發現了，但被她這麼一叫，到底有點不好意思，無可奈何地硬着頭皮走了出來，朝着黃金夫人拱了拱手，遲疑片刻才叫道：「夫人！」

他感到十分難叫出母親或是娘的稱呼，黃金夫人頓了一頓，似乎頗爲惆悵，但她很快就恢復了正常，溫和地道：「孩子，剛才那個人就是鄧夫人，也就是青青的母親，她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你千萬別誤解所看到的一切，那是沒法子，楊三郎不僅是公孫敬的入室弟子，也受過夏侯長空的親傳，武功劍技之高，我們兩個人加起來也不是敵手，你姨姨不用這個法子，就沒法子除去他！」

她很技巧地說明了白銀夫人的眞實身份，最後則告訴李秀是他的姨姨，實際上却是要李秀知道，她就是李秀的母親。但李秀却反應很冷淡，祇點了點頭道：「我知道，夫人，我不會對她有什麼不好的看法，也不會把她的情形告訴給別人知道的！」

黃金夫人又是一窒，這次李秀仍然稱她爲夫人，是不願意承認她的表示，這對她的打擊似乎很大，以至於她那金色的外衣都發出了瑟瑟的顫抖聲。

過了好一會兒，她才平靜了下來，輕聲問道：「你已經知道西天劍尊是什麼人了？」

「是的，在公孫敬那兒，看到了一份秘密的記錄，說明了很多武林隱秘。」

黃金夫人一怔道：「公孫敬還作了一份秘

錄？」

「是的！在他的臥室，在妳石像的底座下，刻了很多小字，記載了這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切！」

黃金夫人慍然地道：「這老畜生，居然把我的石像携進臥室裏去，他是什麼意思？」

李秀默然不答，他想起那座石像的姿態與神情，心中忍不住湧起一陣憤怒和厭惡，而黃金夫人似乎也由他的表情上猜到了一些，因此忙又問道：「他在秘錄上說些什麼？」

李秀正在躊躇難以回答，黃金夫人忙道：「孩子，你別誤會我是在探聽什麼，但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這老兒居心險惡，同樣不是玩意兒，他一輩子都沒做過一件好事，他受夏侯長空的折磨是活該！」

李秀忍不住道：「可是他却對我……」

黃金夫人忽然急急地道：「不管他對你做了些什麼好事，都不是爲了你好，因此，他讓你看到的那些秘錄，也可能不完全是眞實的，總之，此人不可信。」

她的語調更轉急促：「有人來了，我得趕緊把屍體移開，不讓人看到楊三郎同來和被殺，讓你姨姨有個行動的機會。還有，孩子，如果可能，你到紫竹林去帮助你姨姨一下，那對她實在很重要。」說到這兒，她彎腰揹起楊三郎的屍體一閃而逝，而另一邊也就響起了急驟的脚步聲，李秀不禁深爲慚愧，他自以爲耳目聰敏，行動輕靈都已臻於上乘了，但顯然比黃金夫人還差了一籌。

來人似乎功力也很高，步伐雖然急促，但發出的聲息却很小，李秀也急着離開，乃由相反的方向離去，還沒有走出幾步，來人已經追到了，李秀驟感一陣勁風由背上襲到，情知是那人已展開了攻擊，連忙屈身縮頸，將身子縮成一團，向着旁邊滾開。

突突的兩聲輕響，兩道寒光由耳旁擦掠而過，竟是一對七首，射入了前面的土中。

李秀一怔，心中暗怒，覺得背後這人太狠毒了，居然不聲不響，甚至於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竟然就下此毒手。

勁風又至，這次憑感覺似乎是整個人撲了上來，李秀不再避讓，輕叱一聲，同身一劍撩出。噹的一聲輕響，劍刃剛好擋住了劈下的劍鋒，而來人竟像一片輕飄飄的樹葉，被風吹上了半空，又徐徐的落了下來，赫然竟是回天漁隱公孫敬。

李秀原來知道他的醫術高明，却沒想到他的輕功、劍術內力也都如此高明。見他身形落地後，又待躍起攻擊，連忙招呼道：「老前輩，是再晚李秀！」

公孫敬不答話，縱身平空，又是一劍逕刺，勢勁力猛，李秀不敢閃躲，因爲公孫敬的劍勢變化十分靈活，無論閃向那一方，都會被對方追擊的，只有咬緊牙關，看準了來勢，一劍砍了出來。

他的目的並不想傷害公孫敬，只是把劍勢撞偏而已，可是兩劍交觸時，他發現對方的劍上居然虛軟無力，被他的劍一蕩就開了，情知要糟，因爲對方把勢力凌厲無匹的一招攻勢改成虛招，則必然跟着有厲害的殺手。

因此他立刻把注意力放在公孫敬的另一隻手上，果然那隻手握着一柄七首，正向着他的左側刺到。在一般人是極難避過這一刺的，因爲磕架前面一劍必須竭盡全力，身形未穩，用式已老，也無法作任何姿勢的改變，只有乖乖地等着挨刀了！

但是李秀却是自幼打下極佳的基礎，再加以後天的連番奇遇，使他的體能超越了常人很多，也超越了常態。

只是他身子一個急旋，不但把衝向一邊的身子扭了轉來，而且長劍也跟着兜轉回來，砸開了那一劍。

公孫敬冷笑道：「好小子，你還眞有兩下子，但是你要想逃過老夫的手，却不容易。」

李秀突見他的右邊有白影一縮，似乎是一隻手的模樣，跟着腰側一陣涼意，低頭一看，却是另一柄七首，齊柄插入腰間，倒是怔了一怔，因爲公孫敬一手執劍，一手執着七首，又那來的第三隻手暗施偷襲呢？

但刺中腰間的那一柄七首却絕非暗器，在近身搏鬥中施放暗器，既不易施力，也沒有速度，更難取準，因爲暗器出手時速度最慢，方向也最容易爲對方測知，沒人會做這種傻事的，何況李秀還看見有隻手縮回他的衣襟中。

公孫敬冷笑笑道：「小子，老夫這一招如何？」

李秀忍住了疼痛道：「前輩，您對再晚何以要如此？」

公孫敬冷笑道：「你是劍神之後，老夫却是劍尊谷所屬，我們本就是敵對立場……」

李秀道：「既是如此，前輩日前爲什麼又要對再晚多般的成全呢，何不在那時殺了再晚呢？」

「那時，你對老夫還有用處，老夫成全了你，是想利用你去殺死西天劍尊夏侯長空的。可是你這小子太壞，又到處亂跑，居然衝進了老夫的密室，看到一些不該看到的東西，這下子老夫可就饒不得你了！」

臉上充滿了凌厲之色，使得李秀爲之大感惑然，他再也想不到一個相貌慈和的人，會變得如此兇殘。

自己在他的臥室中，雖是看到了一篇秘錄，也看到了一尊黃金夫人的雕像，但那也不是什麼天大的秘密呀，不至於使他要因此殺死自己呀！莫非在他的臥室中還有其他什麼更大的秘密嗎？

黃金夫人的警告沒有錯，這老兒果然是個內心奸險邪惡之徒，看來自己以後該要小心一點！

李秀並不是個城府很深的人，但是他天性沉靜寡言，遇事肯靜心思考，所以此刻他閉口不言，倒像是眞的窺知了絕大的秘密似的，乃使得公孫敬殺機更盛。

公孫敬又逼前一步，看看李秀，似乎想要上前補上一劍。但李秀的從容，却又使他躑躅不決，乃又試探地問道：「小子，腰中的那一刀滋味如何，照深處看，已經深穿腎盂，你是絕對活不成了！」

李秀仍是漠然地站着，像是絲毫沒有受傷的樣子。公孫敬頓了一頓便問道：「小子，剛才你是從那個屋裏出來？你在那兒碰到什麼人了？」

李秀頓了一頓後才道：「要我回答這個問題，你能否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公孫敬想想道：「你想知道什麼？」

李秀道：「你刺我的這一七首，好像用的是第三隻手，我想知道你這第三隻手是從何而來的？」

公孫敬大笑道：「這個問題是老夫的一個大秘密，不過因爲你是個將死的人，老夫也不在乎洩漏這個秘密了，老夫的第三隻手，就是由此而來的。」

他從衣襟下又伸出了一隻手，這隻手握住了執劍的手輕輕地一拔，居然將執劍的手齊腕部拔了下來丟在地上，那隻手縮了回去，又從衣袖中伸了出來，由地下拾起斷手，取下了長劍，然後把斷手收入懷中笑道：「你現在明白了嗎？」

李秀恍然道：「原來這是一隻假的手！」

（以下轉入第七十八頁）

雷霆千里（一）

護花縱有力　劣行難獲諒

黃鷹．文
黃耀基．圖

火鳳凰

夜已深，霧正濃。月圓中空，月光透過濃霧射下，更加迷濛。

沒有風，那濃霧就像是一重重的乳白色的輕紗，籠罩着整個市鎭，所有的景物看來都不怎樣眞實。

這時候，大多數的人相信都已經在夢中，長街兩旁的屋子，甚至連一點燈光也沒有。

長街上却仍然有人。一個幽靈一樣，看來也不怎樣眞實的人。

那個人一身白衣如雪，面色亦有些蒼白，沐着月光，更就像只是由一團霧氣凝成，隨時都會飄散。

他的年紀似乎並不大，却蓄着五綹長鬚，雙手低垂，站在那裏一動也都不一動，面上也沒有絲毫表情變化，完全就泥塑木彫也似。

在他的左腰，掛着一支劍，幾及四尺，比一般的劍要長，而且也狹窄許多。

他站在那裏顯然已經很久，一身衣衫已經被霧氣披濕。

長街寂寥，他面東而立，若有所待。

更鼓聲遙遙傳來，二更已將盡。昏黃的燈光閃處，一個更夫從街角轉出，一面敲着更鼓，一面向白衣人這邊走來。

更夫已老大一把年紀，老眼昏花，弓着腰又走前數丈，才非常突然的發現這個白衣人。他當場一呆，詫異的一聲輕呼，停下了脚步。

那個白衣人一些反應也沒有。

更夫又等了一會，才大着胆子走過去，戰戰兢兢的走到那個白衣人的面前，舉起燈籠照去。

白衣人還是毫無反應，那雙眼睛就像已凝成冰雪，閃着冷芒，却一眨也不眨。

更夫越看越心寒，不由自主倒退了幾步，脫口猛一聲驚叫，轉身急奔了回去。

白衣人的嘴角終於露出了一絲冷笑。

昏黃的燈光閃逝，急風一陣吹過，吹起了白衣人的衣袂，也吹去了他嘴角那一絲冷笑。

急風隱約帶着馬蹄聲，再一陣急風吹至，馬蹄聲已經很近了。

高牆內狗吠聲突起。

一騎快馬也就在狗吠聲中衝入長街。白馬紅衣。

那匹馬混身雪白，一根雜毛也沒有，顯然是一匹千金難求的駿馬。

騎在馬上的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一身紅衣，還加上一襲紅色的披風。

那種紅色在月夜中仍然奪目，就像是鮮血，就像是火焰。

披風「獵獵」飛揚，那個女孩子一團烈火也似向這邊飛來。

白衣人冰雪一樣的眼瞳終於融化，目光一閃，有如閃電般一亮。

在他周圍的濃霧立時激盪起來，彷彿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疾推了出去。

那個女孩子一騎已奔至白衣人身前三丈，卽時一勒韁繩。

「希聿聿」馬嘶聲中，白馬前蹄一奮，人立而起，但隨又踏下。

女孩子眼珠子滴溜溜一轉，上下打量了那個白衣人一眼，一面輕拍馬脖子。「雪兒，不要怕。」語聲悅耳，她的說話與神態都帶着稚氣。

白衣人閃電一樣的目光同時落在女孩子的面上。

目光相接，女孩子心頭一凜，微嗔。「你怎麼這樣看人?」

白衣人不覺目光一歛，突然道：「火鳳凰易菁菁?」

「就是我了。」女孩子有些詫異。「我可是不認識你。」

「我姓杜——」白衣人一字一頓。「杜伯文。」

「杜仲武是你的什麼人?」

「弟弟。」杜伯文目光再亮。「我們也許完全不相似，但這是事實。」

易菁菁輕聲道：「你知道我砍斷了他的一雙手?」

杜伯文冷冷道：「他的一雙手在杜家最是精巧，琴棋詩畫，無不媲美名家?」

「他的劍却用得並不好。」

「因爲他也只是一個人，所以非獨劍，就是琴棋詩畫嚴格說來，亦只能說是不錯，與名家其實還有大段距離。」

易菁菁「嗯」的一聲。

杜伯文接道：「但是在我們杜家，却沒有其他人能够像他這樣多才多藝，在兄弟之中，最得寵的當然也就是他了。」

易菁菁點頭。「這不難想像。」

「就是他本人，也很欣賞那雙手。」杜伯文語聲一沉。「對他來說，那雙手，有甚於他的性命。」

易菁菁沉默了下去。

杜伯文的語聲低沉。「所以從昏迷中醒來，發覺失去了那雙手之後，他做了一件很突然的事情。」

易菁菁櫻唇微開，欲言又止。

杜伯文接道：「他以脚將自己的配劍挑起來，然後將自己的咽喉迎上去。」

易菁菁脫口一聲：「他死了?」

杜伯文目光收縮，冷冷道：「聽說姑娘所以斷去他的手，是因爲他當時企圖對姑娘輕薄。」

「很多人都看見。」

「舍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這個做哥哥的當然也很清楚，雖然當時我不在場，但我還是相信姑娘當時的確有斷他一雙手的必要。」

易菁菁輕掠了一下被風吹散的秀髮，沒有打斷杜伯文的話。

「不過他終究是杜家的人，無論他做錯了什麼事也應該由杜家的人來處置。」

易菁菁歎了一口氣。「可是我已經處置了他了。」

杜伯文歎了一口氣。「杜家在武林中雖然比不上南宮、慕容，也不是一般可比，多少還有些地位。」

易菁菁眼珠子一轉。「你們打算怎麼樣?」

「家父有話下來——」杜伯文一字字的道：「這是血債，一定要血償?」

易菁菁意料之中，並沒有絲毫驚訝，只是問：「你現在動手，還是等其他的人到來，一起上?」

杜伯文冷冷一笑，雙掌一拍。

他的一雙手有如白玉，十指修長，發出來的掌聲在靜夜中聽來，却有如霹靂一樣。

兩行三十多個白衣漢子應聲從他身後兩側巷子裏奔出來，雁翅一樣在他的左右排開，左手各執火把。

火摺子一剔，所有火把幾乎同時燃起來，長街迅速被照耀得有如白晝一樣。

易菁菁竟然不爲所動，急風吹過，伸手又一掠被風吹散的秀髮。

急風吹來了一陣急遽的馬蹄聲。

杜伯文面上的笑容更森冷，盯着易菁菁。

易菁菁輕將那襲血紅色的披風，動作神態仍然是那麼的嬌憨，似乎並沒有將杜伯文等人放在心上。

杜伯文雖然沒有說出來，心頭已起疑，易菁菁的鎭定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急遽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夾雜着叱喝聲，不過片刻工夫，十三騎快馬已衝進長街內。

當先一個鬚髮俱白的青衣老人，左手控韁，右手倒提着一柄斬馬長刀。

在他的後面，跟着十二個白衣漢子。

青衣老人在易菁菁身後兩丈勒住坐騎，遙呼道：「大少爺到底將人截住了。」

杜伯文淡應。「老管家來得也正是時候。」

易菁菁即時「噗哧」的一笑，回顧青衣老人。「我還以爲你就是杜飛雲。」

杜伯文眼瞳中詫異之色更濃。

青衣老人一怔，叱喝道：「我家老爺的名豈是你叫的!」

易菁菁眨着眼睛。「可是，我已經叫了。」

青衣老人怒極反笑。「女娃子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是眞的不知道。」易菁菁反問道：「你能否告訴我?」

青衣老人又一怔。

易菁菁嬌笑。「你其實也不知道。」

「少饒舌!」青衣老人也不知是好氣，還是是好笑。

易菁菁接道：「告訴我，你又叫做杜什麼?」

「杜全!」

杜伯文那邊突然道：「老管家，她是在拖延時間。」

「好狡猾的女娃子！」杜全目光一掃，一搖頭。「這時候還有誰會來救你？」

易菁菁一皺鼻子：「你們本該在路上將我截下，不要讓我進入這地方。」、

杜伯文冷冷的問：「爲什麼？」

「他就是住在這地方了。」

「他？」杜伯文又追問：「誰？」

「見到他你不就知道了？」

「這街上現在就只有我們。」

易菁菁說得很認眞。「除非他不再理會我，否則，只要你們動手，他一定就立即出現。」

杜全四顧一眼，大笑道：「我看你還是不要拖延時間了。」

易菁菁搖頭。「你們要動手，隨時都可以動手。」

杜全目光轉向杜伯文。

杜伯文冷冷的道：「我倒要看看什麼人敢與杜家過不去。」

易菁菁一聲輕笑。「我不就是了。」

「好像你這樣不知天高地厚的人，難道……」一個懶洋洋的聲音即時從凌空落下，「最低限度，還有一個。」

杜伯文一怔，抬起頭。

所有的目光同時向聲音來處望去，都帶着詫異，只有易菁菁例外。易菁菁的眼瞳中充滿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歡愉，絕無疑問，她已經知道說話的是什麼人。

語聲來自長街旁邊一座高牆之上。

那之上不知何時已多了一個黑衣人，貓一樣懶洋洋的伏在那裏，正向下望來。

他看來才不過二十七八歲，不算得太英俊，却看來令人感覺一種難以言喻的舒服，尤其是那種懶洋洋的笑容。

杜伯文看在眼裏，心頭一動，眼旁的肌肉突然一顫。他是省起了一個人。

杜全即時一聲暴喝：「是什麼人？下來。」

黑衣人只是笑笑，淡淡的看了看杜全一眼，沒有作聲。

易菁菁即時道：「他其實不算是一個人，最低限度，他自己時常都是這樣對人說。」

「不是一個人？」杜全一怔。「那算是什麼？」

「貓——」易菁菁一笑。

「貓？」杜全又一怔。

易菁菁一字字的道：「黑貓。」

杜全的面色不由陡然一白。「他就是黑貓。」

易菁菁道：「你要知道到底是不是，豈非簡單得很。」

杜全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那柄斬馬刀不由自主護住了胸前。

易菁菁目光一轉。「想不到你的名氣這麼嚇人。」

黑貓歎了一口氣。「比起你來，又算得了什麼？」

「因爲我是鳳凰，會飛。」

「而且是火鳳凰。」黑貓又歎了一口氣。「我看這小鎭遲早要給你燒光。」

「你是說我又給你惹麻煩？」易菁菁始終一臉笑容，她的脾氣一向很不好，可是在這黑貓面前，却完全使不出來。

「這一次你惹的麻煩眞還不少！」黑貓搖頭。

「你害怕？」

「這種話好像不是你說的。」易菁菁銀鈴一樣笑起來，看也沒有再看那些杜家的人。

他們也顯然不將杜家的人放在心上。

杜全大怒，花白的鬍子顫抖起來，手中那柄斬馬長刀呼呼欲出。

杜伯文却出奇的冷靜，只是凝望着高牆上的黑貓，也不知在作什麼打算。

易菁菁笑着忽然問道：「貓兒，你打算怎樣？」

黑貓懶洋洋的在牆頭上坐起身子。「這當然要看他們打算怎樣了。」

易菁菁轉望杜伯文。「聽到沒有？」

杜伯文冷冷的道：「我不是聾子，我手下的人也不是。」

「那你說，要將我怎樣？」

杜伯文道：「已經說了！」

易菁菁仰首又望着黑貓。「他們一定要殺我呢。」

黑貓笑了笑。「那就等他們來動手好了。」

易菁菁又伸手一掠秀髮。

杜伯文冷冷的道：「黑貓雖然名動江湖，杜家的人還未放在眼內。」

黑貓道：「就正如我沒有將杜家的人放在眼內一樣。」

杜伯文忽然問：「不是說，沒有錢，你絕不會拔劍？」

「任何殺手都是這樣的。」

「易菁菁給了你多少錢。」

「她從來沒有給我錢，但無論誰要傷害她，都要問過我的劍。」

杜伯文冷笑。「她雖然沒有給你錢，却給了你比錢更重要的東西。」

易菁菁俏臉一紅。

黑貓淡然道：「我只有兩個朋友，她是其中之一。」

「只是朋友？」杜伯文話中似有話。

易菁菁斥道：「是不是與你有什麼關係？」

「沒有，一些也沒有，」杜伯文冷冷的道：我們本來只是要殺你一個人，多殺一個却也沒相干。」

黑貓道：「多殺多少個在我來說都是一樣」

「我知道你是一個冷血殺手。」

「血不冷根本就不配做殺手。」

杜伯文目光轉向易菁菁。「只是想不到，易金虹的女兒竟然會與一個江湖敗類走在一起。」

黑貓若無其事，易菁菁的臉却一沉。

杜伯文接道：「易金虹俠名滿江湖，應該不會是沽名釣譽之輩。」

易菁菁截道：「我是我，我爹是我爹，你別拉在一起說。」

杜伯文「哦」的一聲。「看來你跟黑貓走在一起，易金虹不是不知道，只是管不來。」

易菁菁冷笑。「這是我爹爹的事。」

她一直都很平靜，可是一提到易金虹就激動起來。

黑貓反而一些反應也沒有，這若非他根本沒有將這件事放在心上，這個人的冷靜，實在可怕。

杜伯文看在眼內，口裏雖然沒有說出

來，心頭已然又一凜。

黑貓忽然道：「菁菁，你不是答應過我，絕不會爲這件事激動。」

易菁菁看了黑貓一眼，咬咬唇，沒有說什麼，黑貓轉顧杜伯文。「你若是眞的有本領，又何必說這許多廢話。」

杜伯文冷笑，抬手摸了摸鬍子・猛一落。

杜全即時大喝一聲，縱身從馬背上拔了起來，半空中斬馬刀一掄，迎頭向易菁菁斬下。

蒼白的鬢髮逆風疾揚了起來，人看來就像是一頭怒獅，這一刀的氣勢更懾人！

易菁菁看在眼內，一聲輕叱，放馬疾竄向黑貓那邊。

那匹馬果然神駿非常，一竄已到了高牆之下，眼看便要撞上牆壁，那知道却就在那一刹那停下。

易菁菁一抖披風，燕子般滾鞍下馬，手一抹，劍出鞘。

杜全一刀斬空，人刀一旋，又一聲大喝，再向易菁菁那邊撲去！

那些白衣大漢同時揮刀疾衝了上來，只有杜伯文仍然站在原地，沒有動。

跟隨杜全追來那十二個大漢沒有下馬，就一一策馬舞刀，殺奔易菁菁。

馬蹄雷鳴，刀光電閃，喊殺連天。

杜全一刀先殺到，刀風激起了易菁菁的披風。

易菁菁同時飛起來，閃刀，出劍，「嗡」一聲，長劍彈出數十道光影，罩向杜全。

杜全雙手一轉，刀光如輪，裂開劍影長身暴退，那十二個大漢飛騎旋即衝至。

也就在這時候，黑貓動了。

他伏在那裏，看來懶洋洋，一些也不起勁，可是這一動，混身都充滿活力。

那枝劍同時出鞘，就像是一隻貓突然伸出了牠藏在蹼內的利爪。

人與劍有如一道飛虹，颼的從兩個白衣大漢頭上飛過，那兩個大漢看在眼內，揚刀欲擋，但刀才舉到一半，人頭已然在劍光中飛離了脖子。

一股鮮血從斷口冲出，無頭的屍身一仰，亦從馬鞍上掉下。

黑貓去勢未絕，射向杜全！

杜全斬馬刀一翻，暴喝聲中，一連十八斬。

劍光刀光相撞在一起，「錚」的一聲，黑貓只接一刀，人與劍已借力飛回。

劍一閃，刺入了一個白衣人的後背，黑貓的脚接蹬在那個白衣人坐騎的臀上。

馬驚嘶，黑貓借力身形倒翻，劍曳着一道血虹，「奪」的又刺進了另一個人白衣人的咽喉。

其餘的人震驚，勒馬回刀，轉而攻向黑貓。

他們竟忘了易菁菁，到易菁菁的劍刺入一個人的胸膛的時候，才知道這個女孩子殺起人來一些也不慢。

易菁菁一團烈火也似凌空滾動，劍光匹鍊也似，閃亮而迅速。

黑貓配合得恰到好處，易菁菁的劍即使够不上分寸，有他在旁邊插上一手，立時便正中要害。

那些白衣大漢都並非庸手，看出易菁菁的劍未能威脅自己的生命，根本就沒有理會，冷不防黑貓橫來一掌拍在身上，那身子便向劍尖迎去。

不過片刻，策馬衝上來那些大漢的白衣無不被鮮血染紅，當場絕命。

亂馬狂奔，徒步衝前來那些大漢立時被衝散，亂成一團。

杜全仗刀欲搶救，竟然保不住一人，亦不由震驚，再看馬匹到處奔竄也不知如何是好。

杜伯文當機立斷，一聲：「殺馬！」

那些白衣大漢亂刀齊落，十二匹馬瞬息被刺殺在長街之上。

悲嘶未絕，馬血奔流，長街一片血紅，火把照耀下，觸目驚心。

黑貓易菁菁反而停下來，肩並肩，相靠在一起，易菁菁一面笑容，忽然道：「貓兒，我告訴你一件事。」

「杜家其實是一個强盗窩，殺人如麻，無惡不作。」黑貓替易菁菁說出來。

易菁菁一怔。「你怎麼知道？」

黑貓嘆了一口氣。「你忘了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江湖上比較有名氣的帮會的背景，我怎會不清楚？」

易菁菁笑道：「所以你殺掉他們，也不必難過。」

黑貓淡應道：「我殺人從不難過。」

「殺掉他們，白道的朋友很多都會感激你。」

「我也不須別人感激。」黑貓看着易菁菁。「我殺他們，主要是因爲他們危害你的安全。」

「黑貓——」易菁菁欲言又止。

「你的心意我明白」。黑貓搖搖頭。「你是要改變別人對我的印象。」

易菁菁無言。

黑貓一笑，道：「你以後別再做這種傻事，記着，無論我怎樣做，在別人的眼中，黑貓始終是黑貓，是一個冷血殺手，殺人只是爲了錢。」

易菁菁叫了出來：「現在你不是。」

「別人怎樣想，你却不能够阻止。」

黑貓笑了笑：「一個做了七年殺手的人是很難改變別人對他的印象的。」

易菁菁搖頭。「可是這兩年以來，你已經一個好人也沒有殺過。」

「有誰知道，有誰相信？」

「我，還有蕭大哥。」

「別的人？」

「我不管——」易菁菁的脾氣也發作了。

「你要改變的，豈非就只是別人的印象。」

易菁菁怔在那裏，黑貓看着他，歎了一口氣。「答應我，以後不要再這樣做，萬一你有個什麼不測，我會很難過，很難過。」

易菁菁咬着嘴唇，不作聲。

黑貓緩緩道：「你就是將天下所有的壞人引來，一個個給我殺掉，七年殺手生涯中我所殺的好人的後人，也還是要憎恨我。」他苦澀一笑，接道：「而且有些人，我也未必殺得了。」

易菁菁垂下頭。

杜家的人這時候已經圍了上來，杜全斬馬刀始終指着黑貓易菁菁。

二人却連看也懶看一眼。

杜全雖然很生氣，並沒有立即衝前去，黑貓用劍的快、準、狠，不由他不感到心寒。

杜伯文仍然立在原地。

那些白衣大漢一個也沒有回頭望去，他們的武功雖則有限，但絕無疑問，都經過嚴格的訓練。

他們的眼瞳中也雖則不少都露出詫異之色，亦是一個也沒有後退。

在杜家的人來說，後退的意思，也就是死亡。

夜風吹過，吹下了幾片落葉，火把在風中搖曳，使得所有人的神態看來都有些詭異。

黑貓一抬手，抓住了一片落葉，竟好像有些傷感，歎息道：「秋天了。」

杜全即時暴喝縱身，凌空一刀急刺向黑貓，威勢比這之前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黑貓易菁菁雙劍齊出，一齊向這一刀迎去。兩人已聯手禦敵多次，這雙劍一出，恰到好處，竟將這一刀的力道卸去。

雙劍旋即順着刀柄滑下，剪向杜全的雙手，杜全也不慢，刀勢一轉，避雙劍，掄刀花。

斬馬刀長丈外，又是重兵器，這一掄，風動呼嘯，聲勢奪人。

黑貓易菁菁身形立即左右飛開，如虹劍光過處，衝上來的白衣人倒下了三個。

杜全斬馬刀一轉，追斬易菁菁！

黑貓矯活的身子幾乎同時那邊倒掠回來，急刺向杜全後頸。

也幾乎同時，杜伯文動了，那隻右手一抹，長劍無聲的出鞘，燈光下閃起一道奪目的寒芒。

他的身子同時向前射出，帶起一下刺耳已極的破空聲。

他拔劍無聲，出劍之聲却摧人心魄，那枝狹長的利劍「嗤」一聲劃過長空，就像是一道閃電也似，疾擊向黑貓！

黑貓的劍已刺至，杜全掄刀回擋，一擋竟落空，他把刀急一個地趟翻身。

黑貓同時倒下去，貼地緊追在杜全的身後，這一倒，那閃電一劍便刺空！

杜伯文一聲長嘯，身形半空中一頓，旋即疾往上拔起，半空中折腰，劍又閃電般擊下！

黑貓的左掌那剎那陡然往地上一按，箭一樣向前射出！

杜全同時翻身一刀回斬。

這一刀與杜伯文那一劍配合得很好，當然，若是能够再快一些，却是最好。

就因為還不够快，這一刀並沒有堵住黑貓的身形。

黑貓身形那一動竟好像連杜全出刀的位置、快慢，都完全計算在內，正好在杜全的身旁，在那一刀斬至的那一刹，掠了過去。

杜全一刀斬空，眼前黑影一閃，連驚呼也來不及發出，小腹上就感到了一下激烈的刺痛。

他終於叫了出來，慘叫！

慘叫聲急轉，突然停下，他的上半截身子同時橫飛出去，下半截仍站在原地。

黑貓那一劍竟然將杜全攔腰斬成了兩截。

那一劍的威力實在不可思議！

劍固然要鋒利，心若是不够狠，也絕對使不出如此的一劍來。

杜伯文的劍迅速擊下，在將要插入地面的剎那停下，他的人同時翻身，雙腳踏地，穩如泰山。

黑貓已經在兩丈之外，盯着杜伯文，面上仍然是那種表情，似笑非笑，給人一種懶洋洋的感覺。

杜伯文本來就沒有小覷這個人，現在更加就不敢大意。

「好劍法——」黑貓隨即說出了這樣的兩句話：「杜家能够在江湖上立足果然有它過人的條件。」

杜伯文的臉上一些喜色也沒有，冷冷的道：「若是好，你現在已經是一個死人了。」

「若是不好，那麼凌厲的一劍，又焉能收得住。」黑貓笑了笑。「你若是不能及時收住劍勢，我的劍絕對可以在那一剎那刺進你的身體內。」

杜伯文絕不懷疑黑貓這句話，冷冷的盯着黑貓的劍。「如此說來，你的劍法豈不是更好？」

黑貓搖搖頭。「我根本就不懂什麼劍法。」

「哦！」杜伯文顯然不相信。

黑貓淡然一笑道：「我只懂得用劍殺人。」

杜伯文冷笑。

黑貓接道：「當然，我還懂得在殺人同時，怎帶避免被人殺。」

杜伯文悶哼。「就像方才你刺殺杜全一樣？」

「不錯——」黑貓應聲欺前。

杜伯文同時迎上，腕一抖，「嗡」一劍刺出。

這一劍刺到一半，已變成七劍，每一劍都是刺向黑貓的要害。

黑貓的劍與人齊動，閃避、封擋、反擊，迅速的化解了杜伯文的七劍，在欺近同時，反腕一劍從一個匪夷所思的角度，刺向杜伯文的咽喉！

杜伯文一聲輕叱，翻身，閃過黑貓的劍，回刺一劍，也是刺向黑貓的咽喉。

黑貓一劍架住，就勢一個翻身，凌空從杜伯文的頭上滾過。

杜伯文偏身急閃，劍與人齊轉，「嗡」一聲，千百道劍光環身射出！

黑貓閃耀騰挪，身形迅速的滾動，一時高一時低，却再也近不了杜伯文的身。

杜伯文就像是一隻混身佈滿了尖針的刺蝟，

他的劍勢不絕如流水，迴環流動，反纏向黑貓。

黑貓的面上仍然有笑容，但身形已沒有方才那麼瀟洒，突然翻身暴退。

杜伯文千鋒即時變回一劍，「嗤」的急刺向黑貓。

這一劍的速度，絕對在他方才施展之上，角度更奇詭，黑貓若不是及時倒退，這一劍，絕對可以刺進黑貓的體內。

他果然沒有誇口，殺人之外，還懂得怎樣避免被人殺。

杜伯文這一劍之下絕少活口，他也看得很清楚，黑貓已被他的劍勢牽制住，絕難閃得開他這突然一劍，那知道，這一劍眼看就要刺在黑貓的身上，黑貓的身子竟就在那剎那暴退。

一寸之差，這一劍刺盡，還是趕不上黑貓倒退的身形。

這一劍刺空，在杜伯文的感覺，就像是行走間突然一腳踏空，猛一陣茫然襲上心頭。

然後他突然倒退，這一退，竟退得比黑貓還快。

黑貓倒是沒有想到杜伯文會離開，一呆才追前，杜伯文已經翻身掠上一道高牆上。

身形一落又起，杜文伯迅速已飛掠而去。

黑貓的身形亦迅速掠出，竄上高牆，緊追在杜伯文身後！

他的輕功在杜伯文之上，越追越近。

杜伯文頭也不回，飛越三道高牆，身形急落在一條黑暗的巷子裏。

一匹駿馬等在接近巷口的地方，杜伯文身形正好落在馬鞍之上，一聲喝叱，那匹駿馬立卽洒開四蹄，疾奔了出去，其快如箭。

黑貓身形落在巷口高牆之上，杜伯文一騎已經奔出丈外，他一聲冷笑，目光與劍光同時一閃，飛過長空，一劍淩空刺向杜伯文。

尖銳的破空聲奪人心魄！

黑貓這一劍的速度也是在方才的任何一劍之上。

杜伯文沒有理會，只是策馬奔前，他絕對相信這匹馬的速度。

這匹馬也果然沒有令他失望。

黑貓人劍一射三丈，可是這匹已馱着杜伯文遠奔出四丈之外。

黑貓人劍淩空未落，左手一伸一登，一枝只有七寸長的小劍從袖中飛出，急射向杜伯文的後背。

杜伯文雖然沒有回頭，亦聽出風聲有異，長劍一回，「叮」的一聲，將那枝短劍震飛！

那匹馬四蹄不停，這片刻又奔出了數丈。

黑貓身形沒有再掠前，冷冷的一笑，緩步走過去，拾起落在地上那枝小劍，納回袖中。

也就在這時候，燈光閃動，七個白衣漢子發狂的向這邊奔來。

他們的身上有些已受傷，神態狼狽。

杜全倒下，他們的心已寒了一大半，但仗着人多，仍然苦纏着易菁菁。

他們當然不是易菁菁的對手，可是易菁菁要擺脫他們的糾纏却也不容易，他們只希望杜伯文能够儘快將黑貓刺殺劍下。

杜伯文這一走，他們那還不大亂，四下逃命。

易菁菁向黑貓這邊追來，向這邊逃命的白衣漢子更就沒命的發足狂奔。

到他們發現黑貓就擋在前面，脚步不由都一頓，但立即揮刀衝殺前去。

黑貓搖頭，站在那裏沒有動，那些白衣漢子一衝上前，亂刀齊落。

他們的手中有些還掌着燈籠，燈光照耀下，刀光奪目。

黑貓的劍這才刺出去。

沒有兵器交擊聲，刀在黑貓的身旁一一砍空，黑貓刺出的每一劍都正中要害。

鮮血激濺，七個白衣漢子一個個飛開，倒下。

燈籠亦散落地上，着火燃燒，長街周圍逐漸暗下去。

易菁菁快步走到黑貓身旁，關切的扳着他肩膀。「貓兒，你怎了？」

黑貓笑笑，「貓命有九，何況就憑這些人，還要不了我的命！」

易菁菁「哧噗」一笑。

黑貓盯着她，歎息着叮嚀。「說眞的，這是最後的一次。」

易菁菁考慮了一會，終於點頭。「那個杜伯文，跑了？」

黑貓目光一轉。「我本想追殺下去，但一想就是殺了他，也沒用，杜飛雲還是一樣找到來。」

易菁菁道：「我可不害怕他。」

黑貓沉下聲。「你現在立即回家，在杜飛雲未死之前，不要再出來。」

「為什麼？」

黑貓一字字的道：「杜伯文的武功在我之上！」

「你騙我！」易菁菁笑指黑貓。「你要騙我回去可沒有這麼容易，我方才看見他給你打得落荒而逃，事實他亦是丟下了所有的屬下不顧離開。」

「那是他的氣勢為我們所奪，而殺人的經驗他又沒有我那麼豐富，所以才給我唬住。」

易菁菁笑顧黑貓，還是滿目的懷疑之色。「我仍然不相信。」

「要怎樣你才相信？」黑貓歎了口氣。「難道要看見我倒在杜伯文的劍下？」

易菁菁笑容一歛，她終於看出，黑貓一些也不像在開玩笑。

黑貓接道：「以我所知，杜伯文的武功在杜家中只是名列第三。」

易菁菁一怔。「那還有……」

「杜飛雲！」黑貓半瞇起眼睛。「據說他的劍術非獨杜家第一，甚至已是以名列天下十大劍術高手之內。」

易菁菁道：「眞的？」

「沈勝衣也是這樣說。」

「除了杜飛雲……」

「還有就是他的母親杜老夫人。」黑貓的神態更凝重。

「我不知道有這個人。」

「她是杜家輩份最高的一個，說年紀，應該在七十之外，但武功還未擱下。」

「七十多歲的老婦人你也害怕？」易菁菁帶笑的口吻，顯然又在懷疑黑貓的說話。

黑貓的臉上一些笑容也沒有。「杜飛雲雖然說是杜家一家之主，事實上，還受命這個母親，這件事稍有熟悉杜家內情的人來說，已不是秘密。」

易菁菁眨着眼睛。

「這個老婦人據知本姓唐，單名晶，是四川唐門的人。」

「唐門？」易菁菁呆一呆。

黑貓的語聲更低沉。「唐門以暗器見長，在毒藥暗器方面，可以說，還沒有一個門派比得上，唐晶在未嫁入杜家之前，是唐門內堂三大護法之一。」

易菁菁的笑容不由凝結。

唐門的人雖然很少涉足江湖，在江湖上的地位僅次於九大門派，而唐門毒藥暗器的威力，江湖中人更就聞名色變。

唐晶既然是唐門三大護法之一，武功與暗器自然不是一般可比。

而她以一個女人，竟然一直支配着杜家，當然亦有她令杜家的人懾服的地方。

易菁菁也從未見過黑貓的說話神態這樣凝重，她看着黑貓，怔住在那裏。

黑貓自然展顏一笑。「杜家雖然厲害，相信還惹不起易家堡。」

易菁菁沒有作聲。

黑貓笑接道：「你現在趕回易家堡，杜家的人相信來不及阻截。」

易菁菁脫口道：「看來這一次我惹的麻煩的確還不小。」

黑貓輕捉着易菁菁的肩膀。「這件事，你必須跟你爹爹說。」

易菁菁沒有反應。

易菁菁怔怔的看着黑貓，好一會，突然問：「那你呢？貓兒。」

黑貓很冷靜的道：「我會一直送你到易家堡去，看着你安全的進入易家堡才離開。」

易菁菁道：「你也該進去，我爹爹表面上雖然好像很不喜歡你，但事實並不是的，我再跟他說一說，一定會給你在易家堡留下來。」

黑貓搖頭。

易菁菁接道：「這個禍是我惹出來的，沒有理由讓你一個人承担一切後果，我爹爹也是一個明白人，你應該很明白。」

黑貓笑笑，笑得異常淒涼。

易菁菁又道：「貓兒，你若是拒絕，我會很傷心。」

黑貓看着她，緩緩道：「逃避絕不是辦法，這一點，相信你應該明白。」

易菁菁不能不點頭承認。

「你回去易家堡之後，我就會跟杜家的人了斷這件事。」黑貓的眼神很堅定。

「不是說，杜家的人很厲害？」

「你却也莫要忘記，我一直以什麼工作爲生。」黑貓輕撫着劍柄。「我不是要跟他們正面決鬥，只是要刺殺他們，殺人與決鬥，完全是兩回事。」

易菁菁抓着黑貓的手。「也許我能夠助你一臂之力。」

黑貓又搖頭。

易菁菁叫起來。「你總不能否認我的武功其實也不錯。」

「有你在，我不免要分神，只有更危險。」

「你……」易菁菁嘟起小嘴。

黑貓笑一笑。「你應該知道，我一些也沒有輕視你的意思，也應該知道，我說的都是事實。」

易菁菁沉默下去。

黑貓笑接道：「到現在爲止，我從未失過手，對於我，你應該很有信心。」

「我就是不放心。」易菁菁叫起來。

「他們人那麼多，而且又有三個你也自認不如的高手。」

黑貓道：「可是你也莫忘記，我也有一個武功很不錯的朋友。」

「沈勝衣？」易菁菁急問：「你眞的會去找他幫你這個忙？」

黑貓笑起來。「看來你對他比我要有信心。」

「那只是因爲他做事從不會像你這樣不小心。」

「我若是不小心，能够活到現在？」

「可是，我很多時看見你都是心神恍惚。」

「你難道不知道那完全因爲有你在旁之故？」

「我在旁又怎樣？」

「不免會分神去偷看你幾眼。」

「胡說。」易菁菁嬌嗔，臉也不由紅起來。

「你說是胡說，那就是胡說好了。」

黑貓聳了聳肩膀，又露出那種吊兒郎當的神態。

易菁菁扳着臉，鄭重的道：「貓兒，你發誓不騙我，一定會去找沈大哥。」

黑貓笑着道：「我若是騙你，不得好死……」

易菁菁忙掩着黑貓的嘴巴，黑貓隨即握着易菁菁的手，凝望着易菁菁。

兩人四目交投，多少柔情，盡在不言中。

易菁菁看着，不由自主埋首黑貓懷中，黑貓雙手將她摟擁着，眼睛中突然露出了一種奇怪的神色。

易菁菁若是看在眼內，不難會發覺，那其中透着一種很奇怪的悲哀。

黑貓爲什麼悲哀？

× × ×

曉風殘月。

楊柳岸。

易菁菁黑貓並騎走在岸上，都沒有說話。

經過三天的馬不停蹄，他們已終於來到易家堡，楊柳岸的盡頭，就是易家堡所在。

曉風吹開了冷霧，遠遠已可以看見易家堡就像是一隻奇大的怪獸也似蹲伏在那邊的山下。

這三天以來，一路上都很安靜，杜家的人沒有再出現，易菁菁的面上又有了笑容。

黑貓的心情却顯然越來越沉重，易菁菁也發覺了，一路上不住的逗黑貓歡笑。

黑貓偶然也露出笑容，這笑容的後面却隱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悲哀。

易菁菁始終沒有發覺這種悲哀，越接近易家堡，她的笑容也越來越少了。

她是很想說服黑貓在易家堡留下來，可是無論她怎樣說，黑貓始終都搖頭，都說要考慮。

黑貓的性格沒有人比她更清楚的了，這所謂考慮，也就是拒絕。

黑貓也堅持一定要先與杜家的人作一個了斷，對於這一點，易菁菁沒有反對。

她甚至已決定在回去易家堡之後，怎也要說服父親出堡去助黑貓一臂之力。

黑貓對於她這個建議並沒有反對，但一樣沒有表示贊成。

兩騎又奔前十來丈，易菁菁忽然將馬勒住，看着黑貓。

「怎樣了？」黑貓亦將馬停下。

「貓兒——」易菁菁歎了一口氣。「

你考慮清楚了，眞的不進去，不見一下我爹爹？」

黑貓笑了笑。「不進去，你還有希望可以說服他，一進去，什麼也不用說了，你爹爹的脾氣難道你還不清楚？」

易菁菁苦笑。「你是否可以在堡外等我一個時間。」

黑貓搖頭。「我必須趕去找沈勝衣，否則，只怕來不及了。」

易菁菁道：「一路上不是很平靜？」

「越平靜也就越危險。」

「怎會的。」易菁菁一掠秀髮。「我看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我們跑到這裏來。」

以杜家勢力的龐大，竟然會不知道，那簡直就是笑話，黑貓却沒有笑出來，漫應道：「也許就是了。」

易菁菁想想又道：「不過沈大哥行踪飄忽，要找他實在不容易，早一些去找他也是好的，若是找他不到，貓兒，你一定要回來這裏找我。」

「別人要找他困難，我要找他却是很容易。」黑貓的話聲充滿自信。

易菁菁笑道：「你就是知道他喜歡到什麼地方留連。」

「我們到底已算得是老朋友。」

「沈大哥人那麼好，你又是他的好朋友，老朋友，一定不會袖手旁觀，但只是你們，我仍然放心不下。」易菁菁沉吟一下。「看來我還是趕回去說服爹爹，加上我爹爹，事情就更簡單了。」

黑貓並沒有反對，目光一遠。「易家堡經已在望，菁菁我不再送了。」

易菁菁目光一轉又落在黑貓面上。「你就是不肯在堡外等我消息？」

黑貓道：「你爹爹是怎樣固執的一個人，相信你比我更清楚，要說服他可不是一時半刻的事情。」

易菁菁方待說什麼，黑貓話又已接上。「菁菁，你平日也不是這樣子，怎麼這一次……」

「你難道還不明白？」易菁菁顯得有些傷感。

黑貓無言點頭。

易菁菁轉望易家堡那邊，忽然歎息道：「不知怎的，我就是不想回去。」

黑貓道：「你不是說過，假以時日一定可以說服你爹爹。」

「我是這樣說過，但每一次回去，我總是很担心，以後會不會再看見你。」易菁菁又歎息。「你也知道的，每一次我都是氣不過爹爹，溜出來。」

黑貓有點感慨道：「天下父母心，你爹爹無論怎樣，目的也只是爲了你好，莫忘了，他只有你這一個女兒。」

「你總不能否認他實在固執。」

「這種固執是值得原諒的。」

易菁菁一怔。「你以前可不是這樣說的。」

「那是我以前沒有現在想的多。」

易菁菁奇怪的望着黑貓，皺着鼻子道：「貓兒，你好像改變了很多。」

「你也是。」黑貓深注易菁菁，看得很着意。

易菁菁沒有避開黑貓的視綫，四目交投，多少柔情，盡在其中。

柳絲在柔風中搖曳，月光已淡如水。

也不知多久，易菁菁嬌靨倏的一紅，垂下頭去，黑貓即時伸手捏住了易菁菁的下頷。「別垂下。」

「爲什麼？」易菁菁的語聲很微弱，說不出的嬌羞。

「讓我再看清楚你。」黑貓接伸出左手，雙手捧着易菁菁的臉細意端詳起來。

易菁菁先是嬌羞無限，然後終於發覺了黑貓眼瞳中的悲哀。

她有些詫異，忍不住問：「貓兒，你到底怎樣了？」

黑貓沒有回答，眼瞳已開始朦朧，彷彿已開始迷失。

易菁菁反而吃驚起來，聲音也變得响亮。「貓兒，你到底——」

黑貓的眼瞳應聲一清，笑笑道：「沒什麼，只是要看清楚你。」

易菁菁輕「嗯」一聲，沒有再問，眼瞳中的疑惑之色却未消。

黑貓隨即將雙手放開，那刹那，易菁菁忽然有一種茫然若失的感覺。

「就是不能够勸服你爹爹，也要留在堡裏，等我的消息。」

易菁菁無言點頭。

「這件事，我們兩個人其實已可以應付得來，你放心。」

「你不會怪我給你惹這個麻煩？」易菁菁的眼瞳中充滿了歉意。

黑貓笑笑。「說這種話，不覺得太見外？」

易菁菁苦笑。

「沒有人怪你，沈大哥也一樣不會在乎，他是怎樣一個人，相信你也清楚。」

易菁菁頷首，黑貓接將手一揚。「快回去。」

「珍重！」易菁菁忽然有一種要流淚的感覺，再看黑貓一眼，放馬奔了出去。

黑貓以目相送，眼瞳中那種悲哀的神色更濃，却始終沒有動。

易菁菁奔出了數丈，又停下，回頭望向黑貓。

天色還未太亮，這個距離已看得不清楚，黑貓當然更看不見易菁菁的眼淚已經流下來。

他還是沒有移動。

易菁菁停留了片刻，才再策馬奔前，眼淚像斷了綫的珍珠一樣洒下。

有誰想到這個匹馬江湖，比一般男孩子還要堅强的俠女——「火鳳凰」，竟然會變得這樣軟弱，竟然會流淚？

蹄聲在風中消失，易菁菁一騎終於不見。

黑貓仍然匹馬呆立在原地，仍然往前望，他面上雖然沒有任何表情流露出來，但從他的眼瞳已可以看出，絕不比易菁菁好受。

何況他已經知道，這一別之後，已很難再見，這一別，說不定就是死別。

× × ×

天色逐漸的明亮，冷風吹來了遠山的濃霧，還有遠山木葉的清香。

黑貓一聲歎息，勒轉了馬頭，突然一呆。

在他身後三丈的一株柳樹旁邊，赫然立着一個人。

那個人一身錦衣，面如重棗，五綹長

鬚飛舞在曉風中，氣勢奪人。

他站在那裏顯然已有多時，黑貓却完全沒有感覺。

「你——」黑貓一呆之後脫口才說出一個字，就已被錦衣人截下。

「你忘記我了？」錦衣人字字金石，震人心絃。

「易老前輩——」

「改一個稱呼。」錦衣人冷冷的道。

「易堡主——」黑貓很聽話。

「還差不多。」錦衣人語聲更冷酷。「你就是直呼我易金虹，也沒有關係。」

這個錦衣人竟然就是易菁菁的父親易金虹。

「在下不敢。」黑貓有些不知所措。

易金虹淡然一笑。「你也有不敢做的事情？」

黑貓閉上了嘴巴。

易金虹上上下下打量了黑貓一遍。「你胆子實在不小，竟然敢與杜飛雲那夥人作對。」

黑貓淡淡的笑笑。

易金虹接道：「菁菁的胆子比你更大，連杜飛雲的兒子也敢惹，你平安將她送回來，我本該很感激你，但若不是因爲你，菁菁相信還不會胆大妄爲。」

黑貓點頭。「不錯，所以易堡主不怪責我，我已經很高興。」

易金虹倏的歎息一聲。「菁菁實在是一個寵壞了的孩子，但是我既然只有這一個女兒，平日難免對她寵愛一些。」

黑貓垂下頭。「我明白。」

易金虹又一聲歎息。「我也很明白她這些日子來的作爲，目的是在改變我對你的觀感。」

「我已經勸過她很多次，不要這樣做。」黑貓的語聲非常沉重。「可是她完全沒有將我的話放在心上。」

「你知道是爲什麼？」

「知道。」黑貓的頭垂得更低。

「你與我一樣，完全拿她沒有辦法，這只是因爲，她在你與我的心目中都很重要。」

黑貓沒有作聲。

「可是她錯了。」易金虹搖頭。「她應該知道，無論她怎樣，都絕對改變不了我的初衷。」

黑貓混身一震，抬起頭，欲言又止。

易金虹轉問：「你可知道那又是因爲什麼？」

黑貓脫口一聲：「我不知道。」

易金虹緩緩的道：「由她帶你來見我的第一次開始，我已經看出，她絕對可以影响你，你也絕對可以爲了她放棄殺手的生涯。」

黑貓點頭，方待說什麼，易金虹話已經接上。「我也很明白沒有一個正常人願意去做殺手，殺人爲生，你所以變成這樣，一定有你不可告人的苦衷，迫不得已，無可奈何。」

黑貓奇怪的望着易金虹，在他一向的印象中，易金虹可不像是一個如此明理的人。

易金虹歎息着接道：「我並不是你與菁菁眼中那樣，那麼固執的人。」

黑貓更奇怪。

易金虹目光穩盯在黑貓的面上。「對你，我也沒有太大的成見。」

黑貓忍不住追問：「到底爲什麼？」

易金虹語聲沉下去。「你應該知道，不管你怎樣努力，改變得了將來，也絕對改變不了過去，絕對不能够將死在你劍下的那些人從幽冥地府救回來。」

黑貓的面色有些蒼白。

易金虹隨即問：「你知道，有多少人要殺你？」

黑貓道：「不知道，但一定不少。」

易金虹沉痛的道：「我怎能將女兒嫁給一個隨時都可能被人追殺的人？」

黑貓整個人怔住。

易金虹接道：「你與菁菁走在一起的消息傳出之後，不少人來易家堡要我將你交出。」

黑貓一聲微喟：「抱歉——」

易金虹仰眼望天。「我不怕麻煩，但討厭這種麻煩。」

黑貓又沉默下去。

「今天我跟你說這件事，目的也不是要你道歉，只是告訴你，無論你走到那裏，都擺脫不了這種麻煩，那些要找你的人，還是要設辦法將你找出來。」易金虹目光如炬，瞪着黑貓。

黑貓彷彿在想着什麼，並沒有在意。

「你懂得如何刺殺別人，別人同樣懂得如何刺殺你，一次你也許躲避得開，可是第二次，第三次——始終有一次，你會倒在別人的劍下。」

黑貓歎息道：「因爲我也只是一個人，是血肉之軀。」

易金虹冷冷的道：「好像你這樣的殺手並不多，就是我也不否認，你實在是一個非常機警，反應非常敏銳的殺手。」

黑貓道：「這是做一個殺手的起碼條件。」

易金虹點頭。「也許你比一般的更高明，但你總不會否認，任何人也會有疏忽的時候，正如方才，我站在你身後那麼久，你竟然一些也不知。」

黑貓並沒有否認。

「當時我若是要殺你，你已經死了很多次。」

以易金虹武功，要殺黑貓，方才的確有很多次機會，雖然他並沒有動手，黑貓也絕不懷疑他這話的眞實性。他雖不知易金虹的武功有多高，却見過兩個敗在易金虹劍下的高手，也知道他們的身手怎樣。

黑貓一聲歎息，轉問：「堡主怎麼知道我們會在這個時候經過這裏？」

易金虹緩緩的道：「我還知道你們殺了杜全那些人之後到過什麼地方。」

黑貓吃驚的望着易金虹。

「菁菁殺了杜仲武之後不久，我已經有消息了。」易金虹笑了，笑得很苦澀。「你以爲我這個做父親的一些也不關心自己的女兒？」

黑貓恍然道：「堡主表面上漠不關心，其實一直都着人留意着菁菁的舉動。」

易金虹點頭：「可惜他們武功都不好，固然阻止不了菁菁殺杜仲武，也幫不了菁菁什麼忙，只有快馬回來給我消息。」

黑貓道：「堡主立刻就動身趕來。」

（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秦紅·文　黃耀基·圖

武林一條街（第二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波仙子爲了要救出自己的女兒，請求朱五絕到長白山的廣寒谷中。希望找到舊日好姐妹嫦娥、雲英，向她們求助，這樣拯救孩子可能會有希望，朱五絕千里跋涉，趕到廣寒谷百獸山莊；只見幾個美麗的姑娘擋阻他的去路，當朱五絕硬闖進山谷時，更有幾頭老虎撲出來，幸好朱五絕以前也餵過這些老虎，牠們竟然馴服的聽朱五絕的話，谷中姑娘見此情況，又巧施另一計策，把朱五絕灌醉，接着把他綑綁起來，囚在陰暗的獸洞之中，朱五絕請求與嫦娥、雲英相見，但爲女子所拒，還決定在天亮之後將朱五絕肢解……

背叛廣寒谷　目的奪秘譜

朱五絕窘笑道：「不過，眼前我倒有個小小的麻煩，希望姑娘能够給我方便一下。」

尚工姑娘道：「甚麼事情？」

朱五絕道：「我……我內急，要方便一下。」

尚工姑娘啐了他一口，臉紅一下到了耳根，背轉身子道：「我不管！」

朱五絕着急道：「姑娘，妳要砍我的頭，或者把我肢解八大塊，我都不抱怨，但如不讓我撒尿，那是世間最慘無人道的事。我……我若忍不住撒到褲子裏，那我死後必變厲鬼找妳！」

尚工姑娘面容一懍道：「你要我怎麼樣呀？」

朱五絕道：「鬆開我雙手，讓我方便一下，然後妳再把我的雙手綁起來。」

尚工姑娘冷笑道：「哼，你內急是假，想騙我鬆開你的雙手，好乘機逃走，打諒我不知道？」

朱五絕說道：「不是！不是！我朱五絕乃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豈會耍詭計騙人，妳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當天賭咒——我朱五絕要是騙了妳，老天爺就讓我不得好死。」

尚工姑娘有點心軟了，道：「你當眞內急？」

朱五絕點頭道：「是呀！我膀胱無力，頻頻撒尿，大夫說我太胖，只怕患了消渴症。唉！這個毛病不知甚麼時候才能痊癒？對了，希望到了陰間之時，能够不藥而癒。」

尚工姑娘道：「奇怪，你死到臨頭，怎麼一點都不害怕？」

朱五絕道：「還是那句話：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尤其世間上有妳們這些痛恨男人而到此地步的女人，我對世間還有甚麼好留戀的呢？不如歸去！哎呀！快要憋不住啦！姑娘妳行行好，趕快讓我方便一下吧？」

說到這裏，他的面色一陣一陣蒼白，表情焦急、窘迫、痛苦，莫可名狀！

尚工姑娘了解內急的痛苦，再想到若讓他撒到褲子裏，明早操刀肢解時，其氣味一定不佳，於是便轉到他身後，將他一隻右手解開，然後警告道：「我去洞外等你，如果你敢乘機逃走，我會叫你死得很痛苦！」

語畢，低頭疾步走了出去。

她走到山洞，提刀站守於洞口邊上；廣寒谷有許多獸洞，均是人工開鑿的洞穴，裏邊沒有通路，這也就是她敢於鬆開朱五絕一隻手的原因，因爲朱五絕若要逃走，一定要衝出洞口，而她有把握截住他，不使他得逞。

凝神諦聽，洞中果有撒尿之聲！

她聽了撒尿聲，不禁臉紅心跳，往地上啐了一口道：「這些死男人！」

又過了一會，撒尿聲沒有了，便聽朱五絕在裏面發話道：「姑娘，妳可以進來了。」

尚工姑娘入洞一看，不禁面色一變道：「你……這是幹甚麼？」

原來，朱五絕竟將那支深埋地下的木樁拔起，揹着它去角落裏小解！

那支木樁原是拴猛獸用的，爲恐被猛獸拉出土，埋在地下那一端還打了兩個洞，各穿入一支橫木，而成十字形模樣，這樣的裝置深埋地下就不愁被扯起，誰知朱五絕竟把它拔了起來，由此可見朱五絕的一身神力有多可怕了。

朱五絕笑嘻嘻道：「對不起，我之所以拔起木樁，是因爲我不能站在那地方撒尿，那對妳是很不禮貌的啊！」

尚工姑娘走到他身後，再將他那隻手綁好，然後取來一把鐵鍬，將原地的土挖開，再拉朱五絕過去，重新將木樁埋入，忙了好一會才告完成。

朱五絕一直沒有反抗，十分的合作。

尚工姑娘反而覺得奇怪道：「你剛才如果乘機解開束縛，以你之功力，我說不定制服不了你，你爲甚麼不那樣做呢？」

朱五絕笑道：「我答應妳不逃，而且賭了咒，怎好再逃走？」

尚工姑娘微微一笑道：「你倒是個君子。」

朱五絕道：「誇獎，誇獎，在下只是不願落個『不得好死』的下場罷了。」

尚工姑娘道：「天亮之後，你就要被肢解八大塊，那是『好死』麼？」

朱五絕道：「那當然不是好死，不過那是妳們殺了我，不是老天爺殺了我。」

尚工姑娘凝望他半晌，好像想說甚麼，結果却忍住不說，走去一旁坐下來。

忽於此時，遠處傳來了長長的一聲狼嚎！

尚工姑娘吃了一驚，立刻起身戒備。

朱五絕笑道：「別怕，那是一隻野狼，牠不敢到谷中來的。」

心中却在納悶：這姑娘老虎都不怕，怎的聽到一聲狼嚎就變了顏色而如臨大敵呢？

思忖間，又是一聲長長的狼嚎，其聲揚抑頓挫，令人毛骨悚然！

尚工姑娘神情一片凝重，正要仗刀出洞探視，忽聽洞口有個姑娘道：「六妹，那姓朱的情況如何？」

尚工姑娘道：「沒事。」

洞外那姑娘道：「花相要妳嚴密看守，不得讓他跑了。」

尚工姑娘道：「我知道，剛剛聽到兩聲狼嚎，是不是他又來了？」

洞外的姑娘道：「正是，花相已下令備戰，妳好好看守那姓朱的就是了。」

說到末了，人似已遠去。

尚工姑娘便走到朱五絕身邊，揚動手中的鋼刀道：「朱五絕，等下谷中不論發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許妄動，否則我一刀砍死你！」

朱五絕詫異地問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尚工姑娘道：「你別管！」

朱五絕道：「去年我和林歌，金糊塗在山中殺死了一個狠人，莫非長白山又出現狠人了？」

尚工姑娘道：「不是！」

朱五絕道：「不是狠人，那又是甚麼呀？」

尚二姑娘怒道：「叫你別管，你就別問！」

朱五絕笑道：「看妳這麼緊張兮兮的，來人定然非常厲害，妳何不說給我聽聽，說不定我可以助妳們一臂之力呢。」

尚工姑娘寒臉不答。

就在這時，狼嗥又起！

這次，不只一聲，也不只一隻野狼，好像有七、八隻野狼在叫，嗚嗚嗚的聲音此起彼落竟似一羣野狼要發動攻擊之狀！

「六妹！六妹！」

山洞外，又有人在叫了。

尚工姑娘應聲道：「我在這裏。」

「花相吩咐，放出老虎！」

尚工姑娘道：「好，就來！」

語畢，匆匆出洞而去。

不久，谷中近處響起幾聲虎吼！

但狼嗥並未停止，反而叫得更響更悽厲，似已多達數十隻！

朱五絕驚忖道：「原來是狼羣，可是這廣寒谷中猛獸不少，狼羣怎敢進入？」

正驚疑間，眼前人影一晃，出現了一個俏佳人——正是花將！

她已全身武裝，手仗一柄明晃晃的利劍，腰間一個薄薄的豹皮囊中，插着一排亮晶晶的三菱透骨針！

朱五絕一怔道：「花將姑娘，發生了甚麼事？」

花將神色冷峻的釘視着他，冷冷問道：「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

朱五絕愕然道：「跟他一伙？他是誰呀？」

花將冷叱道：「你少裝蒜！你必是與他有了勾結，否則怎會這麼巧，你今天剛到廣寒谷，他也跟着來了？你想來個裏應外合，一舉佔據我們廣寒谷是不是？」

朱五絕搖頭道：「花將姑娘，妳弄錯了，我沒有跟任何人勾結，我確確實實是奉凌波仙子之命前來投書信的呀！」

花將冷笑道：「對，你奉凌波仙子之命而來，他也是奉凌波仙子之命而來！」

朱五絕瞠目驚問道：「他也是奉凌波仙子之命而來？他是誰？」

花將道：「錫伯利！」

朱五絕「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錫伯利！他原是廣寒谷的管家，怎麼跟妳

們鬧翻的呢？」

花將冷冷地說道：「你不承認跟他勾結？」

朱五絕失笑道：「我怎麼會跟他勾結，自去年之後，我就沒有再見到他，昨天我來到此處時，還以爲他仍在谷中呢？」

花將道：「自從凌波仙子離開本谷之後，他的態度就開始變了；有一天，雲英姑娘發現他進入『九幽地心室』偷看本谷一部武功秘譜，嫦娥谷主大怒，要毀去他一身武功，他猝然出手打傷了嫦娥谷主，逃出了廣寒谷，從那以後，他便與我們爲敵，有一次，他居然說奉凌波仙子之命前來接收廣寒谷，最近更可惡，三兩天就指揮一大羣野狼前來騷擾。」

朱五絕聞言大驚道：「妳說他進入『九幽地心室』偷看武功秘譜，他是否已練成了『九幽地心室』的武功？」

所謂「九幽地心室」，乃是凌波仙子當年與嫦娥、雲英三人練功的地方，它在地下數十丈深之處；凌波仙子下嫁金糊塗後，對此有詳細的解釋，據說她們三人有一年來到長白山，發現谷中有一棟破屋，因見谷中適合隱居，便將破屋拆除，另建新屋，却在拆除破屋之際，發現有一條地道深入地腹，三人進入一看，見是一間地室，而且室內有一具白骨和一個鐵盒子，盒中盛着三部武功秘譜，後來三人便照秘譜練習，終得武功大進，爲了紀念那具白骨（一位不知姓名的武林異人），她們一直保存「九幽地心室」的原狀，這秘密後來爲武林人所知，曾有人企圖奪取秘譜，結果都死在凌波仙子三人的手下……

朱五絕去年曾見嫦娥、雲英施展絕技輕易的擊敗了林歌和金糊塗，故一聽錫伯利偷入「九幽地心室」窺視武功秘譜，便覺事態嚴重，担心又要出現一個難纏的人物了，

花將一眼不瞬的釘着他，過了一會後，才回答道：「不錯，他練成了其中一項武功，那就是一路掌法，名叫『蝴蝶十八變』！」

朱五絕吃驚道：「妳們制服了他？」

花將道：「這倒未必，我們嫦娥谷主和雲英姑娘的武功，要制服他仍是足足有餘，因此他一直不敢攻入谷中來。不過今夜情況也許不同，他可能知道我們嫦娥谷主不在谷中——」

正說着，谷中忽然傳來一片嬌叱聲！

花將臉色一變道：「哼，他果然進來了！」

朱五絕道：「花將姑娘，妳快解開我身上的牛筋繩，我助妳們一臂之力。」

花將冷笑一聲，道：「我不會上你的當的！」

語畢，轉身竄了出去。

× × ×

錫伯利果然闖入谷中來了！

他單獨一人入谷，並未帶着那羣野狼，因爲他知道谷中有六隻老虎，野狼雖多，畢竟敵不過老虎，所以他單獨闖入廣寒谷，企圖乘嫦娥、雲英不在谷中時，一舉殺死花相花將及六尚姑娘，佔領廣寒谷。

尚工姑娘放出了六隻老虎，這時六隻老虎已將錫伯利圍住，但錫伯利毫無懼色，反而哈哈大笑道：「姑娘們，妳們眞是班門弄斧，老壽星面前賣藥，這幾隻老虎是我錫伯利一手養大的牠們怎會傷我！」

他說的不錯，六尚姑娘一再的下令老虎進撲，但六隻老虎只發出幾聲低吼，毫無攻擊錫伯利之意！

在場督戰的花相見到這般情形，只氣得粉臉變靑，當即拔劍挺身上前，怒叱道：「錫伯利，你一再來廣寒谷生事，莫非認定本姑娘收拾不了你？」

錫伯利哈哈笑道：「是啊！我錫伯利在這廣寒谷百獸山莊的時候，妳們這些丫頭都還不知在那裏呢！告訴妳，這廣寒谷的一切應歸我錫伯利所有，妳們八人立刻給我滾出去，我姑念妳們年輕無知，放妳們一條生路，若是不知好歹，可別怪我錫伯利手下無情！」

花相聽得大怒，一言不發，欺身揮劍便刺！

錫伯利大笑一聲，手中一柄鬼頭刀猛抬，架開了花相的長劍，跟着反攻三刀，刀刀凌厲無比，登時就將花相迫退數步。

原來，花相和花將原是北方武林的俠女，由於情場失意，對男人產生痛恨之心，聽得長白山廣寒谷住着幾個「同病相憐」的女子，因此便來投靠，可惜她們入谷至今不過數月，尚未學得「九幽地心室」的武功，自然不是錫伯利之敵了。

就在花相被迫退之際，花將也已趕到，她適時拔劍攻出，解了花相之危，兩人於是聯手攻擊錫伯利，雙方就此展開一場惡鬥。

錫伯利跟隨凌波仙子多年，本來就學得一身出類拔萃的奇技，再加上曾偷學了「九幽地心室」的一路神奇掌法，這時右劍左掌，以之應付花相花將的聯手攻擊，仍然佔盡上風！

雙方打了七、八十招後，花相花將已漸感不支，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了。

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工六位姑娘一旁掠陣，有心出手相助，却一直找不到出手的機會，爲首的尚宮姑娘眼看花相花將敗象已現，忽然大叫道：「好了！嫦娥谷主和雲英姑娘回谷來了！」

錫伯利聞言一驚，趕忙拖劍縱退，但擺頭四望一眼，不見嫦娥、雲英出現，便知上當，不禁大怒道：「醜丫頭，竟敢拿話唬人，等下有妳好受的！」

話聲中，又揮刀攻上花相和花將，他是打定主意先收拾了她們兩人，再去收拾六尚姑娘。

花相和花將只得奮起餘力再戰，可惜兩人的武功終究差了錫伯利一大截，再戰數十招後，花將的長劍首先被錫伯利巧妙的一招刀法打得脫手飛去，緊接着花相也被他一招「蝴蝶十八變」的掌法扣住了脈門，花相的長劍登時叮噹落地，全身四肢也告癱瘓無力了。

錫伯利立刻先將花相拖倒在地，然後厲聲道：「誰敢再動手，我先踩死妳們這個花相！」

花將長劍出手，又見他踩住花相的背脊，怕他傷了花相，果然不敢再上，一時方寸大亂，沒了主意。

錫伯利一見鎭懾住了衆女，便嘿嘿獰笑道：「要死的就留下來，要活的立刻離開廣寒谷！」

花將一臉鐵青，恨恨地道：「錫伯利，我們嫦娥谷主和雲英姑娘快回來了，你自信有幾顆腦袋？」

錫伯利狂笑一聲道：「妳別拿嫦娥、雲英來嚇唬我，我不怕！」

面容一沉，又厲聲道：「現在妳們立刻給我離開廣寒谷，否則我一脚踩死這花相！」

衆女見他殺氣騰騰，眞怕他殺了花相，不覺一齊往後退去。

錫伯利怒喝道：「快滾！我數到三時，如果妳們還不走，這花相就完了——一！二！」

花將忙道：「好，我們走便是，但妳可別傷了我們花相姊姊。」

錫伯利道：「妳們立刻出去，我便不殺人！」

花將便向六尙姑娘招招手，說道：「妳們都跟我出谷去吧，一切等嫦娥谷主回來再說。」

於是，六女隨着她往谷外走去，一步一回頭，慢慢的消失在出谷那邊去了。

錫伯利點了花相的軟麻穴，然後將她攬腰抱起，走入百獸山莊的客廳，將她放在一張椅子上，這才問道：「嫦娥和雲英哪裏去了？」

花相緊閉着嘴不回答。

錫伯利怒道：「妳想吃些苦頭，是不是？」

花相冷哼一聲道：「要殺便殺，何必多言！」

錫伯利冷笑道：「妳要死那還不簡單，等我取得那三部武功秘譜之後，自然有妳受的！」

花相聞言面色一變道：「你……你要奪取『九幽地心室』那三部武學？」

錫伯利道：「不錯！」

花相道：「那你是在找死！」

錫伯利嘴巴一咧，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齒，嘿嘿怪笑道：「是麼？衝着妳這句話，我倒要馬上試試看——現在妳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否則的話……」

說到這裏，目中射出邪淫的光芒，接下道：「妳明白我的意思麼？」

花相當然明白，臉色一陣蒼白，渾身不禁微微發抖起來。

錫伯利悍笑道：「嫦娥、雲英去了何處？」

花相道：「下山去購日用品去了。」

錫伯利道：「廢話！要採購日用品，何須她們親自下山，妳不老實回答，我可要對妳不客氣了！」

花相道：「她們好久沒下山，想下山散散心順便採購日用品，這是眞的嘛。」

錫伯利道：「我不相信，她們已知我在附近窺伺，準備入谷奪取武功秘譜，怎敢放着廣寒谷的安全不顧，她們必有重要的事情才下山去的，妳給我從實招來！」

花相道：「也許她們確有重要的事情要辦，可是她們不告訴我，我不知道。」

錫伯利問道：「她們何時回來？」

花相道：「可能快回來了。」

錫伯利怒道：「又胡說了，我親眼看見她們於前天連袂出谷，若是要下山，只怕現在還沒走到山下呢！」

花相默然不語。

錫伯利見她不說話，便認定自己的推測沒錯，嫦娥、雲英必不致於今夜趕回百獸山莊，因此胆氣一壯，於是上前再將她攬抱起來，道：「走，我帶妳去『九幽地心室』見識見識！」

花相大驚道：「不！我不能進入『九幽地心室』，我們谷主嚴禁我們進入那地方，說誰要私自闖入『九幽地心室』，必殺無赦！」

錫伯利哈哈笑道：「不要緊，她們現在不在谷中，等她們回到谷中時，妳我已遠走高飛了！」

花相顫聲道：「你說甚麼？」

錫伯利笑道：「妳長得很標緻，我要娶妳爲妻，等拿到『九幽地心室』那三部秘譜，我們便結成夫妻，我帶妳遠離長白，去別處共築愛巢。」

花相聽了又驚又怒道：「胡說！我寧死也不會嫁給你！」

「由不得妳！」

錫伯利說着，便抱着她入屋，來到後面一間密室，打開室內一座大衣櫥的門，推開櫥中的衣服，便一脚跨了進去。

大衣櫥內，便是進入「九幽地心室」之路，他以前曾是百獸山莊的管家，自然知道這個秘密，而且他也曾經偸入「九幽地心室」，故可謂「識途老馬」。

進入大衣櫥之後，下面便是一條石梯，它螺旋下降，一直深入地底，約莫轉了十幾圈，便到底部。

底部，是一扇鉄門。

錫伯利用手中的鋼刀擊落門上的銅鎖，一脚踢開鉄門。

鐵門裏面，又有一扇鐵柵擋住通道，錫伯利放下鋼刀，伸手在鐵柵兩邊的鐵桿上各轉動幾下，鐵柵便在「軋軋」聲中往上升起。

他拿起鋼刀，舉步而入，發覺攬在手上的花相全身發抖，知她十分害怕，便笑道：「別怕，我曾經來過一次，這裏沒有裝設機關埋伏，再通過前面地道上的一扇木門，便是『九幽地心室』了。」

一邊說，一邊舉步走入。

花相顯然非常恐懼，道：「錫伯利，我求求你，不要進去好麼？」

錫伯利訝笑道：「爲甚麼？」

花相道：「我們谷主嚴禁我們進入『九幽地心室』。說……說擅入者，必殺無赦！」

錫伯利大笑一聲道：「妳看，嫦娥和雲英對妳實在不公平，她們既然准許妳們加入廣寒谷，就應公平對待妳們，爲何只有她們可以進入『九幽地心室』練習神功，而不准妳們進入？由此可見，她們並未將妳們當作自己人看待，既然如此，妳又何必對她們忠心耿耿？」

花相道：「我們谷主答應教我們『九幽地心室』的武功的，只因那裏的秘譜太深奧難解，連她們也尙未完全貫通，爲了怕我們練習不成反受其害，因此不敢立刻傳授給我們……」

錫伯利一哼道：「鬼扯蛋，我上次進入，不是很快就練成一路『蝴蝶十八變』的掌法？」

花相再央求道：「你發發慈悲，不要進去吧？你要怎樣我都答應你，只要你不進入『九幽地心室』，我答應嫁給你就是了。」

錫伯利道：「我背叛廣寒谷，目的就在奪取『九幽地心室』的三部武學神功，如今好不容易已來到門前，豈可入寶山而空手返！」

語至此，已然來到一扇木門之前。

只要推開木門，便是「九幽地心室」了！

錫伯利伸手一推，發現木門竟似從裏面門着，不禁「咦！」了一聲道：「奇怪，這木門跟上次不太一樣，外面既未下鎖，怎麼推不開呢？」

花相忽然道：「告訴你，我們谷主已將重新裝設，裏面有殺人的機關佈置，你若敢破門入，必死無生！」

錫伯利笑道：「果眞有殺人機關，妳怎肯告訴我啊？」

語畢，抬脚猛力一踢木門，一聲砰然巨响，木門整扇脫離門框，往裏面倒了下去！

眼前，就是「九幽地心室」了，但裏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錫伯利放下花相，從懷中取出火摺子和一個小油瓶燈，將小油瓶燈點上火。

燈光一亮，九幽地心室便呈現在眼前了！也就在這時，錫伯利「啊！」的驚呼一聲，倏地倒後好幾步，由於受到很大的驚嚇，他渾身劇烈一震，手上的小油燈頓告熄滅。

他看到了甚麼可怕的景象呢？

他看到了兩個女人！

在油瓶燈熄滅之前的那一瞬間，他看見兩個女人盤膝趺坐於室內兩隻蒲團上！

雖是匆匆一瞥，却已淸淸楚楚的看出她們是嫦娥和雲英！

錫伯利震駭欲絕，他做夢也想不到嫦娥和雲英尙在谷中；前天早上，他躲藏谷外某處，曾見嫦娥、雲英一起離谷下山，之後他就一直未曾遠離廣寒谷的出口地帶，根本未見她們回谷，何以她們竟會回到「九幽地心室」來了?!

他自知武功遠不及嫦娥姑娘，因此乍見嫦娥赫然在室，自是驚得魂飛魄散，心胆俱裂。

他轉身便跑，但跑出數步之後，未聞嫦娥和雲英追出，一個疑念便閃入腦際：「她們爲何不追出來？是了，她們必是在潛練某種神功，可能正在緊要關頭，因此無法起身追出。」

這樣一想，心中大喜，立刻煞住了脚步，轉身提輕脚步走了回去。

他知道一個人在練功之際，是不能起身也不能受到干擾的，一旦受到外來的干擾，必將出岔而致走火入魔——這正是自己下手的好機會呀！

於是，他的恐懼消失了，他再度點亮小油瓶燈，一手擎燈一手提刀，舉步走入「九幽地心室」。

「嗤！」

驀地，一聲輕响，似有一物從他身後打到，擊中了他手上的小油瓶的燈心，油燈又告熄滅，四周又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錫伯利大吃一驚，急忙往地道旁邊一蹲，屛息靜伏不敢稍動。

黑暗中，忽聽一人在地道上大笑道：「錫伯利，你好大的狗胆，竟敢闖入『九幽地心室』來，你到底有幾顆腦袋呀？」

錫伯利一聽是男人的聲音，大感驚異，想不通廣寒谷中何來一個男人，當下忍不住開口問道：「你是何人？」

「你的老朋友——朱五絕！」

錫伯利大驚道：「朱五絕，你怎麼跑到廣寒谷裏來了？」

朱五絕道：「我奉凌波仙子之命來拜訪嫦娥、雲英二位姑娘——你呢？」

錫伯利怕室中的嫦娥、雲英循聲出手攻擊，連忙悄悄移開數尺，從懷中抽出一把飛刀，準備投擲襲擊朱五絕。

朱五絕沒聽到他回答，又發問道：「錫伯利，你說話呀！」

錫伯利聽出他站在三丈外的地道上發話，於是慢慢學起飛刀，準備出手了。

朱五絕好像不知已置身險境，聽他不答話，便開聲罵道：「錫伯利，你這個混帳東西，我聽說你偸入『九幽地心室』盜學秘笈上的武功，反出了廣寒谷，這也罷了，不想你這傢伙貪得無厭，竟想霸佔廣寒谷的一切，如今你好好——」

「嗖！」

錫伯利的飛刀出手了！

他聽聲辨位的本能是第一流的，自認這一刀必可擊中朱五絕，不料飛刀投擲出去之後，只聽「鐺！」的一响，飛刀好像打中鐵門，然後落在地上。

而朱五絕立刻破口大罵道：「你幹甚麼？想殺死我朱五絕？哼！你算老幾？我朱五絕在武林中混了二十年，只敗在林歌和嫦娥，雲英二位姑娘之下，除了這三人之外，我可還沒在別人手下吃過虧！你想殺死我，再苦練三十年再來試試吧！」

錫伯利聽出他明明在三丈外的地道上發話，剛才也沒聽到他閃避的聲音，却不知他是怎麼躲過了自己的一把飛刀，心中納悶極了。

但他最顧忌的還是「九幽地心室」的嫦娥和雲英，這時仍未聞她們有一點聲响，不禁大感奇怪，暗忖道：「難道我剛才看見的不是嫦娥和雲英？而是她們弄出來的兩個假人？嗯……是了，前天我明明看見她們離開廣寒谷，自不可能還在『九幽地心室』中，那必是她們用來『驚退』闖入者的兩具假人不錯！」

這樣一想，他的胆氣頓壯，當下哈哈狂笑道：「朱五絕，嫦娥和雲英早已不在這廣寒谷中，這裏面的一切已完全屬於我錫伯利所有！你要命的話，立刻滾出廣寒谷，否則我便把你這頭肥豬切成一塊塊，丟給老虎吃！」

朱五絕哈哈笑道：「我不要命，你過來把我切成一塊塊好了。」

錫伯利聽了十分生氣，怒喝道：「好個不知死活的肥豬，你當眞不想活了？」

一面喝叱，一面又抽出一把飛刀。

朱五絕笑道：「少廢話，你敢不敢跟我出去？咱們到外面去大戰——」

「嗖！」

「哎喲！」

錫伯利一抖手，飛刀如電而出。

朱五絕大叫一聲，隨聞蓬的一响，似已中刀倒地，之後再無一點聲响，竟似刀中要害，立告斃命！

錫伯利有些懷疑，側耳諦聽了一會，聽不出朱五絕呼吸的聲音，才有些相信朱五絕已死在自己的飛刀之下，當下再將小油瓶燈點亮起來。

燈光射出，一眼便見朱五絕挺着大肚子躺在地道上，那柄飛刀正好射中他的肚子，只剩刀柄露在外面。

錫伯利一見大喜，却不過去仔細察看、因爲他最不放心的還是嫦娥和雲英，他想先看看「九幽地心室」中的二女究竟是眞是假，故當即提燈一脚踏入。

燈光映入室內，淸淸楚楚的看見嫦娥和雲英趺坐於蒲團上，分明是眞人而非假人！

他心弦一陣緊張，連忙煞住脚步，不敢再走近一步；但再定睛細視之下，他心頭大寬了，因爲他看出她們正在練功，而且正在要緊關頭，不能動也不能受到一點干擾，一旦受到外來的干擾，眞氣一走岔，輕則殘廢，重則立斃！

這正是他下手的好機會。

他只要走上前揮出利刃，一刀一個，輕輕易易就可殺死嫦娥和雲英，一切威脅也就解除了。

事實上，他正打算這樣做，他輕輕放下小油瓶燈，提輕脚步走了過去。

不料才走上兩步，忽然油燈又熄滅，四周再度陷入黑暗中！

他大吃一驚，慌忙閃身躲去牆邊，橫刀胸前，準備應變。

就在這時，朱五絕的聲音在門口响起：「錫伯利啊！閻羅王查看生死簿，他說我還有四十年可活，你却一刀把我殺了，還我命來啊！」

話聲悽厲，眞似冤死鬼魂索命來了！

錫伯利一聽才知自己剛才那一刀並未殺死他，當下身形一挫，冷冷說道：「朱五絕，你這傢伙眞是討厭，你到底要幹甚麼？」

朱五絕鬼叫道：「殺人償命，閻羅王要我來帶你去對質呀！」

錫伯利一哼道：「少嚕嘛，你仔細聽我一言！」

朱五絕「嘻」的一笑道：「是談條件麼？」

錫伯利說道：「不錯，既然你已到了這裏，我願分你一杯羹，咱們化敵爲友便了。」

朱五絕道：「所謂分我一杯羹的意思是……」

錫伯利道：「這間九幽地心室中的三部武學秘笈，是天下至高無上的武功，咱們合力殺死這兩個女人，然後共同擁有三部秘譜，如何？」

朱五絕笑道：「你這麼慷慨大方？」

錫伯利道：「你我練成秘譜上的武功之後，我在長白山稱雄，你回中原稱霸，彼此不抵觸，這樣不是很好麼？」

朱五絕「唔」了一聲道：「這樣的確很好，只是……」

錫伯利道：「只是甚麼？」

朱五絕道：「我要想一想再決定。」

錫伯利道：「不要猶豫了，乘着她們正在練功無法活動之際，咱們趕快下手，一旦她們功行圓滿，那就來不及了。」

朱五絕道：「唔……這『九幽地心室』的三部秘譜確實十分引誘人。想那凌波仙子，她原來的武功不及我們甚多，後來練成秘譜上的神奇武功之後，如今她的武功可說天下第一，連林歌都遠非其敵，我若練成秘譜上的武功，由于我本來造詣高於凌波仙子，當然天下第一，便非我莫屬了。」

錫伯利道：「正是！正是！」

朱五絕沉吟道：「不過，我覺得咱們男子漢大丈夫幹這趁火打刦的勾當，似乎不大好吧？」

錫伯利道：「不對，話不是這樣說，這廣寒谷中的女人個個毒如蛇蠍，她們仇視男人，怪不得殺盡天下所有的男人，若不乘着她們神功未成之前下手，禍害必然無窮！」

朱五絕道：「這個……你說她們仇視男人，這倒是事實，但若說她們打算殺盡天下所有的男人，這却未必；她們只不過被男人所騙，因此有些憎恨男人，便來此居住，打算永遠不嫁人罷了。」

錫伯利道：「不，眼前這兩個就打算神功練成之後，要去中原殺人！」

朱五絕道：「殺誰？」

錫伯利道：「殺金糊塗！」

朱五絕道：「爲何要殺金糊塗？」

錫伯利道：「她們說要不是金糊塗的一番花言巧語，凌波仙子也不會離開這裏了。」

朱五絕笑道：「眞的麼？」

錫伯利道：「是我親耳聽見的！」

朱五絕嘻嘻笑道：「可是凌波仙子告訴我：兩個月前，雲英姑娘曾去『及人善堂』探望她，雙方相談甚歡呢！」

錫伯利不耐煩地道：「你到底接受不接受？」

朱五絕道：「我想來想去，如果今天要我殺人的話，嘿嘿嘿……我要殺的是你！」

錫伯利大怒，就地打一翻滾，滾到門口，猛可一刀橫掃過去。

「哈！」

朱五絕一聲大笑，人已在一丈開外，說道：「錫伯利，這兒摸黑不方便，咱們到地面上去見個眞章吧！」

錫伯利循聲疾撲而上，手中的鋼刀「呼呼呼」的連續劈出。

但朱五絕却如鬼魅一般，沒有被他劈中，忽然不聲不响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錫伯利運耳細聽，聽不出他躲在何處，不禁冷笑道：「肥豬，你若想阻止我殺死嫦娥和雲英兩個小賤人——」

才說到這裏，忽覺嘴裏被人塞入一把泥土，嚇得趕緊一翻身，滾開數尺，吐出嘴裏的泥土，破口大罵道：「該死的肥豬，我不把你——」

驀地，又是一把泥土塞入他嘴裏！

他猝然一刀砍出，却砍了個空，一時驚得全身冒冷汗，暗忖道：「這朱五絕的武功分明不及我，今天怎麼能够如此戲弄我？他來去無聲，這樣的身法，只怕林歌也辦不到吧？」

思忖間，身子又一打滾，張口「呸！」的吐出口中的泥土，怒吼如雷道：「姓朱的，你竟敢戲弄你家大爺，今天我不殺你，誓不爲人！」

（未完）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大俠傳奇

溫涼玉・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梁斗據報「神州結義」幾個兄弟聽了唐甜唆弄，已逕自去了唐門。梁斗深恐他們上唐甜的惡當，便獨自進去。只剩下秦歌衫沿途照顧受傷的公子襄、海難遞及穴道被封的唐方。梁王府的叛徒羊舌寒等三子弟聞訊趕來，欲置公子襄於死地，然後擄走唐方，秦歌衫奮起保護，力竭身亡。這時唐方被封穴道已冲開，連放暗器，將羊舌寒三人擊斃，豈料蕭七與容肇祖趕至，強要唐方同去唐家堡，唐方迅即解開公子襄穴道，並向蕭、容兩人曉以大義，改邪歸正，蕭、容自忖不敵，只好放棄初衷，但唐方與公子襄却自動要赴唐門，蕭、容亦尾隨而去……

梁襄門歐陽　江河比短長

唐失唐得唐七更

公子襄和唐方對望一眼，哈哈一笑，道：「既然別人已在等我們，我們又豈能矯情不入？」當下大步而入，唐方、海難遞、落花娘子、唐藕、氣伯秦誓及六十一名門下，全都魚貫跟進。

別看他們幾乎在片刻間組隊而入，但世上任何伏兵要擊潰他們，都不是件易事，在這簡簡單單的行陣裏，早已佈署好一切應變的防備與應付方法，這是仲孫湫的苦心調練的。

「君子劍」仲孫湫雖死，但他的精神，以及對七十一門生的調教，仍長存梁王府門下子弟心中。

蕭七和容肇祖都非常吃驚。他們深知道，唐甜若無七成以上的把握，斷不會這樣冒險的。然而，唐甜又能有什麼力量對付得了公子襄等人呢？

就算是「十方霸主」中，汪逼威已爲方覺閑所殺，陸見破亦爲公子襄所殺，中叔崩則胡裏胡塗枉死在「五方太歲」手下，辜倖村被九臉龍王所殺，而海難遞及莫承歡，都已棄暗投明，跟了公子襄，成了一夥人，除了本是霸主之一化名「田堂」的唐甜外，「剛極柔至盟」，方覺閑也死了，唐三千也給唐甜殺了，鐵恨秋忿而離開，剩下的只有蕭七、容肇祖等三人，以及游離份子甄厲慶、江傷陽與瘋玩老人而已——這種陣容，那裏敵得過公子襄？

所以蕭七、容肇祖兩人的心，直如十五隻吊桶提水，七上八下，經過了「蓮藕小築」的亭榭水閣，到了「蓮雲閣」時，遽然停了下來！

「蓮雲閣」是一個極大、至廣闊的建築，而且十分寬敞，就算有三十隻舞龍舞獅在這兒，也還有餘裕。這地方共有七十二道柱樑，每樑上雕有麒麟、龍、鳳、犀、饕餮等七十二種不同的動物，栩栩如生；而屋頂成拱型，雕有七彩唐僧取經圖，更是生動，天花板中央那塊，只雕了個遒勁萬鈞的「唐」字，地板上也刻有齊天大

聖大鬧天宮圖，而正中廳堂的一塊，雕的是太上老君將孫悟空放在丹爐裏熬煉的雕畫。

令人讚歎的是，地面上雕刻十分生動迫眞，手工乃絕世精品，可是更令人驚詫的是，地板並不因爲有這些雕刻而有絲毫凹凸不平，反而還十分平滑，似走在堅冰上一般，公子襄腳一沾地，便知道這地板十分堅硬特異，爲別處所沒有。

唐方知道他所思，低聲道：「這是唐門以各種打造暗器的餘屑所鑄的地板，十分滑膩，用來訓練在馬步極難立穩情形下放鏢的伎倆……你要小心了。」

公子襄覺得唐方關心自己，心頭自是一熱；海難遞則悠悠看天花板上的唐字，遙對地板上的煉丹圖，陷入了沉思之中。

但令蕭七等驟然停下來的，並不是因爲這殊異的牢固建築。

而是因爲人。

一些特別的人！

× × ×

大廳裏有很多人。

但只有四個是坐着的。

四個坐着的人中，有三人是黛色綢褲褂，雪白襪子、青皂鞋，神態一個繃緊，看他的臉，就像一張上了弦的弓；一個神態悠閒，就像吃飽了飯剛睏着足足可以睡三四天的彌陀佛；一個樣子色迷迷，就像逛窰子那種想要又沒有錢的「客人」。

唯一相同的，除了衣飾，就是年紀。

他們年紀，都有六十以上了。

唐方一眼瞥見他們三人，臉就變了色而煞白。

× × ×

蜀中唐門，所以能成爲江湖上一大掌有實力的神秘家族，主要原因是唐門精英輩出，暗器無匹，更重要的是唐門中有不少運籌帷幄的一流高手，使得唐門如果病菌一般侵蝕江湖中各門各派之內，而又能在動盪仇殺的武林中保持實力。

誰能保持實力，在江湖中，就等於誰不倒下去。

誰不倒，就是勝利。

武林中本就是一個誰站得起來就算誰强，誰站得最高就是勝利者。

——雖然站得越高，掉下來往往粉身碎骨。

只是爬山的人往往只想到自己爬上去何等英風，俯瞰山岳，卻很少想不上不下時怎麼辦？在山峯上摔下來時怎麼辦？

唐門一直能保留實力，最主要原因，是它寧可退居第二，或雄踞幕後，但不走在前面，充作先鋒，成爲武林中被挑戰的對象。

人們永遠觸目於位居第一的人，但往往位居第一的人，也是首當其衝被打垮的人。

唐門有的是智慧超衆、老謀深算的人物，也有言行獨特，武功高絕的好手。這使得唐門具有統領武林的一大家族先決條件，所以落到了唐老太太這個野心的女人主掌大局時，連當時天下第一大帮「權力帮」與長江七十二水道的朱大天王麾下，都有唐門高手臥底，篡奪天下大權之意甚昭。

直至蕭秋水赴蜀見唐方，爲唐老太太所阻，動起手來，以蕭秋水武功蓋世無儔，當然大挫唐門銳氣，江南霹靂堂乘機發動全力攻襲，以致唐門死傷無算，但霹靂堂也從此一蹶不振，唐門亦因此打消爭霸武林之野心。

——而唐老太太與蕭秋水那驚心動魄之一戰，武林中迄今尙未有人知其結果。

而座中這三個人，都屬於唐門耆老，唐得，唐失，與唐七更。

唐得外號叫「得心應手」，他的暗器不得手是絕不出手的。

而唐失名字恰好相反，但意義完全一樣。

他外號就叫做「從未失手」。

至於唐七更，他的輩份在唐門中，比唐得和唐失加起來都高；他的武器，從出手到擊中這短短的剎那，可以更易七次之多，接他暗器的人，都沒有可能在電光火石間應付那末多變化！

唐方見了他們，所以會臉色倏變，倒不是因爲這幾人武功奇高，暗器手法甚難應付，而是因爲他們畢竟是唐門的耆老，她的長輩！

而以目前的狀況看來，這三位唐門高手，顯然是衝着自己和公子襄來的，而且看來唐甜已在他們面前說了不少話：——偏偏這三人在唐門中又是好勇鬥狠，喜權愛財之人！

× × ×

另外一個坐着的人，背影老態龍鍾，看來有一股寂寞淒涼之意，但一直沒有回過身來。

其他的人，像江傷陽，甄厲慶等，在這四人面前，都只有站着的份兒，包括唐甜在內。

這些人當中，還有像氣洶洶闖入梁王府的那干人，包括黑龍江的江心虎、「九龍堂」季步修、「刀不留人」荀去惡以及崑崙、崆峒、天山、括蒼等那班貪婪的武林人物，少說也有二、三百人，這些人武功雖說不高，但人多勢衆，往那兒一站，也着實難纏得很。

其中還有四十來人，是唐門的子弟。

唐方一看之下，更氣白了粉臉。

其中十餘人，在「金大福」瓷器店之役，唐方見過，但另外廿多名唐門子弟，並不是正常的人。

所謂「不是正常的人」，是因爲這些人，是唐門中一些心理不健全、發育畸型、或心態、性能上有缺陷的人。

由於唐門家族極大，所以也正如所有地方一樣，也有這些先天性有殘障缺陷的人，而唐門近數十年來因稱霸江湖野心，精英高手盡遣出去揚聲立萬，加上唐門數度風暴，所以餘剩下的高手已然無多，這些本有殘障的弟子越發形成重要起來。

——唐甜遊說不到唐門有正義感，識大體的高手出來助陣，竟連這一班因先天缺陷而難辨忠奸的無辜可憐人也不放過！

唐方怒叱：「甜兒，妳太過份了！」

唐得怒喝：「唐方，妳太放肆了！」

唐方即垂下了頭。唐甜一笑，道：「有長輩在，唐小姨妳就不能倚仗外人欺壓自己人了。」

唐得聽得更怒，氣咻咻地道：「唐方，妳敗壞家風，幹得好事！先跟蕭秋水，

來到唐門，鬧得天翻地覆，滿門招禍……而今又帶來了這叫公子襄的！——」

公子襄忍不住截道：「唐前輩，我跟唐姑娘，只是朋友，只因慕仰蕭大俠英名，前來尋他，並無意冒犯唐門，請前輩恕罪……」

唐得見公子襄彬彬有禮，倒是意料不到，爲之一楞，唐甜即道：「好哇，找人找到唐家大門來了！」

唐得又震怒了起來：「滾出去！」

公子襄雙眉一揚，但念及此人是唐方的長輩，當下欲言又止。唐藕忍不住道：「廿六老爺，蕭大俠那次赴唐門，爲的只是找方姑娘，只是……只是大家都不給他見，害得他以爲方姑娘出了事，才硬闖的，結果……他也沒殺人，而且，霹靂堂來攻時，他還帮我們唐門力禦哩……」

唐甜歪着小嘴笑道：「好哇，這個年頭，丫頭也說起主人來了。別人打上門來，還長他人志氣哩！這些數典忘宗的，可忘了老奶奶是怎麼失蹤的了……」

唐得聽了更是火上加油，罵道：「妳這丫頭，恬不知恥，帮外人說話起來了……吃裏扒外，以下犯上，在唐門，是什麼罪？」

在一旁的唐失即道：「斷十指，剜雙目，自決者可以不理，若要人動手的，則全身塗蜜，讓萬虫噬咬，或亂刀分屍而死！」衆人雖都是武林中人，但聽唐門規矩如此森嚴，不禁都爲之心寒。

人人想到像唐藕這麼一個清秀可愛的人兒將受這等重刑，都不忍心，若加之於美得如高山之雪，雪上映梅的唐方，衆人更連想想都覺殘忍。

落花娘子接道：「好好武林世家，怎麼有這麼多臭規矩！」

唐失橫掃了她一眼，冷冷地道：「妳是什麼東西？也配跟老夫說話！」

落花娘子可不是唐門的人，她本來就在黑道出身，潑辣的事，粗俗的話可是家常便飯：「你這老沒牙齒的別屎売郎戴花臭美了！俺娘娘我的老公丈夫嫁一個死一個，還沒輪到你，別在你奶奶面前什麼老夫老夫的！」

唐失霍然站起，一張臉脹得發紫：「滾！」

落花娘子那裏是善男信女，怪聲道：「我說老頭子，是你們家的唐甜請我們進來才進來的，別異想天開以爲我們當唐家有寶，在我看來，這些玩意，猴兒耍拳，小架式而已！」她要不是看在唐方也是唐門的人面上，還眞不知還有多少難聽的話要說。

唐失氣極，又自恃身份，不想在衆目睽睽下向女子動手，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唐方忙接道：「廿五叔，我們此來，只想找出蕭大俠跟老奶奶決鬥的眞相與結果……您不要生氣。」

唐失罵道：「我早聽甜兒說過了。妳串謀外人，欺凌本門中的人，非受唐門重刑不可。」

唐方花容失色。唐藕忍不住道：「廿五老爺，唐門家法，一向是由唐君傷四老爺主持的，四老爺死後，便由老奶奶處理，老奶奶失蹤後，一直由唐鐵書十九老爺來執行，卻不知……廿五老爺這樣決定，有沒有先問過十九老爺呢？抑或是十九老爺的主意？」

唐失一呆，答不出話來。

原來執掌唐門刑堂的，一直是唐門五大高手中的唐君傷主理，後唐君傷在攻打「權力帮」之役時喪生，便由唐老太太執掌，唐老太太不久便失蹤，一切由唐門中鐵臉無私的唐鐵書來執理刑堂大事，唐得、唐失雖然輩份甚高，但在唐門中因品性太囂，好大喜功又好高騖遠，故非得力人物，無權干涉刑堂要事。

唐藕這一問，唐失無言語塞。

唐方等也看出端倪來了，問道：「敢問諸位叔叔，這次出來在蓮藕小築迎截，是唐門的指令，還是誰的主意？」

唐失答不出來。唐得粗暴地道：「逆亂之徒，沒資格問！」

唐方寒着臉道：「話不是這樣說的，如果我是叛逆，當應問罪，但是……」雙目如冰雪一般明、黑夜一般亮：「據唐門家法，若沒得上頭同意，是不可以私自挑釁或結夥於江湖人物的……不知今日三位叔叔來，是奉了唐門那位負責人之命？」

唐方年紀雖輕，在唐得、唐失面前執晚輩之禮，但她是唐門第一要人唐堯舜之女，也是當日唐老太太主寵之孫，在武林中聲名極響，在唐門中又極有人緣，輩份非常之高，她這一番反詰，只見唐得、唐失二人臉色陣青陣白，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忽聽唐七更道：「妳猜的不錯，我們是擅自行動的。」

唐方對唐七更也最爲尊敬，恭聲道：「如此的話，更請十八叔跟二位叔叔懸崖勒馬，別給甜兒這等無知晚輩累了聲名才好。」

唐七更搖首：「我在唐家堡，鼇了這許多年了。唐門大事小事，都不派遣我，我不想在這裏老死……我還有一身武功……」他的聲音愈漸低沉，也愈漸傷感：……江湖中身懷絕技的浪子，武林中心比天高的好手，那一個不想把畢生所學，用在名揚天下的地方？而不願枯守囹圄，長伴孤佛青燈！

所以他最後道：「……我們覺得，甜兒的計劃很好，我們是江湖人，天生在江湖拚命，我們不是唐家人，不能虛渡此生！」

這次輪到唐方說不出話來，可是蕭七卻訝然向唐甜問：「妳……妳說『剛極柔至盟』有唐門支持，可成大事，原來，原來妳連他們也請來了……」

瘋玩老人忍不住了，跳起來道：「原來就只這幾個人！」

唐失瞇着眼，盯着他，好像當他是一隻飛過的蚊子，問道：「怎麼了？不够拎麼？」

瘋玩老人本就是亡命之徒，這次入中原，圖的是揚聲立萬，外加搶奪天書神令，加入「剛極柔至盟」，只是貪圖美色，又以爲其實力宏大，不妨過過癮……沒想到盡是賣命的事兒，自己既險些掉了命，也眼見夥伴中叔崩死得不明不白的，這下可是駝子跌觔斗，既得罪了公子襄這伙不好惹的人，又沒有穩實的靠山，便萌退志，道：「就憑咱們幾個，捂着耳朵偷鈴瑲，自己騙自己的玩意兒，我可不幹！」

唐失咧嘴一笑：「不幹也好。」驟然拔劍。

劍長七尺，金光閃閃，瘋玩老人沒想到這人說幹就幹，急欲閃開，忽然金光炫目！

唐失手中的劍神奇般不見了。

金光都到了眼前。

金光不是一道，而是如炮仗開花一般，千片萬片的，無從抵擋。

瘋玩老人慘嚎一聲，金光忽斂。

金光又奇蹟般飛回了唐失的手上，還原成爲一柄劍。

但這不是劍。

這就是唐失的「暗器」。

「劍花」。

× × ×

那剎間，瘋玩老人就成了一塊磁鐵一般，那些金光是鐵，都「吸」到他身上。待那些金光都飲了他的血時，又似水蛭一般，吸飽了人血便自動掉落，「飛」了回去。

回到了唐失的手中。

唐失嘻嘻地笑着，瘋玩老人仰天跌下，再也沒有了氣息，再也不能作惡。

唐失笑着流覽全場，問：「還有誰說我們不够稱？」

「够。」只聽一人沉聲道。

唐失哈哈一笑，那人欲說了下去，而且語音眞氣激盪，好像有七八種不同的氣流在空氣中互壓交擊一般：「放在豬肉秤上稱，足够我們下酒，省得買花生米。」

唐失臉上變色。

說話的人比他年紀還大。

但火氣也一樣比他大。

「氣伯」秦誓！

× × ×

唐失瞇着眼睛，問：「你武功好得過那人？」他指着攤在地上的瘋玩老人。

秦誓搖首：「不會好太多。」

唐失狠狠地問：「還是你仗着公子襄人多勢衆，以爲我們不敢出手？」

秦誓哈哈一笑：「只怕你們不出手，怎會怕你們出手？」

唐失瞇着他色迷迷的小眼，但仔細看去，便知道他小眼裏不是貪色，而是嗜殺：「那是你活得不耐煩，壽星公吊頸嫌命長了？」

秦誓臉紅如赤，銀鬢飄動，站了出來：「我是壽星上吊，你也是壽星老吃砒霜活够了，咱們兩個老不死的，來鬥上一鬥，如何？」

甄厲慶在旁，眼見瘋玩老人稍加拂逆，便給唐失殺了，想巴結奉迎以表忠心，所以喝道：「你這個老而不！上次沒把你殺了，今兒又敎我給撞上了！我看你是守着毛坑睡覺，離死不遠了！」

秦誓一見甄厲慶，正可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甄厲慶以前在梁王府中不講規矩，對他施辣手暗算，要不是他武功遠超對方，那一伏，可不堪言，當下大吼一聲：「姓甄的，你眞有種我就先挑你！」說着一個箭步上前，一拳打出！

甄厲慶本來只是怕給唐失等人收拾自己，站出來說幾句話，等於是屎殼郎爬料槽自充大香豆而已，沒想到挑起了秦誓怒火，說打就打，而唐失只在一旁笑瞇瞇地看着，一點也沒有幫忙的樣子。

他心中一凜，本可閃躲開溜，但氣伯秦誓那一聲大喝，竟震住了他，一失神間，已避不及，唯有硬接。

秦誓又大喝一聲，攻出一招。

甄厲慶本又想開溜，但被秦誓一喝，雙脚移動不得，唯有又硬接了一招。

等到第三招特，甄厲慶心慌意亂，又想掉頭就走，但秦誓又大喝一聲揮掌攻上，「氣伯」的氣功何等厲害，甄厲慶凝神抵禦了那一喝，已被震得心頭狂跳，未及移步，對方又已攻到，甄厲慶唯有再度硬接。

如此硬着頭皮接了十七八招，「氣伯」秦誓臉脹通紅，越戰越勇，越喝聲音越厚長，甄厲慶則搖搖晃晃，被震得渾渾沌沌，而周遭的圍觀者，大部份都被吼喝之聲震得退開丈外，掩耳運功抵禦，但亦有二三名功力較差的武林人物，被震得癱瘓在地，若是秦誓專向他們而發，這幾人早被震得幾乎心臟停止跳動了。

反觀公子襄、唐得、唐失、唐七更諸人，却似若無其事一般。

公子襄心知這三名唐門高手，名不虛傳，只怕這三人若聯手，自己斷非其敵；唐失等心中也暗忖：這小子也眞有兩下子，身受如此重傷，還能輕易抵受這等吼聲，絕不能輕視。

這時「氣伯」秦誓和甄厲慶那邊，喝一聲，交手一招，如此三十招下來，甄厲慶巳手軟脚軟，後力不繼了。「氣伯」又大喝一聲，人自上而下壓來，雙手膀子直劈而下！

這下可有萬鈞之力！甄厲慶的心每給喝一下就如給抽了一鞭一般，十分痛苦，見秦誓猛然擊下，求生心切，雙手全力往上一架！

這一下雖然架住，但也震得雙肘一沉，擊在自己額上，一時金星直冒，忽又臉上一辣，知道着了道兒，以爲傷勢嚴重，睜不開眼來，便悽叫道：「饒命啊——」

他却不知道，原來擊在他臉上的，只是秦誓由上而下蓋下來的長鬢而巳。

心有千千結

這一剎那，有幾件事發生了。

唐失出手了，他的金劍又裂成金光百片，「飛」了出去。

只是這回，公子襄早有防備。

他突然卸下衣衫，迎向金光，千片百片金光給他兜頭兜腦的包住，一閃而沒。

但眞正出手的是唐得。

在唐門中，這兩人「一得一失」，有一得必有一失，所以慣於配合出手，唐失的出手，只是個幌子。

唐得才是眞正的「志在必得」。

——他們絕不容許外人在他們面前殺「剛極柔至盟」的人，他們自己殺又不一樣。

唐得發出的暗器是「索」。

一條飛索，有無數個結，只要給他套中一個，一勒之下，必死無疑。

「飛索」也是暗器，他這件暗器能勒中水裏的游魚，草叢內的毒蛇，蒼穹中的鷹。

不過他這「飛索」」不叫「飛索」，

而改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

「心有千千結」。

只要人給他這索纏上，也是心有千千結：解不開，理還亂，到最後，成死結。

× × ×

唐失掩護，唐得出手，這種方法，唐方却十分熟悉。

因爲她也是唐家的人！

她立刻放出五柄飛刀！

飛刀並不是射向唐得，她迄此還不敢冒犯長輩，但氣伯秦誓不能不救。

「心有千千結」也並非有一千個結，其實只有五個結，這五個結一旦纏上了人，不管纏在那裏，纏在脖子，頸斷，纏在臂上，手斷，纏在腿上，脚斷，纏在任何地方，却能「一刀兩斷」。

唐方的五把飛刀，射向五結。

五結一遇飛刀，立刻收緊，無論它遇到什麼，都是一樣。

刀被箍住，立即粉碎。

——若人被這種結扣住，那裏還有得救？

唐得臉色一寒，道：「妳敢與我動手？」「心有千千結」變成向唐方發出！

百里樹林，元三遷，杜而未，邢似痴等人早已掩了過去，護在唐方身前，他們怎樣也不會容讓任何人傷害唐方的。

唐得冷笑道：「想倚多爲勝麼？」

忽聽一聲喝道：「不？」

一人飛旋而至，一道青光，淡而寒沁，飛襲而來，唐得連忙運索抵禦，原來來人是公子襄，只見他左手一柄七首，右手也一柄七首，兩柄七首，發出淡青色的光芒，他左手對付唐失，右手對付唐得，以一人之力力敵兩人，而且身形愈旋愈快，手中兩道青光也愈來愈長，本來一尺七寸的七首寒芒，給他直舞得似七尺青龍一般，騰雲駕霧，虎嘯鷹唳。

公子襄以一敵二，竟困住唐得、唐失二人，身子旋若鷹準，而手中青刄，更如神龍吸水，竟令唐得、唐失的暗器，都無從發揮。

衆人那有見過如此精采的搏鬥，都瞧向公子襄與唐氏兄弟這邊，眼睛收不回來了，忽聽「啊吔」一聲，「砰」的一响，原來沒人阻攔「氣伯」秦誓，秦誓終於一掌把甄厲慶打得脇骨碎了十幾根，登時斃命。

唐七更倏然站起。

唐方知道這三位長輩中，以唐七更的武功最高，生恐他辣手加害秦誓，便攔在中間。

詎料她身形甫動，眼前一花，已沒了人影，唐七更巳到了她身後，秦誓身前。

只聽唐七更冷笑道：「你很會吼叫是不是？你以爲你內力很高是不是？你有種就叫，看能不能把我震倒？」

秦誓一張赤臉，銀髯如戟，運功吼了一聲。

但就在他張口的剎那，忽覺口腔一寒，三枝淡若無色的飛針，已破他最渾宏的內家勁氣而入！

要知道所謂專破內家罡氣的武功，諸如似純陽之眞力爲玄陰之勁所破，或金鐘罩鐵布衫童子功十三太保橫練等功力被抓着練功罩門，但唐七更這種專破內家罡力的暗器可完全不一樣。

他的「海底神針」，是不必發出的，只要敵人一運內家功力，就如磁鐵的吸力一般，將「海底神針」自然吸了過去，秦誓以「獅子吼」催勁，那三口飛針，便直吸入他口中。

這種暗器，內力愈高的人遇着它，就愈無法閃躲，而且命中率也到了百份之百的程度。

通常一個人遇着這種暗器，一定運功抵抗或設法擊落和全力閃躲，但運力越猛，躲得越快，捲得越有力，這「海底針」的威力也就越能發揮。

無論如何，秦誓是死定了。

× × ×

却在這時，青光暴長，宛似一頭青龍，橫空而過。

這青龍之威，遠勝秦誓的吼聲。

甚至秦誓元氣充沛的大吼，被青鋒刄口斬成數股，那「海底針」立時調轉方向，射向那淡青色的光芒。

公子襄的七首！

那三枚「海底針」變成了普普通通的三口小針，反而被莫大磁力的青刄所吸住了，正如一塊小磁石反被一塊磁鐵吸了過去一般。

公子襄以左手青刄，罩住唐得、唐失，右手青刄來援！

唐七更喝了一聲：「好！」他也竄身而上，鬥在一起，公子襄變得以一敵三，衆人正瞧得眼花繚亂，忽青芒大振，兩條青龍，化而爲三，三道寒光，在三大高手身前身後，身上身側點戳刺割，端的是曼妙靈動，變化無窮！

原來公子襄又掏多了一柄七首。

他總共有五柄七首，本來其中有一柄爲大弟子羊舌寒所盜，交給唐甜狙殺地眼大師，爲「風花雪月殘」五老所得，但五大神僧知公子襄並非殺人凶手，已把七首還回給他了，故此公子襄擁有五柄七首。

此刻，他五柄七首，已出其三，左一右二，以一柄七首，困戰唐得、唐失，以右手二柄七首，苦鬥唐七更，居然以重傷之軀，以一敵三，平分秋色。

「氣伯」秦誓死裏逃生，怔了一怔，見那兒還坐了一人，背向自己，他滿肚子氣，走過去便罵道：「蒜頭疙瘩戴涼帽——你還充什麼大頭鬼，一起出手吧！」

他却未瞧見，唐甜見他走過去惹那人，臉上閃過一片喜容。

簡直像拾到天書神令那末歡喜。

——那人究竟是誰？

× × ×

唐方眼快，一下子便瞥到了唐甜的喜容。

她立即醒覺，想阻止秦誓有所行動。

只是秦誓經巳行動。

他見那人依舊背向他，理都不理他，更是氣上頭來，運起中氣，大吼一聲：「你有沒有聽見——」存心用這一聲「獅子吼」將那人震得椅碎人跌，當衆出醜。

這三聲簡直像半空打了個霹靂雷霆，對方却緩緩回過頭來，陰聲細氣，不帶火氣的應了一聲：「聽見了。」「氣伯」秦誓聲音忽然嘶啞，退了七八步，把椿不住，再退五步，臉都脹赤紅了，竭力想立住

步椿，但仍站不住脚，再退三步，「哇」地嘔了一口血，道：「你——」還未說下去，又吐兩口血，嘶聲道：「——是——」聲音中斷，再吐一口血，才能道：「——誰——？」

說完這短短三個字，秦簪再也支持不住，仰天而倒，那人見公子襄弟子慌忙過去扶攙，便微微笑道：「他不要緊，只是被我『血河神功』反擊回還，傷了內臟，十天半月便自可痊癒。」

他說完這句話，全場都已震住。

當他以輕微柔和的聲音，反將「氣伯」秦簪的純陽內家罡氣「獅子吼」倒灌回去，擊倒了他，衆人就已經呆住，而今一聽，才知道所猜不錯，普天下之中，能有這等駭人詭異奇功的，除了當今血河派掌門，與公子襄併稱爲「長江公子，黃河歐陽」的「血手屠龍」歐陽獨還有誰？

× × ×

儘管在場的人都已愣住，但唐氏三兄弟跟公子襄並未停手，事實上，他們是欲罷不能。

那一方面先停手，那方面便先遭殃。

歐陽獨顧盼全場，笑道：「好，今日難得大家清興，我也正好手癢。」他一說完，身形一展，竟然撲入了公子襄和唐氏三兄弟的戰團中。

唐方等大吃一驚，生恐歐陽獨帮唐得、唐失、唐七更來對付公子襄，唐甜等也有些担心歐陽獨這人行事怪戾偏激，不知會不會忽然來個倒戈相向，却見歐陽獨撲入場中，竟以一敵四，打了起來。

唐得的「心有千千結」，自然非同小可，單止他教出來的女弟子唐三千的「三千煩惱絲」就已經稱絕於江湖。

唐失的「劍花」一招殺了瘋玩老人，瘋玩老人身爲「十方霸主」之一，武功自是不俗，而且人精似鬼，一直以來，多少人想殺他都殺不到，連中叔崩都先死了，他還好端端的活着，——却給唐失一出手間就殺了——唐失的武功更是不弱。

但唐七更的武功暗器手法，却比唐得、唐失二人加起來都高，要不是公子襄及時制止，他也已經在一招間殺了秦簪。

至於公子襄，連番征戰，身受重傷之下，還能以一敵三，武功自然高絕。

可是歐陽獨以一個敵住他們四人。

金劍芒沒，飛索影滅。連無色無聲的海底針也沒有出手的餘地。

只有漫天血影，那是歐陽獨雙掌發出血光也似的魅影，偶爾有幾點碧綠的青芒遊移，那是公子襄的七首。

× × ×

歐陽獨的掌影，已將四人完全籠罩在內。

只聽他道：「唐門的人，果然不可輕視，長江公子，也的確名副其實。」

隔了一會，只聽公子襄說：「你聽過一個故事麼？」

公子襄竟在這時反問了這一句話，不但使衆人驚愕，連歐陽獨都很驚訝：「什麼故事？你說來聽聽。」

公子襄又隔了一會兒，才道：「一隻黃鼠狠抓了一羣小鷄，對小鷄說：你的羽毛眞美麗……」

歐陽獨大笑。「公子襄，你今日若不受傷在先，耗力在前，我歐陽獨又豈敢如此托大，以一敵四……與你齊名，算是不冤！」

衆人都覺納悶，爲何唐得、唐失、唐七更三人全無聲響，原來唐氏三兄弟早已被歐陽獨迫得一口氣都幾乎喘不過來，那有辦法說話？唯有拚盡全力以抗，分不出精神氣力分心說話。

饒是公子襄在歐陽獨的「血河神掌」覆蓋下，也一樣極難提氣說話，所以他每每在說話之前，都頓了半晌，才能運氣來說。

而歐陽獨竟能說得自如，且輕描淡寫：「既與你齊名，份屬幸事，我本不該與你相搏……尤其在你受傷之後，而今如此，你心知肚明。」

這次血河神掌掌風大作，血光披臉，公子襄實說不出話來，忽青芒大作，由三點成了四點，原來公子襄又抽出一柄七首，硬生生將局面扳回。

公子襄好不容易才說得出：「何故如此，在下未明。」

歐陽獨冷哼一聲道：「眞的？」

公子襄又被逼得說不出話來，只得一面交手，一面點頭，但發覺歐陽獨的掌風下，連多點一下頭都不可能，只得眨了眨眼睛，表示意思。

歐陽獨冷笑道：「我平生只有一個徒兒，他叫衞悲回，你當然識得？」

公子襄是認識少年衞悲回的，而且惺惺相惜，彼此敬重，只是公子襄此刻不但說不出話來，連頭也不能點，眼睛也不能霎了。

歐陽獨冷笑一聲又道：「你雖然年輕，但名聲與我平齊，便可以說是他的前輩了，你不該殺死他，我唯一的徒兒！」他狠狠地加了一句：「你殺他，我就只好殺你，你既受了傷，我就一人打你們四人，讓你死了也服氣。」

以歐陽獨的武功，如果公子襄不傷，以一敵一，是不如他，而今以四戰一，也份屬敗定，當無怨言。

可惜怨意還是有的，而且不服氣。

因爲公子襄根本沒有殺害衞悲回。

× × ×

遽然間，血光中青芒大現。

公子襄又拔出了一柄七首。

第五柄七首——最後一柄七首。

他以一人之力，對付唐氏三人，只不過用上三柄七首，但跟唐得、唐失、唐七更四人合攻歐陽獨，却迫不得已要用上了五柄七首。

他一用上五柄七首，就有了說話的機會，這是他爭取到來的——用自己的平生絕學。

「我沒有殺衞悲回！」

這一句七個字，第一個字說時元氣充沛，說到最後一個字，已微弱得似蚊子一般——血河神掌的威力，幾不容讓他將七字說完。但他一說完這七個字，壓力一鬆，漫天掌影盡去。

只聽歐陽獨大吼一聲問：「眞的？」

公子襄點頭的時候，發覺他身上已全被冷汗濕透。

× × ×

歐陽獨遽然住手，唐得、唐失、唐七

更的暗器，這時才發了出去。

原來這三人空有一身暗器，但在「血河神掌」的威力下，竟一絲都發揮不出來，而今陡然壓力頓去，都無法收勢得住，將一觸即發的「劍花」、「海底針」、「心有千千結」全打了出去。

歐陽獨瞪住公子襄道：「我相信你說的話。」他說這七個字時，雙手已將唐氏三兄弟的暗器完全收下，就像神奇的魚網將滑溜的魚網住一般，神奇而又合理。

唐得臉色死灰，唐失也心喪欲死，唐七更像鬥敗了的公鷄——他們三人的暗器，在歐陽獨的手中，如三根鷄毛一般無用無力。歐陽獨緩緩地回身，用一雙眼睛逼視唐甜，問：「妳告訴我，我徒兒是公子襄殺的，是什麼意思？」

唐甜正想說兩句謊話搪塞過去，但歐陽獨一雙眼睛直如烈陽，灼痛了她雙眸，一時說不出假話來，只能道：「……你徒弟，的確是死了……」

歐陽獨厲聲問：「那是誰殺的？」

蕭七上前一步，怒道：「你怎可對我們盟主無禮！」

歐陽獨咧嘴一笑，道：「她是你們盟主，可不是我的盟主，我姓歐陽的不與結盟這一套——我來此地，爲報徒兒之仇，你少阻擾。」

唐甜哀呼道：「蕭七，你逃命去吧，別管我。」她原本是用語言套住歐陽獨，誣公子襄殺害衞悲回爲名，使歐陽獨替她翦除公子襄，諒歐陽殺公子襄後，不拚個玉石俱焚，也兩敗俱傷，到時再讓唐氏三兄弟去收拾掉他，自己可謂大功告成，故有恃無恐。誰知歐陽獨面慴心精，似站在同一陣綫，但在緊要關頭，他是江湖人物，更有識人之能，公子襄的如此說，生疑起來，唐甜知他這種人不易受騙，而且極不易惹，便悽惋地要求蕭七先走。

蕭七本就有英雄胆氣，只差在耳朵軟，聽什麼都信，尤其唐甜的話，向無分明是非之能，這段日子他和容肇祖見唐甜所領導下的「剛極柔至盟」倒行逆施，心中大感不快，但聽得唐甜說得如此眞切，便大起護花之心，自以爲雖千萬人吾住矣，一定要王持公道正義，不讓唐甜受到傷害，便站出來道：「歐陽獨，你想怎樣？」

歐陽獨「哦」了一聲，左看看，右睨睨，點點頭道：「小子倒有胆氣。」

蕭七傲然道：「誰要碰唐甜，除非先殺了我！」他轉頭向唐甜說：「我說過，如妳有事，我一定來援，就像唐方對蕭秋水，蕭秋水對唐方一樣。」

唐方聽得心中一痛，想起從前種種蕭秋水待她之義，唐甜心中則一緊，想到唐方處處佔盡上風，自己明明佔了優勢，也變劣境。

百里樹林何等精明，立刻爲主人解釋道：「歐陽前輩，衞少俠是死了，他原是被護送去血河派的，但途中被人狙襲。」

歐陽獨厲聲問：「你是誰？」

百里樹林稽首答：「晚輩公子襄第二弟子，百里樹林。」

歐陽獨怪眼一翻道：「你胡說！衞悲回是我之徒，他武功也不差到那裏去，那裏用得着人護送！」

百里樹林口齒便利，即道：「當時衞少俠爲人所傷。」

歐陽獨怒問：「誰傷得了他？」

公子襄輕嘆接道：「當時我在場，是九臉龍王與黑殺的人圍攻暗算他的……」

歐陽獨咧嘴一笑道：「所以你就出手相救了。」

公子襄知歐陽獨易怒易喜，脾氣甚怪，便道：「我與高足，一見如故……如非九臉龍王親自出手暗算，衞少俠是絕不會致傷的。」

歐陽獨沉吟道：「慕容不是也算是武林一大奇才，他確有這種能耐！」彷彿在盤算自己徒兒傷在這人手下冤不冤似的。

公子襄嘆了一口氣道：「後來我命兩位徒兒護送衞少俠返回貴派……沒料，本門中有幾名叛徒，受人唆使，竟然半途截擊，使到高足……」

歐陽獨目中射出火燄一般的光芒：「那幾個叛徒呢？」

百里樹林代答道：「已經處決了。」

歐陽獨頓足道：「那究竟是誰主使的呢？」

百里樹林還未回答，唐甜即冷然道：「若是一面之詞，死無對證就寃誣人，可別含血噴人教天下英雄不服！」

歐陽獨目光回掃唐甜，一字一句地問：「那是妳了？」突聽外面有人怪叫道：「哎呀，這兒好像又有架打呀，我好久沒動手動脚了，這回眞是老鼠掉進米缸裏，還不逞了癮！」

又聽一人罵道：「你呀，還是跑快兩步吧，活像老母猪追兎子，上氣不接下氣的。」

（未完）

神劍山莊

・本文承自56頁・

公孫敬大笑道：「不錯！這是一隻假手，但經老夫精心製作，它不僅酷似眞手，而且還能作一些簡單的動作。剛才老夫刺你的第二劍，就是由它來動作的，所以你磕架時毫無勁力，因爲老夫並不用它來殺人。只要它引開你的注意力，要施發老夫以後的殺手，小子，現在你死得甘心了吧，該你回答老夫的問題了。」

李秀不能不佩服這老兒心機之深，但他不能將適才廳中所見的一切說出來。他也不能騙人說什麼人都沒見到，心念一動，乃變了一下事實道：「我到那兒的時候，倒是有個老頭兒在，他說他叫紫竹翁，是你的老朋友……」

「什麼？他不敢到這兒來的，你騙人！」

「我根本就不認識紫竹翁，騙你幹嘛？」

「好！他說了些什麼？」

「他以爲我是你的弟子，對我說——告訴你老鬼師父，他那個徒弟楊三郎已被老頭子宰了，叫他以後有種就自己過來，不要偸偸摸摸地讓人來送死。」

公孫敬啊了一聲問道：「那老鬼人呢？」

李秀道：「說完了話他就走了，而且還說他要去探訪一下他的老朋友逍遙仙子！哦！對了，他還說梁叔子要他向你問候。」

公孫敬轉身便走。那是因爲李秀的謊話說得太好，說得活靈活現，而梁叔子、紫竹翁都是些很冷僻的名字，除了神劍東莊中幾個極爲重要的人物外，別人更難知道彼此間關係的。

李秀把公孫敬哄得急急離去，丟下李秀沒再理，而且他以爲李秀是絕對再難活下去了。但李秀自己却不這樣想，他有把握自己不會死。

（下期仍由司馬紫烟執筆）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賊臟動人心　都想黑吃黑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裳夜歸，回到管府後花園內時，遙聞園內亭子裏人聲喁喁，丁裳便掩近竊聽。原來她約定思雲、念雪在亭子裏等候，而這時管照夕也來了。這三人正在談及管照夕與江雪勤、丁裳感情，管照夕竟表示他只愛江雪勤一人，雖然對方已嫁了人，但海枯石爛，此情不渝，而對丁裳，只屬兄妹之情而已。丁裳在亭外聽得眞切，傷心欲絕，她想不到自已對管照夕痴心一片，却換來如此對待，一時氣憤不過，便走入亭子，與管照夕告別，悵然離去。江雪勤已名花有主，丁裳拂袖而去，管照夕驀然感到萬念俱灰，但一念到堂上二老對己寄望方殷，又不得不收拾心猿意馬，重溫典籍，企圖名登金榜，告慰雙親。連日來，蘭弟申屠雷不時過訪。彼此切磋，愁緒蕩然。殿試期近，管之嚴夫婦即打點管照夕進京赴試，與申屠雷結伴同往。數日後，考試完畢，管照夕回到家中，正靜候捷報……

管照夕獨自一人，無聲的負着雙手，用禮部制定的學子方步，在半枯黃的草地裏走着。

他身上穿着一襲灰色的綢子長衫，被風吹得前後擺盪，看來有些「飄飄欲仙」之感。

雖然太太早就命丫環，開箱子給他拿出了袴袍子，那是靑面絨裏講究的衣裳，可是他很討厭穿它，這麼多衣服，他却獨獨愛上了這襲半舊的單綢子大褂，他不獨喜歡它的顏色，更喜愛它的瘦弱飄逸。

現在風把它揭起來了，露出了公子灰綢的褲管，和深灰色的鞋面，他皺着眉，一隻手微微的按着衣服，幾片樹葉沾在他的頭髮上，他不得不伸手把它們拍下來，他口中猶追唸着一些詞句，那是什麼？「……落花流水仍依舊，這情懷，對秋風，盡成消瘦，唉……盡成消瘦！」

他念着小王安石（王安石之子）的名句，足下不自覺的步入一叢花苑，看着迎風晃着的海棠，他就順手折下了一朵，就口嚐嚐還有些澀澀，他又把它隨手丢了。

這悶悶的日子眞是無聊，他眞有些厭倦了，尤其是這快到黃昏的時候，似乎是更顯得惆悵，這個家，好像眞呆不下去了，他眞懷疑昔年那長久的歲月，自己又是如何的渡過了呢。

正當他順着這條花道，要進入書齋的時候，一陣歡叫吵雜的聲音，從身邊傳來，這聲音，把這靜的氣氛，完全打破了。

他心中微微奇怪，因爲這府第裏，一面是靜得可憐，眞有點「隔花小犬空吠影，勝宮禁地有誰來」的感覺，那麼這陣亂囂之聲又是從何而起呢？

想着他就回過頭來，那歡嘯之聲更朝着他這邊來了，還沒見人呢，就先聽見思雲、念雪二人搶着叫的聲音：「少爺！少爺！」

「啊！恭喜！恭喜！」

照夕先是一怔，可是馬上他就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不由劍眉微微一皺，心想：「莫非是我考中了，報喜的來了？」

一念未完，却見一大羣人擁了進來，思雲念雪在前，她們身後跟着一個四十許的漢子，一手拿着一面小銅鑼，還不住的敲着，再後面少說有五六十個，全是府中的下人，一窩蜂也似的全跑進來了。

照夕不由心中一喜，可是馬上他又皺了皺眉，他轉過身來，高聲道：「大家不要吵，不要吵，到底是……」

這時兩個丫環把手中的紅紙已遞到他手中，一面還嚷道：「看吧，什麼事？」

思雲尤其樂，跳着道：「眞叫我猜着了，啊，太好了，太好了！」

那敲鑼報喜的人，更是齜着牙笑道：「恭喜二爺，您老高中了，高中了探花郎！哎呀！這可是天大的喜呀！」

照夕又驚又喜的把手中紅紙打開來，上面寫的是：「一甲三名探花管照夕。」

他含笑道：「是你親眼看的不是？」

這漢子彎腰笑道：「一點也不錯不了，二爺您老這可要發財了，嘻！」

照夕遂向思雲道：「妳去支十兩銀子賞給他。」

思雲道：「太太已賞過了？」照夕見那報喜的人，仍是笑着不走，遂笑道：「再賞他十兩。」

那報喜的人，彎腰高叫了聲：「謝謝二爺，您老眞是福大量大。」

思雲笑着跑去拿銀子，念雪就道：「太太叫你趕緊去呢？哎呀，探花郎，我可高興得說話也說不出來了。」

照夕雖然並不重視這個探花，可是能够考中一甲三名，却也是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

想當初自己胞兄，考上了個進士，已把父親喜了個了不得，自然這一次，二老的興奮程度，可想而知了。

當時忙向衆人笑道：「各位都先回去，等一會我都有賞。」

大家這才又說了些恭喜的話，就散開了，這時思雲捧着銀子跑過來，一面叫道：「太太過來啦！」

照夕忙拉了一下衣服，迎上前去，却見母親在兩個丫環攙扶之下，含着笑直向這院內走來，照夕忙步上前，叫了聲：「媽，您怎麼來了？孩兒正要去向您老人家請安呢？」

夫人扶着兒子的手，笑得眼都睜不開了，她說：「好孩子，這可眞難爲你了，你爹剛才也派人回來通知家裏了，他高興得了不得，大概馬上就回來了，來！我們到裏面去！」

她摸着照夕身上，道：「啊唷，你這孩子，天涼了，你怎麼還是這一身呀，怎不穿上袷袍子呢？」

照夕道：「我一點也不冷，您就別操心了。」

太太又道：「不行，快給我換上，這多寒酸呀！等會說不定有多少人要來賀喜呢？」

她一面對小丫環笑道：「妳去告訴門上，把大門開了，叫岳侍衞換上衣服在門口，凡是來賀喜的人，都說少爺出去了，留下帖子就得了，有老爺的朋友，實在沒法的再往裏讓。」

小丫環答應着跑了，照夕見母親喜成這樣，心中也自快樂，他暫時不想以後的事，爲了給雙親討個快樂，自己也討個吉利。

當時把母親攙進書房，一面笑道：「您老先坐一會，我去換衣裳。」

夫人笑咪咪的道：「我前晚就夢見你考中了，醒後給你爹說，你爹還挺不高興，他說夢是相反的，誰知道眞中了……唉！這就好了……你爹一輩子領兵打仗，却養了你們兩個讀書的兒子，這一下，你可用棉花把他嘴給堵上了。」

她說着，還一個勁的笑，照夕換上了衣裳出來，太太還要他加上坎肩，照夕無奈只好又加上了，思雲又要過來給他梳理辮子，照夕却搖頭道：「不用，不用！眞痲煩人！」

思雲後退了一步，笑道：「唷，今兒個可不能發脾氣呢？」

太太叨叨道：「好了，他不梳就別給他梳了吧，妳們也該打扮打扮，換件衣服了。」

說着就站起來，思雲念雪都喜孜孜的跑去換衣服去了，照夕和母親進了後院，一面很關心的問道：「我那申屠兄弟也不知中了沒有？」

夫人笑道：「這要等你爹回來，他一定知道。」

才說到這裏，管之嚴已興匆匆的開門進來了，他一身官服，哈哈大笑着，把頂子摘下來交給隨身跟班的順子，一面走到照夕跟前，重重地在照夕雙肩上拍了一掌，雙挑拇指道：「好！探花郎。」

然後他又哈哈的大笑了，照夕肅然道：「這全是託二位大人的福份，其實孩兒並沒有什麼眞學問。」

將軍收斂了笑聲，大聲道：「得了！你就別客氣了，你的文章，我今晨在瑞大人那也見了。」

他笑道：「來！坐下談，坐下談。」

照夕落座後，正想問問申屠雷的情形，管之嚴已經笑道：「申屠雷這孩子也不錯，中了二甲第五名，他叔叔在禮部我也見着了，那老傢伙笑得嘴都併不上了，我已約好了他叔姪後天來家吃飯。」

照夕不由大喜過望，心中確實爲申屠雷高興，將軍脫下了黃馬褂子，又道：「你猜誰領榜，說起來，我還眞氣，要不然你是榜眼。」

他說着，一雙虎目睜得圓圓的，太太就問道：「誰是狀元呀？」

將軍嘿嘿笑道：「我不是在說麼，是個姓及的，叫及閳雨，這小子可眞走運，其實他文章並不怎麼樣，妳猜怎麼着？說來眞好笑？」

照夕點頭道：「哦，這人我也認識，他是和我一榜中舉子的，是河南人。」

管之嚴笑着點頭道：「不錯就是他，他文章並不如你，你知道吧？」

照夕微笑不語，將軍就放低了聲音道：「事情是這樣的，瑞大人說是呈上去的名次，你本來是第二的，及閳雨該是第四，是傳臚，誰知聖上因這幾年北幾省鬧旱災，就討了個吉利，把他給擺到裏頭了，你說該他走運不是？」

太太張大眼睛道：「竟有這種事？」

管之嚴笑着搖了搖手道：「妳可不要對外面嚷嚷，活該他走運，再說照夕能中探花，也很不錯了，我明天上朝看看，可能聖上要傳見他們三個也不一定。」

他說着話，一面用手摸着唇上的短鬚，神情至爲高興，說話之間，已見一個聽差的在門口稟道：「回將軍，對門的江提督夫婦和公子來了，還有內務府的錢大人也來了。」

將軍忙站起道：「快請？」

他笑嘻嘻的點頭道：「他們消息可眞快！」

然後他就看着照夕，一面笑道：「好孩子，你看這多體面？人家是來賀你的，可是我這爸爸也沾了你的光？」

他的話才說完，一伙人已走過來了，管氏父子忙迎了出去。

江提督倒是不常見照夕，見了面很誇幾句。

江夫人和管夫人在一塊更是笑語如珠，照夕却和江公子握手彼此寒暄。

內務府的錢夫人也走來了，老遠抱拳

道。「那位是管世兄？恭喜！恭喜！」

管之嚴忙迎上去，笑着爲照夕引見，照夕忙行了禮，一伙人就到房中來了。

緊接又來了一撥人，江氏夫婦心中很有些感慨，坐了一會，就面約照夕過幾天過去吃飯，這才又告辭回去了，將軍這邊客人多，就由照夕親自送他到大門口，江鴻與他握手告別時，却笑了笑道：「有點小事，你忙完了過來談談。」

照夕忙問什麼事，江鴻只搖頭笑笑道：「不忙，這裏不便談。」

說着就搖撼着他的手，又恭賀了幾句，就回去了，照夕眉頭皺了皺，可是這時却不容他去深思，進進出出的客人，忙得他團團轉。

尤其是很多過去的同年舊友，來了很多人，一來就泡着不去，鬧着他請客，他也只好讓大家進來，一齊帶到了自己的住處。

這時思雲念雪都打扮得新娘子一樣的，活潑得像一對小鳥，周旋在照夕的這些個同年之間，送茶送果，笑得像兩朵百合花。

照夕私下叫住思雲，叫她關照廚房，多預備酒菜，思雲笑道：「太太早關照了，今兒個廚房七八個人忙，唉！這種日子好久沒有過過了。」

熱鬧的氣氛一直到了午夜，然後才逐漸淡了，最後只剩下了管氏一家人。

太太打着呵欠，上了烟榻，將軍也想早早的睡一覺，明天好辦事情。

照夕一個人坐在書桌前，仰望着當空的一輪明月，他不由長吁了一口氣。

興奮對於任何人都是極爲短暫的，而「曲終人散」後，那種冷清寂寞，却每每令人益覺惆悵和單調。

照夕苦笑了笑，他自語道：「探花！人們視你多麼尊貴，可是我却視你如糞土，如果你沒有選中我，又該多好呢。」

他於是又想道：「眼前我的任務，似乎已經達到了，我也該走了，莫非我還眞等着要做官麼？」

想着他不自主的，又扭回頭來，看了看掛在牆上的那口長劍，他不由率直的笑了，他想：「我要仗着這口劍，作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情，家是不能久留住我，我的家是江海湖山。」

他多麼羨慕那種生活，這種思想在多少年以前，在他腦中已醞釀成熟了，記得唐朝的大詩人張志和曾經對人說過：「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向有往來。」

他當時讀到這一段時，曾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欽慕之感，他常常想着，我如果有這麼一天該多好？此刻，他認爲實踐的時候來臨了。

他內心慢慢的盤算着，一待這些瑣事完結之後，自己就離開北京，去作江湖壯遊一番，當然雁先生交代他的使命，他是一刻也沒有忘懷的。

整夜，他都在牀上翻轉着，那是因爲白天心情影响的緣故，一直到東方有些亮光，他才矇矇朧朧的睡着了。

也不知什麼時候，由窗外射入的陽光，使他眼皮很不舒服，他忙翻身坐起，却聽見一陣格格的笑聲道：「我的爺，太陽都照着屁股了，還不起來。」

照夕忙循聲一看，却見母親不知何時也來了，坐在椅子上，正看着自己微笑，思雲念雪各人一身大紅，侍立在母親兩側，方才說話的是念雪，正看着自己笑，照夕忙翻身下床道：「你老人家什麼時候來的，怎不叫我一聲呢？」

陳氏微微笑道：「讓你多睡一會，昨天你也是眞累了。」

思雲就跑上來給他叠被子舖床，念雪笑道：「水都給你打好了，怕都涼了，我再去給你換一盆去。」

照夕搖頭道：「不用換了，我湊和着洗洗算了。」

這時太太就笑道：「你爹一早就走了，他到禮部去拜會方侍郎去了，大概是打聽一下，怎麼安置你。」

照夕怔了一下，他沒說話，就去洗臉去了，這時就聽見窗外申屠雷的聲音笑道：「探花郎，早啊。」

照夕不由忙轉過身來，却見申屠雷穿着一身淺紫綢子袷袍，喜孜孜的站在窗外，滿面春風笑着，照夕忙跑出去，笑道：「好，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去呢！你也不要賀我，我們都差不多。」

說着皺一下眉，小聲道：「這一下麻煩可未了呢！」

申屠雷微微嘆息了一聲道：「我還不是一樣，今天來找你，正是想給你研究一下對策，你不知道我那位叔大人，高興得了不得，一大早就上禮部去了，大概是託人去了。」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意似未盡，正還要說，照夕朝裏面母親吹了一下嘴，申屠雷就把話止住了，二人相繼入室，申屠雷向管夫人彎腰叫了聲：「伯母。」

管夫人含笑道：「眞該恭喜你了，賢侄你可眞不容易啊。」

申屠雷微微笑道：「照夕哥比我强多了，我又算什麼？」

夫人搖頭笑着道：「話可不能這麼說，你管老伯也看過你的文章，說你作得比照夕還强呢，只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一樣罷了。」

申屠雷回頭對照夕一笑道：「有伯母這句話，我就高興了，老實說，我眞恨我什麼都比不上他。」

照夕一笑道：「這個探花郎如你喜歡，我就奉送如何？」

說着二人都笑了，管夫人本想問問那位丁姑娘的事，因爲丁裳在她的印象裏極佳，這些話她忍了好幾天，到現在兒子高考得中了，馬上就是大小一個官了，那麼如果照夕願意，馬上就可以了。

可是丁裳的一切，她都不大清楚，比方說，門戶是不是相對，其實這一方面，在管夫人眼中，並不十分重視的，她認爲貧富那是另一回事，只要是個正經人家的姑娘，兒子喜歡就行了。

現在申屠雷來了，她只好暫時把這些話壓在心裏，當時笑着又問了申屠雷幾句，留他多玩一會，就回裏面去了，照夕看了思雲念雪一眼，兩個小丫環也翻着白眼看着他，念雪就說：「怎麼啦，是想叫我們出去不是？」

她又看了申屠雷一眼，笑咪咪的道：

「申屠相公，你來得正好，我們注意好久了，少爺這個人不知怎麼多攪的。」

她說着微微皺了一下眉，眼睛瞟了照夕一眼，申屠雷也早和這兩個丫環熟了，當時就問道：「他怎麼了？」

念雪嬌哼了一聲：「這麼大的喜事，全家都在爲他高興死了，他却是一天到晚板着個臉，好像一點也不高興似的，只有一看見了你，他才笑，申屠少爺，你問問他，看他到底是爲什麼呀？」

申屠雷微微一笑，點了點頭，他目光向微微皺着眉的照夕看了一眼，就答應道：「好吧，我問問他，只怕他不肯告訴我呢！」

思雲正要再說，却見照夕一雙眸子正自緊緊地盯視着自己，就把話兒忍住了，當時嘟着小嘴，一拉念雪道：「人家討厭我們了，我們還是下去吧！」

念雪也發現照夕面有不快之色，當時嚇得也不敢再說什麼，就和思雲轉過身子去了。

「可憐的丫環，妳們怎會知道，妳們少爺就要走了呢！」望着她們的背影，申屠雷微微嗟嘆着。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他驚喜的抓着他一隻手道：「你！你怎麼會知道的？」

「你的心事，我怎會不知道，只是……只是……」

申屠雷顧視了一下左右，劍眉微軒着說：「這事情，我勸你要三思而行！」

他長嘆了一聲，搖了搖頭，繼續道：「莫非……你能眼看着全家人對你失望，所以……」

他看見照夕沉默的走到了一邊，就把這句話暫時說了一半，接着長嘆了一聲，他知道，要想移動一個像照夕這種有着堅强意志的人，那是很不容易的，何況他本心，原來也是和照夕同一個立場的，他緩和了一下口氣，繼續的道：「你想什麼時候動身呢？」

照夕跺了一下脚，他目光異常堅毅道：「不管你如何，我反正是不能去做官，至遲三四天之內，我就要走了。」

申屠雷怔了一下，道：「沒有考慮的餘地了。」

照夕看他面上傷感的神色，不由搖了搖頭，苦笑道：「我是不會再考慮了，北京我實在也呆不下去了，你呢？」

申屠雷長吁了一口氣，也苦笑了笑道：「今天我來的目的，原來是想來游說你一下，可是我失敗了。」

他嚥了一口氣：「但，我不想再勸你了，我知道人各有志，這是不能勉强的，唯一使我遺憾的是，我不能和你一塊。」

照夕驚疑道：「那是爲什麼？我們本來志趣不是一樣麼？」

申屠雷低下頭，微微嘆了一聲，他又抬起了目光，傷感的道：「我本來和你想法是一樣的，可是現在却不得不改變了，我是不比你……」

他感慨的道：「申屠門中，僅有獨子，這中衰的家道，我不能不振興起來，我那叔叔對我希望太深了，萬一我要是棄官而去，那簡直是不堪設想，所以，我決心留下來了。」

他苦笑了笑，抬起頭，照夕有些失望，可是他立刻同情到對方的立場，他點了點頭道：「你是對的！」

他說着伸出了一隻手，申屠雷就緊緊地握住他，二人心中都明白了，這一握之後，將是長年的別離，可是，他們處理事務，是斬釘截鐵的乾脆，不會讓已經決定了的意志，有左右妥協的餘地的。

×　×　×

江府公子的書房裏，來回走着兩個人，前者是管照夕，後面是這書房的主人江鴻，他苦笑着道：「你看，這事情如何是好，那楚少秋萬一要是傷重死了，唉！」

他目光烱烱的注定着照夕，眉頭緊緊的皺着，照夕怔怔的注視着窗外，良久他才回過頭來，冷冷一笑道：「大哥你不必爲此事担心，那楚少秋既是我所傷，我自然要保他一條命，我並不希望他死，對於令妹，我們以後也不會再見面了，從前的事，就當它是一個夢就是了。」

江鴻也長嘆一聲，徐徐說道：「你們這一段遭遇，也是太慘了，千不怪萬不怪，只怪舍妹一念之差，鑄成如今大錯，當然，這是不怪你的，只怪她命薄罷了。」

管照夕苦笑了笑道：「你找我，就是爲了告訴我這件事麼？」

江鴻點了點頭，又嘆了一聲道：「我知道，只有你能救他活命的。」

照夕爽然的點頭道：「好！我決定做到，我走了。」

江鴻握着他一隻手，微微顫抖的道：「只是，請你答應我一件事。」

照夕爽朗的問道：「什麼事？」

江鴻臉色微微一紅道：「賢弟，你坐下來，我們慢慢談！」照夕順從他的話，坐了下來，他用一雙眼睛盯視着江鴻，江鴻作了一個很爲難的笑容道：「萬一要是楚少秋死了……你還肯……」

他緊緊握着自己的手指，不自然的又笑了笑，照夕不由臉上一陣紅，他馬上站起了身子，冷冷的說道：「楚少俠不會死的……」

他匆匆走出了江鴻的書房，頭也不回，江鴻不由慚愧的嘆了一口氣，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於門外。

照夕心中有些氣憤，因爲他認爲江鴻說出那句話，是不對的，不論對雪勤或是對自己，那都是一種侮辱。

他記住了江鴻的話，暗中想着要去救楚少秋的事，可是他又怕再見到雪勤，即使是見不到雪勤，單獨楚少秋，那是很難堪的事。

他心中微微有了決定，遂回到自己書房內，抽出筆來，在紙上草草寫下：

此藥爲救尊夫性命，務要侍其服下，一切重傷大症均可無慮，字呈

雪勤女士　　知名不具某月某日

他寫完了這幾行字，看了一遍，遂小心的打開一小箱，把當初雁先生贈自己的那半葫蘆丹藥，倒出了三粒，小心的包在紙內。

當初雁先生贈藥時，曾囑咐過，這種藥的名貴程度，任何奇難大症，一粒足矣，照夕自身臥病，尚不忍食一粒，此刻爲救楚少秋性命竟不惜一贈三粒，可見他居心確實仁厚十分。

一切就緒之後，他等到了夜靜更深，

就一路往楚家而去，這條路他也很熟了，所以不費什麼工夫，就溜到了楚家的偏門之中。

管照夕心跳十分厲害，因爲雪勤就在邊側，這個女人，實在是他命中的魔星，甚至於對她想一想也會令人心跳不安的。

他輕輕縱身上了花架，記得若干時日之前，曾在這花架上，偷看過雪勤，可是那時的心情却又和今日是如何的不同啊！

雪勤房中仍放着微弱的燈光，可是有一層幔簾子遮住，他只能看到那靜靜的書案，他心跳得實在厲害，跟着他用手輕輕敲了兩下窗沿，「突！突！」的兩聲，然後他迅速的竄身上了一棵大樹，果然那窗子打開了，由內中「嗖！」一聲穿出了一條人影。

這人往院中一落，環目四視，皎月之下，照夕已看清了，正是江雪勤，許多日子不見，她瘦了許多，一張清秀臉兒，已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愉快。

她往四下看了幾眼，纖腰擰處，直向牆外飛縱而去，身形矯捷十分。

照夕望着她背影不由嘆息了一聲，可是時間不容許他多有猶豫了。

他猛然由大樹上飄身而下，一長身竄窗而入，探手入懷，想把那預先包好的小藥包摸出來，可是摸索了半天，才在革帶囊中摸了出來。

他輕輕把它壓在書桌上，心想已就誤了不少時間，恐怕雪勤就要回來了。

想着忙回身由窗口縱出，誰知他身形方一落地，忽覺眼前人影一閃，一個人已落在他眼前，驚惶的管照夕一抬頭，四隻眼睛對在了一塊，他的臉霎時就紅了，他惶恐的後退着道：「雪勤姑娘……請看妳桌子上！」

江雪勤這一霎時，更是怔住了，她抖顫着聲音：「照夕是你……你……」

照夕後退了一步，他十分尷尬，他想早一點脫身。

「姑娘萬不要誤會，我是好意來的……再見了！」

「照夕……你等一等……」

追出去的雪勤，驚愕的看着年輕人的背影，後者這時已經消失於沉沉黑夜之中，她痴痴地站在那裏，月光又帶給她一分多餘的傷感！

× × ×

新中的探花郎，特准以大名府府丞任用，那是五品的實缺官兒，一時羨煞多少讀書人，莫怪人人都在背後嘀咕道：「朝中有人好作官」了。

官府再次揚起了歡潮，入夜後，那醉眼昏花的管照夕，在兩個丫環挾持之下，醉醺醺的回到了自己的房中，他口中發着含糊的話句，足下是步履踉蹌，那是酩酊大醉的姿態，雖然席面上少了他，是很掃興的事，可是，他確實是不勝酒力了。

進房之後，思雲爲他脫鞋，念雪就擰手巾，在他頭上擺着，兩個丫環，都怪他不該喝這麼多，可是他喉中已發出了酣睡的聲音。

思雲念雪互相望了一眼，就悄悄退下了，她們還特別把門帶上，那隱隱傳來的酗酒猜拳之聲，仍斷斷續續的傳過來，她們想：「他們鬧得也實在太不像話了。」

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思雲念雪不是走了嗎？那牀上的探花郎却慢慢坐起來了。

他把擺在頭上的冷巾順手丟在了一邊，翻身站了起來，劍眉一展，側耳聽了聽，這附近起碼是安靜的，他也就放心了。然後他咕嚕一下翻身下了牀，才發現自己身上不太對勁，原來是一身簇新的官服，桌子上，端端正正放着那頂五品的頂帶。

那是水晶的頂子，正中還鑲着一塊小藍寶石，後面拖着一截尾巴似的東西，他厭惡它透了，就手一巴掌，把這朝廷的威像，打到地下去了。

然後他把身上的官服脫了下來，什麼官靴之類的東西，一股腦的把它們丟到牀底下。

然後，他以極快速度換上了一身柔軟輕便的衣服，把事先預備好的一個小箱子，由牀下提出來，那是挺沉重的一個小箱子。

他把它揹在背上，還有一個行囊，裏面是衣服。

然後，他又把牆上那口「霜潭」劍束在了身後，目光如電也似的在房子裏又轉了一轉。

「大概沒有什麼東西再要帶了吧！」

然後，他傷感的嘆息了一聲，低低的自語着，他說：「二位大人，請恕孩子不孝，我這就要去，創我自己的天下！你們不要再想我了！我實在是……」

他有點傷感，然後，他就把早已寫好的信，一共兩封，一封是給父母親的，另一封是請轉交給申屠雷的。

他把兩封信，用手鎭壓在桌子上，就口吹熄了桌上的燈，在黑暗之中，他在室內默立了一會，讓心情正式和這個家告別了。

現在他耳中彷彿聽到有一陣脚步聲，往這邊來了，時間已很急促了，他就推開了窗，一彎腰，箭頭子也似的射了出去。

幾個翻騰之後，他已不屬於這個院中的人了，他鬆了一下心情，辨了一下方向，就一逕的往眼前大道上馳去。

路頭上有幾棵垂柳，他就在這裏站了脚，揑口吹了一聲，回應是一聲唏聿聿長嘯，跟着他那匹「老霹靂」就跑過來了。

牠親熱的用頸子在主人身上擦着，月光照着牠身上黑亮的毛，顯得格外神駿。

照夕親暱的撫摸了牠一會，才把行囊置好鞍上，騰身上馬，這匹馬不待領轡，就踏着月色，向前慢步跑了。

管照夕興致極高，抖開轡繩，這匹馬就如飛也似的向前馳着。

跑了一陣之後，他才覺悟到自己的糊塗，因爲天色已這麼晚了，九城城門都關了，自己帶着馬，又能有什麼辦法躍城而過！

想着只好把馬放慢，眼前可是來到最熱鬧的前門大街，只是天這麼晚了，鋪子都打烊了，除了幾處旅舍還掌着燈以外，幾乎是一片黑暗，再有幾個賣麵條、硬麵餑餑的，還推着小車子，點着了小紙燈籠，用沙啞的喉嚨在嘶叫着。

照夕就下了馬，在一處叫「如意老客棧」的門前望了望，裏面還寬敞，馬上就有伙計出來招呼着，他就把馬交給店伙，大步走了進去。

客棧內華燈多盞，房子也講究，進進出出人物很多，一陣陣胡琴之聲，由裏面傳出來，拉的是西皮二簧。

還有花不溜丢的姑娘們進進出出，給客人叫條子的小廝更是此進彼出，照夕雖不感習慣，可是既然來了也就沒辦法，他就給那伙計道：「你給我找一間靜一點的房子，我怕吵。」

店伙擠着一張紫茄子臉直笑，連連道：「好！好！往後院去，後院靜。」

找了半天，照夕勉強在西邊對頭上那間房子住下了，可是還是很吵，洗了臉，往牀上一躺，嚇！你聽，那可熱鬧了，隔壁是一個小姐在唱硼硼戲，聲調很嬌柔，唱的是，「妓女悲秋」中的一段，什麼：「……小妓女沒有客呀，兩眼發了神兒，一個人兒囉，手托着那個腮帮子呀！牙咬着小嘴唇……」

那調子很是動聽，似乎立刻令人想到那思春妓女的樣子，照夕就翻了一個身子，可是另一隻耳朵，却又模模糊糊的聽到對門房中傳出來一種調門，那是天橋常有的玩藝，名叫「對花」，你聽吧，兩個姑娘一人一句對唱着，什麼：「正月裏來……咿得呀呀！什麼花兒開唷嘿，叫聲妹妹妳過來唷，細聽我道白，七不隆冬咿呀嘿，咿得咿呀嘿！八不隆冬咿呀嘿，咿得咿呀嘿！」

唱聲之間，還加着陣陣粗俗男人的鼓掌叫好之聲，眞可說是「市井俗音」，照夕氣得眞想就走，可是想想，什麼地方都是一樣，只好把這口氣忍下了。

好容易等到了半夜，這些聲音才算慢慢靜下去了，照夕也就沉沉的睡着了，他作了一個夢，很精彩的夢，夢見了「淮上三子」，雖然他並沒有見過這三個人，可是夢爲他描繪出來了。

他夢見三個老人是如何一一敗在了自己手下，當自己宣告是爲雁先生復仇時，三個老人那種驚嚇的樣子，很令他振奮，不覺哈哈大笑起來，待睜開了眸子，才發現原來竟是南柯一夢。

他慢慢地坐在了牀上，想着這個夢，心中甚是奇怪，而窗外天還沒有十分亮，瓦上淅淅瀝瀝的響着，竟是下着小雨了，俗謂「細雨綿綿倍增愁」，半夜夢回的管照夕，更是感到傷感了。

忽然瓦上「克！」地響了一聲，很像是夜行人失足踏瓦的聲音，管照夕不由吃了一驚，心想：「怪了！這客棧之中，怎會有夜行人來去呢？」

他們有本事的人，對於「閑事」是最感到興趣的，當時輕輕用手一按牀褥，整個身子，已竄到了窗下，他身子方臨窗下，却聽見一陣「苗！苗！」的貓叫之聲，由瓦上滾了下來。

照夕方暗笑，自己眞是多疑了，想着正要轉回，不想目光向窗外一掃，却意外的看見了那隻大貓。

他拱着背，扒在地上，口中兀自「苗！苗！」的叫着，一雙賊眼四處亂瞟，那裏是什麼貓，簡直就是一個大活人！

管照夕不由冷冷一笑，心說：「好狡猾的賊！我倒要看看你是搗什麼鬼！」

想着忙回去穿上了鞋，把枕下的長劍繫在背後，再輕輕地竄到了窗前，見那賊已站起了身子，却是輕手輕脚的向前走着，口中仍是「苗！苗！」的叫着，直向裏院走去，等他背朝着窗子的時候，管照夕已飄身而出，他那種輕身的功夫，和這個賊可是有天壤之差！以至於貼在了他的身後，他竟是絲毫沒有發覺。

照夕不明就裏的盯着這個賊，見他一雙賊眼在東瞧西望，一直穿過了四五間房子，忽然他在一間很講究的門前站住了，伸着頸於看了半天，才輕輕地往窗口爬着看，不想他的手却把窗門弄響了。

立刻，這個賊向後一縱，隱在一塊大石之後，管照夕却比他更快的已先上了房了。

就在他二人先後藏好身形的刹那，那扇窗子忽然開了，由內中「嗖！」一聲，縱出了一條黑影，不容照夕看清他是什麼長相，這人已先縱身上了房上，身形之輕快，確是不常見，他落身屋瓦之上，竟是沒有帶出一點聲音，遂聽他微微冷笑了一聲，身形一晃已縱了出去，也就在這霎那之間，那先見的小賊，却猛地竄身投窗而入，照夕心方一驚，暗罵道：「賊子，你好大的胆。」

他忙也向前一縱到了窗前，安心想要看看！這人到底意欲何爲？如是一竊物小賊，自己可不容他就此得手，想念之中，目光却是往房內望去。

只華那人張惶的在一堆箱籠之間盤繞着，他慌張的由身上取出些東西，一一往箱上貼着，想是不敢久躭，匆匆貼完，馬上回身縱出，跟着一溜烟也似的就跑了。

照夕在他縱出之前已側身避開，遂見先前那房中主人，此刻已返回，帶着驚異之色匆匆趕回室內，仍是越窗而入，過了一會窗子就關上了。

照夕心中不由十分納悶，可是轉念一想，他立刻也就明白了，當時暗想道：「啊，這一定是那裏採盤子的小賊，探到了這宗大買賣，用了記號，好下手開爬……想必這是天子足下，匪人心存忌諱，竟事先做下手脚，一待離開了京城，再動手行刦，這賊子胆子也太大了。」

他又想着方才回房之人，原來有一身極好功夫，這是什麼人這麼大胆，竟敢在他身上下手呢？

而且此人回房，像似並未點查失物，他也未免太大意了些吧。

這時天上的雨，仍是不停的下着，東方也微微有些明了，照夕悄悄回到房中，把髮上的水珠抹了抹，他不由淺淺地皺了一下眉毛，心說：「我管照夕此番出來，爲的是行俠江湖，眼前這事，看來似有蹊蹺，如果這人今日也是離開的話，我何妨順道跟他一程，也許能帮他一個忙，豈不是好！」

他這麼想着，似乎覺得頗有道理，當時就躺在牀上，候着天亮，那雨却是下了一陣就不下了，他也就閉上眼，想再睡一會，不一刻却又睡着了。

等到那陣陣的叫囂之聲把他由夢中驚醒時，天可已經大明了，他不由心中一驚，匆匆走到昨夜夜行人出沒的那間客房，却見室門大開，房中客人早就走了，那些大箱小箱之類，也自搬得一空。

他不由暗恨自己貪睡誤了事情，想着

忙回房，喚來了店伙，囑他算帳，遂裝着無意的問道：「那西邊頭上大房中，住着我一個朋友，本來我還有事要給他商量，想不到他倒是先走了，你們可知道他是到那裏去了麼？」

那傢伙張着大眼睛道：「是那個姓朱的不是？帶着好些個大箱子的？」

照夕不由心中一喜，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就是他，他上那裏去了，你們可知道不知道？」

這伙計笑道：「一大早，我就去給他僱車，我怎會不知道呢？他出城了，車子是往保定去的，相公，你快追去吧！還未來得及！」

照夕就匆匆付了錢，伙計送到門口，給牽出了馬，照夕就上馬飛馳而去。

等到出城之後，這條驛道上車子眞不少，尤其是保定離着北京不遠，來往的商旅極多，照夕就催騎疾馳，一連找了十數輛大車，最後果然爲他找到了。

那是一個帶油布棚子的騾車，昨夜見的那漢子，却跨在一匹紅馬上，緊緊護着車子行着，他頭上戴着一頂風簷便帽，一身緞子衣裳，很像個講究的旅客，肩上還披着一件披風，背部隆起，像揹着一個和自己近似的箱子，這人不高不矮的個子，黃焦焦地一張臉，唇上還有兩撇小鬍子，除了偶然抬頭向前路看看以外，大部份的時間，他都是低着頭。

他像是懷有滿懷的心事，押着這麼一輛大車，有時候也會右顧右盼一番。

管照夕在他車後約有十丈左右，遠遠地跟着他，一直走了一上午，才見那人招呼着趕車的，在一家客棧門前停下來了，他回頭看了一眼，才翻身下馬，手指着車子在與店伙說話，似乎是關照不要下箱子，他馬上還要走的意思，趕車的把騾子卸下來，就在路邊上料飲水，那漢子本人却坐在靠門口的窗子邊，要了幾樣菜吃着，眼睛却是不時注意着車子。

照夕這時却也早下了馬，摻着行路的客人，一進門就嚷道：「快給我我弄點吃的，我要趕路呢？」

說着就在另一個桌上坐下了，那人聞言似向照夕這邊看了幾眼，照夕却裝着沒有看見，匆匆要了些吃食吃着，這一會工夫裏，門前馳過了兩騎快馬，馬上兩個黑衣漢子狠狠向騾車上的箱子盯了兩眼，一逕向前馳去，這時那人可有些沉不住氣了，等那兩匹快馬走遠之後，照夕就見他匆匆站起道：「算賬，算賬！喂，快套車，我們趕路。」

說着就站起來往外走，照夕自然不好馬上也跟着，有意坐着不動，聽到那騾車已套好了上路，他才站起來付賬離開，仍然是遠遠的跟着前面那輛車。

忽然身後一陣鸞鈴響聲，不待照夕轉頭，一匹白馬已貼身掠過，馬上是一個勁裝麗服的女子，一襲青綢披風，頭上也戴着青綢風帽，看來十分颯爽，她的馬跑得太快了，又是低着頭，照夕沒有看清楚，僅由側面看了她一眼，可是這一眼，已令他吃了一驚，暗想這女子怎麼這麼面熟呢？像似在那裏見過她，奇怪！

想念之間，那匹白馬已向前直馳而去，她經過前面騾車，却是頭都不抬，一閃即過，翩若驚鴻。

可是她走遠之後，前面押車的那漢子，却似顯得更緊張了，他把馬帶住了，怔怔的向前行女子背影看了好一會，才又繼續策馬前行。

照夕心中也不由疑雲頓生，暗念道：「好呀，看來今天是有好戲看了，好像還不止一撥呢！車上就算是有幾箱銀子，也不值如此惹人覬覦呀，我既跟上了，總要看個水落石出才好。」

於是他仍然不動聲色遠遠的跟着，同時腦子裏盤算着方才馳過的那個少女，他忽然心中一動，頓時劍眉一軒，低低地念道：「文春……不錯，的確就是她……可是，她怎麼會到這裏來呢？她既然來了，那白雪尙雨春一定也到這裏來了。」

他邊走邊想，遂即釋然，暗忖道：「這也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她既是作綢緞生意的，自然是常來北京接洽生意，只是那白雪尙雨春……」

他微微嘆息了一聲，想到了尙雨春，他心中總似有一種說不出的歉疚感覺，其實這個女孩子對自己並沒有什麼恩惠，怎會令自己有這種感覺呢？

於是他苦笑了笑，暗想道：「我已是一個不幸的人了，誰要同我接近，必定也會受我連累，江雪勤，丁裳，再看這尙雨春，她們都是一樣的！我可不必再找煩惱了。」

他想着不由十分慶幸，因爲方才文春並沒有看見自己，否則可又要惹麻煩了。

傍晚時分，已來到了一片村莊，四周盡是旱田，有幾家小舖子客棧，管照夕很想在這裏安歇一下，可是前面騾車，並不停止，仍然吱吱呀呀的向前行着，他也只好仍然跟着。

漸漸人愈來愈少了，那騾車却向一個池塘旁邊的一條小路趕了進去，隨車的那中年漢子，不時左顧右盼，催着車子，很快的趕到一排柳樹弄道之中，又走了一陣子，才現出了一座破廟。

那騾車却直趕到廟裏去了，照夕跟到這裏自然不便再跟了，遠遠地下了馬，叫馬在池塘邊飲水吃草，他却是很留意那間破廟，過了一會，才見那趕車的拿了一把鏟子出來，順着這條路，把車輪壓下的印子鏟開了，還不時用眼瞧着管照夕。

照夕笑了笑，心說還好，我是保護你們的，你們反倒疑心我是賊了。

想着忙上馬往回走了百十丈，就找了一家小店住下了，糊糊塗塗的跟了人家一天，想起來自己也很好笑，這小店裏髒的厲害，睡的是炕，只是這種季節還用不着生火，四壁都是黑黝黝的顏色，伙計撐上了燈，照夕一個人要了一壺酒，一隻燒鷄，就着酒吃着，心中却想着今天晚上一定有事，自己可不能先睡覺，要小心的去探一探，就便看看他們是爭些什麼東西，如果那些東西，眞是那人的，自然不能讓別人得手，要是那人也是搶人家的，說不得還要叫他把東西留下來，他這裏一杯杯酒往肚子裏灌，天可就愈沉黑了。

又等了一個時辰之後，外面很靜了，他就匆匆換上了夜行衣，揹好了劍，出得店來，就覺得今夜天似乎比往日更要黑沉，秋風嗖嗖的吹着，這正是夜行人出沒的

好時候，他就加快了脚步，直向那破廟掠去。

當他遠遠的尋着這座破廟時，外面却是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音，管照夕就用「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十數個起落，已撲上了廟頂，眞是身輕如燕。

當他穿脊走瓦了十餘步，立刻他像是發現了什麼，猛然把身子伏了下來，目光前視着，心中冷笑道：「果不出我所料，他們已先來了！」

他看見廟牆內，靠裏殿的門前，站着三個人，其中之一，正是那押車的瘦漢，在他身前約兩丈以外，一左一右站着兩人，一男一女。

那男的是一個身高背拱的老人，滿頭銀髮，一身雪白衣裳，態度甚是從容，面上不怒不笑，他身旁却是一個一身黑緞子緊身衣服的少女，她手中可持着一口明晃晃的寶劍，却是滿臉怒容的注視那瘦漢。

照夕仔細向這二人注視之下，不由又驚又怒，原來正是和自己有深仇大恨的九天旗金福老和金五姑，想不到他父女二人，竟會來此。

當時就愈發沉住了氣，靜觀動變，這時就見那金福老呵呵大笑道：「鄧江，我父女話已說完，莫非你就這麼打發我父女回去麼？你也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金五姑也冷笑了一聲，對金福老道：「爸，那末這麼多閑話給他說，他既不講朋友，我們就下手拿貨，很簡單，誰功夫不行誰走路……」

那叫鄧江的人鐵青着臉，向後退了一步，嘿嘿一陣低笑，一雙陷在眶子裏的眸子閃閃放光，可見此人也是一個相當厲害的人物，因爲他在金氏父女面前，並沒有一些畏懼之色，此時點了點頭道：「金老爺子，你父女的意思我全明白，你們是想毫不費力的從我鄧江手中，把這幾箱東西拿走！」

他忽然抬頭大笑了兩聲，語調悽愴的道：「金老爺子，你也未免想得太天眞了，不錯，你九天旗是名滿北幾省的有名人物，可是我飛蛇鄧江，在江湖上也不是無名之輩，我如把辛苦到手的這幾箱東西拱手讓你，只怕天下綠林恥笑於我……金老爺子，話已說完，你父女若顧全江湖道義，放過我鄧某人今夜，我鄧江也非不知好歹的人，往後……」

他才說到此，却爲九天旗一陣長笑之聲地制止住了，金福老臉色極爲難看的點了點頭道：「够了！够了！鄧江，你不要多說了，我老頭子早知道你是沒有把我老人家看在眼內，也罷，我老頭子就叫你心服口服一下。」

九天旗金福老說着話，臉色可是十分難看，跟着向前一伏身子，已到了飛蛇鄧江身前，嘻嘻一笑道：「來！來！來！鄧江，你儘管把你那十三節亮銀鞭的招術施展出來好了，看一看是不是我老頭子的對手。」

他這一番搶白，不由令飛蛇鄧江十分震怒，他只冷冷一笑，道了聲：「好！」

遂見他身形向前一塌，右手向懷中一探，跟着出手直腰，勢子可是同時的，只是再看他手上，已多了一條亮光奪目的十三節亮銀軟鞭。

飛蛇鄧江鞭出手，身子一個盤旋，這條軟鞭却半搭在他的左肩頭上，他目閃兇光的冷冷道：「足下既如此說，鄧某只得候教了，請！」

他口中這麼說着，身子却是紋絲不動，尤其是注意着九天旗金福老下盤動作，他知道眼前這父女二人，各有一身不凡的功夫，今日自己竟碰在了他二人手中，只怕是凶多吉少，可是，若要他把費盡心血得到手的買賣拱手讓人，他也是不肯甘心的。

原來飛蛇鄧江也是一成名巨盜，一向是出沒兩江一帶，可是他却從不在兩江作案，三年五載也不定做案一次，可是下手頗狠，非千金不動，此番訪得鎭江巨商李大凡來京辦一批珠寶生意，這才悄悄尾隨下來，等到李商購妥了東西之後，他却毫不費力的到了手。

可是他爲人慣用心機，知道這宗買賣已驚動了綠林，而且他素知北幾省裏有幾個匿名的黑道人物，這才用下心計，另置大箱十口，內中滿盛石塊，沿途招搖，用心只想誘使綠林注意，萬一下手不敵，爲對方所刦，自己可以用金蟬脫殼之計脫逃，而那箱細軟金珠，却在他背後緊緊繫着，極宜携帶。

想不到果然驚動了旗竿頂的金氏父女，昨晚那採盤小賊在箱子上留標，飛蛇鄧江豈能不知？只是他不動聲色，非但如此，沿途更是做作十分，有意停車破廟，並在廟前剷去車輪印跡，心中早知有人夜訪，可是他並不知道來的是這麼扎手的人物，本想贈箱而去，又知金福老生平最是疑詐，自己這麼慷慨難免爲他疑心，若是看出破綻，反倒不美，所以無奈之下，這才不得不佯怒僞作動手，好在其要不行，再跑也不晚，如此就可免去了他父女二人疑心，他這番用心，可說是相當毒了，可笑金氏父女，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只以爲飛蛇鄧江珠寶已出了事，帶回這些大箱盡是銀兩，自己父女正可一勞永逸，就原車載回，而飛蛇鄧江一番做作極爲逼眞，愈發令九天旗金福老認爲他那些大箱子之中，全是金銀了。

此刻二人交待既畢，金福老勝劵在握，當時冷哼了一聲，只見他驀地騰身而起，向鄧江身前一落，右掌半握着向前一探，口中哼了聲：「打！」

這一掌挾着勁風，直向飛蛇鄧江前胸兜去，飛蛇鄧江一帶手中亮銀鞭，唰拉拉直向金福老腕子捲去，他心中着實吃驚，因爲這老兒既敢空手向自己進招，當知不是好朕兆，亮銀鞭一帶過，雙手抱拳，就勢向外一抖右手，「笑指天南」，亮銀鞭鞭梢抖出了一朵銀花，直向金福老眉心點去。

金福老大袖霍地向外一揮，嗆！的一聲，二人各自挪開了數尺，金福老回頭對五姑叱了一聲道：「妳還閑着做甚麼？還不快去套車上貨。」

金五姑嬌應了一聲，騰身而去，飛蛇鄧江心中正中下懷，仍然裝着大喝一聲，直向金五姑背後撲去，可是九天旗金福老焉能讓他稱心，冷哼了一聲，排山運掌，雙掌齊出，直向飛蛇鄧江後心擊去。

飛蛇鄧江向前一蹌身，用「鷹翻」之

勢滾出了丈許以外，金福老雙掌內力，竟是震起了一天的砂石，聲勢好不驚人。

照夕在瓦上看到此，不由心驚不巳，這時也才知道飛蛇鄧江原也是一匪人，這叫做「黑吃黑」，他心中不禁有些後悔，暗怪自己不應多管閑事，可是轉念一想，却爲此見着了金氏父女，正可一了當日仇恨，所以依然伏身瓦面不聲不動。

只這一會功夫間，那二人已打成了一片，鞭光掌影，帶起一天石砂，而另一方面的金五姑却早把那趕車的喚起，套上了車，正督促着向外走，照夕正想現身而出，却聽見場內一聲的低叱，遂見飛蛇鄧江騰出了丈許以外，他往地上一落，踉蹌了四五步，噗通的一聲便坐倒在地，他抖聲道：「姓金的，你好，我鄧江只要有三分氣在……」

金福老却呵呵一笑道：「鄧江，這是你自不量力，老夫貨已到手，暫且掌下留情，你自去吧，老夫告辭了。」

他隨身直向那騾車趕去，那騾車此刻在金五姑操縱之下，已出了廟門，廟內此刻只剩下那飛蛇鄧江一人，照夕方想尾隨金氏父女而去，無意間却見那戰敗的鄧江，面色極爲興奮的忽由地上跳起，像是一點沒事模樣，照夕心中不由一動，由不住也就扒在瓦上沒有動，却見那飛蛇鄧江呵呵一笑道：「老王八旦，饒你詭計多端，此番也是着了我的道兒，叫你父女空忙一場！哈！」

他笑着驀地飛身上房，直向廟後空曠處逸去，照夕正不知自己是追那一邊好，不由心中略一猶豫，也就是這一剎那，却見對房瓦脊上拔起了一條黑影，如同一縷青烟也似的直向那飛蛇鄧江追去。

照夕又是一驚，心說：「怪了！這又是誰？今夜倒眞是羣英會了！」想着先不顧得去追金氏父女，不由展開了身子，直向後來那人影追去，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前面黑影追着飛蛇鄧江，照夕又追着前面黑影，一剎那已馳出了十丈以外。

眼前是一片收割了的旱田，地勢十分空曠，而照夕此刻已看清了那前行的黑影，身材婀娜，腰肢很細，極像是女人，他心中更是佈滿了疑雲。

這時那飛蛇鄧江似乎已覺出身後有人來了，倏地一個轉身叱了聲：「誰？」

照夕忙把身子往下一伏，却見那輕盈身材的夜行人，也站住了脚步，風把她頭上的一塊紗巾吹得飄飄地，再襯上她亭亭的身材，更顯得是婀娜多姿。

照夕此刻才證實了，她果然是一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少女，只是因她背朝着自己，看不見她的容貌是如何罷了！

這時却聽她格格一笑道：「鄧朋友，你且慢行，我向你討一樣東西！」

飛蛇鄧江不由得看了這少女幾眼，臉色突變道：「姑娘與我素昧平生……這話怎麼說法？」

那少女淺笑了一聲道：「鄧江你果然聰明，金氏父女着了你的道兒，可是我白雪尙雨春招子還不空呢！」

這少女一報名字，飛蛇鄧江和暗中的照夕，都不禁大吃了一驚。

尤其是管照夕驚得內心一陣疾跳，再看那飛蛇鄧江，他口中「啊！」了一聲，後退了三四步，苦笑道：「原來是名滿洛陽的尙姑娘，在下失敬了。」

尙雨春伸出一隻手來，微微笑道：「那麼你就拿來吧，鄧江，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那麼好對付的。」

飛蛇鄧江怔了一下，才戇笑道：「姑娘，你可走了眼了，我苦心得到的一點玩藝兒，早已變賣了金錢，都已落在了金氏父女手中，你方才莫非沒有看見麼？」

尙雨春冷冷一笑，她反手把那ㄇ寒光耀眼的長劍抽了出來。向前一指道：「姓鄧的，你少在我跟前鬼吹燈，好，我只要你背後那小箱子，你只給我就沒事了！」

飛蛇鄧江不禁臉色一陣大變，他忽然哈哈大笑兩聲，變着聲音道：「尙雨春，妳果然高明，只是妳也未免欺人太甚了，想要我這箱東西也很簡單，妳却要拿出一些功夫來給我看看！」

白雪尙雨春嗤的一笑道：「姑娘我作案，向來講究乾淨俐落，老實告訴你，我若沒有十分把握，也不會自來討沒趣。」

飛蛇鄧江只是連聲的冷笑着，也許他認爲一個少女即使是再厲害，對於自己，也是構不成威脅的，當時抖手抽出了亮銀鞭，面現殺機，白雪尙雨春這時退後了一步，她用掌中劍一指鄧江道：「姓鄧的，我話先說在裏頭，你想要和我拚命，也很簡單，只是令郎的性命，可就保不過今夜了。」

鄧江怔了一下道：「這是甚麼意思？我兒子……又如何了？」

尙雨春哂道：「我如子時不歸，我那丫環就要下手取令郎性命，你忍心麼？」

飛蛇鄧江不由打了一個冷戰，他顫抖着道：「胡……胡說，小兒遠在江南，妳又如何……」

尙雨春晃了一下劍，冷笑道：「老實告訴你吧，自你動身來京，你那現世兒子鄧小東，已落在我得力丫環手中，此刻我已把他帶來了，我不妨對你說，如果我子時不回，你那兒子性命不保，鄧江，你是要這箱東西呢！還是要你兒子的命？你自己想一想吧！」

她說着話，慢慢把寶劍揷回了鞘子裏，滿面春風的看着鄧江，不再多話，飛蛇鄧江不由大吼了一聲：「好賤人！」

他猛地向前一殺腰，已竄到尙雨春身前，掌中鞭「橫掃千軍」正欲打出，却見尙雨春一聲嬌叱道：「住手！」

她此刻在心裏，對於飛蛇鄧江確實有極大的威力，一聲清叱之後，飛蛇鄧江果然怔了一下，他厲聲道：「尙……尙雨春，妳所說的可都是眞的？妳好狠的心。」

白雪尙雨春格格的一笑，她又再次的伸出了手，冷冷道：「拿來吧！你鄧氏門中僅此獨子，何必呢！」

飛蛇鄧江漸漸萎縮了，他慢慢垂下了掌中的十三節亮銀鞭，如喪考妣的嘆息了一聲道：「人人道妳足智多謀，今日倒是令我心服口服，可是，……」

他淒然的看着尙雨春，以悲愴的聲音道：「我分妳一半如何？」

尙雨春淺笑着搖了搖頭，再次伸出了手，鄧江忽地跺了一脚，狠聲道：「也罷，我飛蛇鄧江終日打雁，今日却叫雁啄了眼了，尙姑娘，我確信妳的話是眞的…妳

能確保我那兒子性命無憂麼？」

尙雨春淺淺一笑道：「那就要看你是否合作了！」

飛蛇鄧江又皺眉道：「可是，我那兒子在何處呢？」

尙雨春笑道：「你的東西拿過來，我再告訴你不遲。」

她說着話，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瞪視着飛蛇鄧江，昏夜之下，這姑娘是那麼美，美得令人着迷！着迷，飛蛇鄧江，恨在心中，他幾乎想哭，可是他知道，那是無濟於事的，當時長嘆了一聲，用手把胸前麻花扣解開，把隱在披風內的一個朱漆小箱子取了出來，就手往地上一扔，憤然的說道：「好！妳拿去吧！」

尙雨春皺了下眉道：「摔壞了我可是不答應呢！」

飛蛇鄧江忙由地上又檢起來，雙手捧上，他雙目內幾乎要噴出火來，尙雨春往箱子上吹了幾口，拂了拂上面的塵土，這才雙手接過，後退了一步，她伸出一隻玉手，在那小箱暗鎖上按了按，倏地往上輕拍了一掌，箱蓋立啓，飛蛇鄧江不禁心中更加欽服，因爲當初自己爲了要開這鎖，曾花了半日時間才弄開，想不到人家姑娘舉手之間，就打開了，在這一方面自己眞還差得遠！

尙雨春開了箱蓋，就手撥弄了一下，點了點頭，把箱蓋合攏了來，淺笑了笑道：「大體不差，只是還有一串珠子，你怎麼這麼不乾脆呢？比方說，我把你那兒子還給你，弄掉一隻胳膊，你願意麼？」

飛蛇鄧江不由又羞又怒，他知道自己要是在她面前鬧鬼是鬧不通的，當時又長嘆了一聲，由懷中摸出了一串晶光四射的珠子，抖手打出道：「算妳厲害，妳都拿去吧！」

尙雨春一伸手，接入袖中，這才微微一笑道：「你現在馬上就去二十里外的鐘樓那裏，只要往樓上三呼「快釋我子！」自然會有人交還你兒子，可是要到子時才行，早不得晚不得，過時不至你兒子性命不保，快去吧！」

飛蛇鄧江重重跺了一脚道：「尙雨春，我鄧江只要不死，誓必報今夜之仇！」

他猛然轉過身如飛而去，因爲二十里並不太近的距離呢！白雪尙雨春目送他走後，才把小箱揹好，倏地騰身飛馳而去。

這一切落在了照夕的目中，他幾乎呆了，也作夢也想不到尙雨春竟是一個賊，一個出了名的獨行女賊，他只覺得又驚又憤，對尙雨春的一腔熱念，剎時冰消瓦解，他伏在地上，只覺得陣陣昏眩，首次令他感到，自己被人欺騙了，他幾乎有些憤恨了，他不明白，爲甚麼這麼一個美的姑娘，竟是一個賊，由此證明當初丁裳罵她是賊的話，果然不是空穴來風了。

此刻尙雨春飛馳而去，他不由自主的緊緊的跟上了，他想要見機現身，當面說破她的僞裝，看她有何面目再見自己，可是離奇的事情，竟是接踵而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照夕目視尙雨春，那矯捷的身影方撲上一座小橋，倏地由橋上左右各自閃出了一條人影，正正的擋住了尙雨春的去路。

管照夕卻縱身上了一棵老樹之上，居高臨下，把三人情形看了個逼眞。

那閃出的二人，正是去而復轉的金氏父女，尙雨春不由「哦！」一聲，含笑叫了聲：「五姑是妳呀，眞嚇了我一跳。」

金五姑冷笑了一聲道：「雨春，現在不是套交情的時候，我們父女可是要向你要那一個木箱子來的，妳要知道，那東西本該是我們的！」

九天旗金福老赫赫冷笑道：「老夫我今夜是陰溝裏翻船，叫那個飛蛇鄧江的小子把我給寃苦了，倒是七姑娘妳却是不費吹灰之力的檢了現成。」

尙雨春不由冷笑道：「老前輩此話怎麼說的？我怎叫檢現成呢？」

金老頭子目閃凶光道：「我不知甚麼現不現成，反正我剛才看見，那鄧江親手交給妳一箱東西，妳把那一箱的東西交給我，我也顧全了妳與小女過往有一些交情，任你自去，否則，……哼！」

白雪尙雨春知道此刻賴也是賴不掉了，當時冷笑了一聲道：「堂堂的一個前輩，說出這種話來，不覺得很可恥麼？」

金老頭子嘿嘿一笑道：「武林之中，本是弱肉强食，又有甚麼可恥不可恥，不過妳既這麼說，我也不好乘妳勢孤……」

他看了金五姑一眼道：「五姑，妳對付她，只要傷她，不要取她性命，我們要的是東西，犯不着殺她。」

金五姑早就縱身而前，冷笑一聲，掌中劍分心就刺，尙雨春此刻自知對付她父女二人，絕不能取勝，可是其勢也只有一拚，當時嬌叱了一聲，纖腰一擰，已縱出了二丈以外，無巧不巧，正落在了照夕的藏身的樹下，那金五姑也是持劍撲到，尙雨春這時的劍已抽出，金五姑用「流星劍手」的招勢，擧劍就扎，尙雨春繞劍環身，嗆！的一聲，雙劍相激，爆出了一陣金星。

金五姑塌身抽劍，二次以「秋風掃落葉」的招式，劍上帶起了一彎秋水直向尙雨春腰上捲去，尙雨春甩臂回身，正以「孔雀剔羽」的招式，直刺金五姑。

這種招式施出來，二人可都是揑着一把冷汗，就在這剎時之間，忽然大樹頂上，劈出一股凌厲掌風來，金五姑本是往後塌身，而這股勁風，却由她身後硬把她向前猛力一推，她身子再也挺不住，不由向前一蹌，在她來說，這可是險到極點了。

而這般怪風，更令她大吃了一驚，一時再想從容迴避，却是不可能了，只聽見「哧！」一聲，尙雨春長劍由她右肋刺了過去，她口中「啊！」了一聲，鮮紅的血，立刻染濕了她的衣裳。

只見她身形向後一連退了六七步，一交坐倒地上，頓時就痛昏了過去。

這時一邊的金福老叫了聲：「好賤人，妳竟敢下毒手。」

他猛地撲向女兒身前，一把抱起看了看傷勢，雖沒有性命的危險，可是也非數日所能痊癒的，父女情深，這老頭子一時差一點流出了眼淚來，他匆匆的在她的傷處附近點了止血的穴道，又由一個小瓶子之內倒出了幾粒藥丸放在五姑口內，這才抬起頭來，看着一邊的尙雨春冷冷的說道：「賤人！這可是妳自己找死，可怨不得我手狠心毒了！」（未完）

美蘇在核攻擊下兩敗俱傷

鉄翅

艇長盧馬斯海軍中校指揮的美國「三叉戟」彈道導彈潛艇「俄亥俄」號，在西經一百四十三度五十分，北緯三十三度三十分——即夏威夷，舊金山之間的海域，以三百米的下滑深度，靜靜地向北航行着。時間是一九九八年七月四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美國獨立紀念日的清晨。

這裏還是美國的近海，但離開華盛頓州班戈海軍基地，已經七個星期，這次預定的行動日數，已經過了三分二。

「北極星」，「海神」兩種導彈的射程是二千五百海里（四千五百公里）。如果要攻擊蘇聯的莫斯科，潛艇必須前去至挪威海，格陵蘭海，白令海，或者至少要前去至大西洋北部。但是，「三叉戟」導彈的射程為六千海里（一萬一千公里），潛艇無須冒險去靠近蘇聯領土，從太平洋，大西洋，甚至印度洋總可以發射，如果地點合適，在南半球發射也可以。

艇上生活，枯燥之味，一百三十三名艇員日復日的在艇上每四小時輪流值班，不分晝夜，與世隔絕，他們的任務是：在周圍全是鋼板的艙房裏，觀察㬎顯示發動機操作情況的儀器，調節自動控制系統，使航向、速度、深度、姿勢保持正常，確定艇位；監聽探測敵艦艇活動的聲納；定時處理收到的密碼電報，對二十四枚導彈進行檢查，以便任何時間收到命令都能立刻發射出去。

乘員沒有什麼體力活動。他們長期在電燈光綫下默默地幹着單調的工作，因此往往感到寂寞。

在自由活動時間裏，他們讀書，下棋，打撲克，記日記，理髮。有的人攪自己的業餘愛好——刺綉，有的做體操，拉健身器，鍛練體力。但是，即使這樣也無法擺脫寂寞的心情，神經常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作息時間是按格林威治標準時間執行的。他們掐着指頭計算出航已經多少天，還有多少天便要回航，這已成了他們的一種樂趣。

啓航後，幾乎沒有接到什麼新的情報。現在所掌握住的關於外界的情報還是啓航以前的。當時美蘇兩國之間的裁軍談判已經陷於僵局，穀物貿易談判也不順利。兩國關係籠罩着陰霾。

「俄亥俄」號啓航後，世界各地的局勢更加緊張，恰巧是美蘇關係已經陷入一籌莫展的境地。

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下午九時零四分左右，紐約市中央公園上空飛來了一個奇怪的物體。聚集在公園附近預祝第二天獨立紀念日的人們，都好奇地眺望着這個拖着發光的尾巴，以飛快的速度飛來的長條物體。物體在空中盤旋了三圈之後，朝聯合國大厦方向飛去。霎那間，伴隨着耀眼的白光，發生了强烈的爆炸，曼哈頓島光亮得如同白晝。

聯合國大厦土崩瓦解，烟塵瀰漫，摩天大厦，克賴斯勒大樓等巍峨的建築物，也轟隆隆地倒塌了，那耀眼的閃光雖然已經消失，但冲天大火却代替了霓虹燈，像白天一樣通明。第五街上的行人，被砸在殘垣碎瓦下面，聚集在麥迪遜廣場公園裏的人，統統被衝擊波擊倒在地，到處都是一片呻吟慘叫，鬼哭狼嚎，像地獄一樣。

紐約市政府，警察局的建築物也幾乎夷為平地，全市機能立刻陷於癱瘓。

下午九時零八分，白宮接到紐約被毀的報告後，立即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通過科羅拉多——斯魯林斯的全美緊急警報中心，對公衆進行廣播。與此同時，命令美國陸海空三軍立刻進入戒備狀態。

在華盛頓的國防部作戰室內，迅速趕來的國防部長布萊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陸軍參謀長，空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長，海軍陸戰隊司令，以及有關的情報人員，正在分析形勢。九時十八分，國家安全委員會由凱西總統主持，在白宮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

美國最新警戒雷達

這時已有確切情報證實：

一、飛來的不明物體似乎是受地面某地控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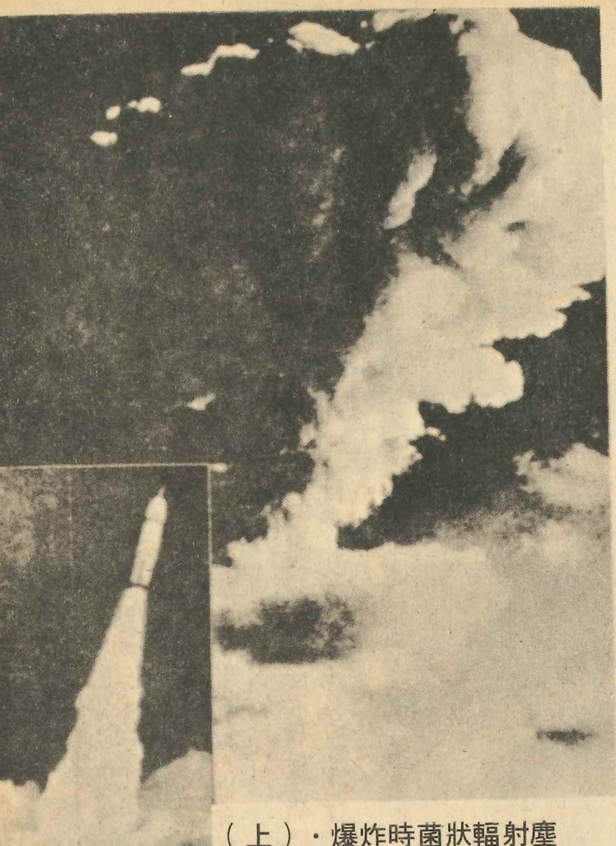
二、爆炸物是原子彈。

三、曼哈頓島及其周圍十公里以內的街道已全部被毀，全市機能已經完全陷於癱瘓。

四、如果是不明飛行物，那來對它進行無綫電遙控的極可能是巴勒斯坦組織，日本赤軍等極左派，或者是蘇聯系統的美國人。

五、有報告說，彈道導彈早期預警系統曾經發現過這個不明物體。

如果是蘇聯間諜攪的名堂，很明顯，這意味着戰爭已經開始，蘇聯必然從一開始便使用洲際彈道導彈實施全面攻擊。總



（上）·爆炸時菌狀輻射塵

（左）·洲際核彈發射的情形

統命令彈道導彈早期預警系統查明這個物體是那兒發射的，但得不到確切的情報。

如果是巴勒斯坦組織，或日本赤軍幹的，便可以當做是過去發生的刦持飛機事件的繼續。看來他們悄悄地製造了原子彈，打着人民革命，世界革命的旗號，把聯合國當了他們的攻擊目標。

國防部認為很可能是蘇聯幹的，主張當機立斷，用導彈對蘇聯實施第一次打擊，但總統堅持採取慎重態度。

如果是蘇聯發起的攻擊，照理就會有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的侵犯，但沒有得到這方面的情報，總統希望通過「熱綫」和莫斯科接觸，但不知為什麼總是接不通。

下午九時二十一分，收到了芝加哥和洛杉磯被炸的報告，兩個城市遇到了和紐約同樣的厄運。

蘇聯是否眞的發動了攻擊，總統雖然對此仍舊表示懷疑，但考慮到貽誤戰機所做成的效果，只好毅然決定對蘇宣戰。東部夏季時間下午九時二十二分（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七月四日上午一時二十二分），總統向戰略空軍的「民兵」導彈部隊和大型彈道導彈部隊（MX導彈部隊）下達了對包括導彈基地在內的蘇聯軍事目標實施攻擊的命令，同時命令美加北美聯合防空司令部進一步加强雷達，衛星監視，摧毀蘇聯偵察，監視衛星，以防止蘇聯攻擊。

下午九時三十分，美國戰略部隊的主力——一千枚改進型「民兵」導彈，二百枚大型彈道導彈，除各留下百分之三十供第二次打擊使用外，其餘百分之七十即七百枚「民兵」導彈和一百四十枚大型彈道導彈，先後轟鳴着拔地而起，按照打擊軍事目標的預定計劃，朝蘇聯的導彈基地和雷達設施飛去。

但是，由於調配，操作不當和發生故障，部份導彈未能發射出去。另一部份導彈中途掉進了大海。飛向蘇聯的約佔百分之八十，即五百六十枚「民兵」導彈和一百枚大型彈道導彈。估計這些導彈在下午十時左右將到達蘇聯南部地區。

蘇聯的衛星監視系統，似乎很快便發現美國發射了導彈。美國通過偵察衛星發現，蘇聯國內軍隊調動頻繁。

下午九時五十五分左右，美國的監視衛星發現，蘇聯發射了大量導彈，就在美國的第一批導彈落在地面上爆炸之前，一場可怕的，無法挽回的核大戰終於變成了現實。

「民兵」導彈和大型彈道導彈繼續朝雷達設施和已經空蕩了的導彈發射井飛去。九時五十五分左右，到達莫斯科上空的導彈羣，遇到了蘇聯反彈道導彈的攔截，但不出美國所料，它們的威力有限。

美國導彈的空防系統有效地發揮了作用，分導式彈頭和機動式彈頭大部份到達了目標地區上空。到達目標地區上空的五千個彈頭，只有一百五十五個被反彈道導彈擊落。

大約百分之十的導彈直接命中了已經空蕩了的導彈發射井，百分之五十的導彈落在距導彈發射井一百米的範圍內。雷達設施則像預料中那般脆弱，不堪一擊。

蘇聯的導彈首先擊中的是設在阿拉斯加，格陵蘭，英國的彈道導彈預警系統的大型雷達。這些雷達對導彈無能為力，立即遭到摧毀而陷於癱瘓。惟有遠程預警雷達和超視距離雷達仍在繼續跟踪導彈。

導彈的攻擊目標似乎不是「民兵」導彈和大型彈道導彈的發射中，而是戰略轟炸機基地和華盛頓，費城、波士頓、底特律、新奧爾良、侯斯頓、舊金山、西雅圖等大城市。預計蘇聯導彈將於下午十時二十五分左右到達，廣播電視台一次又一次地播出民防局的指示，勸告人們儘快地進入掩護部。

獲知紐約、芝加哥、洛杉磯遭到核襲擊，奉命緊急疏散的居民依依不捨地離開熟悉的房屋，慌忙躲進掩護部。想到二、三十分鐘後將要發生的災難，他們六神無主，心頭給恐懼和不安重壓住。

為了避免挨炸，戰略轟炸機部隊除正在維修的飛機外，紛紛起飛了。

白宮沒有特別的防護，並不安全。凱西總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乘空軍的直升機離開白宮，轉移到了馬里蘭州卡托克廷山附近的國家預備指揮中心。

下午十時十分，總統鑒於蘇聯導彈以城市為攻擊目標，於是決定用剩下來的洲際彈道導彈和部份戰略轟炸機對蘇聯的城市實施攻擊。命令際洲彈道導彈迅即攻擊大城市，戰略轟炸機按規定程序飛抵前方基地，攻擊中小城市。

下午十時二十三分左右，西雅圖，波士頓，底特律等北部地區城市開始受到導

美核潛「俄亥俄」號

核潛在准備發射水底導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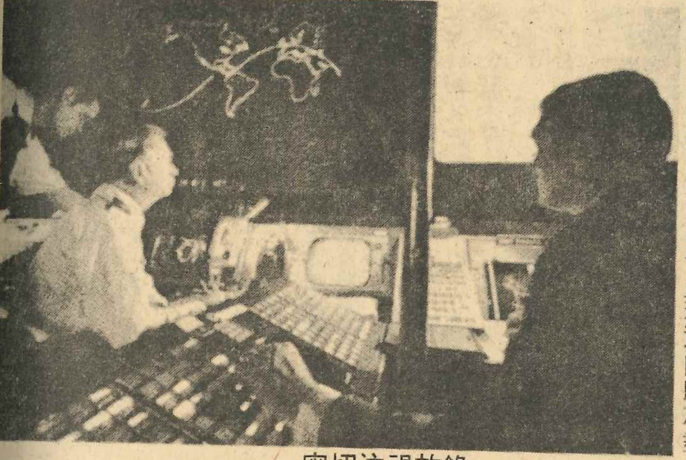
彈的襲擊。這一情報立即報到國家預備指揮中心。但通信聯絡很快便中斷了，無法了解被擊後的情況。

根據原來估計，城市一旦遭到襲擊，居民即使進入了掩護部，也將有八千三百萬人死亡。

不久，南方各城市也遭到導彈襲擊的情報陸續來了，但一樣是半途中斷，詳細情況無從知悉。

明顯地，整個美國已經受到核突擊，敵人的攻擊達到了最猛烈的階段。

國內的混亂是可以想像的。具有二百二十二年歷史的美國，難道就此完蛋？想到這裏，凱西總統決定了與蘇聯同歸於盡




密切注視放錄

，命令潛艇對蘇聯再次進行報復性攻擊。

下午十時三十一分（格林威治標準時間四日上午二時三十一分），總統對「三叉戟」彈道導彈潛艇下達了發射導彈的命令。

七月四日晨，值班軍官慌慌張張地給已經睡醒但還躺在艇長室看書的唐馬斯中校送來了一份絕密電報，時間是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上午二時三十二分。艇長帶着幾分疑慮的神態把電報放到密碼判讀器上。電文是：

「俄亥俄號艇長：

適奉總統之命對蘇實施報復性打擊，命令你艇發射全部導彈。目標區分：K。發射時間：Z。二時四十六分。

聯合戰略部隊司令」

「準備發射！全體人員各就各位！」號令立即响徹全艇。還在睡夢中的非值勤人員也急忙爬起身來，奔向各自的戰鬥崗位。

潛艇通常僅三分之一的人員值班。一旦進入戰鬥狀態，爲了圓滿完成任務，減少損失，全體人員必須堅守自己的崗位。

進入指揮艙的唐馬斯心裏在想着：要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他一邊轉過頭去瞧着身邊的副艇長格林少校，一邊說：「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看樣子，美國本土準是挨炸了。」

少校面部表情很沉痛，只回答了一聲：「是的。」

世界上首次發射潛對地導彈的實戰就要開始了。這就像夜間在不看見敵人的情況下盲目射擊一樣，不會有任何反應。但

是，指揮艙的空氣是沉悶的。

獲悉「全體人員已經各就各位」的報告後，唐馬斯艇長又下達了「準備發射導彈，目標區分K」的命令。目標區分是戰略空軍司令部戰略目標聯合計劃參謀部根據所設想的各種情況而預先製定的。所謂K，就是規定「俄亥俄」號的攻擊目標是列寧格勒和它的近郊。

導彈各項諸元的調配工作結束後，指揮艙的綠燈亮了，這說明發射準備已經就緒。

潛艇逐漸上浮，升到距離水面大約三十米的深度。導彈需要指揮艙裏的艇長和導彈控制室的導彈軍官同時扭動鑰匙才能發射。

「一分鐘準備！」叫聲剛落，一號發射管的頂蓋打開了。

「三十秒，二十秒，十，九，八……三，二，一，點火！」計數結束，兩人手中的鑰匙同時扭動。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上午二時四十六分，重五十七點五噸，携帶十四個分導式彈頭的「三叉戟」導彈，發出低沉的轟鳴，離開了潛艇，開始朝蘇聯飛去。

發射管內勇進了海水，第一枚導彈的發射看來相當順利。其餘二十三枚導彈以三十秒鐘的間隔，也一枚接一枚的發射出去了。

（上）·蘇聯洲際導彈　（下）·衛星截擊導彈

潛艇完成了任務，並沒有遭到敵人的反擊。解除戰鬥後，艇長默禱導彈飛行正常，全部命中目標。情緒冷靜下來後，艇長瞬即想起，形勢幹嗎一夜間便急轉直下呢？

潛艇浮到水面會被敵人發現，在水裏又不容易獲得情報，唐馬斯中校有點急燥，下令在太平洋上向南駛去。

地球的外層空間也在進行着鏖戰。美蘇兩國都在開始使用秘密裝在衛星上的攻擊武器，攻擊對方的衛星和太空基地，這些衛星正在沿着軌道運行，但是，在地面上制導這些繞地球運轉的本國衛星去接近敵人的衛星並不容易。敵人的衛星固然會逃走，而且還會反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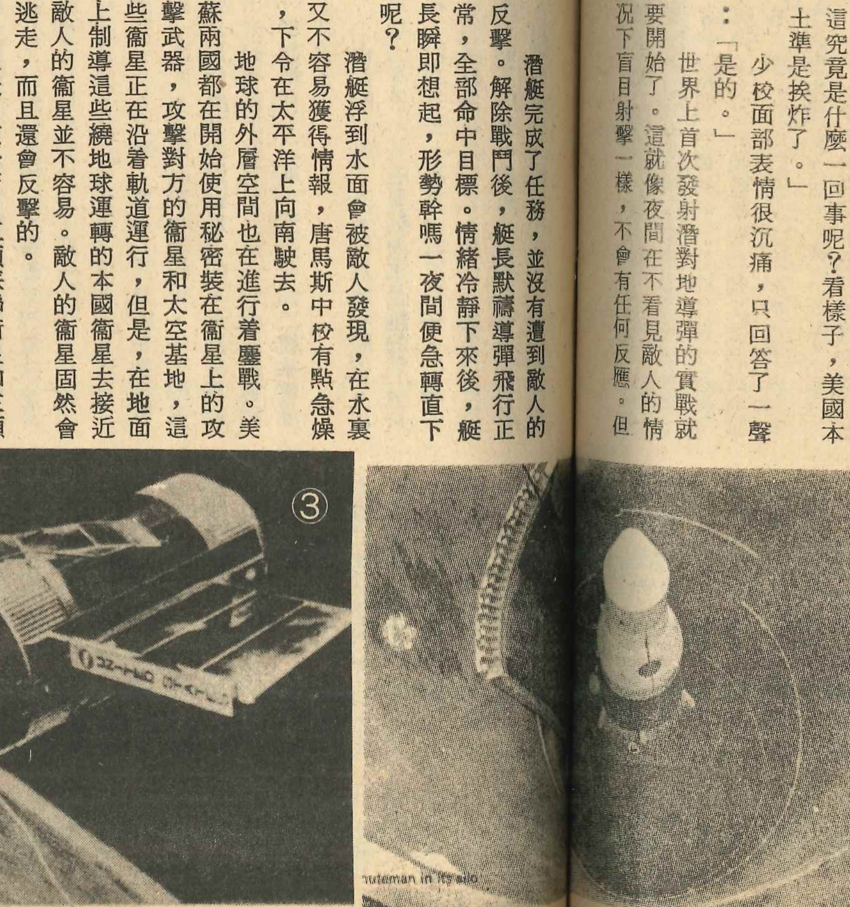
但是，這一天，五顆蘇聯衛星和三顆美國衛星終於給對方擊毀了，雙方的太空基地，都變了癱瘓，原因是受到了激光的射擊。

這場核大戰發生得如此的突然，以致無人駕駛飛機失去了用武之地。

下午十一時二分左右，美國受到了蘇聯潛射導彈的襲擊。轟炸機基地被摧毀，就連小城市也不能倖免於難。

互相攻擊城市的結果是：美國二億五千萬總人口大約百份之三十九死亡，被破壞的工業設施達百份之六十。蘇聯死亡人數相當於三億總人口的百份之二十五，被破壞的工業設施達百份之五十。兩國完全喪失了國家機能，相信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恢復元氣。

被擊毀的衛星碎片不時回歸地球，消息傳來，舉世都感到不安。（完）





①美國MX導彈
②美國民兵導彈
③情報衛星

國際間諜大綁票揭秘

第二夫人

金剛・文　丁岡・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由費薇娜假冒的浦藍莉在一次為英國新聞界而召開的記者會上，很技巧地一一回答了記者每個問題，但當記者會就快結束時，一位女記者問起薇娜對一位已逝世的女作家的感想時，薇娜却不知那位女作家已去世，而說她準備近期內去訪問女作家，頓時全場嘩然，雖然最後她還是作了一番解釋，但蘿娜開始對薇娜懷疑，蘿娜急不及待找到柏文詩，向他述說一切，但文詩也和蘿娜一樣，無法解釋這一連串怪異的現象……辛雅禮由始至終作出關懷，愛護藍莉的模樣，為了取得藍莉的信任，進一步得到更為重要資料，辛雅禮假稱要幫助藍莉逃亡，接着又一場英雄救美的假戲，使藍莉對他十分感激，但當藍莉細想之下，辛雅禮為什麼會對她如此關心？她忽然翻出辛雅禮的皮夾發覺辛雅禮也是KGB的份子，藍莉這才醒悟……

楚歌四面　考驗來臨

看見浦藍莉的身影出現在克萊瑞飯店的大廳，柏文詩着實吃了一驚。

那是第二天的午後，文詩和藍莉約好下午四點會面，而他從一點開始即沒事，於是他離開自己的房間到樓下大廳來，看看報紙，翻翻自己的研究報告，四處走走，以打發這段空檔。

一個早上他都忙着準備盯梢的事情，他租了一輛昂貴的深色「積佳」，性能極佳，另外他也給了一個克萊瑞門房一筆為數不小的小費，要他替他在旅館對面保留了一個停車位置，接着他去找蘿娜看看藍莉下午的行程，結果非常失望，因為蘿娜告訴他藍莉在四點以前那兒也不去，誰也不見，等她和文詩四點的約會結束，而總統也忙完了之後，她要和總統以及其他隨員共進晚餐，不過，文詩知道，今晚不管藍莉走到那兒，他都會保持距離跟着她。

可是，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在樓下大廳閒晃的時候，居然會看到她從電梯裏走出來，進入大廳，更令人訝異的是她是單獨一個人，身邊沒有半個侍衛，他不知道她是用什麼方法擺脫他們的，由她從電梯出來的行徑不難看出：她一定是偷偷地從一樓爬樓梯上二樓，然後再從二樓乘電梯下來的。

由她的打扮看來，顯然的不願被人認出她的身份，她的頭髮向來是她的註册商標，現在却被一頂寬邊帽遮蓋住，一副大型的墨鏡掛在鼻樑上，擋住了她上半部的臉，剩下的部份則被高束的外套衣領遮着，這種掩飾或許騙得了別人，但絕對逃不過文詩的眼睛。

他匆匆忙忙的把正在看的報告塞進手提箱，站起身來，落後幾步跟着她走到街道上，她坐上計程車後，文詩已駕着他的積佳尾隨其後。

她的計程車轉來轉去的，文詩不知道她的目的地是那裏，但由她所走的路綫看來，她要去的地方顯然是在西區，文詩跟踪得相當順利，只除了有二次為了怕跟掉她的車子，而闖了二次紅燈。

沿路他看見路上有行人拿着晚報在看頭條新聞——有關美蘇會談揭幕的報導。

美蘇會談今天早上在蘇俄駐英使館召開，中午時，他聽總統的新聞秘書尹伯德大略談了一下，初步會談的情形；浦安雷總統提出了一個雙方都不干涉非洲國家的提案，柯克里總統就其觀點對這個提議發表了一些看法，他同意雙方皆不派軍到非洲國家去，但他反對對武器的運銷採任何限制，他堅持某些非洲國家需要武器來自衞以抵禦強鄰的侵略，而雙方在會談中都沒有指名道姓的提到波恩達。

文詩認為：蘇俄的態度顯然是拖延戰術，假如藍莉眞是個蘇俄冒牌貨，那麼柯克里便有拖延的理由，他可以藉此等待這個冒牌的第一夫人或被洗腦過的浦藍莉，將總統的秘密計劃轉告給他，柯克里的計劃實在大胆得可以，也正因如此，才掩飾住這件事的可能性，讓人不易懷疑。

現在，文詩駕着他的「積佳」，看見那輛計程車已轉到海德公園轉角，繼續前進，原來夾在他們二車中間的車子轉開到另一條路上去，文詩不得不保持距離跟踪

，以免引起總統夫人的懷疑。

他發現總統夫人走進一家店面堂皇優雅的商店，招牌寫着金字——倫敦・賴百瑞，他注視着這個店面，心裏暗念：賴百瑞，他上星期還在白宮裏見過這個英國的服裝設計師，他和他的助手帶着藍莉的新禮服，來給她做最後一次的試樣。

藍莉現在來找他做什麼？她為什麼要如此神秘兮兮的？

一邊揣摩着她這次鬼鬼祟祟拜訪的理由，文詩一邊快步的由店門前走過，在經過的時候他由玻璃櫥窗裏捕捉到她的後腦，急忙走到商場尾端，他躲在一個奶油色的樑柱後面，定定的觀察着賴百瑞商店的前門。

在這家時裝店裏面，賴百瑞正領着費薇娜走向他在店後面的辦公室，進去後，他把門掩上。

一坐下他就露出滿臉的不悅：「你知道你不該來這兒的，除非——」

她打斷他說：「除非有緊急事故，是的，我就是為這個而來的。」

賴百瑞一再問她如何擺脫，是否有人跟踪她，薇娜保證絕對沒有問題後，向賴百瑞說出她的問題：「總統本來要在明天晚上和他太太恢復性生活。」

「我知道。」

「可是他今天早上告訴我，他不願等到明天，他說別管醫生的指示，他相信已經全好了，他今天晚上就要和我上床。」

「你沒有試着推辭？」

「當然有啊！可是他就是不肯，我只好讓步，告訴他我也等不及了，他才笑着離開了。」

賴百瑞的表情顯得更凝重，他問道：「你是說今天晚上，對不？」

「還更糟糕的是，我想他在與我做愛後，會吐露有關波恩達的計劃，今天早上他告訴我：『等到晚上我整個鬆懈下來後，我們可以談談政治。』我想，如果一切順利進行的話，那我就可以弄到主席所要的一切情報。」她停頓了一下說：「可是這件事也可能弄不成，因為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任何有關的資料，萬一我在與他做愛時，一個不小心犯了錯，他很可能會對我起疑，我不知道後果—」

「薇娜！請你冷靜下來。」賴百瑞說着，又繼續安撫了她半天，最後他向她保證傍晚時，一定會與她聯絡，提供她所要的情報，薇娜才離去。

在總統夫人回到旅館後一會兒，文詩也跟着到達，他匆匆跑回自己房間拿了錄音機，到總統夫人的房間赴她四點鐘的約會。

現在，文詩和第一夫人隔着一個錄音機坐在克萊瑞飯店皇家套房的起居室裏，他們正談着藍莉入主白宮第一年的情形，進行了大約五十分鐘，文詩聽見套房的大門打開的聲音，原來是總統，他邊走邊思索，想得入神，進入房間後，就逕自走向吧台。

藍莉在他身後叫道：「嗨！安雷。」

「噢！嗨！親愛的！柏，你好。」他經過吧台，走到他們旁邊，先在藍莉頰上親吻了一下，「你提前回來了。」

她說：「跟蘇俄人談得怎麼樣？」

「正如我們所預期。」他說：「柯克里表面上平易近人，但實際上不好對付，我想我們還是要簽訂協約，我剛和其他的官員在討論，但實在受不了。」他對他太太笑道：「因為我想在晚飯前陪陪我太太，休息一下，所以我讓他們繼續討論，自己先出來了。」

「你眞好。」藍莉說。

總統一邊解着領帶，一邊問：「你今天怎麼樣？忙不忙？上那兒去了嗎？」

「很抱歉無以奉告，安雷，我那兒也沒去，誰也沒見。」她轉向文詩：「柏，我想我們今天到此為止，謝謝你，或許明天我們可以繼續，你先問問蘿娜我明天的行程。」文詩草草收拾好東西告辭出來。

他立即找到蘿娜，把剛剛發生的一切經過告訴她，並認為有調查服裝設計師賴百瑞的必要，希望總統幫忙。

× × ×

現在是莫斯科的黃昏，浦藍莉在她的臥室裏踱着方步，心裏仍想着心事。

從昨晚開始到今天一整天，不論是睡覺、洗澡、吃飯休息，都拚命的在想這件事，當然，辛雅禮就是她翻來覆去想個不停的關鍵人物，再過十五分鐘他就要來例行拜訪了，只不過，平時拜訪的時間是下午，而今天則是晚上，她知道他的目的何在。

過去他的來訪一直是她所盼望的，但自從她知道他眞正身份和知道他企圖利用她去帮助他們的第二夫人，毀掉她親愛的安雷後，她便開始恨他，不願意再見這個壞蛋及半個叛國賊，她很高興他把來訪時間由下午改為晚上，她需要利用下午時間來決定自己要用什麼態度去應付他，想了一天一夜，她有幾次幾乎作成決定，但都因猶疑不定而作罷。

現在她只剩下十分鐘去做決定，慢慢踱進起居室，她替自己倒了杯酒，準備把事情從頭到尾再仔細考慮一遍，便要做出最後的決定了。

她分析着：俄國人顯然非常焦急，因為儘管他們訓練出來冒牌貨有可能憑直覺便能成功的在床上騙過安雷，但同樣的她也有可能完全離譜，而使這個陰謀功虧一匱，其各別的機會是均等的，然而由於蘇俄的計劃已進行到這種地步，有了百分之五十的把握還是不夠的，因為他們需要掌握完全的優勢，不容許有半點足以破壞其計劃的危險性存在。

在這種狀況下，他們是無論如何也要從她這兒弄到他們所需要的情報，才肯罷休，她不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方法來達到目的，推測了半天，她發現最可能的方法就是派辛雅禮來，利用她的恐懼和寂寞來引誘她，從她的反應中去獲取他們所要的情報。

如果引誘她眞是辛雅禮的任務，那麼她應該如何反應呢？從昨晚開始她就為了這點而一直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應該是抗拒到底呢？還是任由其擺佈，以免自己受到傷害。而現在她突然想到或許自己能做第三種的選擇，那就是採取主動，先發制人。自願跟辛雅禮睡覺，她可以以錯誤的反應來使他提供錯誤的情報給那冒牌貨，這樣便可引發安雷的懷疑。

這個辦法倒不失爲解救她自己及她丈夫的機會，但對從未對安雷不忠過的藍莉而言，要讓另一個男人擁着睡覺，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更何況那是一個敵人。

不過她繼而一想，便克服了這種困難，她告訴自己；何不將這種沒有感情的性交，當成一種使自己回到丈夫身邊的方法，而辛雅禮便是她唯一的媒介，透過他，她可以利用冒充者，傳達信息給她的丈夫，提醒他，警告他。

想到這兒，她終於下定決心，就這樣去辦。

她立即去洗澡，接着服了避孕藥片，她又從抽屜裏各式各樣的睡衣中挑出一件白色透明，長僅及膝的性感睡衣，套在身上，然後關掉大燈，打開枱燈，讓柔和的光綫投射在那張雙人床上，整個臥室的氣氛顯得非常羅曼蒂克。

望着自己的傑作，藍莉感到相當滿意，她走向起居室，正準備再喝一杯酒時，看到辛雅禮出現在臥室門口。

他的出現，使她不由得感到恐慌，她幾乎想放棄自己方才的決定，但她知道千萬不可，於是她決定再喝杯酒來壯壯胆。

辛雅禮緩緩走向她，雙眼注視着她說：「藍莉，我愛你愛得發瘋了，爲了得到你，我願不計一切代價來換取你。」

她握住他的手說：「我也一直在想你，昨天我實在太傻了，其實我也很想要你，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了，好嗎？」

一旦開始了，她反而感到一陣輕鬆，他站起來，緊緊握住她的雙手，把她從長椅上拉起來，他想擁抱她，卻被她溜掉；她喘着氣說：「我不要我們倆中間有衣服或任何東西隔着，我們到床上去。」

一邊向床邊移動，她一邊想脫掉身上的睡衣，但突然停住，等他把衣服脫掉。當他脫得一絲不掛，站直身子時，藍莉看見他已經興奮起來。

背對他把雙手舉起來說：「雅禮，帮我脫掉睡衣好嗎？」

當那件睡衣從她頭上掠過，離開她身體時，她感覺到那雙毛茸茸的手臂穿過她的腋下，撫摸着她的胸部，而背後像是被一支手槍頂着一樣，那一刹那她突然感到一陣害怕與嘔心，心裏暗叫道：「老天保佑。」

他放開她，把她從地板上抱起來，走到床邊放下，他凝望着赤裸的她，她恨不得想把自己藏起來，或者反悔重新穿上衣服，但一切已經太遲了。她試着避開他的眼睛，在心底告訴自己這一切羞辱都是爲了換取自由，想到和安雷做愛的情形；安雷是個安靜而整潔的床上伴侶，他總是溫柔而甜蜜的親吻她的胸部，撫摸她的身體，慢慢進入她體內，等到他達到高潮後，他會一言不發靜靜躺在她身邊，撫着她的身體，然後他們閒聊着休息一會兒，他會遞給她一根烟，自己也拿一根，慢慢的他會開始講話，跟她閒聊些家常、辦公室裏的閒話，內閣會議及他的喜怒哀樂等秘密，等到烟抽完後，他們才沉沉睡去。

這實在是一種既文明、又舒適，而且溫暖的作愛方式，今晚她是多麼渴盼能享有安雷的愛，但當她一碰到身邊粗壯的實體後，所有美好的記憶便消失了，她好不情願的睜開雙眼，望着面前的陌生人，她不由得心跳轉劇，現在必須開始了；但是，要如何開始呢？

她絞盡腦汁去想過去在電影、書籍或在閒談中所得知的有關資料，企圖扮演成一個安雷在床上從來未見過與接解過的女人。

她赤裸的上半身迎向他，肩膀向後，堅挺的胸脯靠龐顯近他的臉龐，這一切是那麼富於誘惑性，而又顯示出她熱切的需要，他忍不住要去反應她，他用力地吻着她，她不斷呻吟着，聲音愈來愈大，她可以感覺出他的興奮，他的唇開始滑遍她的全身，她知道他要去那裏，還不行，她告訴自己，時候未到。

她捏住他的肩膀，指甲嵌揑進皮肉中，用力把他拉回來，她叫道：「不，不要，雅禮，等等，等等，我要先做別的，我喜歡它，我要它。」她摸到了他那最敏感的部份。

這便是最狠毒的一招，也是她盤算許久最爲掛慮的一部份，這種方式對她而言是很陌生的，她過去試過幾次，但安雷不喜歡，而這就是她現在所必須做的，把錯誤的情報傳遞給她的替身，但這實在令她反胃，或許是因爲對象不是心愛的人，儘管如此，她還是必須對這混蛋做這種事。

她閉上眼睛，壓抑着內心的反感，一邊來回地做着這種反胃的玩藝兒，一邊揣摩着下一步應該如何做，這個時候，她可以聽見辛雅禮用俄文發出細微的呻吟，其中間或夾雜幾個英文字如：「好……眞好，太好了。」

她拉開他的手，停止下來，由於羞點喘不過氣而嗆咳着，她一面讓自己躺在他身邊，一面用熱切的言語與動作誇張她的需求，要求辛雅禮進入她體內。她實在很盼望這件事能馬上結束，但她卻仍要繼續表演下去，使她的演出盡善盡美。

當他輕易便滑入她體內時，她很驚訝的發現自己的體內居然已是一片濕熱，她正想去了解自己爲什麼會有這種反應的時候，卻立刻因一陣强熱的撞擊而陷入昏亂中，他似乎已接近高潮，在她體內快速而猛烈的進進出出，她忍不住因此而全身顫抖，她試着抓住他的手臂，以減輕身體所遭受的震動，這時候她勉强自己去睜開沉重的眼皮，發現在她面前搖幌的那張臉居然一直在觀察她，留心她每一個表情與動作，記錄她的行爲。

上帝，她幾乎忘了他與她做愛的目的，也差點忘了她自己的計劃，她告訴自己一定要用另一種積極主動的方式來對待他，讓他難以忘懷，讓他詳詳細細的去報告給他們的「第二夫人」。

她試着平緩氣息說道：「雅禮，你快把我給拆散了。」

起先他沒有反應，後來問她說：「是不是太用力了，要不要我慢一點？」

她的指甲嵌進他的手臂：「不要，我要你更用力的愛我。」她挪動着軀體，緊貼在他的肩膀上，這樣一來，辛雅禮益發興奮，激烈，她覺得自己像被拆成二半了，抓緊他的手臂，她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失去理智，不要忘了要欺騙他，根據以前所聽說或讀過的性知識，她熱烈的去反應他



柏文詩躲在店門前的樑柱後，靜觀着她走進這間時裝店。

，全身扭動着，當她從他臉上捕捉到一絲瘋狂的微笑後，他每用力一次，她便發出一聲喊叫。

她計算着分秒，期待他達到高潮，她想再下點功夫讓他早點結束，可是她的下半身却已筋疲力竭，動彈不得了，不過，她還是勉力而爲，他繼續在她身上……

接着，她發現體內有種奇怪的感覺，那是一種慢慢昇起的爆炸感，她知道自己已失去控制，接近高潮邊緣，她幾乎要哭出來了，因爲第一次和她痛恨的人性交，便有這種情形，是她絕對不願意的，因爲這樣，她很可能會破壞她的計劃，向敵人投降。

她抓住身後的床頭板，咬緊嘴唇，企求憑自己的毅力克服這股狂潮，不要讓身體的感官向敵人投降。

她把頭偏向一邊想抗拒這甘美的滋味，却發現根本不可能，有好一陣子她幾乎根本放鬆了，她告訴自己：再來一個非安雷式的動作就好，只是不知道是否能在自己達到高潮以前做到。

他開始用俄文低語，他的衝刺由長而短，由快而慢，繼而速度加快，終於在她體內達到滿足感，當他在持久的高潮來臨時，不斷的發出低吼聲，然後，他像洩了氣的皮球般，慢慢趴下來，翻倒在她身邊，她看着他，享受着自己的勝利，因爲她終於控制住自己免於登上高峯，現在她必需繼續控制下去再進行一個非安雷和她做愛的方式。

她很有耐心的聽着身邊的他喘着氣休息，等着他恢復，幾分鐘之後，他的呼吸逐漸正常，坐起身來，他對她微笑道：「藍莉，剛剛實在太棒了。」

她喘着氣說：「是啊！可是，雅禮，我還要，請你帮我達到高潮。」

「怎麼啦？」

「我剛剛差點上去了。請你——」

他猶疑的說：「你要我怎麼做呢？」

她張開大腿，把他的頭往下按，要他去親吻她的下部，她說：「你親它，我馬上就會上去，我一向是如此。」

辛雅禮一聽了立刻照做，當她感覺到辛雅禮的舌頭在她體內轉動的時候，她忍不住舉起臂部擺動着，她本能想壓抑自己不發出呻吟，繼而一想，還有什麼好壓抑的，原本就是要讓他知道錯誤的反應，於是當她的高潮來臨時，她的身體一面迎合着，口中一面發出長長的叫聲，他滿意的坐直身子，她試着想說話，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有對他點點頭表示感謝，好不容易她終於能開口了：「謝謝你，雅禮，太美了，現在請你把音樂關掉，讓我睡覺。」她翻過身子，把頭埋進枕頭裏，眼睛緊閉着，假裝睡着，等到他穿上衣服走開，把門關上後，她試着爬起來，下床時才發現身上每一吋肌肉都在酸痛，她跌跌絆絆的走進浴室，冲洗完畢回到臥房，她打開枱燈，不吃安眠藥就爬上床，床上還留有他們兩人剛剛的體溫與味道，剛剛和辛雅禮做愛的整個過程，開始一幕幕浮現在她腦海裏。

上帝，美國的第一夫人竟然如此，如果將來有人知道的話——

想到這兒，她忍不住爲了自己方才的作爲而感到羞恥、不潔。

尤其令她難過的是，她剛剛居然享受到一些甜美的感覺，但是她想到自己這一切都是爲了警告她丈夫來救她所做的犧牲，她便釋然了。

辛雅禮，這個混帳東西，他們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有一天她要讓他們好看，在黑暗中，她對自己笑着，她已經開始想像她的冒充者，根據辛雅禮的情報，明天晚上會在床上像頭野貓般凶猛的對待她的丈夫，這將是浦安雷一生中最大驚失色的一個晚上，他會懷疑自己結褵七年，素來溫馴被動的太太怎麼突然變成這幅模樣了？知夫莫若妻，藍莉相信依浦安雷的個性，他一定不肯作罷，而會去查個水落石出的。想到這兒，她頓覺心安，告訴自己今晚可以睡個好覺啦！

一個小時之後，在KGB的辦公室裏，辛雅禮面前擺着一叠活頁紙和一隻鉛筆，他正努力要使自己的心思專注於他的工作。

不過實在不容易，因爲他的心還留在藍莉的床上，由於方才那美妙的性行爲所產生的愉悅感，仍留連在他心頭，他眞的覺得很好。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這項政治性的任務，居然會成爲他整個性生活中的高峯，不管她是否是個嗜慾者，但他認爲她絕不會與他做第二次，因爲她畢竟是美國甚至是世界的第一夫人，無法對自己的這種行

爲有所交待，他想自己不應再去强迫她做這種事了。而且，現在他的任務已完成，只要把明確的情報傳遞過去，費薇娜馬上就可大功告成，回到他身邊了，想到薇娜，他知道此刻她一定害怕極了，總統臨時改變主意，今晚便要提前與他太太行房，而薇娜仍是一無所知，毫無準備，難怪她會害怕緊張，而她只有在得到他傳過去的消息後才會鬆口氣。

他決定對今晚的過程作最後一次的回顧與檢閱，他先假設藍莉今晚的所作所爲都是眞的。從表面上看來，她的反應與要求都相當自然，而且也並非不合理，如果純憑他個人的感受去判斷，則藍莉的行爲是可以相信的。

至於另一種假設是——藍莉從頭到尾都是在騙他，他回想着每一個步驟過程，用理智取代感覺去加以分析，首先，他認爲藍莉很可能和薇娜一樣是個很成功的女演員，實際上身爲白宮的女主人，一直是社會大衆乃至全球注目的焦點，經常面對羣衆與攝影機，她的應變能力與演技應是不可低估的。

在對這二種假設都做過分析後，他開始下判斷，辛雅禮閉上眼睛，苦苦思索，當他再度睜開眼睛時，他已作成決定。

抓起桌上的鉛筆，他開始在紙上寫字，他所寫的若不是救薇娜一命，便是致她於死亡地步，毫不遲疑的他繼續寫下去。

× × ×

黃昏時分，在倫敦克萊瑞飯店裏，柏文詩在李桃樂的辦公室裏，坐立不安的計算時間，等着見總統。

雖然蘿娜曾勸過他，等到有更肯定的消息後再去告訴總統，但文詩却決定要把他已懷疑的對總統坦白，自從總統夫人偷偷去見賴百瑞被他跟踪之後，他就認爲再對總統隱瞞下去，就是沒有對他的國家與領袖盡職，因此他去找總統的秘書李桃樂，希望她能替他安排時間，與總統作一隱密的晤談。

這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總統的時間都已被排滿了活動，文詩一再對李小姐强調那是與會談有密切關聯的事，他必須在今天晚上單獨見總統，李小姐才勉爲其難的在總統的晚宴之前挪出十分鐘給他。

李小姐桌上的鈴聲響了起來，她抓起電話，聽着，把電話掛斷，告訴文詩說：「好啦！總統現在要見你。」謝過她，文詩快步走進執行辦公室，總統穿着晚宴服，趴在桌上簽署文件，他頭也沒抬的說道：「坐吧，柏，我馬上就好了。」文詩找張椅子坐下來，不安的盯着總統的頭頂，他想蘿娜或許是對的，他應該趁時間還來得及時退出去。

可是這時候總統已抬起頭來，把桌上的東西挪開，準備聽他說話，總統的情緒好像很好，他要文詩有話直說。文詩先問總統對總統夫人去莫斯科的前後，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感覺？總統很迷惑的看着他說：「對她不同的感覺？你是什麼意思？我不曉得你要跟我談什麼？」

文詩一聽他這樣回答，便知道總統一定還沒有感覺到藍莉有所改變，這使得他下面要說的話更難出口，他把心一橫，決定不顧一切後果把他的疑問儘快對總統全盤托出：「總統先生，我是說總統夫人從莫斯科回來後好像變了，根據我仔細的觀察，經過那三天，她有許多地方都與過去大不相同，彷彿換了個人似的。」

總統凝視着文詩說：「你在說什麼？這可不能胡亂說的，你想告訴我什麼？有話直說！」

「好吧！我是說總統夫人好像不是她自己了，你有沒有感覺出來？」

「我還是不懂，藍莉就是藍莉，她還是我太太，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下可談入正題了，文詩心想，嘴裏說道：「在我看來却有許多地方不一樣，比方說她的記憶，前後矛盾的態度，請你耐心聽我說。」他開始數說藍莉自莫斯科回來後言行上的每一個疑點。他才說了一半，總統便憤怒的打斷他說：「這就是你費了半天唇舌所要告訴我的廢話？上帝，柏文詩，你要講理些，你期望藍莉怎麼樣？她也是人，難免會健忘，認錯人，我自己都免不了如此，至於她的狗不認得她，那更荒唐，你要知道，那是一隻老狗，眼力根本不行。」

文詩還是不願放棄：「總統先生，請你再聽我說。」文詩指出英國童話家華珍妮，以及總統過去的明星女朋友這二件事，來證明藍莉的健忘前後矛盾的態度，的確太不尋常了。總統對他的說法相當惱火，他堅持那沒什麼，只不過是一種可以理解的疏忽與錯誤。

總統注視着文詩問道：「難道這就是你特地來找我的原因？你心裏頭一定還有別的話沒說，如果有的話，把它說出來，好讓我們結束今天的談話。」

文詩傾身向前，手扶在桌子上說：「總統先生，我認爲你現在的太太，已不是一個月以前在華盛頓的那一位，我這樣說是有理由的。」

總統坐在那兒盯着文詩看了好幾秒，終於說道：「你是不是要告訴我她被洗腦了？」

「不，我是說——等等，我先告訴你一個蘿娜接到的長途電話，那是楊奧斯大使由莫斯科打來的，那時候你正忙着開會。」文詩把那個電話的內容告訴總統，最後說道：「那個自稱浦藍莉的女人說她被俄國人監視，而另一個冒牌貨則正在倫敦扮演她，與你在一起。」

浦安雷總統聽了之後，朝後靠坐，眼睛盯着文詩看，有好幾秒鐘，他一言不發，最後，終於開口：「說眞的，你是不是喝酒了？」

「我從來沒那麼清醒過，總統，而且我完全是照楊奧斯大使告訴蘿娜的話，覆述給你聽。」

「楊奧斯大使是不是用很認眞的語氣說的？」

文詩輕咬着嘴唇說：「老實說，他沒有很認眞，他覺得很好笑，並且說那個觀光客不過是個瘋子罷了。」

「我也這樣想，」總統說道：「可是你却當眞了？」

文詩說：「我當眞只是因爲其他種種疑點的存在，反正她看起來就像是另一個人似的，」接着，他幾乎是以懇求的口氣向總統說：「你確定看不出她有什麼不同

總統抬起頭來，靜聽柏文詩說話。

嗎？」

總統的耐性已經逐漸被他磨光：「沒有，沒有半點不同，我每天跟她生活在一起，跟她睡覺，她就是我一向所有的太太，你滿意了吧？我們再這樣繼續談下去，實在是太荒謬了。」

就在總統要他退下之前，文詩發出聲音想要作最後的努力，他說：「總統，我還要告訴你最後一件事，那是昨天發生的。」他把昨天藍莉偷偷溜出去會賴百瑞，却又一字不漏的情形告訴總統。

總統一聽他去跟踪藍莉，忍不住大怒，再聽她是去見賴百瑞，益發生氣，他氣沖沖的吼着：「這樣你就覺得可疑了？我太太去見她的服裝設計師，而不告訴我，有什麼好奇怪的，或許她是怕我嫌她花了太多的服裝費，這就是你浪費了我半天寶貴時間，所要說的？」

「我來找你是想告訴你賴百瑞是個蘇俄間諜，而這位第一夫人顯然是與蘇俄間諜牽扯不清。」

「你能證明嗎？」

「我想試試看，」文詩平穩的說道：「我希望能得到您的協助，設法讓英國情報局去檢查賴百瑞的店。」

「你是要我們製造醜聞，是不是？你沒想到假如什麼也沒有搜到，而又在會談進行中得罪了蘇俄，會產生什麼結果？你瘋了？」

文詩站了起來說道：「我沒有瘋，總統，但是現在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事却是相當瘋狂的，請相信我對您的忠誠，我担心您——」

「你別管我，」總統打斷他，他相當憤怒：「先替你自己着想吧！」他停了一下，控制住自己的語氣：「文詩，你聽我說，我用你是因爲你是個聰明，開朗的年輕人，我讓你去替我太太做事也是因爲這樣，但是我現在對你却有了疑問，認爲你完全超越了本份，根本在胡思亂想，製造麻煩，而且你還把自己的瘋狂想法灌輸給我，可是我不會信你的，你趁早停止這樣，我如果再讓你多講二分鐘，我會把你開除掉，不過現在我願意給你時間去恢復你的理智，我眞想把你剛剛說的話告訴我太太，證明——」

「不要告訴她，拜託你！」文詩求着總統，他知道一旦這個複製的第一夫人知道他對她的懷疑，那他便死定了。

「你不用担心，」總統淡淡的說道：「我不打算告訴她，她若曉得這些一定會開除你，我不願事情變成這樣，因爲你一直是個很好的工作人員，值得再給你一次機會去彌補改進。」

文詩感激的點點頭，總統繼續說道：「我還要再給你一個建議，閉上你的嘴，不要到處傳話，如果我聽到你對任何人談論半點這種瘋狂的想法，我會叫你滾蛋，所以你最好趁早學乖些，好好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聽見沒有？」

「是的！」

「還有，這次我已經受够了，下次不要再來煩我聽你談這種話題，你走吧！」

「是，晚安，先生！」

× × ×

薇娜千盼萬盼的情報，終於即時送到

，那時總統正在與文詩談話，而她即將要和浦安雷出去赴晚宴，正為了沒消息而緊張担憂得不知如何是好。

薇娜覺得自己等待來自莫斯科的消息，彷彿已有一世紀之久，但莫斯科方面仍然是音訊全無，她本想整裝赴宴，却因為恐懼而四肢僵硬，她試着替自己找出兩條退路。但似乎沒有一條可行的，第一條退路是裝病，藉口不舒服，但浦安雷馬上會召來白宮的孔明斯醫生為她檢查，孔明斯查不出毛病，頂多要她多休息，那她就是逃過今晚，也躲不了明天。

第二條路就是冷靜退出，讓她的聯絡人通知柯克里說在沒消息的支援的情況下，她沒有辦法執行任務，要求他馬上把藍莉換回來，但是薇娜並不願意如此做，在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表現機會裏認輸，臨陣逃脫，實在是很不光采的事，更何況她今生恐怕再也沒有類似的機會，可以為自己爭取到榮耀了。

如果這兩條路都不通，那她祇有硬着頭皮，憑直覺去和浦安雷做愛，但這實際是太冒險了。

就在她極度的沮喪時，電話鈴響了，上帝保佑，是衞福瑞打來的，他問明她是單獨一人後，說有東西要送過來，便把電話掛了，薇娜如獲大赦般，鬆了一口氣，三、四分鐘後，他來到她的套房門口，進門後，衞福瑞把手伸進褲袋，對她耳邊道：「寫在紙上太危險了，但用口頭傳送又太囉嗦。」他從口袋掏出一個疊好的便條塞進她手中，微笑道：「你要的全都在這兒，私下看完後把它處理掉。」薇娜正要感激他，他却一溜烟走掉了。

瞥一眼總統的辦公室的門，薇娜跑進浴室，把門從裏面鎖上，忙速打開紙條，逐字讀完，把內容裝進腦子裏，正要看第三遍時，聽見總統進入臥室的聲音，他高聲問道：「你準備好了嗎？」

「再過幾分鐘，親愛的！」她回應道，把手上的紙條撕得粉碎，丟進馬桶裏冲掉，一切弄妥後，她脫掉身上的袍子，開始打扮準備赴宴。

在整個晚宴中，她顯得格外開朗活潑，她看得出浦安雷很滿意她的表現，當他們回到旅館的套房時，國防部長雷德利上將正等着要見總統，他把浦安雷拉到一邊，低聲說了幾句話，總統聽完後點點頭，對薇娜說：「抱歉，親愛的，臨時發生了一點事，我們要先討論一下，我先跟上將下樓，半個小時內一定回來。」

現在，她剛洗完泡沫澡正在擦乾身子；浦安雷就要馬上進來了，她擦上藍莉最喜愛的香水，對着浴室門後的落地長鏡審視着自己的赤裸的身體，那是一付美麗的身材，有絕對的吸引力，她不担心浦安雷不喜歡她，也不再恐懼會被識破，却不知道他會如何對待自己的身體，這使她心中不由得有些焦慮。

很快的，薇娜套進一件透明、淺粉色的絲質睡衣裏，她走進臥室，關掉電燈，只留一盞床頭燈，爬上床躺在雙人床的一邊，等待那最後也是最嚴酷的考驗來臨。

她看看時鐘，浦安雷已下去過了一個小時，這比他預訂上來的時間超過許多，必定是有什麼要緊事牽絆住他了。她告訴自己要有耐心等待，而且今晚一定要全心全意的對付他，去愛他，這樣才能使他解除武裝，傾其所有坦誠相告。

五分鐘之後，她聽見開門聲，浦安雷進來後，一邊脫衣服，一邊對她笑道：「老天，你看起來美極了，抱歉我來晚了，可是實在走不開，不過一想到你在等我，而我們馬上就可和往日一樣在一起，我就無法集中精神在工作上。」

薇娜問道：「你累嗎？親愛的！」

「有一點，剛剛在樓下簡直是一場沒有休息的疲勞轟炸，」他對她笑一下說：「不過還不算太累。」語畢他已爬上床躺了下來。

那一剎，她的心幾乎要從喉嚨裏跳出，她的信心開始動搖，辛雅禮的報告看來很完備，但却沒有逐步的細節，她甚至不知道下面幾秒鐘內會發生甚麼事，也不曉得應該是先把身體移向他呢，是等他移過來？

她躺在毯子下朝他移動了一下，根據指示，他應該會先發動，果眞不假，他靠了過來，把手伸到她睡衣的下擺，她依照指示把雙手高舉，讓他脫掉她的睡衣，把它扔到地板上。

「噢！上帝！」他輕呼着，同時彎下身去親吻她的胸脯，並用手愛撫着，她閉着眼睛，靜靜的躺着，一隻手放在他頭上，他開始往下親，手指也順着撫摸下去。輕輕柔柔的撫摸下去，她偷偷的睜開眼一看，發現他完全亢奮起來。

把嘴巴湊近他的身邊，她故意讓自己呼吸加重，她本想摸他的下體，但却忍住了，因為指示上曾警告她不可如此，他趴在她上面，準備要進去，但她根本還沒完全進入情況，她可担心，後來想到先前已經擦了一些潤滑劑才放下心來。

他進入她體內時相當興奮，接着開始有規律的動作，她用隻手臂蓋住眼部，嘴唇微張故作陶醉狀，她想擺動自己的臀部去配合他，使他更興奮些，但想到這些都是指示上所禁止的，便壓抑住了自己，張開眼睛，她看見他扭曲的五官，心想他倒是頗能自得其樂，而她却是毫不帶勁。

根據辛雅禮的指示——你不應採取任何主動或激進的態度，完全依照他的方式去做，他不一定會讓你同時獲得滿足，但事後或會用手來使你達到高潮，這整個過程當中你只要配合他，讓他認為你很滿意便好了，祝好運。

她心裏想：祝好運？辛雅禮，謝了，原來這個藍莉就是這麼一個乏味的床上伴侶。

薇娜可以感到總統的呼吸愈來愈急促，衝撞得愈來愈有力，也愈來愈深入，終於，他達到頂點高潮，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很順利，沒有半點差錯。

休息一會，他離開她的身體，薇娜對他說：「安雷，太好了，眞太美妙了。」

「比以前更好。」他喘着氣說，接着他一言不發地輕撫着她的身體。

薇娜根據辛雅禮所提供的報告，知道浦藍莉即使在這個時候，也會壓抑自己的興奮和刺激感，不會表現得太激烈的。

薇娜心想，眞是笨蛋，決定好好整他一下，接着她發揮了她的表演天才裝出一

股興奮的表情，接着發出一聲叫聲，混身一陣發抖，然後轉為平靜。

「謝謝你，好安雷，從頭到腳都舒服極了，抱我，親愛的，抱緊我。」當他的雙臂環繞着她時，她在心底暗自偷笑，覺得自己是個最成功的女演員。

他環抱她的手開始放鬆，她心想：好，談情說愛完畢，現在開始打仗。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而現在是把三年來所花的心血收回的時候了，可是要怎麼處理才好呢？她警告自己，千萬不可操之過急，但也不能太慢，否則他會睡着了，反正，要問得技巧而自然。

「安雷？」

「嗯！親愛的？」

「今天晚上的感覺，使我眞想每天晚上和你這樣。」

「我也希望如此，但是想到這幾天我們將面對蘇俄進行鬬智，必須不斷的用腦工作，我不敢保證我每天晚上都有這種興緻。」

她整個人翻過身來面向他，而他已平躺在枕頭上，盯着天花板，她謹慎的問道：「我不懂，這次為什麼那麼緊張？以前似乎從來沒有這樣過，而你好像也不會那麼担心過。」

「好吧！我告訴你為什麼！」他說：「我們通常都以實力去進行交涉，這會比較容易，但這次——」他的聲音突然中斷，整個人陷入了沉思中。

「這次，這次怎麼樣？安雷，你別吊我胃口。」

「哦！抱歉！」他說：「這次我們必須虛張聲勢才能取勝，這並不容易，唉！太複雜了，我以後再解釋給你聽。」

她故作生氣狀：「不公平，安雷，別把我當第二等公民看待，我們一向無話不談，分享一切，所以你休想突然改變態度，用大男人主義把我趕回廚房，告訴我你碰到什麼困難了，我要與你分憂。」

「我不是要故意對你有所隱瞞。」他歉意的說道：「實在是因為我太累，而現在又很晚了。放心，我一定會告訴你的，現在先告訴你一個大概好嗎？改天我再詳細解釋給你聽。」

「何必多此一舉呢？乾脆就現在詳詳細細的告訴我好了，我知道這一定是與波恩達有關，而且我們與蘇俄在某方面並不協調，問題是在那方面？為什麼這個問題使你那麼棘手？我想我有權知道任何影響到我的性生活的事。」

他終於妥協，微笑道：「你猜對了！」接着便一本正經的把波恩達的情形告訴她，當她聽浦安雷肯定的表示美國並未武裝波恩達，只是虛張聲勢罷了，並企圖以此來唬住蘇俄，使之在波恩達的勢力不敢輕舉妄動，而維持住目前美國掌握波恩達的局面，薇娜感到一陣寒慄，三年的努力終於有了收穫，只要她把這句話轉告給柯克里，他是穩勝無疑的。

薇娜的手指穿過浦安雷的髮間，她溫柔的說道：「我可憐的心肝，難怪你這麼煩惱呢！」他握住她的手腕，親吻她的手說：「還好，你一直是那麼善解人意。」

「謝謝你，好安雷。」她為了確定美國的態度，決心再試着套套他的話，她裝出一副不解的神態說：「可是還有一點我不懂。」

「什麼？」

「難道說萬一蘇俄知道我們是虛張聲勢，發動攻擊，我們不能就搶先一步把軍備空運給波恩達政府，幫助他們對抗蘇俄的勢力？」

「可以是可以，但實際上我們不能這樣做，這樣只會粉碎我連任的希望，等我們回家後把最近的民意測驗拿給你看，你就明白了，也正因如此，我們除非等到最後一刻，否則絕不可輕易採取行動去拯救波恩達。」

他停頓了一下，又說道：「還好，蘇俄並不知道我們的做法，他們如果知道了，立刻便會發動當地的反叛軍入侵波恩達，不到一星期，波恩達將會陷入其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自然不肯簽下我們所提議的『不干預政策』，他們會使這項會談流產。」

「你能確定蘇俄不知道這件事？」

「他們當然不知道，而且永遠也不知道，這也就是我們勝利的秘訣，現在你知道我的心事了。」

薇娜眞是興奮得不知如何是好，她終於得到了這個關鍵性的情報，成為全球第一個知道他最大秘密的俄國人。

「安雷，我們會勝利，是不？」

「當然，如果我們的牌打對了，繼續成功的虛張聲勢下去，那我們便贏了。」

她心想：「作夢，你才是輸定了呢！」她打個呵欠：「安雷，你不知道你這樣讓我分享你的秘密，使我心裏有多舒服，至少現在我了解了你的艱苦了。」她舉起一隻手肘壓在頭下面說：「晚安，親愛的，」她吻着他：「謝謝你給我這麼好的一個夜晚，把那些煩惱都忘掉了，趕緊睡覺吧！」

「晚安。」

「甜心！我們最好都能多睡點。」他把毯子拉過肩頭，準備入睡，她爬下床去服安眠藥，把燈關掉，然後再摸黑回到床上。

她平躺着，等着吞下去的安眠藥發生作用，這時候他已經在打呼嚕了，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很快睡着，因為她實在太興奮了，恨不得能夠把今晚的成功告訴每一個人。

她想到自己下一步應該去聯絡衞福瑞，讓他去通知賴百瑞安排她與柯克里會面，到時候，衞福瑞會去找一部車來載她一個人去倫敦郊外十公里處一個廢棄的機場，柯克里與柴可夫斯基將軍將會在那兒等她，等到她把浦安雷總統所說的話轉告給他們，她就可以登上安排好的飛機回到莫斯科，這個同時，浦藍莉也會同時飛往倫敦。

和柯克里一樣，薇娜也將會擁有屬於她自己的成功勝利，全蘇俄的人都會把她當成一名女英雄來看待，對她歡呼，對她崇拜。

在毯子下伸伸懶腰，她似乎不會像此刻那麼快樂過，她心日中暗忖：「費薇娜，你將是蘇俄的女英雄，傳奇性的人物——」想到這兒，她知道自己今晚將會有個香甜的夢。

（未完）

太空爭霸戰之三

海底魔球

羅唐納・文

唐龍負起一個秘密任務，夜盜風火輪，已經得手，因爲他不懂得駕馭，風火輪降陸不久，便即爆炸，風火輪上面三個人，即是阿拉伯酋長薩波，唐龍以及羅美莎，僥倖逃出生天，可惜前路茫茫，危機四伏。



神秘豹公爵

唐龍究竟係個英雄人物，臨危不亂，就算他已經走到快要呼吸停息，仍然可以壓制自己暫時靠在樹根下面休息，身邊的人當然係羅美莎。

就在那時，突然一聲爆炸，好像天崩地裂，不消說，自然是風火輪整個毀滅，兩人僥倖距離爆炸的地點較遠，故此沒有震傷。

他們兩人剛恢復知覺，首先想起的一件事情就是關於地理方面的正確位置，兩人不知道置身何處，故此他們一定要設法找出一個答案來。

兩人繼續走動，那時天色還沒有發亮，在沉黑中，遠遠看見一些光亮，他們兩人以爲那是燈光，有燈光的地方多數係有人居住，於是放胆走到那邊去。

百忙中唐龍還記得起逃出風火輪的酋長薩波，這傢伙非常勇猛，必須步步爲營，他走在前面，羅美莎跟隨在後，不過，這樣做仍然無法避免薩波的偷襲，果然不出所料，薩波就在前面不遠的一株大樹後面躲着，等候兩人走過，出其不意的飛撲過來。

如果他向唐龍襲擊，唐龍就算在極度危急當中，仍有辦法自衞，不過他向羅美莎襲擊，那就不同，她在徒手戰鬥方面是屈居下風的，當然鬥不過薩波，唐龍聽到羅美莎驚呼之聲，轉身一望，薩波已經把手上纏着尖刀的一條臂膀向他劈下來，非常快速，看來她是難逃一死的了。眞料不到，薩波還沒有得手，忽然看見一團黑影自樹上飛下來，薩波來不及呼叫，已經喪命，唐龍看清楚才知道那是一頭黑豹。

黑豹救了羅美莎，就像一隻大貓似的蹲下來，非常馴服，這樣子的黑豹似乎是受人豢養的。

唐龍驚奇不已，定眼看時，他發覺前後左右一共有四頭黑豹，所有黑豹都像是寵物似的馴服。

黑豹就在身邊，當然他們兩人無法移動脚步再繼續向前行走，羅美莎撲到他的身上，緊緊的貼着他的胸膛，喘息着說：「幸虧那頭黑豹，否則，我早已喪命，看來那些黑豹一定有人豢養，看來有如大貓，牠的主人是誰呢？」

唐龍還沒有回答，已經有一個聲响由陰暗的林木中飛出來，說：「小姐，你講得對，黑豹確係有人養活的，牠的主人就在前面不遠的一座別墅裏面恭候，島上的人都認識他，尊稱他做豹公爵。」

跟着看見一個打扮得很齊整的僕人走近，這傢伙體型高大，看來一定是精於武功的，唐龍只係寥寥數語，已經覺得有些不妙，被稱做豹公爵的人必然是個不尋常的人物，再者，他自稱這個地方是一座孤島，把主人稱做豹公爵，看來又是不尋常的了。

不管怎樣，黑豹救了羅美莎，當然不會傷害他們二人的，於是唐龍就向羅美莎打個眼色，說：「我們有些餓了，希望碰着一個十分喜客的公爵。」

壯健的僕人說：「我喚做阿安，你說得對，公爵正在準備酒肉以及許多精美的茶點，任由你們享受。」

唐龍跟羅美莎給這個僕人帶着，過了一會，眞的抵達一座西班牙式建築物，雖然唐龍沒有看清楚附近的地形，只是偶然看看黑暗中的樹木，又再到這座宏偉的建築物，呼吸到海洋的氣味，他已經知道這個荒島係給巨大的海洋包圍。

不管唐龍怎樣想，他的一雙脚已經自動走向前面，稍爲走近，就看見另有兩個僕人穿了制服，在戶外恭迎。

西班牙式的建築物，一向都是如此，在大門外邊必有一個露台，有四條石柱伸到高處去，看來十分壯觀，大門是打開了的，屋裏燈火明亮。

唐龍給三個人帶領到大客廳，剛坐下來就有些不尋常的感覺，因爲那個客廳非常富麗，四邊牆壁都掛滿了名畫，另有非常珍貴的銅像，看來一定是名手的精心傑作，地面還有很厚的地毡，望到天花板，也是有藝術雕刻品，燈光也經過很精心的設計，然後分別投射向四方八面，使客人坐在客廳之內，有如置身於皇宮，那種豪華的氣派，足以反映出豹公爵來頭不小。

唐龍跟羅美莎剛剛坐下，便有人推着承滿了食品的手推車，分別由幾個美麗的少女推到眼前來，有人斟茶，有人斟酒，十分慇勤的侍候他們，有如上賓一般。

黑豹早已給僕人帶走，唐龍喝了點酒，心情興奮，看看羅美莎，她跟畫上的美女同樣嬌艷，不覺微微一笑。

兩人不想開口，只是默默的進食，稍停，有一個壯健的中年人從內進走出，向他們兩人打個招呼，說：「我剛才的僕人阿安已經把我介紹兩位認識了，我喚做豹公爵，這個孤島的確是我的產業，但係它是三百年前由皇帝封賜的，幾乎在地圖上面找不到它的名字，準確的說法，它是中美洲附近叫做安德羅斯羣島裏面的一個，這個島就叫做豹島，難得有貴賓降臨，故此我非常高興的欵待兩位，如果有甚麼地方怠慢，請兩位原諒！」

果然不出所料，豹公爵眞係十分喜客的人，每一句話都講得非常漂亮，正如他的儀表一樣，一望就知道係一個正直高貴，而且有些傲慢的上層社會人物，唐龍站起來跟他握手，自我介紹，又把羅美莎的姓名說出來，跟着說：「我們兩人因爲沉船然後逃到這座孤島，如果你沒有說出它的名字來，我們還不知道它喚做豹島，剛才看見了幾頭黑豹，非常勇猛，大概是豹公爵的寵物了，難得有這樣慷慨的主人，我由衷的感謝，倘若有甚麼地方可以效勞，請你不吝賜教。」

豹公爵坐下來舉杯祝賀，跟他們兩人喝一杯綠色的酒，笑了笑，慢慢的說：「兩位不要編造故事了，你們兩人必然是從風火輪逃出來的，本來我很想你們兩位帶我到風火輪跌落的地方看看，因爲我担心這一個飛行怪物焚燬之後有輻射綫散播，故此，這個願望留待明天再看。」

唐龍有些驚奇，說：「豹公爵，你安然的坐在別墅之內，怎會知道空中有一個風火輪，而又墮地焚燬呢？」

豹公爵說：「因爲黑豹殺了薩波，這傢伙一向是管理風火輪的人，除非風火輪就快炸毀，他決不會逃走。」

唐龍說：「那就不單是多謝你誠意欵

客了，還要多謝救活羅美莎一命。」

就是如此，他們談得愈其投機，豹公爵說：「唐先生，以前有一套恐怖的影片，叫做荒島怪人，它描寫一個科學家住在荒島裏面，凡是碰着英雄人物從沉船的災難中逃生，游泳到荒島來，就歡迎他做貴賓，我就是這種人，今晚你已經有多次的奔波，料想你一定非常疲倦，請你們兩人到客房休息，明日起床再談，我會把眞正的身份告訴你們，而且保證絕對不會加害你們，因爲你們兩人係薩波的仇人。」

說完他就揮手叫其中一個少女把兩人帶到一間客房歇息。

作爲兩人同住的一間客房，非常華麗，正如客廳一般，有許多名貴的藝術品，就算牆上也有些彩色的浮雕，刻劃出古代英雄美人事跡，單是欣賞壁畫浮雕，以及銅像，已經看花了一雙眼，何況枱上還有用水晶雕刻出來的獅子老虎，又有其他十分出色的熱帶植物擺設呢？更加美妙。

少女走開之後，唐龍就縱聲大笑，說：「羅美莎，人生眞的多變，我做夢也想不到，險些死在太空，忽然之間又變成豹公爵的座上客，照情形看，他的確是善意欵待我們的，不必担心，既飽且醉，睡一個痛快，明日再談吧。」

羅美莎情意綿綿的投進他的懷抱，跟着把一個好夢送給他。

捲住潛艇的八爪魚

第二日兩人幾乎睡到中午然後覺醒，洗漱之後，穿上了衣裳，已經有僕人在外邊敲門。

進來的是阿安，他很有禮貌的說：「主人在小客廳恭候多時，請兩位到那邊去吃些早餐。」

唐龍笑了笑說：「看來應該是午餐了，難得有這樣的好睡！」

過了一會，唐龍跟羅美莎就坐在小客廳，那個客廳另有別的格局，單是那些大廳細房，以及各種名貴的藝術品，已經反映出豹公爵一定十分富有，故此唐龍吃吃喝喝之後，就很鄭重的說：「豹公爵當然不是荒島怪人，或者你想把這一座荒島開發，然後搬到這裏來，橫豎它是祖宗留傳下來的產業，開發它也好，或者你發覺到島上有甚麼珍貴的礦產，亦未可料。」

這句話他暗示豹公爵一定十分有錢，那些財富極有可能就是在地底暗藏的礦產掘出來，不過，這一回他的估計錯誤了，豹公爵微微一笑，說：「我這一座別墅以及許多名貴的雕刻品，都是由一些十分闊綽的朋友捐贈，我有十多個好朋友，他們都很熱心，希望我幹出一番事業來，却又担心我單獨住在荒島太過無聊，於是送給我一些黑豹，健僕，美女，以及許多藝術品，還有酒肉供應，我看來似乎是一個超級的富翁，實際上跟你一模一樣，只係朋友的栽培吧了！」

唐龍肅然起敬，說：「照這樣看，你們一定有一個十分重大的任務，如果你肯把我看做朋友，敬請賜教。」

豹公爵說：「唐先生，昨晚我已經說過，你們係酋長薩波的敵人，那就等於係我的朋友，這句話就反映出我爲甚麼把你們兩人留在這裏，的確是有一種非常重大的任務要交給你們去做。」

唐龍很冷靜的說：「我十分樂意替你效勞，如果有甚麼重要的任務，請你隨意說出來。」

豹公爵說：「暫時還沒有甚麼任務落在你的身上，不過，不久的將來一定有一件事情請你拔刀相助的，如果你急於離去，我可以想辦法把你送到美國去，不過，在你沒有離開豹島之前，我想你看看一些驚心動魄的海底戰爭。」

唐龍說：「豹公爵，你說的是海底戰爭嗎？難道這幾天控制地球上面的兩個大國打起來？」

豹公爵說：「並非如此，這種海底戰爭係多方面的，或者現時沒有正式發動戰爭，但却暗中有人進行，請你們兩位跟隨我到私人建造的科學館裏面看看。」

原來豹公爵不單是一個冒險家，一名戰士，而且係對科學有高度研究的人，無怪他那麼自負，豹島的面積並非很大，居然容納一間規模相當大的科學館，確係難得，奇怪的是沒有甚麼一個國家知道在中美洲有這樣古怪的一個小島，島上有如此厲害的一個科學家。

唐龍的腦海裏面思潮起伏，順着脚步跟隨他走，不過一會，就到達一座好似平房似的建築物，外邊看來平平無奇，走到屋裏，甚麼都沒有，只有一座升降機，顯然是豹公爵口中說的科學館，建築在地面之下。

果然不出所料，豹公爵把唐龍以及羅美莎兩人從升降機降落，到達地面一百五十尺，然後走出來，出乎意外的是兩人剛

剛走出升降機外面，已經看見自己置身在一個光怪陸離的大廳，那個大廳有許多玻璃缸，好像養熱帶魚似的，缸裏沒有水，却有許多種研究科學的用具，包括曲頸瓶，漏管，冷凝器，以及其他研究物理化學的必須科學儀器，看花了兩人的一雙眼。

海豚炸彈難敵魔球

大廳當中有一條闊大的通道，可以通到更深的地方，走到第二進的另外一個大廳，扭亮了燈光，兩人突然看見一堵牆壁，在壁上有一個巨型水族箱，眞的有水，而且有一條巨大的八爪魚抓住一艘潛艇。

雖然它係塑膠製成的標本，但却非常迫眞，看來那條八爪魚起碼重三噸，至於被它抓着的潛艇，並非特別長大，只係細艇而已，故此它鬥不過八爪魚，除了電影鏡頭，從來沒有看見過如此巨大的八爪魚，居然有本領把潛艇抓住，因爲那條八爪魚造得十分逼眞，故此，唐龍看了也對牠發生興趣。

兩人站着看時，豹公爵在旁很冷靜的說：「唐先生，你會看見這一條八爪魚，在你想像中恐怕世界上沒有這樣巨大的魚，但在事實上，不止是有一條八爪魚出現過，跟潛艇決鬥，還有許多條八爪魚，那些恐怖而且巨大的魚類，就在墨西哥灣到中美洲那一帶的海洋深處，在地圖上看，這一個海就叫做墨西哥灣，看來平平無奇，實際上却有許多奇聞怪事發生，你們也許聽見過有海底森林吧？它就是墨西哥灣的特產，由於那邊的海底植物非常巨大，就算是海帶，也有二百多尺長，那些海底



冷血殺手葛倫，左臂鑲了鋼鐵，綽號鋼鐵手，殺了七個美國特務，威名遠播，豹公爵唐龍追殺他，展開一頁單對單的龍虎鬥。

植物跟海帶交纏在一起，眞的有如一座森林，游泳到那邊去，往往給它抓住，莫名其妙的喪生，巨大的八爪魚就在那邊海底生長。」

唐龍說：「如果那些八爪魚大量繁殖，可能給潛艇一個重大的威脅，比較海豚更兇。」

豹公爵有些詫異，向唐龍望了一眼，說：「爲甚麼你單獨提起海豚呢？是否你已經知道海豚炸彈這種秘密？」

「海豚炸彈已經不是重大的秘密了，不過初期它係高度秘密的，美國知道蘇聯大量製造僅有三千尺長的小潛艇，隨時包圍美國海岸，艇裏的戰士可登陸作戰，而且能夠同日在五百多處海岸登陸，防不勝防，故此，海軍當局呈准國防部撥出一處海面，大量繁殖海豚，由於海豚能夠聽得懂一個人的說話去做出各種表演，叫牠游泳到有潛艇的地方，拚死向潛艇撞擊，同歸於盡，海豚仍然很樂意去做，因爲海豚身上纏着二百磅的海底炸藥，一隻海豚等於一個炸彈，或者可以把它說是水雷，總之，背負二百磅炸藥的海豚碰着潛艇就一定全部毀滅，人和魚以及潛艇在海底爆炸，如果用幾千隻海豚分別背負炸彈，佈下防綫，蘇聯的袖珍潛艇未必能夠闖進美國的海岸來，不過，這種秘密給蘇聯特務獲悉，就無法實現，因爲養活一頭海豚，而且牠必須聽話，樂意送死，就必須在海豚僅有三幾個月那麼細小的時候開始訓練，起碼要訓練兩年，海豚成熟，變成了相當巨大的壯健海豚，然後發生作用，由於養活海豚加以繁殖的海面，必須佔地幾百畝，岸上以及海上都有專人負責，又要提供一大批適合海豚吃的食糧，那就無法掩飾，隨時給特務破壞，海豚往往養到八九個月忽然之間喪生，死因極端神秘，故此美國當局受到困擾，說不定另出奇謀，養活大批巨型的八爪魚。」

豹公爵嘆息了一聲，說：「唐先生，你眞是聰明，本來所有魚類無法將自己的身體變成幾倍那麼巨大仍然能夠生存的，只係八爪魚例外，因爲八爪魚全身沒有骨骼，叫做軟體動物，表示牠渾身肌肉可以繼續發展，最大的八爪魚已經有一百磅過外，將核子沁入食物裏面，讓八爪魚吃，牠會一代代的繁殖，每一代叒比上一代巨大，很快就有如此厲害的八爪魚製造出來，如果蘇聯特務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可能想辦法破壞，但却無法知道美國當局在甚麼地方養活巨型的八爪魚，照我所知，既然墨西哥灣的深海有巨大的八爪魚出現過，跟潛艇決鬥，大概八爪魚的巢穴就在稱做海底森林的一個地方。」

唐龍說：「就算有這種事情，跟你有甚麼關係呢？如果美蘇突然爆發一場非常可怖的戰爭，你站在那一邊呢？」

豹公爵搖了搖頭，說：「你說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信不信由你，若有這種戰爭爆發，不單是兩個大國打得非常殘酷，人口有百份之九十喪生，地面上籠罩着氫彈爆發之後留下來的輻射綫，無法生存，甚至許多國家都受到波及，到了那時，說不定整個地球毀滅，我們料定在三幾年之內就有這麼一天，故此趕快製造一個巨型的金屬球，索性把它喚做魔球，這種球體之內有足够的面積容納幾十個人住在裏面，任意吃喝，活三幾年然後走出來，等於住在另外一個星球之內，我們現時已經把這個海底魔球製造得七七八八，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帶你去看看它。」

唐龍當然想看，羅美莎更加想看，於是兩人不約而同的提出這個請求，豹公爵欣然點頭，說：「魔球就在前面不遠之處，我可以帶你們去看看它。」

唐龍充滿了好奇心，跟隨豹公爵走到距離八爪魚仿製品大概一千碼左右，便即發覺前面眞的有一個巨型的球，由於球體外殼由一種跟銅相似的混合金屬製成，故此在强光照映之下金光閃閃，非常美觀。

這個球有六十尺那麼長，看來有如美國式足球，頭尾兩端較細，中間闊大，故此可以容納許多東西，包括人和食糧，如果這個魔球製造成功，躲在球裏，眞的可以避過核子彈的襲擊！

只是站着看看，唐龍已經非常佩服，衝口而出的說道：「多麼美麗的一個金球呢？」

羅美莎說：「看來它眞的是用黃金製成，是否如此呢？」

豹公爵哈哈大笑，說：「如果它用黃金製成，相信在海底三千尺之下，已經給海水壓扁，怎能保護球裏的人呢？」

唐龍覺得相當詫異，因爲那個神秘的豹公爵很快就把他看做知己，無所不談，他很想將自己的心事說出來，懇求豹公爵讓他跟羅美莎離去，但却不敢開口，他一直都是守候着適當的時機然後把這個願望說出來，故此他小心的跟豹公爵交談，沒有發表任何意見。

豹公爵的臉型體態似乎屬於非常剛強的人，不過，茶餘酒後交談，却顯出他很有風度，而且很想結交一些新的朋友，看來這傢伙沒有惡意，故此唐龍也逐漸減少了防範之心，那天在很平淡的情況之下度過，下午豹公爵帶他們兩人在那個荒島風景優秀的地方看看天上的雲，也看看海上波濤洶湧，突然豹公爵有意無意的說了一句：「雖然我略有成就，不過，整天把自己關在一個荒島裏面，等於關在一個大監牢之內，有時我覺得這樣做，簡直是自討苦吃。」

唐龍安慰他，說：「公爵，你不要這樣說，有許多人崇拜你，羨慕你！」

那天的黃昏，他們三人就在小客廳裏面進食，偶然也交談幾句，由於空閒的時間太長，故此吃的時間也長，喝了點酒，然後分別離去，晚上九點多鐘，唐龍就跟羅美莎回到房間休息。

唐龍很少這樣早就上床睡覺，加上了心事如潮，他實在無法睡着，對羅美莎說：「我要起床走走，你單獨留在房間裏面吧。」

羅美莎說：「唐龍，你是絕對沒有機會逃走的，到外邊看看好了，切勿走得太遠，別忘記島上有許多頭黑豹。」

唐龍接納她的勸告，果然在那座園林別墅的範圍之內走動，沒有走出園牆以外，儘管如此，他的行踪仍然逃不過豹公爵的一雙眼。靠近深夜，唐龍仍然沒有回到寢室，突然發覺有人走近，拍了拍肩膊，他疾忙轉身，望了一眼，說：「豹公爵，原來是你！」

豹公爵說：「一個人單獨在荒島裏面過活，往往失眠，我已經有這種習慣，想不到你這樣快就是如此，爲甚麼你睡不熟呢？如果你有甚麼心事，不妨說出來。」

唐龍毅然說：「實不相瞞的說，我非常喜歡你，而且喜歡這一座荒島，不過，叫我長期留在這裏，那就有點失望，你說過的，或者會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希望你把它說出來，我完成了任務之後，便可自由離去，這樣子交換好不好？」

豹公爵哈哈大笑，說：「唐先生，你非常爽快，我眞的喜歡有一個像你這樣聰明爽快而且又能幹的朋友，既然你這樣說，我不妨把我的想法說出來，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一個仇人，至於我，却是永遠忘不了一個人的，他的綽號就是冷血殺手，本來的姓名喚做葛倫，羅馬人，投靠沙地阿拉伯人之後，就變成沙漠裏面最冷最殘酷的殺手，我跟他有仇，這一段仇恨是怎樣種下來的呢？不必向你解釋，我只是渴望有人能够代替我把他的頭顱割下來，我給你十天的時間，你能否辦得到呢？」

唐龍苦笑一下說：「如此茫無頭緒，走遍天涯海角去找尋一個喚做葛倫的人，實在不容易，十天的期間似乎太短了。」

豹公爵說：「對別人來說，這個期限恐怕太短，對你來說已太長了，因爲有許多人帮忙你去找尋這個不尋常的人，坦白點說，我早已知道你是美國聯邦統計局中的人，而且係太空秘密武器研究組裏面的人，有雙重身份，如果你向他們說出葛倫的特徵，照我看，聯邦統計調查局必有此人的檔案紀錄，相信他逃不過美國特務的一雙眼，很容易把他找出來，只要你知道他的行踪一定有本領取他的性命，讓我告訴你，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子具備一種奇特的秘密武器，他的身體裏面全部正常，只有左手例外，左手的前臂已經齊根切斷，他裝置有一隻假手，乃係鋼鐵製成的，他本身有高超的槍法，武功超卓，再又加上了一隻鋼鐵手，當然更兇，相信有許多人敗在他的手上，無論如何，美國特務一定跟他交過手，而且死了許多人，至於你找到他，怎樣能够把他殺掉，相信聯邦特務調查局裏面有人替你安排一切，不必担心，要說的話都說完了，最後，我只有一句，希望你明天動身，你的同件羅美莎小姐暫時留在荒島裏面，直到你回來把她帶走爲止，別忘記如果沒有葛倫的頭顱，不要回來，還有一點，我雖然給你十天的期限，但却可以讓羅美莎小姐活到二十天之久，假如你在第二十一天然後到這個荒島來，你沒法再看見她了，所看見的只是一座墓。」

事前唐龍沒有想到豹公爵出言如此冷漠，他到底是個有經驗的人，知道公爵的話有如軍令，無法抗拒，故此毫不考慮，立刻回答：「好的，聽了你這番話，我可以安心睡覺了，明天甚麼時候動身呢？」

豹公爵說：「當然是愈快愈好，只要你睡醒，打個電話給我，我就會派直升機到這裏來，把你帶走，任由你在附近那一個機場降落，轉乘航機回到美國，照地圖看，最爲接近這裏的一個機場就是海地機場，據我所知，海地機場早上十點半鐘有一班機起飛，直抵加州，如果你認爲一切同意，我就讓你搭這一班機出動。」

唐龍很冷靜的說：「我一切同意。」

從海地的機場起飛，還沒有入黑，已經抵達加州，轉乘直升機飛往死亡谷，再入美國的太空基地，這一切活動都是很順利的，入黑之後，唐龍已經置身於地面之下二百尺的總部。

雷多拉博士歡迎他，非常興奮的說：「我們憑着人造衞星的訊號，知道有一件飛行物體由太空降落，抵達地球便着火焚燒，那個地點在中美洲許多個荒島當中的一個，已經派人搜索，眞是想不到，你居然能够安然的回來，羅美莎呢？她是否喪生？」

唐龍聽了，說：「我想喝一杯黑咖啡，提一提神，把我們盗取風火輪之後所發生的一切變化說出來，眞的好像小說那麼曲折，信不信由你，在許多個荒島裏面，有一個叫做豹島的地方，風火輪就在島上墮毁，羅美莎跟我逃生，險些死在黑豹的爪牙之下，幸而豹公爵把我們救回來，可以說他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不替他做一件事，關於風火輪，我完成了任務，總算毁滅阿拉伯的一種秘密武器，不過，我身上的任務非常古怪，實在不容易把它完成，如果沒法辦得到，把那個綽號冷血殺手的葛倫捉住，割了頭顱送給豹公爵作爲賀禮，羅美莎就會喪命，故此，我沒法不請你派人帮忙替我找尋葛倫的下落。」

雷多拉博士的眉毛往上一揚，說：「我最喜歡跟國際特務裏面的高手過招，照情形看，荒島的魔王也無法把葛倫制服，相信這傢伙一定有甚麼了不起的本領，你

姑且把他的特徵說出來，如果他案底留在聯邦統計調查局裏面，跟美國特務交過手，在一個鐘頭裏面，我就可以把關於他的資料告訴你，或者其中有一部份係影片，暗中偸拍他的活動，對你更有帮助。」

唐龍十分興奮，說：「好極了，雷多拉博士，請你立刻替我進行此事，我希望眞的親手把葛倫頭顱割下來。」

三十分鐘之後，已經有許多關於冷血殺手葛倫的資料從聯邦統計調查局檔案調查組裏面抽出來，用無綫電透過特殊的感光板拍到太空秘密基地，故此，唐龍跟雷多拉博士可以坐在總部裏面從三十六寸的感光板看到所有記錄。

豹公爵說得對，冷血殺手葛倫只有一隻手，左手係用非常靈活的鋼鐵製成，這傢伙如果單對單的作戰，等於握着鋼刀，甚至大狠狗也不是他的敵手，不過，最可怖的地方並非鋼鐵手，而係他非常善變，有經驗豐富的殺人技巧，他曾經七次跟美國最出色的特務交手，結果美國損失了七名高手。這傢伙的幕後人確係沙地阿拉伯王，可以說是沙漠裏面最出色的一個特務兼殺手，至於他最近一次在美國出現，只係三天之前，他曾經在賭城拉斯維加斯裏面一間房出現過，看來他決不會無緣無故的走到美國賭城來，此行一定負有很重大的任務，說不定他想暗殺一個甚麼政壇上的知名人物。

上述的報告係電腦透過檔案調查記錄在感光板上面顯示出來，還有十多幅照片，那些照片包括正面側面，以及鋼鐵手的大特寫鏡頭，所有照片都是屬於葛倫本人的，那些照片跟唐龍在豹島裏面書房看到所有關於葛倫的紀錄以及照片一模一樣，證實這些調查紀錄非常有價值，如果葛倫沒有離開加州，相信不出十天功夫，唐龍一定能够把他抓住，故此，唐龍十分興奮，向雷多拉博士望了一眼，說：「多謝你的帮忙！」

雷多拉博士想了想，說：「唐龍，並非我把你的實力估計得太低，事實上冷血殺手葛倫，橫行國際的特務，明爭暗鬥，佔盡上風，或者他背後還有人與他並肩作戰，如果你單人匹馬出擊，必然屈居下風，我的意思就是讓情報組裏面的人帮忙，可以派出十個，五十個，甚至一百個人跟隨在你的背後。」

唐龍聳了聳肩，說：「雷多拉博士，你忘記一件事情了，我們直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在甚麼地方！」

獨闖鬼影谷

他們談到這裏，雷多拉博士忽然很鄭重的說：「唐龍，我知道你的中國功夫甚好，如果單對單的作戰，未必打輸，不過，對方係特務的高手，渾身武藝，而且有許多種含有科學的暗器，防不勝防，你單人匹馬出擊，恐怕有失，我想派人協助你一臂之力，又怕對方識穿，弄巧反拙，此外，你一向喜歡做獨行俠，不需要別人帮忙，故此我打消這個主意，只係在特殊的地點裝設一些機關，把他擒獲，你必須懂得這一點，我會給你一個地圖，如果你追到羣山的荒谷，你一定要設法把他誘到地圖上指示的十八個地點，那些地點必係一塊圓形的石頭，你走到那邊，向他擺出姿勢，表示決鬥，他追過來，他的脚步剛剛踏在圓石上面，你就飛奔，他立刻便會打輸。」

唐龍說：「我知道科學家有許多出奇制勝的方法，是否在那裏裝置機關槍陣地呢？」

雷多拉博士說：「並非如此，關於這點，乃係深層的秘密，我不想把它說出來，總之，你務必把他誘惑到圓石上面，只要他踏脚上去，你就會打贏，不必跟他交手，地圖上面十八個地點，你一定要把它看完又看，緊記在心，言盡於此了，你何時起行？任由尊意。」

唐龍急於要救羅美莎，希望在十日的期限之內完成任務，把冷血殺手葛倫的頭顱割下來，故此，他只是在地下的太空署總部休息一晚，翌日早上立刻啓程。

唐龍對於萬里緝兇的經驗十分豐富，總是抓緊綫索追踪，只要是極微細的一條綫索，如果有用，便即發生效力，故此他不必多問，既然他知道葛倫在賭城拉斯維加斯城的一間酒店出現過，當然先到該處查探。

唐龍以普通遊客身份出現於賭城，在金蛋酒店裏面的餐廳吃餐，然後借故跟侍役閒談，唐龍有意無意的說：「賭城本來非常繁盛，八間酒店都是一早就客滿的，不過，近年有些不同，只係凱撒酒店特別出色，隨時客滿，其他的酒店就有些差別了，金蛋酒店上面是否很容易找到一個房間呢？」

侍役說：「你有所不知了，美國所有地方，凡係遊客喜歡到的一處，就要明白這一層道理，多付小賬，想找那一間房都辦得到，甚至房間裏面有客，也有辦法請他搬走……」

侍役只是說到這裏，唐龍立刻拿出一張鈔票，說：「這裏一百元請你拿去，我要的是八一八號房間。」

侍役見財開眼，一口答應，不過，他有點懷疑，問：「爲甚麼你特別注意這間房間？」

唐龍說：「我並非注意這間房，只是想找這間房的管房而已，如果你跟他熟識，那就不必一定要這個房間，你替我請他下來跟我談談，我已經滿意，這一百元是給你做見面禮，日後還有許多事情請你帮忙。」

侍役笑了笑，說：「先生，我眞的想不到你要我帮些甚麼忙，照一般情形來說，需要我帮助的人，或者是找靚女，或者是想到紅番區風雷谷那邊找尋失落的金子，此外……」

唐龍用一句話截斷他，說：「對了，我給你說對，我眞的有把握在那邊找尋三百年前墨西哥人埋藏下來的金條。」

侍役當然不信，不過，他拿了鈔票，就要立刻進行，因此不再多問，三十分鐘後，他把一個非常精明的中年人沙路加利帶來，介紹過之後，便即借故走開。

唐龍十分爽快，還沒有開口，已經將五百元的美鈔放在枱上，說：「不管你知道的秘密少到怎樣子，或者全無所知，我仍要送你一點錢，我想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一個星期之前，我跟一個同伴約好，在

這裏見面，準備前往紅番區的深崖絕谷找尋失落的黃金，你自然不相信，不過，我是深信不疑的，由於我跟那一個同伴事前講得清清楚楚，怎料他比我先到，看來他已經到風雷谷，這傢伙很容易辨認，因爲他的左臂前半截是用鋼鐵接駁的，綽號鋼鐵手，我想知道這傢伙是否向風雷谷那邊走，你不必替他遮瞞，因爲有人已經看見過他住在八一八號房間。」

沙路加利聽了，哈哈大笑，說：「先生，讓我先行多謝你的賜惠，這五百元我收定了，因爲我曾經跟他交談過十五分鐘之久，還帶他到一個三代以前曾經在紅番區住過的白種人，這傢伙老到講話都沒有氣，但却可以講得出當年他所見的情形，他認爲確有傳說中的藏金，可惜他忘記了如何尋找，只是隱約地知道在風雷谷的南方，至於你說的那個老友，聽了十分高興，還送我一千元的酬勞，跟着他就離去，看來他一定是想比較先一步的抵達風雷谷，把金礦找到，不過，我要提醒你，如果你糊裏糊塗的買了一張羊皮地圖，上面寫了許多圖形文字，如獲異寶，以爲它可以帶你到那邊，突然變成了巨富，那就太過樂觀了，坦白點說，每年揸住羊皮地圖前往紅番區尋金的傢伙，在我的眼中看來，起碼有二百個過外，他們全是空手而歸，有些人連性命也失去，煞是可憐。」

唐龍聽了很是興奮，說：「沙路加利先生，多謝你的指點，我想再給你一千元，請你把我帶到那個老翁前面。」

唐龍說完再拿一疊鈔票出來，沙路加利伸手接過，說：「先生，你眞是財神一樣，希望你比葛倫早些把金礦找到。」

唐龍聽了，猛吃一驚，說：「你說的鋼鐵手眞的是署名葛倫嗎？」

「是的，每個人都有姓名，葛倫有甚麼稀奇呢？」沙路加利說。

唐龍聽了，沒有做聲，很快唐龍就給沙路加利帶到賭城以外向西的一處，那邊有許多破落戶，十分荒涼，果然找着那個老翁。

那個老翁已經有九十多歲，說話也非常吃力，幸而沙路加利站在身邊，可以解釋幾句，唐龍聽得有些明白，只要唐龍知道葛倫眞的向風雷谷那邊走，符合他的推想，已經夠了，別的不必多問。

在唐龍心目中最感到困惑的就是這一點，任何一個殺手決不會把眞姓名寫在酒店註册簿上面，難道葛倫瘋了嗎？抑或葛倫仍有一批助手，看見他的簽名後到紅番區風雷谷會合呢？如果眞有其事，那批人難道眞的走進荒山野嶺掘金，傳說中的金子有三百噸重那麼多，那是墨西哥開國初期一個王爺奴役各人把財富換取黃金，放入風雷谷的，難道眞有這種事情嗎？如果葛倫知道有那一批金礦，可以掘取，當然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辦得到，結集一二十人，不足爲奇，身爲冷血殺手，儘可以把金礦全部運到安全地點，然後將他找來的助手一齊殺掉，這樣推想倒是合情合理的，不過，五十年來沒有人能夠眞的找到那些金礦，這樣推想，太過荒謬了，簡直不敢想下去。

不管怎樣，唐龍在下午兩點鐘，已經準備一切遠行的用具，跟隨着沙路加利向風雷谷進發。

他們很快就到達邊境，沙路加利分手之前，跟唐龍握了握手，說道：「你就快走入劍崖，穿過劍崖就是鬼影谷，再過下去，大概要走一天一夜路程，便到風雷谷，那邊是紅番區集中的地方，一個谷裏面藏着八個細谷，非常險峻，有許多人在那邊迷途，不過，我相信一定不是你，祝你好運！」

兩人就在高地分手，唐龍向斜坡那邊走，很快就隱沒在視綫之內。

沙路加利所說的話確係事實，劍崖雖然險峻，仍有地方走，至於鬼影谷，那是無法想像得到的一些荒谷，除了山深林密，到處都是劍一樣的崖石，還有一種可怖的地方，經常聽到嗚嗚之聲，有如寃鬼夜哭，靠近黃昏，斜陽如血，置身於那種荒涼的幽谷，如果係另一個人，早已嚇倒，不敢再走，唐龍却非如此，他擺好枕頭，準備晚上睡覺，睡前他還喝了點酒。

鬼影谷名符其實，雖然沒有燈光，明月升到空中，可以照見高高低低的崖石，有如鬼影幢幢，此外，白天聽來，嗚嗚之聲，晚上就變成非常凄厲的一種聲響，就像屠場裏面聽到的劏豬聲一樣，唐龍知道那些風聲係經過羣山凹凸不平的石洞所激發出來的呼叫聲，不會傷害任何人，至於鬼影幢幢，只係視綫上的感受，他索性把一切心事抛開，睡到天亮，當作在大酒店房間酣睡。

翌日早上，他剛剛覺醒，喝了點水，吃些乾糧便即上路，原來，鬼影谷是那麼長，大約長有一百二十里，走一天也走不完，不過，他能夠捱得起一晚的考驗，當然可以繼續進行。

冷血殺手突然出現

第三天的夜裏，他憑着聽覺知道岩洞外面有些動物走動之聲，由於他沒有碰到野獸，他可以毫不考慮就判斷那些人一定係紅番，或者是想像中的葛倫以及葛倫的助手，不過，他守住岩洞，任何人走近洞口，就會遭殃，故此他絕不驚慌。

翌日早上，他覺醒之後，繼續向南方走，果然走到風雷谷。

他就算沒有到過風雷谷，也知道這座山谷一定是風雷谷的，因爲到了該處，所看見的高山跟普通的山絕不相同，有如一個個麵包，中間沒有路，屹立在高低不平的地方，細心看看，果然發覺有些比較細小的石塊係圓形，好像圓枱一般，他好像獵狗似的在那種地方俯伏下來，到處察看，又在石上跳躍，發覺毫無異動，引以爲奇，不過，雷多拉博士絕對不會欺騙他，那是他跟葛倫搏鬥的最後一步棋子，他始終把這番話擺在心上，有閒的時候就把雷多拉交給他的地圖看了又看，緊記在心。

他跟着發覺到地圖上面指示的形狀，除了顯出圓石的地點，還可以看到各處大谷細谷相通的山徑，憑着那張地圖，他不會迷途，可是，荒山寂寂，怎樣找葛倫呢？末了，他決心進行更加冒險的勾當，讓葛倫找他。

唐龍在谷中到處走動時候，總是千方百計爬到最高的一處，站在石頂，還要做出許多小動作來，喝水，或者舞手弄脚，

務求引起別人的注意，照他所知，風雷谷是當年紅番給白人殺了萬多人的地方，他們把這些大谷細谷稱萬人墳，平常人不敢走進去，如果有人走到那邊去，就算不是葛倫，這傢伙用望遠鏡看到石頂有人，必然走過來查問，因此唐龍認爲不必追查葛倫。儘管如此，想像中的葛倫是否已經到了風雷谷呢？仍是十分渺茫。

一個人的處境往往如此，到了無可奈何之際，就算僅有一條路走，仍是要走，故此唐龍絕不灰心，第五天的中午，陽光如火，從一塊高崖的絕頂向下邊望，所看見的只是一團霧，那是陽光照射到地面升起來的微塵所構成的奇景，他嘆息了一聲，突然之間，他覺得人影一幌，已經在三十尺外站了一個人，這個人渾身黑色，好像一株大樹似的，但卻突然不動。

這傢伙似乎想唐龍走過去，唐龍却剛剛相反，佯作看不見，兩人在如此僵持的局勢之下捱了一個鐘頭，黑衣人終於忍耐不住，開口說些話，想逗引唐龍注意，這傢伙口中說的話包括許多國的語言文字，很遲然後說到英語，唐龍聽得懂，立刻反問：「你是否喚做葛倫呢？」

這個人搖了搖頭，說道：「我不是葛倫。」

唐龍說：「那麼，你走開吧，如果看見葛倫，你不妨對他說知，有一個人可以做朋友，亦可以看做仇人，在高崖絕頂等候。」



無數科學家研究飛蝶，豹公爵傾全力製造海底魔球，他認爲這種秘密武器比較飛蝶更加有份量。

唐龍這樣說，等於沒有把黑衣人看在眼裏，這傢伙聽了，很不高興，走前兩步，說：「你是誰呢？」

唐龍搖了搖頭。

這傢伙再說一句：「我的手裏有槍，如果你不肯回答我的話，我就發槍射擊。」

唐龍從來沒有屈居下風，這傢伙剛剛閉嘴，唐龍已經緩步走過去，不過，唐龍的一雙手仍是高高的舉起來，表示他絕無惡意，故此，照唐龍推測，對方必然不會放槍射擊。

唐龍說：「我是到來找尋葛倫的，因爲他是我的同伴，準備到這裏掘金，找不到他，我就完了，兄弟，你還是把實情告訴我吧，你是否看見過葛倫呢？」

這傢伙說：「葛倫在風雷谷第三個小谷裏面，離遠你就看見他燒着柴火，似乎做些暗號，我不知道他幹甚麼，只是……」

此人還沒有機會說完這句話，唐龍已經從口中飛出一條毒針來，見血封喉，這傢伙連手槍也沒有機會扳動便即倒下來。

唐龍很冷靜的走過去，看了看他，收了他的手槍，然後把這個屍體用脚踢落深崖，頭也不回的向第三座小谷走過去。

靠近黃昏，果然看見谷中有些烟火冒升。

唐龍走近，站在當眼的地方，大聲叫：「葛倫，我想找你！」

沒有人回答他，但却有一連串的笑聲飛出來，那些笑聲顯示在岩洞特別陰暗的一角透出。

唐龍走過去，只是走了十多步，他就發覺背後有人跟踪，脚步非常細，而且低沉，有如貓的脚，唐龍就地一滾，跟着拔槍，這柄槍就是他剛從黑衣人身上奪來的警探專用手槍，威力甚强。

想像中的葛倫，非常可怕，但在唐龍眼前出現的葛倫，却很悠閑，舉起兩隻手，他好像知道唐龍決不開槍。

這傢伙的左手確係用鋼鐵鑄成，無可懷疑的是葛倫本人，爲甚麼葛倫不做出任何一種反抗呢？唐龍非常困惑。

唐龍不敢走得太近，站定脚步，隔開了十五尺，說：「葛倫綽號鋼鐵手，曾經殺了美國幾個特務，我並非爲了報仇而來，也不是跟你有仇，我只是想知道你爲甚麼跟荒島怪人綽號豹公爵的傢伙有血海深仇。」

葛倫很冷靜的說：「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是，我早已知道豹公爵想派人追殺我，故此我在金蛋酒店的旅客芳名簿簽寫眞姓名葛倫，而且佈下了一個巧妙的陣勢，讓我們的助手沙路加利以及老翁依照原定計劃去做，把你誘惑到這座山谷來，最後的一步棋子就是使黑衣人送命，讓你得到他的手槍，而且用那一柄手槍向我指嚇，爲甚麼我不動手呢？因爲我知道這柄手槍裏面的子彈是空心的，只有嚇人的聲響，決不會把對方殺掉，至於我，絕不急急忙忙的殺你，我很高興跟你交談幾句，因爲我失落了一些無法接駁起來的環扣，想知道其中奧妙，我們兩人就此交談幾句，如果你對我說的話發生懷疑，不妨向我開槍，那就可以證實我所說過的話，全部都是屬實。」

唐龍冷然道：「葛倫，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想知道你跟豹公爵爲甚麼有血海深仇。」

圓石之下另有秘密

葛倫想了想，說：「好的，我把這一宗仇恨說出來吧，我可以向你發誓，我說的全是眞話，故此我很盼望你回答我的問題也是說眞話，坦白點說，我跟豹公爵本來是親兄弟，他喚做葛克，並非同父異母，而是同母異父，他比較我年長三歲，財權在握，後來，他殺了我的父親，還想放

火把我燒死，禍苗是一個美女，我的手在大火中毀了，媽早就病死，孑然一身，我逼於投靠沙漠區的黑虎黨，又再變成特務，本來我是殘廢的人，幸虧科學昌明，醫術進步，我裝置了一隻鋼鐵手，仍可活動自如，以上所說的話就是我們二人結怨的經過，輪到我問你了，他躲在荒島製造一種秘密武器，它是怎樣子的？有人說他已經瘋了，想毀滅全球，是否屬實呢？誰支持他呢？你必須回答我這些問題，並且要說眞話。」

唐龍跟他交談之際，早已立心逃走，不過，逃走之前，唐龍仍要試試他說過的話是否屬實，因此之故，他剛剛閉嘴，唐龍立刻發槍射擊，一口氣發射了三粒子彈，並且是向他胸膛瞄準的，殊不料槍聲震撼，山鳴谷應，葛倫不單是沒有受傷，反而哈哈一笑，跟着飛奔過去，想一把抓住唐龍，慢慢收拾他。

唐龍發覺那一柄手槍沒法取勝，大吃一驚，趕忙拔步飛奔。

他知道綽號鋼鐵手的傢伙果然厲害，他沒有另外一柄手槍了，想打贏鋼鐵手，只有一個辦法，完全依照雷加拉博士的吩咐去做，設法把這傢伙誘到圓石那邊。

他隱約記得起最近的圓石在那個方向，飛奔到那邊走。鋼鐵手沒有施展任何詭計，也沒有秘密武器，只是啣尾窮追，有三次他幾乎抓住唐龍，故此他很有信心，認爲遲早追得上唐龍的，不過，已經踏在圓石上面。

他慘呼一聲，整個仆倒，唐龍及時逃出魔掌控制的範圍，喜出望外。

爲甚麼鋼鐵手葛倫猝然倒下來？他覺得莫名其妙。

他不敢走過去看，只是隱約地感覺到葛倫突然仆倒，可能跌傷，他已經獲勝，怎樣處理受傷的葛倫呢？那是另一問題。

他剛才走了許多路，實在太累了，必須坐下來休息，他索性把一切心事抛開，在距離葛倫不遠之處坐下來。

天色逐漸入黑，圓石跟葛倫結合，變成一團黑影。

夜色更深了，唐龍給一連串震耳的機聲吵醒，看見空中有幾點綠光移動，不消說，那些光點必然是雷加拉博士派來接應他的飛機了，他趕快把强光電筒扭亮，利用一明一暗拍發信號。

果然不出所料，兩架巨型的直升機凌空而下，停在他的身邊。

直升機剛剛停下來，機門打開，立刻有人走出，大聲喝問：「唐龍，你是否仍然活着？」

唐龍趕快回答，一躍而起。

說話的人正是雷加拉博士，兩人在直升機的探照燈投射的光圈之下見面，握手，十分親熱，唐龍第一句說：「雷加拉博士，葛倫躺在圓石上面，看來他受了重傷，究竟他是怎樣子給圓石絆倒的？眞是稀奇！」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道：「沒有甚麼稀奇，我只是在十八處圓石之下裝置巨大的磁石而已，鋼鐵手被磁石吸住，怎能再走？他大概是跌傷了後腦，暫時沒法動彈。」

唐龍再問一句：「那些磁石是否早已裝置下來的？」

雷加拉博士道：「是的，它在三年前裝置下來，借此捕捉紅番的首領，想不到今天它仍然有用，你懂得嗎？我不准你帶槍，你所帶的刀子也是銅製的，腰間皮帶扣也是銅製，故此你不會被磁石吸住。閒話休題了，我們立刻把半死半活的葛倫送到豹島，你一定要同行，我們乘坐這兩架直升機去。」

空中傳來呼嘯之聲

捕捉冷血殺手葛倫進行得如此順利，唐龍喜出望外，那處地方距離豹島不遠，天色剛剛發亮，便可抵達。

直升機在島上降落，葛倫被他們抛棄在草地上面，唐龍單獨走向豹公爵的西班牙別墅，雷加拉博士仍然在直升機上面。

他沒有按動門鈴，已經聽到豹聲，過了一會，門開了，女僕傳送豹公爵的說話，請唐龍入內。

唐龍走了進去，大門關上，豹公爵笑臉相迎，說：「唐龍，辛苦你了，照我看，你一定把冷血殺手的頭顱帶來，它在甚麼地方呢？」

唐龍很冷靜的說：「葛倫的頭顱仍然留在他的身上，至於葛倫本人，却仍躺在別墅前面的草地上面。」

豹公爵臉色一沉，說：「唐龍，爲甚麼你不把他的頭割下來呢？」

唐龍說：「他不是我捕捉的，我必須接受雷加拉博士的命令，請你到草地上面認屍，也許他想見見你。」

豹公爵很冷靜的說：「好的，先讓我看看躺在草地上面的人是誰，再行定奪。」說完，他把唐龍帶到二樓，躲在玻璃門的後面，用望遠鏡眺望。

看了很久，他掉頭向唐龍說：「唐龍，事情有些不妙，我懷疑雷加拉博士不懷好意，你可否把捕捉葛倫的經過情形很詳細的告訴我？」

「當然可以。」唐龍說。

唐龍花掉了十五分鐘把他此行所發生的遭遇詳細講述，反問一句：「豹公爵，你懷疑一些甚麼？」

豹公爵嘆息了一聲，說道：「唐龍，我躲在豹島，傾全力製造海底魔球，只是想逃避毀滅全世界的浩刦，可能因此令到美國太空署的首腦份子發生懷疑，他們以爲我想製造秘密武器，稍爲有機會，他們就想把我連同魔球一起毀滅，假如我走出草地認屍，必會被人用機槍掃射，信不信由你，躲着不肯走出去，仍是有危險的，雷加拉博士已經到了門口，他一定不肯罷手。」

豹公爵說到這裏，忽然有人透過播音筒大聲說話，叫豹公爵快些走出來，否則，他們會攻進去，目的是救回唐龍以及羅美莎。

豹公爵笑了笑，說：「唐龍，你聽到了沒有？他有些不耐煩了，這座別墅很堅固，他們是沒法攻入的，我們走下去看看羅美莎吧。」

說完，他帶唐龍穿過許多地方，由升降機落，直達地下科學館，停在魔球的前面。

豹公爵對唐龍說：「唐龍，羅美莎在魔球的客艙之內，你可以走進去看看她，我始終担心雷加拉博士不顧一切的進攻，必要時我也走進魔球。」

他還想說甚麼，但又無力再說下去，因爲空中透着奇異的呼嘯聲，分明有炸彈投下。

豹公爵臉色一變，說：「我們快些走進魔球，雷加拉博士恐怕下總攻擊令，打算炸毀整座豹島！」

兩人急急忙忙走進魔球，果然不出所料，只聽得外邊一片山崩地裂似的爆炸聲，從四方八面湧起，豹公爵說：「唐龍，你必須記得這一天，雷加拉博士絕不計較你跟羅美莎的死活，他想一下子把豹島炸平！」

此刻，兩人已經置身於魔球裏面，艙門緊閉着。唐龍覺得那個球有足够的力量保護他，當然不必担心，可是，他一想起了雷加拉這種舉動是他引導出來的，便覺得自己問心有愧，連聲向豹公爵道歉。

豹公爵鐵青着臉說道：「這條禍苗伏綫很遠，根本與你無關，我們在船艙裏面吃早餐再談吧，任由他們怎樣進攻，始終沒法傷害我們的，必要時可將魔球駛向深海。」

唐龍一切被動，他的性命握在豹公爵的掌心裏，無話可說，只好跟隨豹公爵走進船艙吃早餐。

雷加拉博士有沒有辦法毀滅豹公爵以及海底魔球呢？唐龍跟羅美莎的遭遇怎樣？留待下期再行奉告。

請留意下期：太空爭霸戰之四「太空堡壘」刊出。

魔教風雲

本文承自第31頁

換言之，齊燕歌是跑了一個大圈子，回到原來的地方。

這一發現，令到石老人放心地噓了口氣。

他明白了齊燕歌一直不還擊，只是退避，不是不敵，而是消耗狄飛龍的體力，保存自己的體力，在有利時機，一擧將之擊殺！

這就是以逸待勞。

而事實上，狄飛龍經過這一輪急攻之後，已氣息急促額上冒汗，脚步已有點虛浮。

這證明他體力消耗得很厲害。

但他仍不自覺，狂笑聲中，再向齊燕歌斬出八十八刀！

但這八十八刀已沒有那樣快速凌厲沉猛了。

可以說有點慢滯虛軟。

這一次齊燕歌沒有再退，量天尺烏芒排湧，如每一下皆是實接硬擋，接下了狄飛龍的八十八刀！

齊燕歌依然氣不喘，臉不變。

但是，此刻狄飛龍却被震得踉蹌退出十多步，長刀虛垂着，臉白氣粗，身軀搖幌不定。

齊燕歌這一次不再留情，也不讓狄飛龍有喘息的機會，身形急速向前衝撲，量天尺幻化爲一蓬芒點光圈，直罩擊向狄飛龍！

狄飛龍確實已內力不繼，咬着牙勉强揮刀封擋齊燕歌迅猛的攻勢。

那密集的芒點光圈甫與刀光相擊，立時將刀光圈罩住。

接將刀光擊散，罩擊向狄飛龍。

狄飛龍跟着口中發出一聲短促的悶嗥聲。

芒點光圈散斂後，齊燕歌持尺卓立不動。

但狄飛龍却一臉痛苦窒息之色，長刀已脫墜在地上，白衣碎裂，瞪着雙目，目光却是空洞洞的，一隻手揑着咽喉，有血自指縫掌隙淌流着。

石老人一見，就知道狄飛龍活不了。

——齊燕歌見此情況，一尺將他喉頭擊穿砸碎。

果然，狄飛龍嘴皮子噏動了幾下，却發不出聲，血却從他指縫中「嘟嘟」冒湧出，踏前一步，倏地仆伏在地上，死狗一樣動也不動。

「便宜了這魔崽子！」石老人躍上前，注視着地上已咽了氣的狄飛龍。

齊燕歌却無言望天。

口無言，目中却有淚。

暫隱竹居

齊燕歌將如意的屍體安葬在小鎭後的一座山丘上。

然後，他與石老人一起回到那毀敗的竹園。

好友李大牛，妻子如意的仇已報了，他現在已了無牽掛，有的只是心中哀痛，他爲了減輕心中的哀痛，及幫助石老人重建竹園，所以決定在山上過一段日子。

× × ×

齊燕歌石老人站在竹園內，滿眼盡是毀敗焦枯的竹樹與萋萋的雜草野花，一片荒凉。

石老人抖着嘴皮子，不知在說些什麼，一臉傷痛之色。

忽然，他的目光一亮，臉上閃現出一絲驚喜之色，低呼一聲，撲向前方丈外的一叢焦枯竹樹。

齊燕歌不知他發現或發生了什麼，忙跟着躍過去。

石老人蹲在地上，雙手抖顫着，輕撫着一棵從竹頭上標冒出的一株鮮嫩的竹芽，口中不斷地低喃道：「還有希望……還有希望……現在是一株竹芽，慢慢地就會像以前一樣，生長出滿園的翠竹！」

雪白的鬍子一抖一抖的，臉上有淚流下。

齊燕歌看見這位滿臉雪白鬍子的石老人如此激動，也看得他心頭一熱，眼睛立時濕潤了。

他連忙仰頭望天，雙目凝視着那湛藍的晴空。

藍天澄明，艷陽普照，和風陣陣，鷹翔高空，齊燕歌頓時覺得心胸爽暢寬廣，對於人生亦再充滿了希望，就像石老人對那株竹芽的希望一樣……

（完）

下期預告（巨型小說）

「玉佛謎」 西門丁著

浦柳·譯

窮兇極惡殺人狂



一月五日四點鐘，校鐘準時响過，諾定咸郡一所學校放學，一班年約十歲上下的學童「砰砰嘭嘭」拍下書枱的活蓋，爭先恐後離開課堂，他們一面呼喚彼此的名字，一面奔出校門，此情此景跟別地學童沒有兩樣。

其中一個學童叫做夢娜，家中共七兄弟姊妹，父親在煤塲採煤，家在陶街，前年聖誕節學期結束，班級主任在她的成績表上批下「聰明伶俐」的評語，詎料新學期才開始，便……

開學第二日，夢娜如常上學，晌午回家吃飯後到學校上課，身穿淺藍色外衫和裙子，棕色外套和一雙小長靴。

陶街離學校僅二十分鐘路程，通常夢娜四時三十分便已返到家中，這日却逾時未回，父母也不着緊，因爲尋常得很，夢娜途經住在附近的親戚家，在親戚家中玩耍以至躭擱了回家時間，已不止一次。

到七點鐘猶未見夢娜，父母開始憂慮起來，他們到鄰居和親戚家中，却遍尋不獲，其中兩個鄰居曾經見過夢娜，但很不巧的沒有遇上夢娜的父母，待他們有機會開腔，已噬臍莫及，九點鐘後，夢娜的父母來到警察局，宣稱女兒失踪。

巴英是該鎮的探長，立時發散人手，四處追尋女童下落，到鎮上廢置那座樓搜索，亦搜過河邊，並截停路上的車輛查問，翌日清晨，巴英率手下來到學校，教班級主任向全班學生宣佈夢娜下落不明，同學之中如見過夢娜，請他們據實直說。

班中有一個十一歲男孩，住在夢娜隔壁，他說昨午四時半至四時四十五分之間，看見夢娜與一男子站在車站附近，那是個中年漢，容貌因其時天色暗沉看不清楚，但男孩說如再見該男子，可以把他認出來的。

一月六日的星期三，巴英等經過整夜奔波，續在鎮上到處查訪，連公共汽車的司機和售票員也問到，此時獲得第二條重要綫索，一婦人與夢娜爲隣，憶述在星期二三點四十五分到四點這段時期，她到學校接女兒放學，看見一個男子站在學校門外，留心着校門，「似乎等待甚麼人出現似的」。

行近時，她突然認出那男子是夢娜家中以前的住客，但彼此並無招呼。

巴英獲此綫索大喜，雖然不能證明甚麼，但祇要有綫索便好，至少不用做盲頭烏蠅到處瞎碰，他立即動身前往夢娜家，問其父母。以前可是有個人住在他們家中？夢娜的父母皺眉說道：「不可能是他吧？」提起這個前住客，他們似露出不滿之情。

巴英追問下，夢娜父母說此住客名叫費樂德，是夢娜姨母的朋友，十五個月前搬來，住數星期因無法繳房錢而遷出了，巴英遂記下夢娜姨母的姓名和住址，她住在雪非道。

巴英來到雪非道，見了夢娜的姨母，夢娜姨母說她與丈夫不見費樂德已有好一段時間，而且也不知費樂德現時的居處，但巴英後來查出她沒有說實話，她不獨每週經常到費樂德家中，前日還跟他聯絡。

經過耐心的盤查，獲知費樂德這個人的底細了，他是一個四十開外有家室的人，但跟妻子分手，前曾入伍當兵，後當修車技師，但由於爲人不甚老實，而且養成暴飲習慣，遭老闆開除了，離婚時，法庭判他負責養育一個私生子。

那時費樂德住在雪非道。但爲了逃避養育之責早已搬遷，而且沒有工開，手頭拮据，待無錢繳納房租時便遷居，前後已數易住址。

夢娜的姨母將房間租他，夢娜且叫他「費叔叔」，但亦爲了老問題而遷走，離去時狀甚憤怒，原因不明，那時是一九三六年的六月，費樂德繼而住在海通村一間老屋裏，並在拖曳公司找了份差事，可惜暴飲累人，未幾又掉了職。

那半殘的老屋位於獅馬路，路爛不堪，又無路燈，地處偏僻，附近祇有三幢房子，還是最近才落成，巴英復到雪非道查問夢娜的姨母，但沒有問出什麼，他唯有到車站偵查，終找到在一月六日的四時四十五分左右開公共汽車的司機，他走樓和鎮至來福鎮這條路綫的，他追憶後，記得當日有一個沒有戴帽，身穿棕外套的小女孩在學校附近登車，而伴着一個中年人，此中年人代女孩購買來回車票，他們在來福鎮的羅夫街下車。

巴英於是到來福鎮辦案，他詢問該處所有拖曳公司，果然有一個叫做樂德的人住在附近獅馬路，那兒離開與懶河會流的水道約五十碼，巴英悄訪該處的隣居，裏面的傭姐說在一月六日看見一個穿着藍衫裙子的女孩站在樂德家的後門，該處附近從來沒有孩童，故傭姐對那女孩甚感奇怪，猜不到是何家孩子，她到後院垃圾桶傾倒烟灰時巧見隣家的後門，那女孩約八歲或九歲，她同時看見隣家主人在院子裏工作。

那時是午時十二點，傭姐對此非常肯定，因她做的是以鐘點計算的散工女傭，那時地方已打掃好，剛要回家，巴英暗忖，這麼說來夢娜在一月六日的星期三，直到午時猶在人世，午時之後却又不明去向，再查問也查問不到結果。

巴英於黃昏來到獅馬路，那所房子如荒屋，屋內黑沉沉看不見一人，他教隨來的部下守住房子，自己到來福鎮邀來更多人手，埋伏四周，巴英與另外三人分別藏身街道上不同的隱蔽處，直等到十一點鐘，各人正冷得有點發僵，一個人影突然由黑暗中走了出來。

巴英相信此人就是他們要找的目標，巴英走出表露身份後，卽對費樂德說夢娜下落不明，問他可知原因，費樂德聽後說道：「我甚麼也不知道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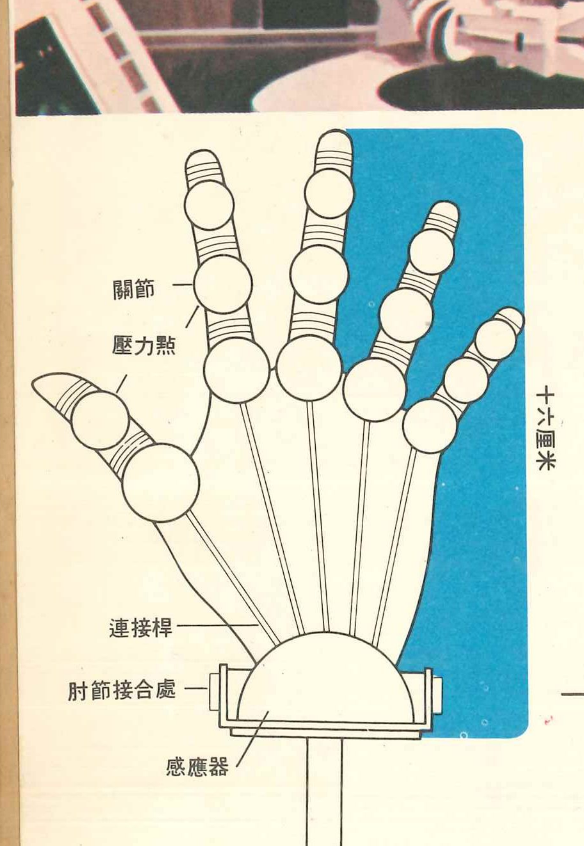
巴英接着問他前日的行踪，費樂德道明行踪後說他與夢娜認識一年多，但甚少見面，巴英將費樂德的行踪與公共汽車司機等人的口供連起來想，心裏已有眉目，那女孩讓費樂德帶走了。祇惜無眞憑實據，唯有以欠付養育費的罪名先將費樂德扣押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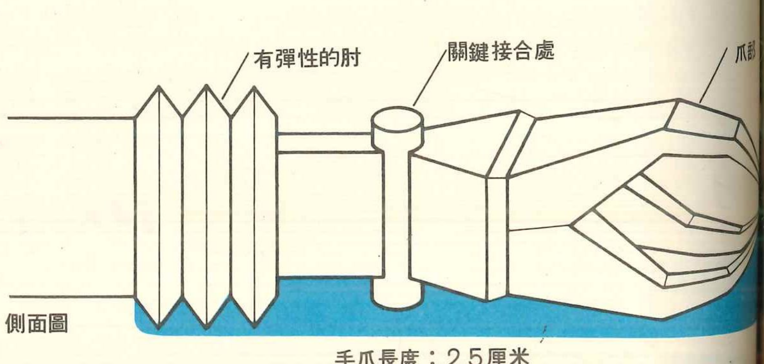
費樂德被扣押時，巴英等人來到他的家中搜查，其家紊亂骯髒，房中置一大床，其餘傢私簡陋，床單骯髒，枕頭下有兩條手帕，一包糖果和一瓶髮蠟，枱上紙張有塗鴉痕跡，後來證明是夢娜筆跡，在厨房的瓷盤上亦有夢娜的指印，並尋獲費樂德當日所穿的衣服送去化驗。

費樂德在院子裏的行動引起猜疑，巴英命人翻土搜查，但無發現，設若那女孩猶在人世，現在何處呢？設若不在人世——巴英的部下莫不如是想，那女孩已遭謀害——却又藏屍何處？鎮上的僻靜地方甚

請參閱本刊
海底魔球故事

這是海底魔球的控制室，綽號豹公爵的船主正在工作，他的一雙手跟普通人無異，他必須用機械手操作，因爲機械手可以舉起一千磅重，同時可以做極精細的工作，又可以避免輻射線直接侵入皮膚，比較用手工作，安全得多。機械手的解剖圖形，另行開列。





多，以及附近那片林子，對於收藏這樣小的一具屍體，當然絕無問題。

巴英又率衆到附近河道水池搜索，挖起水底的泥濘，抽乾水池，連懶河河底亦翻了起來，仍無小夢娜的踪跡，渠道，藩籬和墳場搜遍了，存於車站行李室的盒子包裹拆開察看，還是一無所獲。

遭扣押的費樂德甚麼也沒說，巴英請來各目擊者認人，在車站數人和兩個隣居立即把費樂德認了出來，隨後將失踪女孩的照片製成告示，張貼在公衆地方，又透過電台廣播警方的呼籲，未幾有數人前來報告，曾在公共汽車和街道上看見夢娜與一個男子，歸納所有描述，那男子是疑犯無疑。

至此，費樂德願意供出那日發生的事，他說在學校附近遇見夢娜，夢娜問雪非道的姨母安好，又問姨母才誕生的孩子安好，費樂德聽見她記掛姨母，自願帶她往雪非道的姨母家，他們乘搭六時四十五分的公共汽車，由來福鎭到雪非道，他寫下其姨母的住址和指點如何走法後，他獨自乘車返來福鎭，時間是八時四十五分，回家前還到酒肆買醉，至於其他事，他一概不知。

這份新供詞漏洞百出，巴英自沒有入信，由來福鎭至車站，由車站至雪非道至少二十多里路，路途不短，何況天冷夜黑，任何人也不會讓年僅十歲的女孩獨自上路。

在審訊中，姨母說夢娜已數年沒有到雪非道探望她，夢娜年紀小，不能認路，費樂德自辯說因拖欠養子膳費，怕被人看見將他捉住，故行踪謹慎，但他語焉不詳，前後矛盾。

一月十日被控拐帶孩子罪，疑犯矢口不認。

費樂德還押監牢，準備二月十六日在伯明罕受審，直到三月九日審結，費樂德罪名成立，判七年徒刑，法官最後陳詞說出：「費樂德，你罪大惡極，此判決定你應得的，你如何對待那女孩，她的命運如何，祗有你最清楚，但你隱得一時，隱不了永遠，終有一日水落石出，這一日何時到來，本席難說，但祗要本席在審一日，本席必將你拘留到底。」

那是說，除非案情大白，否則與終身監禁無異，費樂德立即上訴，但遭駁回，他遂瑯璫入獄，巴英等繼續搜索夢娜下落不迭。

× × ×

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的星期日，時爲艮夏午時，夢娜失踪五個月之後，一艘豪華遊艇正在懶河上作逍遙遊，遊艇上的富商及其家人正享受着夏日清風。

華艇徐徐地向下游駛去，來到約克郡南部一浬處，船上人發現一物漂浮河上，原來爲一女童屍體，遊艇立時泊岸，遣人通知警方。

巴英等人趕到，撈起屍體，並教夢娜的父母前來。

他們馬上認出女兒，夢娜穿失踪時的衣服，祗有棕色外套和一隻長靴失落，但第二天在附近河岸泥濘中尋回，驗屍證明遭人用繩帶勒斃後拋進水中。

七月二十九日，將費樂德由牢房押往來福鎭的警察局，控以謀殺夢娜之罪。

第二回審訊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庭。前次審費樂德的法官，此時已因病長逝，未能親看費樂德伏法，但他所說的話已應驗。

開庭首天重審各目擊者的口供，包括夢娜的父母，她的隣居，以及在街道和公共汽車上數人。

第二天由囚犯出庭作供，他否認存心潛伏學校門外，也沒有暗懷鬼胎，祗是偶然經過，却聽見一聲「費叔叔」，他回頭便看見夢娜。

他前次的供詞不變，堅稱夢娜自願隨他走，爲了去看姨母及其小表親，他送夢娜乘搭公共汽車到雪非道車站。

在堂上法官取出拘捕令示之，因他沒有依照判決負起養育其子的責任，法院早已發令將他拘捕歸案。

他口口聲聲說行藏詭秘，怕遭人撞見，倒是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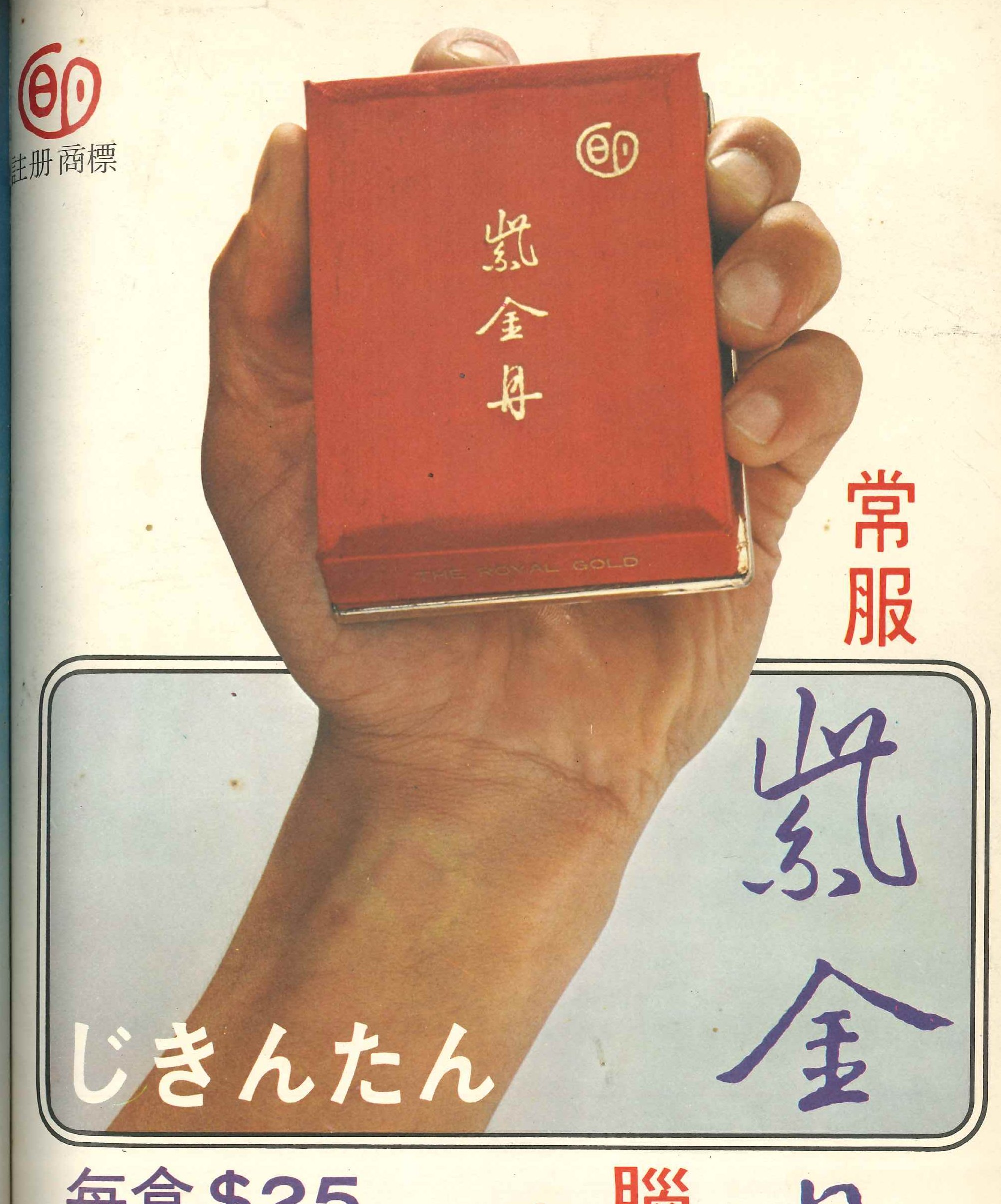
法官問費樂德何以不事前通知夢娜的父母，徵求他們同意後始帶夢娜前往雪非道找其姨母？

他回答時間上來不及——趕不上公共汽車，並說橫豎夢娜到姨母家的，自會跟父母聯絡的了，故不費心，而且他沒有傷害女孩半分膚髮。

陪審團對他的供詞想法不同，經過數十分鐘後，達成一致的裁判，謀殺罪名成立。法官在假髮上戴起黑帽宣判死刑，在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二十日，費樂德在林肯監獄內問吊。

費樂德將實情隱瞞五個月之久，到頭來還是法網難逃。

（完）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